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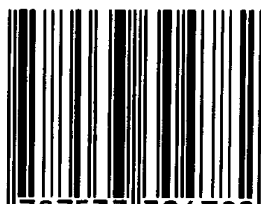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四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2/1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四四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益智編四十一卷(二)

〔明〕孫能傳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孫能正刻本

.....一

法教佩珠二卷

〔明〕林有麟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二〇〇

經世環應編八卷

〔明〕錢繼登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楊瞿崧刻本

.....二五五

媿林漫錄十卷

〔明〕瞿式耜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九年瞿氏耕石齋刻本

.....五二三

掌錄二卷

〔明〕繡雲居士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福申鈔本

.....六二一

檢蠹隨筆十卷

〔明〕楊宗吾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王尚修刻本

.....六五九

益智編四十一卷(二)

〔明〕孫能傳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孫能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益智編四

十一卷》提要

益智編卷之十七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兵戎類六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戰略下

劉裕伐南燕慕容超帥舟師自淮入泗至郿邪置船艦輜重步軍進瑯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超聞晉師至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太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

益智編 卷十七

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河而南絕其糧道別勅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僞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致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美矣超不聽裕過大峴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裕與燕兵戰于臨朐南叅軍胡藩曰燕悉兵出戰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從之克其大城于是因齊地糧儲悉

停江淮漕運超求救于秦秦使謂裕曰慕容相與陸
好今晉攻之急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若軍不退當
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
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曰此語
未能威敵適足怒敵耳若廣固不下羌寇奄至何以
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
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自張之辭也
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燕殆將內懼自保不暇
何能救人丁亥裕悉衆攻城獲超送建康斬之
朱齡石爲益州刺史與臧熹等伐蜀劉裕與齡石密謀

益智編 卷十七

二

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當從外
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
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
水趣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
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
乃開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
中水取廣漢使高弼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諸
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齡石至平模斬其將侯
輝縱棄城走

楊用修曰外水卽岷江自重慶上叙州嘉定是也

內水卽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
卽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

何無忌次桑落洲桓玄將何澹之率軍來戰澹之常所
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
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
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
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驚擾官軍
亦以爲然乘勝徑進大破之

隋末王世克擊李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克悉
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今不得東簡精

益智編 卷十七

三

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克還我且按甲世克
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
矣陳智畧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遂出兵世克先索
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
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遂潰

按左氏傳厨人濮與華登戰以裳裹首而荷以走
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無忌之破何澹之
王世克之破李密其智皆出於此然楊玄感僞稱
敗以怠官軍則又反其意而用之用在我則我奮
而足以敗敵用在敵則我懈而反敗於敵戰氣之

盛衰亦在其善用之耳

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息玄感以數千騎乘之玄兵於是大潰

劉裕伐秦王鎮惡請帥水軍趨長安許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伏登岸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還無它岐矣乃身先

益智編 卷十七

四

士卒衆騰踴爭進大破姚弋軍遂入長安

宗慤伐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按國初張輔討安南安南列象爲陣輔以畫獅蒙馬神銳翼而前象皆股栗退走正祖宗慤之智

隋劉方經畧林邑師渡閩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旣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轉相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走蹂其陣卽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

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而還

按五代時南漢吳玠克賀州楚人來救玠鑿大堦于城下覆箔於上以土傳之楚兵逼城悉陷甯中近時趙珂在大同與俺荅對壘夜于陣前掘小坑詰朝來衝馬多躓俺荅痛哭而去二事與劉方並同

未潘美伐南漢南漢人教象爲隊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置陣前以壯軍威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踴衆者皆墜反踐其軍遂大敗

益智編 卷十七

五

國初麓川酋思倫發叛沐英曰賊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俟象進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矣陣旣交象皆被甲衝突而來我軍矢石俱發象股栗而奔賊衆大敗

按物之體巨而力強惟象爲最故佛書稱菩薩之力譬之龍象南中諸夷每恃以取勝然所以禦之者其方亦多不獨獅子而已鶴林玉露云鼠可害象是象畏鼠也虞衡志云倉卒遇象以長竹繫火逐之輒退是象又畏火也嶺南異聞云象嗜豚引類次田而食鳥夷以孤豚縛籠中懸諸深樹孤豚

被縛喔喔不絕聲象聞而怖復引類遁去是象又畏孤豚也

宋檀道濟伐魏以資運竭乃還有亡走魏者具說糧食已罄魏人迫之士卒憂羅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爲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少魏兵甚衆道濟命軍士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師而還

齊魯康祚侵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永曰南人好夜砢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于

益智編 卷十七

六

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于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果引兵砢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走趣淮火競起不辨淺處溺死不知其數

西夏元昊擊吐蕃唃廝囉兵臨河湟唃廝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廝囉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

陳侯瑱圍逼湘川周遣賀若敦救之連戰破瑱乘勝遂次湘川俄而秋水汎濫糧援斷絕敦恐瑱等覘知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

以持久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肉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軍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伏甲出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船不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稱投附以招瑱軍瑱軍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衆而還

隋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楊義臣救之義

益智編 卷十七

七

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以爲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

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詔陸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賊果棄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遂縱兵討擊破之

唐吐谷渾與党項寇洮州詔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琵琶使二女

子封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按陸騰之設聲使柴紹之彈琵琶所以柔敵人之銳氣而使之自懈與宜僚弄丸越王使罪人自到意同

宇文忻擊尉遲迴於鄴下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顯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于是擊所觀者觀者大驚而走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迴大敗周韓雄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頗爲邊

益智編 卷十七

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

楊樹至建州東魏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薛修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樹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援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酋令各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樹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

隋末涿郡通守郭絢討高士達時竇建德亡歸士達士達自以智力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授焉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之士達宣言建德背亡取虜獲婦人給爲建德妻子於軍中殺之建德僞遣人遺絢書請降願爲前驅破士達以自效絢信之懈不爲備建德襲之大破絢軍

唐李光弼詣河陽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

益智編 卷十七

九

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瓊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燒盡

李愬討吳元濟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法當避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

按劉裕之入臨朐李愬之破吳房皆以往亡取勝二人果銳略同而李之出其不意謂賊以往亡不吾虞尤爲勝算當鄒禹之敗於王匡幾困矣會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得理兵勒衆勢

乃復振使匡出其不意因而感之禹復有雉類

李愬援文成柵柵將吳琇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其縛署以爲將琇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管易官軍愬候祐護樓在野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但見廬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爲用誠所擒諸將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將日夜與計事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洄曲西境防捍守蔡者皆市人疲耄之卒可乘虛掩襲直抵懸匏比賊聞之元濟成擒矣愬然之乃夜出軍令祐率勁騎爲前鋒襲張柴磯其戍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

益智編 卷十七

十

半至懸瓠城城旁皆驚驚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殺門者發關留持柵傳夜自如黎明愬入駐元濟外宅元濟請罪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恃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

乎衆皆服

按李愬之入蔡我 成祖之討乃兒不花以雪高行周之取鄆以雨藥元福之破契丹以逆風蘇定方之襲頡利沐西平英之征雲南以霧皆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

浙東兵大破裘甫于南陳館賊委棄輜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殘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觀察王式趣諸軍圍之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諸將請曰某等入更

益智編 卷十七

十一

行陳今幸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趨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按餌兵勿食兵家所戒當戰急時往往授之重餌以亂其行而取之一中于餌鮮不爲所乘者鄧洪

與赤眉戰賊以車載土覆豆其上佯棄之以敗官軍周訪圍杜弋弋大擲實物于城外人競拾之因突圍而去懷州之役賊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擄遂致潰奔皆中于餌之患也賊委棄繒帛盈路而令士卒無敢顧卒以破賊跌跌可謂知兵矣

宿州賊張玄稔將兵數萬拒官軍康承訓遣辨士招諭玄稔出降承訓卽宣勅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

益智編 卷十七

十二

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離符離符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

張珪攻汴環汴爲三十六柵朱溫顧兵少不敢出求救于兗鄆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援溫置酒軍中中席溫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關襲珪而樂聲不輟珪不意兵至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大敗之

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命朱守殷守之梁王召王彥章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船于楊村夜命甲士持巨斧載冶者具隄炭乘流而下

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卒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遁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

宋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薨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

益智編 卷十七

十三

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關

劉鄩以晉兵在魏晉陽必虛欲襲之潛引兵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城上時有旗幟往來晉主曰劉鄩一步一計此必詐也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晉主卽發兵追之鄩還守莘城

宋畢再遇嘗與金人對壘度敵兵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晉旗幟于營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

覺欲追則已遠矣

劉鄩屯於莘莊宗數以勁兵壓鄩營鄩不肯出末帝數促鄩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鄩喜機變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反趨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耶兵稍却追至故元城鄩大敗

國朝遼東楊文引軍圍永平 成祖命劉江往援戒之曰敵聞我軍至必遁回山海慎勿追之爾留永平月

蓋智編 卷十七

十四

餘卽盛張旗幟整飭隊伍聲言回北平徐行一二程卷旗囊甲夜復入永平彼聞爾還必復來寇爾出師奮擊必敗之江至永平敵果遁江如上旨稍出卽還敵果復至江出兵掩擊大敗之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擊吳吳遣彭彥章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舡舫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已舡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舡吳兵大敗

張彥澤與契丹戰於陽城軍中無水又大風契丹順風

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太懼諸將咸曰虜衆上風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藥元福獨曰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不能所謂出其不意者也卽上馬力戰大敗之

梁賀德倫攻修縣晉李存審謂史建瑭等曰修縣方急當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約各取梁軍樵芻者十人明日會於下博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修縣未下梁王引兵五萬就德倫

蓋智編 卷一

十一

共攻之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等各將三百騎勦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叩梁營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旣瞑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白曰晉大軍至矣梁王大駭燒營夜遁

梁王景仁擊趙晉遣周德威屯趙州莊宗會德威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馳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

勉以往取也退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待之莊宗曰吾孤軍千里其利速戰不乘勢急擊使敵知吾虛實則無所施矣德威曰趙人能城守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軍于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德威謂張承業曰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勝也承業入言之莊宗乃退軍鄆邑德威遣三百騎挑戰自以勁兵繼之至鄆南兩軍皆陣莊宗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

益智編 卷十七

十六

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使人告德威曰吾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曰梁軍輕出遠來必不暇資糧糗縱其能資亦不暇食不及日中人馬皆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遂大敗

宋曹瑋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行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曰牛羊無用不如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虜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

虜將近瑋使人謂曰番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懋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疲甚皆忻然解嚴良久瑋又使人謂曰歇定可相馳矣于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謂其下曰虜既去復來幾行百里矣吾知其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若果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懋則足疲不能立人氣已闌吾以此取之

曹瑋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則其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益智編 卷十七

十七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遇寇多比狄青一日盡取萬勝軍旗付虎翼軍使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軍所破殆無遺類

宋史作張亢事

趙范趙葵既破李全夜議詰朝所向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范麾兵並進蔡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趨新塘陷淖中官軍追及碎其尸

國朝閩寇鄧茂七退保陳山張楷用其降將羅汝先誘

之使出攻延平乃集諸將授計三面設伏以聞兵孱弱雅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伏兵合擊大破之狄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必以奇取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則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總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却虜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謂青天使也鉦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墮過山嶠青遽鳴鉦而止將仕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益智編 卷十七

十八

按狄武襄平嶺寇儂智高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武襄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域非大將事智高因此獲免人皆罪武襄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乃武襄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止往往大敗此武襄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正武襄過人處也

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

彼安能測我虛寔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

李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張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俊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進大敗走筠州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敗走飛使

益智編 卷十七

十九

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賊大潰

岳飛在相州討劇賊陶俊賈進和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克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徐壽輝將王善攻福州巡檢劉清被執罵賊而死其子健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資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于帥府磔之

建炎初山賊何三五作亂黃仁環謂諸子曰吾受國恩恨無以報當以計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僞與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謂其首曰今欲破縣兩王首俱行誰守洞汝等留此吾先破陣於是引衆鼓而東至朱邨乃詭分兩道出攻虛整部伍密令子容等各插竹葉爲標識與賊兩兩相夾部分既定仁環大呼曰轉陣殺賊子容奮兵夾擊賊千餘人得脫者無數輩諸酋皆者令諸子享于家酒酣自後斫殺之

開禧中金人常以水櫃敗我軍畢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驚視

蓋智編 卷十七

子

丞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賊人馬死者不可勝計

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着人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畢再遇之智策束藁人羅列焜燿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張貴至小新城蒙古以兵數萬邀擊之貴爲無底船百

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

國初張士誠遣其弟士信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城守鏖戰二十九日未決士信益兵攻城再興告急於浙東行省左丞朱文忠文忠遣胡德濟援之再興以援兵少而敵衆請益兵是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爲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平章邵榮率兵討處州將至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盛而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取處州宜借以張

蓋智編 卷十七

子

聲勢亦制寇一奇也乃揚言右丞徐達平章邵榮領大軍至嚴州克日進擊使謀楊於義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德濟密與再興謀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謀從之寇兵亂走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衆

納哈出寇遼東由蓋州城南沿柞河遁歸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疊水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于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卽豎旗各嚴兵以候四顧

寂若無人已而虜至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
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猝北奔趨連雲島遇
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甯中遂大潰

成祖駐師徐州欲移軍南行諸軍曰各營軍士多出取
糧恐後至者城中出兵掩之非便上曰無慮要雖
一人行彼亦不敢犯乃伏兵九里山先藏百餘騎於
演武亭令數驍往來城下誘之戒曰爾至城下解鞍
息馬示以安閑若敵不出卽慢罵以挑之敵怒來追
爾按轡徐行引其渡河旣渡卽舉砲我縱兵擊之彼
必回渡河蒼黃之頃必成擒矣數騎往來城下城中

益智編 卷十七

三

兵不敢出乃焚其廬舍大罵之發一矢射城上抵暮
乃去明日復然城中不勝憤開門出兵追度河伏發
上以數騎馳出西門夾擊之敵奔潰後單騎往來
城中人竟不敢出

車駕北征發廣漠鎮成祖諭諸將曰虜性貪至死不
易今雖潰散必有窺伺我後者乃命諸軍先渡河伏
騎士數百於河曲柳林中令步卒十餘持銃後行實
草于囊載之以誘虜戒曰虜至則引入伏中舉銃伏
兵聞銃卽出上按精兵千餘最後發虜見大軍渡河
果貪所載物競趨而至銃發伏兵出虜亟回走上所

率兵已至生禽數十人自是軍行虜無敢窺于後者
永樂初勅總兵官宋晟曰近兀良哈人來言鬼力赤部
落移向北行胡人譎詐未可遽信或覘知武城侯軍
出故遣遊說以怠我軍若我軍輕信而驕卽墮其計
宜比常加慎昔隋長孫晟毒水上流以敗突厥宋劉
錡亦毒潁水以敗兀朮此皆前代名將所爲爾可官
給米麴令諸屯多釀酒探知虜寇將至卽置毒酒中
河井亦然而退以避之彼飢渴之際人馬受毒可不
戰而斃也兵家之事以權取勝此而獲濟不愈于殺
人以逞乎

益智編 卷十七

三

正統中郭登鎮大同虜騎數千突至登令置毒於酒具
羊豕肉香紙偽若祭塚者見賊伴走賊爭食飲死者
甚衆

劉江在遼東金州望海窩其地極高乃築城堡以便瞭
望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度倭寇將至命
指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舡截
其歸路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艚直趨窩下登岸江
檣師秣馬畧不爲意旣而賊至江被髮舉旗鳴砲伏
起賊大敗餘衆奔櫻桃空堡將士請入剿殺江不許
特開西壁縱之分兩翼夾擊生禽數百人斬首千餘

間有脫入艚者悉爲隆等所縛將士請曰公見寇意思安閒臨陣作真武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出何也江曰寇始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禦敵之道也賊始魚貫而示類長蛇陣我故爲真武形以厭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兵氣賊旣入堡若急攻之必死戰故縱其生路此圍師必闕之意也兵法皆有之顧諸君不察耳衆皆服

天順間大壩之捷壩吞黃河唐來渠口也勢奔下俯瞰城邑胡酋索來入寇欲毀壩縱水灌境內時精騎調援延綏都督張泰募義勇三千餘人以疲弱挽車付

益智編 卷十七

十五

其子詔總攝以行至壩所與賊遇背河而營詭設牛馬于河之南澚以善水者往來河中戲罵水皆不及腰賊誤以爲淺乃大驅遶吾壁而下詔令車徒截其半前驅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追出賀蘭山而還陶魯以父成死事廕新會丞累遷左布政使撫治兩廣其行兵兵不先知卽裨將亦不先知惟檄面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之乃知進兵卽數路如期至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惟曰戍守賊不及備而敗嘗宴客樽俎未徹捷報已至坐客駭其神筭云嘉靖初沈廷儀在廣右荔浦賊八千渡江東寇謀者以

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馬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公以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成列而濟衆難圖矣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帛伐岸竹揭竿編筏以爲繆刻頃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潛以小舡載勁卒伏葭葦中賊營于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謀而前賊皆辟易斬獲溺死無筭

廷儀在柳城每以淒風凍雨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

益智編 卷十七

十五

道人齋火鏡以筒貯火衣毳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聲鏡者二賊盡驚挈妻裸而蒲伏山頂往往寒冷或觸崖石死黎明下山訶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訶之時公所遣衣毳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鏡諸所使爲訶者亦同會於城旁更相駭怪已而訶之城中人廷儀固安坐城中不出也自是賊益膽落

益智編卷之十七終

益智編卷之十八

兵戎類七

招撫 凡十五則

漢梁冀怨張綱會廣陵張嬰殺刺史二千石乃以綱爲廣陵太守詔問須兵幾何對曰無用兵爲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喻以禍福嬰泣曰荒裔愚民數爲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久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秋實恐授

益智編 卷十八

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而縛謁綱綱釋縛慰納單車入營置酒爲樂拊循以意莫不委心南州晏然唐時蠻群聚爲寇討之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治他事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見船中無所有乃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告云國家知君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

里後去者爲賊惟召其魁帥責以不降之意各笞數十而遣之境内肅然

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在天將軍三府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軍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

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蠻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

益智編 卷十八

二

帝乃問益州計吏方略漢中程苞對曰板楯七姓以射殺白虎立功先代復爲羌人其人勇猛善戰昔安帝永初中羌入漢川都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至桓帝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綰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縣亂太守李顯之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但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虜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遣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

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皆降服

梁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柳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反帶韋乃矯爲周文書以安之並卽降附

隋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尚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其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

唐李懷光反馬燧與渾瑊合兵討之賊將徐庭光守長

蓋智編 卷十八

三

春宮城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多我當身往諭之燧徑造城下呼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復西向拜燧曰朔方將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之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爾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庭光感泣一軍皆流涕遂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渾瑊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

王國良爲湖南牙將辛京杲以其家富使戍武岡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聚衆侵掠州縣討之不克觀察使曹王臯遣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爲逆者特逃讒抗死耳我固爲京杲所構幸蒙聖明滌洗何心復加兵刀于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降後悔無及國良疑未決臯乃從一騎稱使者越五百里抵國良壁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我來受國良降國良今安在國良大驚趨出迎拜臯執其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之

邛州阡能亡命爲盜陳敬瑄以高仁厚爲都招討使將

蓋智編 卷十八

四

兵五百人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餅者到營中邏者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云汝詞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拯救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勾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橫及百姓也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羅渾擊立五寨于雙

流之西仁厚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
譟者賊大喜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
語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踰塹走衆執以詣仁厚仁
厚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謂降者曰始欲即遣
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
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
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
呼曰羅渾擎已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
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勾胡僧置十一寨寨
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

益智編 卷十八

五

擒以獻仁厚其衆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執旗先
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衆鈞
出之斬首以獻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
新津降者執旗前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
夫子置九寨于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
不眠及新津人至羅夫子棄寨奔阡能阡能謀悉衆
決戰計未定延貢降者至諸寨呼譟爭出執阡能羅
夫子迎官軍擁馬首大呼曰百姓負冤日久今遇尚
書如出九泉親曰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
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宜宗怒
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
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
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
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
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
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
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水弓射二百步今我去
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
歸館而王贊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

益智編 卷十八

六

擊滅之

宋王文忠公堯臣使還至涇州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
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
兵討之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
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棄
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憂貴果出降
金完顏昌屯承楚劉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攜貳之乃鑄
金銀銅錢文曰招納信實獲敵不殺今持錢文示其
徒有欲歸者叩江執錢爲信歸者不絕因剽奇兵赤
心兩軍昌遂拔寨去

張浚視師潭州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
么滋蔓爲害請果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
么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躍呼而去於是相
率來降

岳飛討湖寇楊么或謂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
曰兵無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賊黨黃佐
遂降飛表授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
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歸湖中視其
可果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
張浚至潭州會召還飛袖小圖示浚曰已有定畫都

益智編 卷十八

七

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也浚曰何言之易曰王四廂
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因敵將
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八日之內當
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
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武義大夫禮遇甚厚
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
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
數萬么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
撞杆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水爲巨筏塞諸港汊
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

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
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果筏張牛皮以蔽矢
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赴水死餘酋俱降飛親行
諸砦慰撫之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王
四廂名環

按漢時路博德討南越遣使招降賜印綬復縱令
相招遂平南越所謂善用間諜親而離之者也岳
武穆平楊么正用此法嘉靖中王直陳東等出沒
海上殘破東南兵部建議欲倣武穆官黃佐故事
懸賞購募以賊攻賊而省臣上禦倭方略以部議

益智編 卷十八

八

爲非計廟堂是之遂令一意勦賊其禍日以蔓延
厥後胡襄懋誘致徐海乃擒陳東厚禮王激葉宗
滿乃梟王直卒以用間得之當直初得罪時嘗爲
官軍捕斬陳嶼主欲以自贖令有司以急收之患
豈至是哉

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
崔興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
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

元忽辛爲河南宣慰司同知河南多盜往往羣聚山林
官軍收捕失利忽辛以招安自任遣土豪持檄諭之

未幾賊二人來歸忽辛賜之冠巾曰汝昔爲賊今既自歸良民矣俾侍左右出入房閤無間悉放還令徧諭其黨數日招爲首者十輩來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顧視異常忽辛命籍其姓名爲民俾隨侍左右夜則令卧戶外時呼而飲食之各得其歡心羣盜聞之相繼款附

國朝楊信民巡撫廣東時賊衆數萬有民欲入城赴愬官司疑爲賊間縛之於獄信民命出之印押公據數萬散布四方約曰縱爲盜殺人有此據者悉免其罪願入城者聽令既下民爭趨城泣拜臺下信民慰遣

益智編 卷十八

九

之官民爭曰縱賊入城患生不測咎將誰歸信民曰吾獨當之月餘賊衆纔數百人耳

沙縣鄧茂七反張楷爲監軍總制閩浙得便宜行事楷與都督劉聚等謀曰賊亦赤子也始于有司暴征不能忍乃舒發其怒心宜諭以朝廷德意撫之卽不服兵之未晚副使邵完譽曰日兵部招降榜無印文賊不信今榜招之有印賊乃信時軍中實無印楷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况以便宜推轂乎若請而後行非計也因矯爲征南將軍印印榜招之賊果降散去者十七八

按張公矯印得古人應變之奇乃同事者忌之從而媒孽其短竟緣此得罪近時任事之難類如此

攻取

魯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魏曹仁從圍壺關曹操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

益智編 卷十八

十

言于操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之城乃降

周世祖討李守貞宿師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爲逆者固守乃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曰若然恐愈固矣第告之曰非守貞者餘皆免一日城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

漢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習壁

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噐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入咸陽

耿弇擊張步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遂空壁亡去張步大將費邑軍歷下分遣弟敢守巨里耿弇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

益智編 卷十八

士

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三萬人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乃分兵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收所斬首級以歸示巨里城中城中恟懼空城夜走

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守西安諸郡太守守臨淄相去四十里耿弇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軍吏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

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援臨淄卽西安孤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援之藍引軍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藍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國朝 成祖將取滄州乃下令征遼東將士頗不樂張玉等以爲言 成祖密諭曰德州城壁堅定州城粗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墮圯日久天寒地凍修城

益智編 卷十八

士

不易我乘其未備攻之必克兵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彼懈不爲備耳乃以夜二更啟行晝夜三百里直抵滄州城下徐凱始覺衆股栗不能甲麾兵急攻拔之

漢妖賊單臣等相聚入原武城詔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光武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少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勅宮撤圍賊衆分散遂拔原武

賊帥韓忠據宛拒朱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降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山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

孟智編 卷十八

十三

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圍解忠果出戰儁大破斬之賊帥陳僕等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徑路危狹臨高下石不可得攻吳中郎賀齊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于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聞鼓聲四合謂大軍已上驚懼不知所爲守險者皆走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

劉先王自將伐吳孫權遣陸遜拒之先王自巫峽至夷陵立數十屯自正月相拒至六月遜上疏曰夷陵圍

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熾之水陸俱進今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擊之必無利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任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

孟智編 卷十八

十四

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爲大兵將至懼奔武昌敬遂陷襄陽

殷浩北伐羌姚襄結營以逼浩浩令長史江遁擊之道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鷄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擊之襄遂敗

宋晏州夷卜漏反招討使趙通討之漏據輪縛大圍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樹柵以守通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恩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榛

通遣土丁捕獠數十頭東麻作炬燿以膏蠟縛於獠背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岨顛繩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獠蟻附而上及賊棚出火燃炬獠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獠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獠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棚賊擾亂不復能抗生禽下漏晏州平

按杜佑通典云磨杏子中空以艾寔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更火發謂之火杏火鷄火獠亦其變法也

晉末劉裕圍慕容超于廣固賀賴廬公孫五樓爲地道

益智編 卷十八

十五

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魏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虎從之而疑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裕四面進攻尚書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

周尉遲迥將席毗羅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于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以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

遙見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屠之彼意絕矣衆稱善毗羅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

唐高祖以羅士信爲行軍總管使圖王世克士信圍世克千金堡中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至于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管因令嬰兒啼譟旣而伴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于路俟其開門奮擊大破之

益智編 卷十八

十六

太宗征蓋蘇文師次白崖城城主孫伐音潛遣使請降曰臣已願降其中有貳者詔賜以旗幟曰必降建之城上伐音舉幟於城上高麗以爲唐兵登也乃悉從按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伐音舉幟于城上而高麗以爲唐兵登是也隆慶中虜圍石州城中堅守不可拔虜給城上人曰我與汝胡帽能效我作胡舞當解圍去乃擲帽于城上城上人亦效其詐着而舞于陣間城中望見謂虜已登城矣衆大驚潰城遂陷虜則狡矣時無有覺其詐者中國不幾無人哉

梁王重師爲拔山都指揮梁大祖攻濮州已破濮州人積草焚之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

唐明宗襲鄆州夜遇兩軍中皆欲止不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

宋王全斌伐蜀進次益光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向韜曰降卒半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

益智編 卷十八

十七

來蘇蜀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閣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官道合若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劍閣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乃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之棄砦而遁

藝祖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水浸城者餘數板而已又命水軍乘舟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獲免其後虜有使於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圯乃笑曰南朝

人知壅水灌城之利但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國朝嘉靖中大同叛卒亂時尹畊爲藁城令謁尚書張子麟因言下城策曰朝廷果欲大懲之乘其未備募人入城縱火爲善又曰聞渾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後聞用兵時穴地道決水注之城不隳畊讀宋史太祖灌太原契丹使臣有譏其不知俟涸之語疑之及改官歸父老謂畊曰兵已退數日水涸城乃隳於是知古今事勢不遠而人之知識有逮不逮也後畊謁故總督劉源清語及灌城俟涸事劉曰彼時實思不至此

益智編 卷十八

十八

按大同之變首亂當誅者不過數十人耳乃欲橫屠一城并宗藩而魚鱉之何說哉不益以堅脅從之心乎故水攻火攻皆非大同所宜獨灌城俟涸可爲宋事一證也

貝州卒王則據城反安撫明鎬以城峻不可攻乃即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穿道既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城大潰

寧宗遣畢再遇與陳孝慶取泗州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

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于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決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於是兩城皆定

金粘沒喝圍太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

益智編 卷十八

九

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

元木華黎取東京令石抹也先率千騎爲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爲謀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也先與騎邀而殺之懷其誥命至東京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列兵於城何謂更以邊備對也先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奈何欲陳兵以動搖人心乎卽命撤守備曰寇至自我無勞爾輩是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不費一矢漳州民陳桂龍有衆數萬屯高安若乘高爲險人莫敢進副元帥高興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如是

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薪焚柵桂龍遁走

國朝正統中山雲鎮守廣西時猺獍叛服不常雲率兵討之賊退保山巔山皆險峻草木蒙密賊以木掛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雲營山下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

貢州土酋阿傍據香爐山山壁立陡絕築砦以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矢俱下諸將仰攻不能克副都御史鄒文盛乃以意製鐵梯爬山虎繩梯等具復採木製飛橋戰樓高與賊砦埒乘夜雷雨大作諸軍昇攻具

益智編 卷十八

二十

附崖猿引而上遂拔其柵縱火焚廬舍四面夾攻賊退保後山山峻隘尤甚諸將探知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梯絕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賊約至日令軍中善言者招賊首與語撫之使命往復故爲稽延賊果聚前山觀聽諸將乃督兵從後疾登賊倉卒不能禦乃大潰

贛賊池仲容據洑水巢王文成公守仁將攻橫水恐賊乘虛出擾乃爲告諭具述禍福使人往諭賜以銀布賊黨多感動公已破橫水仲容懼使弟仲安投招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公陽許之陰使人召隣縣

害者詰軍門計事問以攻剿之策皆謂此賊狡詐兇悍前兩經夾剿借狼兵二三萬竟不能大勝今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公以爲兵無常勢在變化而制勝賊徂於故常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密畫方畧使各歸部集候期遏賊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盧珂鄭志高陳英將掩襲之是以爲防珂等乃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獨與之抗故添響之公陽信其言怒珂等擅兵響殺移檄龍川以肅其實公回三人來告變公陽

益智編 卷十八

三

怒其造不根之言乘機誣陷收縛將斬之時仲安在營大喜訴珂等罪惡公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屬盡斬之于是械繫珂等而使人密諭意令遣人歸集其衆侯珂等還乃發又遣黃表往諭仲容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來投訴公還顧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南安賊已掃蕩淵頭又歸化民又勞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歸農仲安亦歸報其兄賊遂弛備表復說仲容令官府安輯勞來何可不一往謝况珂等日夜哀訴乞試拘爾等若不至者即可証反狀之實今不待拘而往必信爾無他謂珂等爲詐

殺之必矣仲容然之乃率麾下四十人詣顧公密行屬縣勒兵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珂等兵道經淵巢別資一牌以捕珂黨爲名賊不復爲意仲容至見官兵已散市多張燈設戲珂等又果械繫大喜曰吾事得萬全矣公乃夜釋珂等使歸發兵而令屬僚設牛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度珂等至家屬縣勒兵已集乃設犒於庭先使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發兵同時入巢賊驚懼失措乃大潰

益智編 卷十八

三

王文成公乃因計就計倏陰倏陽弄仲容于股掌之上縛之如一匹雛與安平卽墨之兵頗相類洩水巢奔敗之賊復哨聚于九連山山勢極高四面斬絕崖壁之下一道可通賊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王文成公選精銳七百人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敗散之黨皆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與應賊疑不敢擊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散

益智編卷之十八終

益智編卷之十九

兵戎類八

守禦

漢王莽末劉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陽莽將王邑王尋來討兵號百萬先至昆陽已十萬圍數里時伯升已拔宛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中兵到而伴墜其書尋邑得之不喜諸軍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勝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莽兵大潰

益智編 卷十九

光武北征燕代朱鮪聞河內孤使蘇茂將兵度鞏河攻溫檄至河內太守寇恂勒軍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諫曰今洛兵度河前後不絕待衆軍畢集乃可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悉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曰劉公兵至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國初故元將王保保寇雁門指揮吳均率衆拒之自卯至午我軍大呼曰援兵至矣衆皆踴躍欲戰胡寇聞之解去均追擊敗之

光武諸將爲颯器所敗詔馮異軍栒邑未至器乘勝追行巡取栒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衆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若虜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謂爭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

晉賊孫恩攻海鹽城內兵力甚弱劉裕深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日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大上裕乘

益智編 卷十九

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梁王僧辨次巴陵侯景將寇荊州僧辨並沈公私船于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寂若無人賊至城下謂城中曰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辨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辨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頃之景軍來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

東魏高岳將步騎十萬攻王思政于潁川思政命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岳恃其衆四面凌城思政選驍騎開門出戰岳敗走

宋魏勝知海州虜至環城爲營數重勝分布諸兵上城守卽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已植雲梯立砲座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繼以火牛金液虜竟不能近城漢匈奴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三國陳登在廣陵孫策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

益智編 卷十九

三

曹陳矯求救於曹操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

宋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栢井得密詔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美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兵遙見

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鏖砦掩擊大破之斬獲無算岳飛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大破之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國初明昇將吳友仁寇興元金興旺嬰城拒之時徐達在西安得報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岡夜襲木槽關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然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夜遁

魏程昱字仲德東阿人也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縣

益智編 卷十九

四

令踰城走吏民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屯止昱謂薛房等曰度等得城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旛于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趨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度等來攻昱開門擊之破走東阿得全

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惟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蔣濟乃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騭四萬已到雩婁遣王簿迎喜三部使齋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

張特守合肥吳諸葛恪圍之特吏兵戰死者過半城將陷特乃謂吳人曰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城中四千餘人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

蓋智編 卷十九

五

乃授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攻特還夜徹星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闕死耳吳人大怒攻之不能拔引去

唐李光弼守河陽賊兵方盛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攻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大喜歛軍以俟之抱玉因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

蜀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

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將士失色莫知爲計亮意氣自若令軍中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于是引軍北趨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將有強伏循山遁矣候還還曰如亮所言

魏文聘爲江夏太守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不知所施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自卧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故委以此郡今

蓋智編 卷十九

六

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宋義熙中魏乘勝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梁馮道根領阜陵戍初到阜陵魏党法宗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走

高歡使劉豐生追宇文泰泰以王思政爲并州刺史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憚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

唐党項寇蘭州城內勝兵既少衆大懼不知所爲刺史崔知溫使開門延賊賊恐有伏不敢進俄而權善才率衆來救大破党項

李謹行爲積石道經畧大使吐蕃率衆十萬寇湟中謹行兵士樵採素不設備忽聞賊至遂建旗伐鼓開門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進

蓋智編 卷十九

七

魏郝昭築陳倉城諸葛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欄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于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

晉馬敦爲汧督氏羌襲汧而攻敦命穴浚塹真壺鑄瓶甌以偵之將穿響作因焚積火薰之潛氏藏焉獲大麥也

劉劭圍殷琰于壽陽劭豎長圍治攻道于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高樓趙法進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頽落旣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勔用草茅包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入車于是火然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作大輟墓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參軍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

司馬楚之從征柔然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

蓋智編 卷十九

八

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水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梁侯景反逼城衆皆兇懼羊侃爲守城督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頂水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鑕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西魏韋孝寬鎮玉壁高歡傾山東之衆連營數十里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歡於城南鑿地爲十道孝寬復掘長塹簡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歡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孝寬令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于竿灌油加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復作長鉤利刃火竿一來以鉤刀遙割之松麻俱落歡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

益智編 卷十九

九

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歡無如之何乃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歡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夜遁去城竟以全

魏攻壽陽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寒

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謀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決堰下水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佛狸魏太武帝小字

隋蔡智積授弘農太守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過一旬自可擒耳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

益智編 卷十九

十

怒甚番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援軍至合擊破之

唐開元中吐蕃寇陷瓜州毀其城而去乃以張守珪爲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榦纔立賊又猝至城中人相顧失色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夷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虜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追擊敗之宋馬知節知延州邊寇將至時方上元節遽令張燈啓關以爲宴樂寇疑其有備引去

元世祖討乃顏其黨塔不反擁衆十萬進逼乘輿司農

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床鐵哥進酒塔不反按兵覘之不敢進左丞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去

蓋智編 卷十九

十一

尹子奇攻睢陽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警備旣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等十餘人殺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曰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乃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鈎鈎之

使不得退一穴中出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鑲大環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溶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薪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辨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李光弼入太原史思明率兵十餘萬攻之時銳兵悉赴朔方麾下不滿二萬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番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

蓋智編 卷十九

十一

用及賊攻城于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月餘不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寔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檣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驚亂因鼓譟從之俘斬萬計

朱泚圍奉天渾瑊禦之賊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

龜及韋冒之周布水囊爲障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韋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以塞隍城中窘急賊與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衆風推雲梁以進載數千人及隧而陷火起風發賊益薪潑油須臾焚賊皆死舉城懽譟賊乃去

西川節度使盧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蒔葦稻渚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有異樓四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蠻以雲梁

益智編 卷十九

十三

驚車四面攻士叫譟驚車未至陴者以巨索鉤縶拔膏炬車焚箱間蠻卒盡死蠻撤民障落爲蓬籠如軍輦下設枕水推而前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墉楊恣以冕貯糞潘沃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然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衆奮城上施鐵籠于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

宋馮贛知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夜攻州城贛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挺相擊耳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人分守諸門贛坐城樓密令促

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進斬于市招降千餘人並釋其罪令復業州境遂安

張雍知梓州賊李順黨帥衆十萬圍梓潼雍與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請開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老弱設伏伺我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爲伏兵所突則墮其奸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外應和雍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夜鼓譟攻城益急雍命發礮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退復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卒五百臨東門

益智編 卷十九

十四

賊升牛頭山瞰城內信然伏精兵萬餘山之東隅以待雍卽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盡焚其攻具賊以爲神

幹離不屯京城下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李綱率諸將出救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种師道言玃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不果用

捷懶聞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

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

金人南侵劉錡與將佐趨順昌時守備一無可恃錡取偽齊所造痴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遊騎已至城下矣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閉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時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錡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熾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詔如市井兒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

葦智編 卷十九

十五

電一閃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砲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木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七日至順昌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爲敵所得兀木大喜卽置驚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繫械上錡懼惑衆立焚之兀木至城下錡遣耿訓約戰兀木

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我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頰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飢渴飲食水草又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用銳斧犯之敵大敗兀木拔營去

朱仲晦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兵五千爲

葦智編 卷十九

十六

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宜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吃酒飯少定與暑藥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呼一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卽壓數騎殺死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

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云

孟宗政在襄陽軍金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滿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募鑿銀鑄石工晝夜攻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初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譟以薰之金人窒以濕蘊析路以剝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袍衫鐵面而前又飄蘊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

益智編 卷十九

十七

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攻金兵墜死燎燭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訛可遁走

元董搏霄守於潛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

國初賀宗哲攻鳳翔指揮金興旺知府周煥嬰城固守敵以荆爲龜笆每色五人負之連絡至城西北攻

鳳嘴城上投葉焚之敵輒以鐵鈎攫葦而去復墜石壓之而敵攻不已興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兵不至必不能出戰若出其不意出師擣之可折其衝于是分兵出西北二門奮擊之復自城上縋兵下搏戰敵稍却有頃卷營而去衆欲追之百户王輅曰彼未敗而退必伏兵誘我也遂飲衆遣騎往覘之至五里坡伏果發

故元也速侵通州時城中不滿千人守將曹良臣曰吾兵少不可以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密遣件勇等於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三亘

益智編 卷十九

十八

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駭引兵遁去石和尚偕逆荆襄震駭王信度房陵險要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衆突至圍攻之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潰走

鐵鉦守濟南 成祖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鉦詐令軍民出降陰伏壯士門內伴開門納師成祖喜止灌入城懸門發幾爲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鉦大書 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

許忠節公遠爲樂陵令賊劉七等颺起圻甸公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宸濠圍安慶守備楊銳知府張文錦爲固守計賊擁雲樓數十將乘城城中造飛樓數十從高射賊輒殪夜絕人焚其樓賊又置天梯梯廣二丈高於城外蔽以板前後有門中伏兵輪轉以薄城城上束葦沃膏然其端俟梯稍近卽投其中燥木着火輒燎須臾而盡

益智編 卷十九

十九

時軍衛卒不滿百餘乘城皆民兵闔戶調發老弱婦女亦令饋餉每朝舖登城人運石一二數日積如山又暑渴乃置盆鬻於城上煮茶以飲士賊攻城城上或投石或以沸湯沃之賊不敢近銳等射書賊營諭令解散稍稍有去者募死士夜劫其營賊大驚擾濠謂其徒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遂引兵去海賊陳東園阮鶚于桐鄉東伐大水盛爲樓櫓撞竿以攻城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獻計爲縉索園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卽縉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酋酋不敢逼

十九卷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兵戎類九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定亂

漢光武時鬲縣王姓若輩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吳漢不聽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檄告郡牧使收守長欲斬之而使人謝城中曰守長無狀取五姓財物與寇掠無異今已收藥斬之矣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人之城非衆所及也

魏張遼爲蓋寇將軍時荊州未定遣遼屯長社臨發軍

益智編 卷二十

一

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誅之

宋薛長孺通判漢州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扣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于村野捕獲是時非公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

王驥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爲亂者驥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于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卽戮之及旦人莫知也

魏趙儼爲關中護軍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漢中將軍殷署督送之儼慮其有變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張旣舍署兵果叛儼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不復自安儼欲還旣等以爲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何益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

益智編 卷二十

二

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遂去行三十里止息呼所從人諭以成敗慰勵懇切前到諸營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相率還降儼密請舊兵鎮守關中曹操遣劉柱將二千人須到乃發遣事露諸營大駭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王者內諸營兵各立差別之留者意定當去者亦不敢動一日盡遣上道使所留千

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諭并徙千人所全致二萬餘口

晉劉遐鎮淮陰卒成帝以郭默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不樂他屬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

諸葛長民謀爲亂猶豫未發劉裕在江陵深疑之絡繹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尅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旣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間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旡於幕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旡自後拉而殺之與屍付廷尉士庶咸恨

益智編 卷二十

三

正刑之晚

宋檀祗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亡命祗率衆掩之劉穆之慮其爲變議欲遣軍諮議參軍張邵曰檀詔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旣而祗果不動

唐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別將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聞警鼓而發前夕有告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戒曰每籌畫當報因延之數刻遂四鼓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曰夜焚棗積約救火則發秀實嚴申警備夜果火卽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其

黨斬以狗

王翊爲河中少尹悍將凌正約其徒夜斬關以逐翊有告者翊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數賊驚遁卒誅正軍城又安

宋轉運使曹翰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

國朝洪武初故元降臣宋玉與其散卒在河南者謀以二月二日夜三鼓集衆叛同知徐麟知之戒掌漏者故延二鼓寇疑不敢發黎明遣鎮撫胡溥率邏兵往

益智編 卷二十

四

捕盡獲之

唐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爲終始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

且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晞再拜叱左右解甲敢譁者死秀實曰吾未哺食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郭賴以安

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代韓遊瓌遊瓌不俟獻甫至潛遁歸闕其將卒素驕聞獻甫嚴急因其無帥縱兵大掠脇監軍楊明義邀奏出奔將范希朝爲帥都虞候楊朝晟初逃難郊外聞請希朝乃入城給其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叛卒稍安朝義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給遣人自邠來曰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

益智編 卷二十

五

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但取首惡者衆所謹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於軍

柳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等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爲功耶衆皆拜趨赴梓州

曹臯鎮襄陽羅珣嘗署府幕臯卒軍亂劫府庫珣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棘庭中俾提所劫庫物一日皆滿乃賞餘黨

武義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陳楚爲節度使馳驛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軍校部位皆楚舊也由是衆心乃定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有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爲變景讓方視事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番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益智編 卷二十

六

五代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有大將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于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爲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搃殺之坐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

宋王德用知定州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此故喧耳專副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

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汝當棄之耶汝何敢乃爾四卒相顧曰向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言之曰衙門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

定卒惡米陳執籌不請韓魏公爲帥馳入倉群卒前訴公懷中出一裹曰某亦請此米朝廷置此米一斗價八銀今雖陳下亦不失四銀適皆自汝扇捏命戮數卒于前公巖然不動一軍股栗

高瓊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譁

益智編 卷二十

七

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共飯自啖之謂衆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衆言遂息

張詠知成都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詠始出衆擁馬呼萬歲者三詠徐下馬東北向叩頭亦呼萬歲者三復攬轡行衆氣沮遂不敢譁

按石敬瑭屯忻州屯兵聚譟遮敬瑭呼萬歲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其有異志乃使張敬達爲副以分其兵狂民迎寇萊公呼萬歲遂爲王賓口實當萬軍呼譟之時令垂崖不知出此衆譁未必

遽止亦安知不啟人之疑耶或以詠事告韓魏公
公曰當此時琦亦不知所措

楊偉通判單州巡檢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
巡檢使人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
何爲而反曰將有訴於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
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
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

薛簡肅公奎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
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于擒獲處斬
却民間以爲神斷不然矣相攀引旬月間亦未能了

益智編 卷三十

八

又可以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章獻時公與王文康
公同執政一日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
反者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公曰臣在蜀時亦有
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向敏中知永興軍會邦人大饑有告禁卒欲倚饑爲亂
者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
僚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饑人先令馳騁于中
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
懷短刃卽席斬焉屏其屍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
從殷栗

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誚語共拆井亭燒
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敝矣正欲改
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寃問先
折亭者杖而流之

王則據貝州反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富韓公弼以告
公以齊非所部恐事洩變生時中貴張從訓銜命至
青公度其可使卽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
之無得脫者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爲變
事覺一郡皆駭益不爲動取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

益智編 卷三十

九

或請以付獄不聽既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嘗
夜劫之衆乃服

益卽安石之父也

英宗卽位赦天下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時荆南所給
繖帛故惡不堪旣陳於庭軍士睨之失色揚言曰朝
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偶語紛
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爲居民往往奔出
城外且言變起張師正爲州鈴轄馳入軍資庫呼將
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所有
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爲也必欲反非殺我不
可遂擲劍於庭披胸示之羣校茫然自失遽聲喏受

賜而去

蘇頌知杭州一日燕有美堂閣將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密諭兵官捕首領十數人械送獄中逮夜宴散而坐客不知也

神宗在藩邸聞蘇頌名及卽位頌適送伴契丹使宿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扣門欲入救頌不爲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救兵亦欲乘間生事頌頌不動而止使還上聞頌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頌爲可用劉几字伯壽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

益智編 卷三十

十

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程明道先生篤書鎮寧軍判官朝廷開修二股河并修塞第五埽决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害衆逃歸州官晨集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

歡呼而入具以上聞得不復遣

吳芾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溪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之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洵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衆且生卽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

益智編 卷三十

十二

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

副總管种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沈括出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十問曰副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

趙挺之通判德州哲宗卽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毫不以時給卒怒謀入府守趨避挺之坐堂上呼問其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卽定

孝宗升遐光宗病不能喪人情洵陳應祥欲乘此爲變結約已定其一卒下于白羊先生卜者曰此卜將何用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都統馮湛帳前一人見之遂潛跡與語給以已得罪于湛倘有所謀願預一卒之數卒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入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乃與白巾一告以期其人與卒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携首狀告之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餞與客飲遣人請陳及他一

益智編 卷二十

三

二兵官同來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

趙南仲蔡父方爲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蔡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出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怒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崔與之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開漕司激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

之闔郡以寧

董槐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謀守尉闔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責之償不爲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賻彥直之家

黃登主管制司機宜文字夜有謀變者或以告登堅卧不動翌日坐廳事以他事召之特誅其首餘悉不問一軍乃安其處事機變類如此

金張奕仕齊爲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在郡者二萬

益智編 卷二十

三

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略盡擒其首惡誅之

僕散忠義爲博州防禦使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倉卒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吏槌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

元卜天璋爲南京府史時河北飢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

福壽同知樞密院事潁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廟

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爲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討之而後以聞順帝善其處事得宜

國朝廊王監國攝朝臺諫廷劾王振監國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叱衆衆怒梓順擊死復索毛王二長隨將擊之廷中大譁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于忠肅公謙時爲兵部侍郎堅立不動監國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止之請降旨令群臣立班勿擅動命將軍瓜擊二長隨期亟死監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出不測復進曰請再

盜智編 卷二十

古

宣諭羣臣王振罪當赤族俟啟 太后行誅未晚馬順罪應死勿論衆稍定朝退過午刻矣公袍袖皆裂徐步出左掖門王文端公謝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鎮定雖百王直何能爲

劉源清巡撫宣府滴水崖軍賈鑑等與市商訟不勝因激怒衆圍商居掠其貨縱火焚倉場嬰城而守時官兵在外燒荒源清密遣人檄副總兵劉淵參將李彬曰事已無歸鎮可出問道至滴水禽諸惡也淵等馳赴作亂之二日卽至城下彬卒飛石墜其陣衆遂附登淵呼曰兵一人所殺豈止亂者耶又能止焚掠耶

乃止于是令城中曰所擒止鑑等十八人耳餘不問也鑑等多自殺禽數人送鎮斬之一堡悉定

嘉靖中大同兵作亂戶部郎詹榮以理儲至鎮有父喪值變作不克去聞官軍戰數不利潛使鎮撫王寧詣軍門呈儲牒寧既呈牒恐不去督府屏人與語寧曰今屯兵已久外寇且復來 上德音屢布罪止渠魁而爲兜徒所逼城中弗聞卽聞弗信也得片札爲徵約內應圖之不數日可辦夫渠魁不數十人而城中生齒且數萬軍門忍盡殘之乎督府曰善給之印札榮以示遊擊戴廉時叛卒推指揮楊麟馬昇王軍事

盜智編 卷二十

主

廉召昇激以大義昇從之榮復欲計事軍前使并揚言曰自兵斷炭路城中凍甚詹郎中有信義盍免之出乞軍門叛卒不之疑榮計事畢出遇兵部郎楚書謂書曰城中不知德音欲就公以天使賁詔入一省慰之則事濟矣書曰諾榮入城給曰炭路許通聞有天使賁赦至闔城或可生也乃密與昇等共盟于屏昇揚言天使至衆迎書入宣慰畢是夜昇等擒諸首惡斬之遂定

遼陽巡撫呂經刻剝軍伍軍士富羊兒等倡亂縛經載以柴車裸老嫗並載溺其口以徇搥城叛御史曾銑

方行部聞變外示安靜不以爲意連發檄諭叛軍曰勿殺人勿擄婦女勿放死囚呂有罪業已効之非爾輩罪也事畢欲回諸將請以兵衛會麾去但用二旗前導呼曰御史來叛軍開門請命會一無所問密具奏請但誅首惡以安全遼上許之遷延至冬而亂首殊不可得時有總兵韓彬致仕家居其子承慶多智略曾問計慶約以除夜擒羊兒等三十七人以獻各處兵馬量地遠近令元旦辰時集城下以備不虞遼俗以除夜五更燒福慶潛命每賊門首家兵五人守之伺其出卽縛取毋得誼諱及旦無一人脫者卽

益智編 卷二十

十六

以軍興法戮之他無所問不遺一矢遼左遂安初慶將舉事曾潛製青衿冠服是夜集諸博士及弟子員閉門講學達旦衆咸不解其意及縛賊始輟講開門兵者詭道閉門講學旣令賊無畏忌心可出不意事或不濟亦足以避難云

益智編卷之二十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一

兵戎類十

制叛逆

西周宮他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于東周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二十斤馮且使人探金與書間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宋曹諱知渭州一日方召諸將飲有叛卒數十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

益智編 卷二十一

一

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之以爲襲已盡殺之卒遂不復叛

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怒統制鄭璠率衆縛祉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璠書遣死士持遺璠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璠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按曹武穆之殺叛卒張忠獻之困鄭璠其智皆祖

馮且然馮且籌於暇豫二公應於倉卒當騎報忽至僚佐人人失色而二公顏色不變言笑如平時抑又難矣劉鄩制王彥溫亦得此意

五代葛從周攻鄆於兗州鄆堅守以待外援久之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鄆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將人出非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感奔者乃止梁兵聞之疑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

漢滅宮屯駱越時公孫述將田戎與岑彭相拒于荆門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二

彭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醺酒饗賜慰納之越人遂安

三國高幹反張琰將舉兵應之澠池令賈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泊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逵盡誅之修城拒琰袁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皆欲

屬瓚紹聞之使董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不能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專爲謀主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還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故孝廉孫伉等爲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斬之一郡惶恐以次安慰遂皆平集

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掾衛固范先以請邑爲名實與幹通謀曹操拜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以兵絕陝津畿不得渡或謂宜須大兵畿曰河東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三

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爲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郛津渡范先欲殺畿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將校吏兵皆先督之固等喜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曰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從之

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畿又曰人情顧家諸將緣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又從之于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幹入漢澤固等密調兵未至畿乃將數十騎赴堅壁拒守吏民多助畿者會大兵至幹敗固等伏誅

唐貞元初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陰召達奚小俊爲援德宗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

益智編 卷三十一

四

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他人猶豫遲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因疾馳而前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壁

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視事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得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賣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後上遣中使詣陝必欲誅之抱暉遂亡命小俊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甚其子廼爲亂詔以董晉代之晉既受命惟將幕僚從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至鄭州迎候將吏無至者左右皆懼勸晉遲迴以觀事勢晉曰奉詔赴官何可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五

然未至汴十數里惟恭方來迎晉命其勿下馬氣色甚和旣入仍委以軍政衆未測其淺深初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意晉之速至心常快快驕盈慢法潛圖不軌晉覺之誅其黨械送惟恭京師流之汀州

洪容齋四筆曰觀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晉皆以單車入逆城從容受定其智勇過人如此唐史猶譏晉爲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議以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陸長源爲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

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初劉玄佐卒萬榮部
惟恭時士卒驕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導於公庭
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
悉罷之謂之儒弛實爲失當晉在汴三年而薨長
源代之卽爲軍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久
矣

鍾會發兵反人情憂懼會留衛瓘謀議使瓘慰勞三軍
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
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
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

益智編 卷三十一

六

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及醫視之皆
言不起會曰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
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部分諸將羣情肅然
吳孫翊爲丹陽守都督矯覽郡丞戴員與左右邊洪等
數爲翊所困常欲叛逆會翊送客洪從後斫殺翊逆
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諸將皆知覽
員所爲而力不能討覽遂入居府中悉取翊嬪妾及
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
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傳
嬰等說覽已虜略嬪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

欲安其意以免禍爾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
泣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
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
覽密規視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
覽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卽大呼二君可起高嬰
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就外殺員徐乃還纓經奉覽員
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

晉溫嶠轉中書令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嶠于
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
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聞而悅之會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七

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其才
敦然之問誰可作嶠曰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僞辭
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鳳爲之奸謀因敦餞
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
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
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
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
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
豈得便相譏貳由是鳳謀不行嶠還都具奏敦逆謀
請爲之備

毛寶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參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有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信改書侃果共征

安定盧水胡劉超反魏主以陸侯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聞之大喜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旣至喻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

益智編 卷二十一

八

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旣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餘遂平之

齊王僧粲引兵襲長沙長沙人皆欲走從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拒僧粲數戰不利鎮軍鍾玄紹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詣坦問故坦又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具得本末於坐斬之焚其書餘黨無所問州郡遂安

宇文仲和據涼州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晉昌民吳興殺太守以應之保欲殺主簿令孤整以其人望恐失衆心雖外相敬內忌之整陽爲親附因使人說保曰今東軍逼涼州彼勢孤危宜急分精銳救之令孤延保兼資文武使將兵以往獲不濟矣保從之整行及玉門召豪傑述保罪狀馳還襲之先克晉昌斬興進擊瓜州州人皆棄保來降保奔吐谷渾

梁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召高涼太守馮寶寶夫人洗氏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杜平虜率兵入潯石寶以告夫

益智編 卷二十一

九

人夫人曰平虜入潯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贖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

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弟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蕭恭爲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賊服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

後燕遼西太守李朗除魏軍爲自安之計慕容盛遣李旱討之師次建安旱旋師朗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克令支遣將卒騎迎朗及於無終斬之初盛追旱還羣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羣臣曰前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切害良善一則以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息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周小吏部辛昂使益梁還屬巴州萬榮郡人反叛圍郡

益智編 卷二十一

城昂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趨賊壘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事

魏瓜州刺史元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代之榮婿劉彥殺康而取其位頻微不奉詔將圖叛逆周文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申微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微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微軍使不以爲疑微乃遣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微又使贊成其住計彥從之遂來至館微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

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

唐德宗欲移幸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吏往奉天迎駕令張用誠領兵迎護用誠爲賊所誘欲謀背逆朝廷憂之會震又遣馬勛迎候上召勛與語對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使符召用誠卽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帝勉勞之勛既得震符乃請丁壯五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勛未知其謀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俱至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先聚草發火于驛外軍士爭附火勛乃從容出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懼起走壯士自背擒之勛卽其營軍士已被甲執兵矣勛

益智編 卷二十一

士

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棄之欲從用誠反逆何利也但滅汝族耳大夫使我取用誠不問汝輩欲何爲乎衆皆誓服

隴州將牛雲光謀擒韋臯赴朱泚事泄遂率兵以奔及沂陽遇泚家僮蘇玉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使我持詔以臯爲御史中丞君可以兵歸隴州臯若不受詔彼書生可以圖之乃反旆趨隴州臯迎勞先納玉受其僞命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使城中無所危疑乃可入雲光以爲信然盡付弓矢步甲臯受之乃納其兵明日擒蘇玉雲光之卒于郡舍

伏甲兩廊盡誅之斬雲光玉首以徇

朱泚之亂涇州留後馮河清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裨將田希鑒與泚通殺河清李晟既復京師請出鎮涇州希鑒使使來謁晟謂曰涇近吐蕃脫虜入何渠能獨禦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兵晟遣彭令英戍之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並轡而入道故爲歡希鑒妻李以叔父事晟晟呼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毋久涸郎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酒行命令英引諸將下堂曰我與汝曹別久忽忘之可各言姓名于是得首亂者三

益智編 卷二十一

十一

十人數其罪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而死入營撫諭衆股栗不敢動

吳少誠攻許州兵馬使安國寧謀以城降賊事泄判官劉昌裔密計斬之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縑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

唐明宗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范延光曰守殷反跡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延光先入猶巷

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

棟州刺史張蟾叛王師範遣盧洪計蟾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迎于郊外命劉勗斬之座上因使勗攻蟾破之

晉高祖將幸鄴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和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高祖曰卿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宣勅十餘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時鄭王爲開封尹乃授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卽以宣勅命李建崇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行至花山遇建崇兵遂敗走

益智編 卷二十一

十三

蜀判武德軍郭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指揮使孫欽當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矯詔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鈞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紿曰今内外未安請爲公巡察卽躍馬而出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斬之

宋陳希亮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後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文王震動汝洛希亮聞之卽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相與列訴道周希

亮徐問其所苦令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吾命
既至今日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衆不敢隱
乃斬以徇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付役如初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
洵洵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
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
詣都堂計事爲設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
瓊覺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
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與
中以俊兵衛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

益智編 卷二十一

十四

虜脇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日將
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分隸他軍頃刻而定

益智編卷之二十一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二

兵戎類十一

待降附

漢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不肯下乃引兵擊范陽
范陽令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
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
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
曰何謂也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
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
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欲

益智編 卷二十二

一

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
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范陽令乘朱
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
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所謂傳
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通賜范陽令
侯印趙地間之不戰而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沛公與南陽守齎戰犂東破之齎走保宛沛公引兵過
而西張良諫曰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強距險今不
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乃夜引兵
從他道還遲明圍宛城三匝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

曰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盡日止攻死傷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前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兵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引兵西無不下者

魏曹操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操遣徐晃攻之晃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旣而言于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

益智編 卷二十一

二

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勿賜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操善之

唐蕭銑旣出降或請李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脇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賊之死守非計之善也乃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

漢成帝時單于遣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卽不我受我自殺終不敢還歸議者或言

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單于詘體稱臣遣使朝賀今更受其遁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邊境安危之原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便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益智編 卷二十一

三

東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

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齊地悉平

曹操征馬超文帝留守田銀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千餘人請降議者以爲宜如舊法參軍程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縱誅之宜先啟聞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信手無朝夕

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帝曰善曰操果不誅
操還聞之謂昱曰君非徒明于軍計又善處人父子
之間

蜀費禕待信新附太過張疑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
杖節咸見害于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
少以爲警後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懼飲沉
醉爲循所害

魏郭淮爲定羌大帥每羌胡來降輒先使人推問其親
里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
至咸稱神明

益智編 卷三十三

四

吳呂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出降蒙未據城而作
樂沙上虞翻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
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鑰乎蒙從之時城中
有伏計賴翻謀不行

元魏遣西河公石救懸瓠至上蔡常珍奇出迎石未卽
入城博士鄭羲曰珍奇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據
有府庫制其腹心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
觀珍奇意甚不平不可不備石乃嚴兵設備其夕珍
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

徐州刺史薛安都遣使乞降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

淮北命張永將兵五萬迎之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
虛正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
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
寇將爲朝廷肝食之憂宋主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
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以兵
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都果懼而叛

周李遷哲南出狗地至巴州梁刺史牟安人開門降安
人子宗微猶據巴城不下遷哲攻克之城主遣使請
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
得無詐也遂不許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

益智編 卷三十三

五

哲進擊破之

北魏爾朱榮大破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旣衆若卽
分割恐其疑懼乃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
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
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
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西魏大將周文征東魏戰於邙山裨將于謹率其麾下
僞降立於路左東魏大將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
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齊神武軍
遂亂西魏軍得全而返

敕勒酋長胡琛遣其將宿勒明達寇魏涇州蕭寶寅崔延伯爲先驅擊之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遂大敗唐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而稍稍叛去王峻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延係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鑄乃是畜養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奸詐愈深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唱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

益智編 卷三十三

木

糧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克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南徙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曲西域傷縑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今置之朔塞滋成禍萌前至河水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

唐荆川云 國朝于謙實用此策

李愬討吳元濟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陰易遠近虛實盡知之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益知賊中虛實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以爲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

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後唐魏王繼岌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州明宗軍變於魏莊宗應衍有變遣人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宦官張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枉措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納之以爲腹心羅隱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不聽杭州新治城壘樓櫓甚壯浙帥携寮客觀之隱指却敵佯不

益智編 卷三十三

七

曉曰設此何用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徐綰等挾宣卒爲亂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宋太祖親征太原北漢兵數敗夜半忽傳呼漢王出降帝將開壁門入作使趙逵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諜者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歎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齊獨以爲蠻去殘酷

而歸有德宜納之荆湖賜以閑田使自營今縱却之
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
後數年蠻果爲亂

程琳判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
至衙頭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
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
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
界上以爲有備引去

下溪蠻彭仕義納其子師寶之妻師寶與子投辰州告
之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領兵討之自是入寇

益智編 卷三十二

八

不已後仕義乞復通貢却欲得投來子孫宰相文彥
博擬奏許之韓魏公曰二子既還則爲魚肉矣他日
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諭之
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降仕義聽命荆
湖之間遂無事

王博文知秦州初沿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有錦袍
銀帶茶綵之賞間有自歸而爲蕃部所得亦不能免
法皆處斬博文遣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
貸其罪減死者甚衆詔褒諭仍推行其法於邊郡
遼降將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

可馴宇文虛中憂之力言於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
盡使孳致家屬居於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
事畢即歸以杜後患勿聽旣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
宣和末羣盜蠡起至建炎初祝靖薛廣党忠之徒皆招
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
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從之則致疑
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
兵願歸營與良民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
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

元主攻閩州守將楊大淵以城降已而逃歸元主怒欲

益智編 卷三十二

九

屠其城李忽蘭吉曰大淵去事不可測亟追之乃單
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
卽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賜賞不待而來何也
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元主
大悅

國初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
事 太祖初有難色劉基自後陽所坐胡床 太祖
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

齊讓討古州叛蠻來降者多留之軍中 太祖遣使諭
之曰爾招諭蠻民聞有降者乃留寘營中此豈兵家

受降處置之法凡營壘曲折兵馬動靜彼豈不知一旦背叛必有倉卒不測之事切當慎之昔元時洞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征之蠻人詐降厚以金銀賂其平章及左右平章推誠待之不疑其詐乃乘其無備夜入其營生擒平章以去聞而奴之以爲戲笑此可爲鑒自今有來降者當詢其山川地里人口錢糧預爲籌畫然後散其部曲收其器械庶幾不墮其詐

百戶王輅往臨洮收李思齊降卒還京師遇賀宗哲攻鳳翔因以其衆入城與金興莊并力備禦興莊以輅所將皆新附之衆慮其生變乃給衆曰王百戶兵新

益智編 卷三十一

十

至宜有以犒之遂括城中牛畜復以布囊盛草石將餉輅士馬然衆以爲然并守益力

翁萬達總督宣大先是歸正人至境墩軍往往執殺僞首功遂有南望號泣不敢近塞及乘間竊入有被執抵爲虜謀者萬達曰首功賞重招來賞輕小人惟利是趨其勢必至殺降以邀重也乃議定招降賞格達哨人於大邊外招降人至者壯男子五金幼弱婦女三金同行人衆壯男子每一人遞加三金至三十金幼弱婦女每一人二金至二十金整卒幫送者壯男子三金幼弱婦女一金同行人衆亦遞加有差頒布

諸鎮路行之一年得降口數千百邊人曰不惟全生命而華僞級情官祿亦鉅萬也

安反側

晉公子重耳出公里鳧須竊其實貨而逃公子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曰若竊我貨實而逃猶有面目見我耶鳧須曰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請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况輕於鳧須者乎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

益智編 卷三十一

十一

安

漢高帝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皆未封羣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提動之心上在雒陽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而所誅皆生平所讐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

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齒爲什方侯而急趙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喜曰雍齒尚爲侯吾屬無患矣

按鳧須之見晉文留侯之封雍齒二事不類而釋一舊憾以安衆人疑懼之心其意則同魏鄭公貸二李陸宣公請釋趙貴先罪廉希憲釋紐鄰與魯官皆此意也

光武拔邯鄲收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誹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曹操破袁紹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盜智編 卷三十二

三

晉桓謙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勅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唐太宗平王世充收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命杜如晦掌之如晦稟上當如何上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石命中使沈湊泚中更不復省

周太祖平李守貞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將案之從事王溥諫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

之

唐太宗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隱太子建成皆不自

安往往潛伏思亂魏徵白帝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

帝曰爾行安諭河北可也徵行道遇太子千牛李志

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

詔官府舊人並蒙赦原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

吾屬雖往人必不信卽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

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時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與虜

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

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

盜智編 卷三十三

三

餘無所問因自劾達制上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狄仁傑爲河北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迫者

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爲

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諸爲突厥脇從之人皆是計

逼情危且圖賒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

衆情恐懼怨之則反側自安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

所問制從之仁傑于是慰撫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

悉遷還本貫禁其下不得侵擾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廣平王帥師東討賊大敗安慶緒等劫殘軍走鄴郡王

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脇汗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爾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安慶緒奔河北脅從者相率待罪闕下陳希烈等合數百人肅宗方喜刑名三司使崔器亦刻深乃以河南尹達奚珣等爲重罪斬於獨柳樹者十一人賜自盡於獄中者七人其餘決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歲除日行刑家屬流竄初史思明高秀巖等皆自拔歸命聞珣等被誅懼不自安乃復叛三司用刑連年流貶相繼及王璵爲相請詔三司推覈未已者一切免之

益智編 卷二十二

十四

然河北叛人畏誅不降兵連不解朝廷屢起大獄肅宗後亦悔歎曰朕爲三司所誤臨崩詔天下流人皆釋之

關東獻俘百餘詔並處斬囚有仰天嘆者李勉過問之對曰某被脇制守官非逆者勉哀之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點汚者半天下皆欲渫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肅宗遽令釋宥由是歸化日至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人貢德宗不得已命爲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

陸贄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惟在褒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喉咽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采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况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况阻命脇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裴度入蔡州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蔡人皆吾人也

益智編 卷三十一

十五

衆感泣

後唐郭崇韜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王上斬祛射鈞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於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資賞給

宋真宗以馬亮爲西川轉運副使時王均反及賊平召問蜀事會械送詿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脇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貸之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

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

張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禦衆捕謀者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不若擢旻爲樞密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乃進旻爲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謀者果定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隸他營

益智編 卷三十一

十一

元廉希憲爲京兆四川宣撫使時渾都海反西川將紐隣與魯官將舉兵應之蒙古官入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下細可因其懼死並加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入春上策也初入春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知諸校獲全紐隣與魯官得釋大喜過望人人感悅入春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

國朝 太祖擒陳兆先盡降其衆擇其驍勇者五百人

置麾下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侍郎榻傍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益智編卷之二十二終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七

益智編卷之二十三

兵戎類十二

鎮人心

楚漢久相持未決項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聞智不能鬪力項王乃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罪十項王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于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阜

益智編 卷三十三

一

漢高帝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帝出欲馳夏侯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

顏師古曰固徐行者故示閑暇所以固士卒之心而令敵不測也

東漢吳漢爲大司馬嘗有寇夜攻漢營軍中驚擾漢堅卧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

魏田豫督青州諸軍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

魏京兆王愉反都督李平討之軍至徑縣夜有蠻兵數

千斫營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自定

宋岳飛旣敗金人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

吳漢與周建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暴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軍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培其氣

張奐遷使匈奴中即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

益智編 卷三十三

二

叛燒度遼將軍門兵衆太恐各欲去奐安坐惟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三國袁紹領冀州牧三月上巳大會賓徒于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殺郡守坐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曹操徙隴西天水南安民以克河北民相恐動擾擾不安張旣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

孫堅治兵魯陽進討董卓遣仇稱還州督糧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謂左右曰向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衆甚整乃引還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于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

益智編 卷三十三

三

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守要害之處兵衆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設施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

司馬師目有痼疾使醫割之及母丘儵文欽作亂欽子鴛來攻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囁被敗而左右莫知

晉永嘉中王如大掠汚漢進逼襄陽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

成帝時經蘇峻之亂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丞相王導曰建業古之金陵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

益智編

卷三十三

四

李矩守榮陽劉聰遣從弟暢討矩屯於韓王故壘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暢僅以身免

隋末李密破宇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勅王世克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克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宋狄武襄青征儂智高大兵出桂林道旁有一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駐節而禱之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

取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
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阻師武襄不聽衆方登視揮
手一擲百錢盡紅舉軍躍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
顧左右取百釘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青絲籠
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
敗智高師還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
也

按此三事皆假神道以作士氣孫武所謂愚士卒
之耳目使之無知亦其一也

趙麻秋攻袍罕張重華遣謝艾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

益智編 卷三十三

五

艾乘軺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
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馳擊之艾左
右大擾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揮
處分賊以爲伏兵發懼不敢進

魏拓跋英擊敗齊將姜修將還齊軍繼至將士已疲大
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
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還延引退
英進擊破之

謝艾擊麻秋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
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進戰大破

之

胡藩從劉裕征鮮卑夜佐史並集忽有鳥大如鷲蒼黑
色飛入裕帳衆皆駭愕以爲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
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劉裕與賊盧循戰于左里大破之循將趙豫章乃悉力
柵斷左里裕麾兵將進所執麾竿折幡沉水衆並怪
懼裕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必
破賊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

按劉裕討桓玄與盧循皆以麾折幡沉而勝然則
妖祥豈足信而怪異果足駭乎衆皆惴懼失色裕

益智編 卷三十三

六

獨歡笑如常所以安人心而振士氣也向使稍有
遲疑我軍奮氣一阻不可復收何以取勝故行軍
之際如以順討逆以直伐曲以賢擊愚或梟集牙
旗或杯水變血或麾竿斷折惟主將決之統兵直
進不可疑也法曰禁邪去疑至死無所之裕得之
矣

魏入彭城垣崇祖將部曲奔據胸山胸山濱海孤絕人
情未安魏得其叛將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
城中人懼皆下舩欲去崇祖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
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

矣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破虜項成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麤卒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還梁庾域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怵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呂纂伐禿髮利鹿孤使僇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僇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

燕慕容根就誅内外危懼慕容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

益智編 卷二十三

七

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倚哉於是人心稍定

桓謙帥衆二萬寇荊州江陵士民多懷貳心刺史劉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懾服莫有去者

賊趙廣圍成都劉道濟出財物於北射堂令裴方明募人道濟時有疾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者梁儁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外論互有同異今軍師屢

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危禍立至宜稱少損聽左右給使斃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喚左右三十餘人告之曰吾疾入汝等扶持疲勞今既小損各聽歸家休息既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以來幾日子弟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乃安由是應募者日千餘人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蕭道成出頓新亭以當其鋒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齊王洋討柔然以千餘騎爲殿宿王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齊王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

益智編 卷二十三

八

縱兵奮擊柔然披靡

梁伐齊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

唐輔公柝據丹陽反遣李孝恭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曰公柝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益中血乃公柝授首之徵遂盡歡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竟平

公祐焉

安祿山破東都殺大臣李愬盧奕蔣清使其黨段子光傳三人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顏真卿恐搔人心詐謂諸將曰吾素識愬等其首皆非是遂斬子光密藏三首他日爲位慟哭人心益附

後唐魏王繼岌與郭崇韜伐蜀劉皇后聽譖者言陰遣人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參軍李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爲作此危事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搔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史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

益智編 卷三十三

九

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人詢詢異議藏胤山谷有司不能禁時范延光爲樞密使或勸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

宋薛奎在蜀民有得僞蜀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詢詢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初蜀新亂公宇文列更舖凡數百所張忠定公至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

真宗親征契丹盡以軍事委寇準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譚謹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一云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於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視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韓魏公請與范公出按邊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議未合退殿廬中范公猶爭以爲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琦請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杜祁公富

益智編 卷三十三

十

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公嘗爲門人語此事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耳如希文亦未免有易動處滕達道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

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滕達道爲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芟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惰吏修堤防繕

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

王洙知襄州會斬卒叛州郡洵洵佐吏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庫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

盧士宏知廣州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爲寇嶺徽驚提士宏灼其非是日從賓客宴遊爲樂民賴以安兀術謀攻汴京宗澤命劉衍趙滑劉達趙鄭以分敵勢兀術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輩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衍方戰伏起前後夾擊

益智編 卷二十三

十一

敗之

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于平江時湯東野爲守一日聞有赦令至心疑之走白公公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又以告曰是可宣乎公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湯曰然則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則可矣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

趙錫知吉水縣民稱爲趙佛子顙冠揚聲搖廬陵民欲逸去錫携酒飲山亭民始安

國朝喬莊簡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宸濠之變府部大臣計無所出公從容籌畫若平時客至談笑飲奕自若京師恃以爲安人謂公有安石雅量

益智編卷之二十三終

益智編 卷二十三

十二

益智編卷之二十四

刑獄類一

刑法

魏宋金等在合肥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曹操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妻母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高柔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謂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復重之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

耳操曰善即止不殺蒙活者甚衆

滿寵爲許令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荀彧孔融並屬寵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曹操曰彪考訊無他辭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寵考掠皆大怒及因此得了乃更善寵

按楊太尉以積德之門身爲名臣不宜加以楚掠滿寵不知之特以阿瞞之爲人忌而多猜旣以獄付寵必遣所親近從旁覘察不先之以考掠無以明彪之無罪而脫之獄中賈逵以着械自脫滿寵

以考掠脫楊彪此皆有以窺阿瞞之深者也裴松之嘗爲酷吏之用心雖有後善無解前害殆河漢之論矣

北齊王晞爲常山公演友文宣帝昏逸演數諫帝疑演假辭於晞欲加大辟演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鉗配甲方唐龍朔二年宇文文化及子孫理資廕所司理之至於勾留右肅機陽昉未詳案狀訴者自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

益智編 卷之二十四

二

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者乎昉遽命案立判之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永泰初馬璘拜四鎮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

周世宗擊北漢劉崇樊愛能等引兵先遁帝欲斬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卧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陛下欲削平海內苟軍法不立雖有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于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

等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自是驕將情
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宋太祖帥周師與唐兵戰於六合將士有不致力者太
祖陽爲督戰以劒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劒跡
者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上遲徊不欲殺之皇城
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卽
時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
具以盒子貯來六宮圍而哭之良久畧揭以慰上由
是宮掖肅然

葢智編 卷二十四

三

張詠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傍巾下有錢詰
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
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云一日一
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劒下階斬其
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稱之蓋自五代以來軍
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
舉非爲一錢而其意深矣

呂公弼知成都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
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
後斬之軍府肅然

陳恕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
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
之宗族號想賔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
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
者數日功就

燕肅判刑部故事州郡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
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
法不以上請肅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
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
法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讞者

葢智編 卷三十四

四

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貸免古所謂仁
人之言肅有之矣

李孝壽知開封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縛之作狀欲送
府爲同舍勸解久之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
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翌日竊狀走府曰秀
才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令追之旣至具陳所以
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
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於
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

真宗幸澶淵丁謂以安撫使知鄆州虜旣入塞河北居

民驚奔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得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爲舟人斬於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既渡復擇民少壯者分畫地界各使執旗幟鳴金鼓於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晏然

儂智高圍廣州王罕行至惠州召耆長令發壯丁又召尉發民增弓手久無至者適有婦人訴僕夫奪其釵珥罕令斬首置道傍告百姓曰此壯丁不肯行者民聚觀有懼色於是耆長得壯丁六百尉得弓手二千皆集威聲遂振

益智編 卷三十四

五

趙彥倬知紹興府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彥倬取死囚梟首刖足徇于衆曰此劫菱藕者也遂散其衆

林從周克開封府推官民有殺其兄二子以規其財者長被創卽死其幼走以免事發獄成以母年八十法當留侍從周議使無狀子居母側以凌其幼孤必無全理且孤孫雖穉亦能爲祖母養留之惠奸不可讀奏未畢章獻太后遽頷之曰人情當如此命配海外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范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

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後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鶴林玉露曰唐宣宗遺詔立夔王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楊公慶持示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

益智編 卷三十四

六

反法坐之悰謂公慶曰主上新踐祚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文正之言與悰畧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鑒矣建炎初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一開厥後秦檜當國必借此籍口以沮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
范希文獨無言退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
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孫沔知慶州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
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
之以徇將位爭言此戲爾不足深罪沔徐呼還杖春
配嶺南曰汝賴戲我前卽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
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譴者

蘇頌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
未愈鄧元孚謂其子曰尊公平昔以政事稱豈可爲

法智編 卷三十四

七

一豪婦人所給但謂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其
子曰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
人情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慚服曰某
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神宗時韓晉卿爲大理卿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爲
煩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生朝廷之心也今
讞而獲戾讞不至矣議者或引唐覆奏欲令天下庶
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請
此祖宗制也今四海萬里一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
之死於獄多於伏辜者朝廷皆從之

元時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滿二百貫者
死趙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
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後二十
年至元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
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
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
賊最爲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
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
取也

大名宣撫參議烏古論貞區處事機甚有決斷嘗奉朝

法智編 卷三十四

八

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雜犯從便處決時圍李
璫于濟南人心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戮之使由
子明以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濶子清謀曰璫
賊未下魏爲西隣不便宜從事無以震懾衆庶竟戮
之市人稱臨事知機變云

張雄飛爲澧州安撫使有巨商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
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
飛曰吾非治匿稅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
爾

國初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

孝聞 太祖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割父遺體以愈仇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睿斷若此豈人所能窺測天作之君信哉

太平府民毆死孕婦律當絞其子代父受刑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婦死係二人之命寬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父孰若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正德中劉玉爲大理少卿有子弟引盜劫父兄者刑官處以卑幼擅用財律比常人減等王言律之所減本指竊盜蓋以財物輕而倫理重今犯強劫乃人倫大

盜智編 卷三十四

九

變宜從強盜論 上是之著爲令

讞議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有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于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孔季彥曰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

也絕不爲親卽凡人耳且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日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其言

淳于長坐大逆誅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事發丞相翟方進等以爲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廷尉孔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

盜智編 卷三十四

十

逆之法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詔從光議

魏時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主簿盧毓駁曰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思生以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欲肆之大辟若同床合卺之後罪何所加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曹操曰毓執之是也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

魏夷母丘儉族儉孫女適劉氏亦坐死以懷姙繫獄主簿程咸議曰女有三從之義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喪紀所以異在室也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得罪于他族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文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從之

晉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刺史殷仲堪曰律詐取父母卒依毆詈法棄市原此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

盜智編 卷二十四

七

言死沒情事悖逆恐所不當故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

義熙中武康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于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至親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脫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吝于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餘人無應復告合並全

之

唐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右僕射封德彞議監門校尉不覺察合死無忌誤帶刀當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于君父不得稱誤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詔復議德彞固執胄駁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死中宗時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蔣乂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

盜智編 卷二十四

三

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勲不可自期可乎曰期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權梁山謀逆河南尹王怡往案久不能決乃命宋璟爲京兆留守復案其獄一言而決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于人獄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索借人情有之狂謀卒然非所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有遂縱數百人

柳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經十二日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殺人論刺史柳宗元上

狀觀察府謂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嘗恭守撫事似可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穆宗時羽林官騎康憲男買得年十四以父被力人張洝所拉氣將絕持木桶擊其首見血死有司當以死刑刑部員外郎孫革奏買得救父難非暴擊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今買得幼孝宜在哀矜勅旨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減死一等

盜智編 卷三十四

十三

張唐卿通判陝州民有母再適人而死者及葬其父乃盜母喪同葬之有司請論如法唐卿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耳遂釋之以聞蘇宋爲大理寺詳斷官民有父死而母嫁者聞母死已葬乃盜其柩附于父法當死宋曰子盜母柩納於父墓豈可與發塚取財者比上請乃得減死死閱道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閱道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卒免死一府皆服陳奉古通判貝州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

與什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棄市奉古議曰王盜有公失法今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乃以鬪論是守者不得王盜也殘一不辜而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

鄭克曰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取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主雖弱不得輒與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鬪而實非鬪若以鬪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乎奈何歸咎于法蓋用法

盜智編 卷三十四

十四

者謬耳

待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傷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于郡得原父死

鄭克曰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毆死之罪而坐毆傷之罪雖止四刻亦在限外

吳文恪公訥在南京會審罪囚有毆人辜限外死者訥曰當依毆傷法或曰律云辜限滿不平復者全科此當死訥曰所云限滿不平復全科者因上文折傷以

上限內平復減二等立文蓋謂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限滿不平復者則全科折傷之罪若曰辜限外死者全科死罪則律又何不云傷不平復而死者絞乃虛立此辜限乎

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杜杲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永樂勅高郵民父年老其長子不聽教命欲擊之而力

益智編 卷二十四

十五

不能制夜以次子往助長子竟斃于父刑部論次子准弟毆兄死罪律父準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禮毆殺律杖九十老年收贖具奏 上曰法原于情其議未當命憲義等再議義等議曰次子從父命助執兄初非有殺兄之意其罪但不能乞免兄之死於父耳上命免次子斬罪謫戍邊其父免贖

景泰中南京吏部尚書魏驥會法司錄囚有戍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一人至死有司拷訊一人當之驥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上請卒得 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 二十四卷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五

刑獄類二

折獄上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與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按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其一辭聽其三氣聽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

益智編 卷二十五

十一

知之此辭聽之善術也折獄者往往祖焉至于聞婦人哭而知殺夫之姦則聽之以氣有超于辭者矣傳稱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蓋以此

漢揚州刺史莊遵行部聞女子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云夫遭火死遵疑焉勅吏與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腦考問乃此婦與姦夫共殺其夫案伏其罪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宴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曰在某街詰旦命捕哭者乃婦喪夫也滉疑之再三拷問獄不成吏

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蠅集屍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公公曰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子產曰夫人於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姦也

漢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後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佚反欲污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能決廷尉邴吉曰聞真人無影老人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中取同年小兒俱解

盜智編 卷三十五

裸之此兒獨啼言寒並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

按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見南史柳州曹泰年八十三生子名曾日中無影年七十方卒見朝野僉載觀此二事邴吉驗影之說良不虛也

潁川郡有富家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婦盜取以爲己子論爭三年不能決訴于黃霸霸使人抱兒于庭去兩婦各十步叱令競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情甚懷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有所傷

乎此事審矣長婦乃伏罪

魏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民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見在同縣趙奉伯家各言己子並有隣証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忽遣人告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知之以見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歎服

臨淮有一人持疋縑到市遇兩披戴後一人求共庇雨霰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呼騎吏斷二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君恩前撮之

盜智編 卷三十五

而縑主稱冤宣因詰責具服悉界本主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邵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于是擒之服罪

國朝周新爲按察使有訴爭兩傘者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使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于是甲就縛正其罪

揚州刺史莊遵性明察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私於我

而殺其兄便即告官官司考掠其叔大過因而自誣
遵謂吏曰叔爲大逆速寘于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
中於嫂壁下聽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
寧疑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擒之送獄叔遂
獲免

晉陸雲爲浚儀令人有見殺者王名不立雲錄其妻而
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曰其去不出十里
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
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
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益智編 卷三十五

四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狀非不
孝子也謂婦曰子法當死得無悔乎婦曰子無賴寧
其悔傑曰審如是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迹其後
婦出與一道士語曰事了矣俄將棺至時道士立於
門外密令捕之一問承伏乃與婦私常爲兒所制故
欲除之傑杖殺道士以向棺盛之

宋葛源以泰和簿攝吉水令有寡婦告其子源以恩義
說之不從則使人捕與問語驗其對則書婦告者也
窮治具服

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卧夜

爲盜斷足妻稱乙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勅其妻曰
歸治而夫喪乙已服矣陰遣謹信吏迹其後望一僧
迎送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卽吐實
人聞其故絳因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禱
無血汚是以知之

漢沛郡有富翁家貲二十餘萬子年纔三歲失其母有
妾適人甚不賢翁病因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
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劍兒詣郡陳
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此人
因女性強樂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

益智編

卷三十五

五

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
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復
不還其劍當關州縣得見申展其思慮深遠如是哉
悉奪取財與兒自散或惡婿溫飽太平亦已幸矣論
者大服

宋張諫知杭州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婿主
其資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
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
約詠聞之以酒酹地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
此屬汝向以七與子必死於汝手矣乃命七與子三

與婿皆泣謝而去

按張乖崖斷子婿之爭其意甚類何武兩翁以神告而兩公亦以神剖之曰理曰法曰情殆無絲毫遺憾後有奉使者悟張老詭書以家財斷給一飛尤爲快人惜記者逸其姓名

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其甲於家久之妻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病時謂婿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婿乃據有張業不疑後妾子壯

益智編 卷三十五

六

告官求分婿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婿仍前赴證奉使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勿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孫實爲京兆尹有賣饅餠者今之饅餅也於都市與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認賠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枚爭至無以証明公令別買一枚稱之乃都稱碎者紐折分兩賣者乃服

魏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至州府稱冤莫有省者乃詣廷尉高

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曰夫少卑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輕彼不顧室家者也柔曰汝夫不與人有讐乎對曰無曰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卑貧初不敢舉人錢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實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叩頭首殺禮本未埋藏處所遣吏卒往掘得其屍抵子文罪

益智編 卷三十五

七

胡質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罪人斯得

吳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飛過左右往捕得一人挾彈懷丸抗言實不放彈左右請付法登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

吳王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密黃門素怨藏吏乃以鼠矢投其中啟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更以蜜瓶入亮曰旣蓋而復油紙覆之無緣有此黃門非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求貸而臣不與亮曰

決爲此也。今破鼠矢裏燥亮咲曰：若矢先在室中，中外俱濕，今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於火。其弟訟之，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以此鞠之，妻乃服罪。

秦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反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

益智編 卷三十五

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易坎爲水，馬爲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于是推驗獲昌，詰之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

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江南大理寺鞠殺人獄，未得其實，獄吏憂畏，乃焚香禱神，因夢過枯河上，高山竊而思之，河無水，乃可字山，而高乃嵩字，可嵩師名也。崇孝寺有僧名可嵩，卽白長官攝之，訊問未有姦狀，忽見屢上有墨污，因問其由，云爲墨所濺，使脫視之，乃墨塗也。僧色動，遂滌之，卽見血痕，以此効之，僧乃服。

宋西川費孝先善軌革，有王旻行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日：教任莫任，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慙一屋

益智編 卷三十五

九

下路人盈塞，旻思曰：教任莫任，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隣人，欲殯終身之好俟夫歸，將殺之。旻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晡呼旻洗沐，易巾櫛，旻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呼隣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曰：死則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守呼旻問曰：汝隣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曰：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謂僚佐曰：一石穀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此辨雪，誠遇明卽

活之驗歟

苻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劫于路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賊遂服罪益以賊若善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賊也

齊傅琰字季珪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

唐韋善道遷郴州太守有訟鷄者問其所飼甲云稻穀

益智編 卷三十五

乙云糠飯叱而留之明日視遺矢有芒穀召甲歸之人服其明

國初李亨爲鄴令有二軍籠二鷄經西門道逢民家鷄羣取其二併納籠中民踵其後來訴軍曰四鷄皆買於慈溪亭問飼以何物曰糠被問民則曰常放之野所食者草耳頃之鷄糞庭下糠草異驗二軍不能對傅琰在山陰有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魏李惠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同弛擔憩樹陰將行爭一羊皮各言籍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辨乃令置

羊皮於席上以杖擊之鹽屑出焉負薪者乃伏罪

按近時黃洽中爲烏程令有豆商與米商共爭一

洽中曰兩家構爭皆斛之罪也叱左右杖之斛破豆屑出焉米商乃受罪而去此與傅琰辨團絲

李惠辨羊皮事同

建康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詞證等前後令莫能決顧憲之至覆其狀乃令斛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始服罪

周千仲文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令兩家

益智編 卷三十三

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牛遂入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

國朝楊景爲澧州判官有卒失牛誣民吳姓爲盜州爲成獄景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民家入其並中卒乃服罪

梁時長沙宣武王將募軍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御史中丞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幕萬匹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

宋強至爲開封府倉曹叅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
王守者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
言製幕須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
宗悟曰頃歲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同王守
者遂傳輕典

博物志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

北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于
道路或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
誣悅疑其不實引毛奴兄靈之謂曰當時狼狽應有
所遺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

益智編 卷三十五

十一

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者曰此門所作
賣與隣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欸服靈之又於及
祖身上認得毛奴所衣皂襦遂釋堤

元汪澤民爲平江路總管推官僧淨廣與隣僧有隙久
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隣僧因邀廣飲至醉遂寢其
室廣弟子沈安素苦廣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廣宿
于警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隣僧不勝拷訊乃
誣服獄上澤民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
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卽承脫隣僧械械之

李崇爲揚州刺史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

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
詐稱是弟爲軍兵李蓋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託云見
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蓋等不勝播楚各自欸服崇
疑之乃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
曰僕在州北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
便卽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慶賓見住楊
州相國城內脫矜慙爲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謝且勿
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固求少停其人具報崇
一鞠卽服數日間思安亦爲人縛至崇下笞女巫一
百遂釋蓋等

益智編 卷三十五

三

周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
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
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召問
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
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
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盡獲所
失金

隋張允濟爲武陽令原武民有以牸牛依妻家者父之
孽牛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牛民訴縣不能決乃
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以衫蒙其頭將

諸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令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據指所訴牛曰此婿家牛非我所知允濟遂撤蒙謂妻家曰此卽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唐新鄉人王恭往戍邊留犂牛六頭于舅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璉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忿之經縣陳牒令裴子雲令收入獄教追盜牛賊李璉至縣叱曰賊引汝同盜得牛三十頭藏爾莊內喚賊共對乃以布彩籠恭頭立南墻下璉急曰吾牛三十頭總外甥犂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布

益智編 卷三十五

四

彩璉見是恭曰此外甥也曰若是卽遣牛還璉默然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以五頭酬璉餘並還恭

宋劉宰授泰興令隣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徵其租則曰牛鬻人矣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訴於宰宰乃召二句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鞠之句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固某氏所租句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憚然爲歸牛與租

唐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

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去元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別疏一狀比驗與元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云勅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勅推詰峻急其母詐以領中勅項卧街中長安尉詰之云有人詐宣勅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因勅項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尉王微令并其子引就房推問不承微先令一人伏案下聽之又令一人報云長史喚微倉皇瑣房門而去子

益智編 卷三十五

五

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微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具承伏法

衛州板橋店主張遜妻歸寧有三衛楊正等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其刀殺遜却納鞘中正等不知至明店人追正等視刀有血痕收訊遂自誣服太宗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到則悉追店人十五以上旣集爲人數不足且散止留一老婆日晚放出令典獄者密覘之云婆出當有人與語卽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明日復爾如是三日並是此人常乃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喚出與老婆語者問之具服乃是與遜妻有姦

而殺之

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血汚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兒童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人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追訊送擒真盜

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合成文理詐爲與徐敬業反書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欸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則天令張楚金劾之仍如前款楚金憂慙仰卧西窓日光穿透因取反書向日視之其書乃是補葺而成因喚州官集案一

蓋智編 卷三十五

六

甕水令琛取書按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伏罪

張薦爲河陽尉有呂元者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官粟忱不認元執之堅久不能決薦乃取元告牒括兩頭惟留一字問元是卽注云是不是卽注云非元注云非去括乃是元告牒遂決五十又取僞書括字問之元注云是去括乃是僞作馮忱書也元遂服罪

維揚有富人父亡奉繼母不以道元日上壽母賜觴于子將飲疑酒有毒覆於地地墳乃詢其母曰以鴆殺人上天何佑母拊膺曰天監在上何當厚誣訴于府杜亞詰之曰爾上母壽觴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

也母賜爾觴又從何來曰亦長婦所執之爵也長婦爲誰曰此子之妻也亞呵之曰毒因婦起奈何誣母遂於廳側劾之乃是夫妻同謀以誣其母也

劉崇龜鎮海南有富商子少年舟泊江岸見高門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黃昏當訪宅矣姬微哂是夕果啟扉候之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卽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逸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跡至江岸岸上人云夜有某客船徑發官差人追到拷掠備至具實吐之惟不招殺人視其刀乃屠家物崇龜

蓋智編 卷三十五

七

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軍士合境庖丁集毬場以俟烹宰既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至乃各留刀陰以殺人刀雜其中換下一口明日各來請刀惟一屠最後至不肯持去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擒之則已竄矣乃以他死囚代商子侵夜斃於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果歸遂擒伏法商子擬以奸罪杖背而已

宋紹興中黃勳知新昌縣郭外五里許昏夜有殺人者遺所刺刀驗之皆豕膏也值早徧禱于境內神祇多使人售豕集屠者使宰牲其中一人刃獨新一鞠卽

伏人以爲神

咸通初趙和爲江陰令時淮陰二農比莊東隣以莊券質于西隣貰縉百萬至期贖券先納八百千期明日以餘資換券因隔宿且恃通家不立納縉之文明日西隣不認且無保證終爲所拒東隣訟于縣以契券無證不能決乃越江訴于和和乃召能幹者數輩齋牒至淮陰曰適有寇江者言有同惡在某處姓名形狀甚悉請捕送之時鄰州條法惟持刀截江者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西隣以還和厲聲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曰耕稼之夫未嘗舟楫和曰所盜率金

益智編 卷三十五

六

錢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乃言稻若干斛莊客某還者細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隣贖券者銀器若干事某匠造成者和大喜曰汝雖非寇江者何諱東隣贖券八百千縉耶令檢券付東鄰寘之於法

元永嘉民有質珠步槿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亾于盜屢訟不獲直往告寧海王簿胡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槿爲賊逮兄赴官力辨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

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

國朝弘治初郭彭祥守眉州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托弟携歸置產券契皆弟收掌兄卒于官嫂扶櫬歸弟絕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於州訊不服乃越境訴之於郭郭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扳其弟姓名移文本州械致詰曰汝與某爲盜得財致富其弟泣曰某田某宅皆吾兄仕宦所得者置之契券俱在郭一一錄記乃召其嫂語之弟遂款服悉還其產裴均鎮襄陽里人妻有外情者乃託病于夫曰醫視矣病云是骨蒸須獵犬肉食之則瘥夫曰吾家無犬何

益智編 卷三十五

十九

以致之妻曰東隣有犬每來盜物可繫而屠之夫如言屠犬以獻妻留之篋笥命鄰人告焉公鞠之立承具述妻前後之故公曰此必妻有他好欲躐夫于法耳劾之具得其真乃置妻及外情者于法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裏蹄金一瓮送於縣宰慮公藏之守不嚴置于私室信宿視之皆土塊耳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莫不駭異以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誣服雖詞款具有莫窮隱用之所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俄有筵燕語及斯事咸共驚異時袁相國滋在幕中俛首無所



答汧公詰之。袁曰：某疑此事有枉耳。汧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曰：諾。俾移獄府中。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溶瀉與塊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以竹擔昇至縣計其金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在路時，金已化為土矣。于是羣情大豁，宰獲清雪。

李德裕鎮浙右，甘露寺僧訴交代常住什物被前王事僧聽用，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領文籍，分明衆詞指以新得替人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

益智編 卷二五

獄伏罪昭然，未窮破用之所，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僧乃訴冤曰：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衆以某孤立，欲乘此擠之。公曰：此不難知也。乃召堯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遣入堯子中門，皆向壁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模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証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前數輩皆伏罪。

五代安重榮拜成德軍節度使，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怒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有人行商回，其妻爲人所殺而失其首。妻族執婿送官，吏嚴訊之，乃自誣服。獄既具，郡從事疑之，請緩其獄。乃追封內件作行人，令徧供。近日與人家安厝墓塚，又問有舉事可疑者乎？一人曰：某豪家舉事言死却，姝子五更初，牆頭昇出，凶器輕似無物，見瘞某處，亟遣發之。乃一女子首，令囚驗認云：非妻也。繼收豪家鞠之，乃是殺一姝子，函首墓之，以屍易此婦畜于私室，豪民棄市。

鄭克曰：此漢乾祐中王仁裕所說五代時事項，聞一事頗亦類此。太平州有一婦人與小郎偕出遇

益智編 卷二五

雨入古廟，避之數人先在其中。小郎被酒困，牆至晚始醒，人皆去矣。嫂已被殺而無首，驚駭號呼，被執送官。不勝拷掠，誣服強姦，嫂不從而殺之。弃其首與刃于江中，遂坐死。後其夫于優戲場認得其妻，諸伶悉竄捕獲，伏法。蓋向者無首之屍，乃先在廟中之人也。伶人斷其首，易此婦人衣而携以去。小郎之冤如此，以無善疑從事故也。然則賊證未明，獄可遂決乎？

有獻新櫻于慕容彥超，俄而爲給役人盜食。王者白之，彥超呼給役人僞慰之曰：汝等豈敢盜新物耶？蓋至



者誣執耳勿懷憂懼各賜以酒潛令左右入藜蘆散
既飲立皆嘔吐新櫻在焉于是伏罪

南唐馮儀爲豐城令有田父詣令求決事凌晨飯糜稍
覺饑至食肆求麪久不與乃去肆家堅索麪金不與
乃訟於縣公飲以茶而酒桐油其中田父盡吐所食
惟糜耳肆家乃伏罪

按武寧王徐達嘗軍於吳江有貨食者知武寧軍
令嚴肅誣一軍士強食其麪冀賂已以丐免聞於
武寧武寧心知其誣剖腹視之果無有乃殺貨食
者噫武寧欲借一以警百令則肅矣彼無罪之軍

益智編 卷三十五

三

士不幾於冤死乎彥超之吐櫻馮儀之吐糜其事
可法惜武寧之不知出此也

武行德守洛京國家方設鹽法捉獲一斤以上必加厚
賞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中人嘗有村童負柴入城
值一尼與之皆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旣而門司搜閱
菜籃中獲鹽數斤遂以詣府行德取其鹽視之裹以
白絹帕子而龍麝之氣襲人驚曰吾視村童敝衣百
結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爲之因問離家來與何
人同途村童以實對行德曰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
啟倖以求賞也問其狀捕之卽日而獲其事果連門

司村童獲免

蜀許宗裔守劍州部民於燈下識認劫盜告吏擒之所
收贓物維縲絢紬線而已宗裔引問囚稱是 본 家物
與失主互爭宗裔命取兩家縲車又問縲線各用何
物爲胎心一云杏核一云瓦子開視之見杏核與囚
欸同仍以絲絢安於車輶量其小大亦是囚家物其
枉獲雪

宋張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割家財不平公撻而遣
之後半載公因行香過其所居召章家人并彥家人
對立謂彥曰汝弟訟汝言汝治家掌財久伊幼小不

益智編 卷三十五

三

知多少汝分之不等果均平平不平乎彥曰均問章
章曰不均公謂彥曰終不能滅章之口兄之族入于
弟室弟之族入于兄家更不得入室卽時對換人服
公明斷

真宗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因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
餘斷不能服宰相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
請自治之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
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趨徒
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資財皆按堵如故分書
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

卿莫能定也

張詠知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爲人所割詠曰爾于鄰伍誰是最隙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不遂構怨之深詠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貨之父老如教翌日有訴擅殺牛者詠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伏罪

包拯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

國初周德成知休寧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蹤跡弗

盜智編 卷三十五

三

得德成詰之曾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德成曰卽其人矣第殺此牛必有來買肉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尚在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肅云

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桑主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筋惟濟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汝自爲之耶誣者乃服

程戡知處州民有積讐者一日諸子謂其母曰母老且

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讐乃殺其母置讐人之門而訴於官讐者不能自明戡疑之僚屬皆言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耶乃親自劾治具得本謀

韓億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于鄉里兄死誣其兄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貲嫂姪訴於州積十餘年竟未有曰其冤者公至又出訴公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

盜智編 卷三十五

三

章頻知九龍縣眉州大姓孫延世僞爲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轉運使使頻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然後書遂引伏

郭申錫爲晉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家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州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人不勝榜楚遂自誣服獄上皆以爲是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訴之若水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

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一旦詰知州屏人言曰某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送女奴于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

向敏中判京西有僧暮過民家求宿主人不許僧權宿門外車箱中是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詰縣矣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

皆并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明日主人搜得之執詰縣不堪掠治僧自誣與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墮其中賊在井傍不知何人所取獄成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但言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固問之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出訪吏食於村店店姬聞其自府中來潛問曰僧某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姬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姬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

姬指示其舍吏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

胡宿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憚箠楚不敢言宿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告曰吳姓也宿遽引囚辟左右復問囚乃曰旦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由宿取具獄繇閱探其本辭乃被殺之婦與吳姓者姦共殺其夫謀執平民告官以掩已罪也其精誠格物如此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叔舉訟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朱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壻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動色則又慙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雇直又不壻汝子將奈何囚悟涕泣覆面曰囚幾誤死遂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歐陽曄治鄂州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然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

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臨事明決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

張杲卿知潤州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萊園井中有死人婦驚往視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不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與其謀

李冕調崇安簿縣民謝叟無子養他姓兒以致富後婢生一兒垂死戒曰吾故貧皆汝兄佐吾致富分財當

益智編 卷三十五

三八

優之後婢兒稍長詣官乞還兄姓令欲判可冕詰婢兒不服更訴於州蔡襄爲運使聞赴崇安冕迎曰法順人情今與人同艱辛以致豐裕欲終奪而害之殆非所以順人情也襄曰非主簿吾幾誤任法矣卽具奏論朝廷是之著爲令

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伎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弗受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母他贖印尾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卽日歸整田

明道先生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某業醫遠出妻生一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某年月日某抱去某見之先生曰歲久矣何記之詳也叟曰書於藥法冊後歸而知之因命以其冊進書云某年月日某抱兒與張三翁先生問張氏子汝年幾何曰三十六汝父年幾何曰七十六遂謂叟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總四十安得稱翁叟駭謝遂服罪

范純粹尹洛賈者有金數十兩爲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莫伏公令吏搜檢盜者身無所

益智編 卷三十五

三九

獲得一鎖匙而已卽時押下吏莫能曉公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齎匙開篋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公引二賈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中者卽面付銀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神

國朝王新同知廣德州有樵者鬻薪以其斧覓之買者匿而不與樵訴於官新乃解其人之繯陰詒其家果得斧

范純仁知河中參軍宋偁年暴死公遣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出公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客

置毒驚衙中公問衙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
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僇年素不食驚其曰毒驚衙
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耳實僇年醉歸毒
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益智編卷之二十五終

益智編 卷二十五

三十

益智編卷之二十六

刑獄類三

折獄類下

宋王罕知潭州有婦病狂數邀知州訴事出言無章前
守每叱逐之罕獨引歸廳事委曲徐問雖言語雜亂
然時有可採者乃是人正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
爲妾所逐累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其妾盡
以家資與之婦良愈

李南公知長沙有婆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
非前子訟於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

益智編 卷二十六

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亂尚何爭命歸
兒族

長沙有鬪者甲彊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
乙真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樺柳以葉塗肌則青
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
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嘗乘舟按部遙見水上
若婦人長尺餘衣袂蹢躅迎舟而來容色摧慘及相
去咫尺忽不見次日復然其色益慘周謂必冤魂欲
申吐遂停棹卽近縣追一倡須語言警慧者衆莫測

所爲既至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此婦以言須
吏倡凜凜改容哀且泣聲音如他州人云妾某縣人
遇某人謀財殺已敢以遺恨告周錄其語密檄彼郡
捕得兇民一鞠具服

管涔子曰昔聞老人說死人須要個生婦人與他
貌相似者多與之酒醉後扛去與死人同睡將生
人舌放於人口中度過死人自然狂語隔房去聽
從頭將紙筆鈔錄便知其根因宋包待制守濠州
時土公陳尚妻阿楊教尚此法尚如其言卒明貴
善之寃此法亦神矣哉

益智編 卷三十六

王文恪留守西京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狀
亟呼吏作教下縣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
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今此
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鞠之果重疊冒請益印爲
之者

王洋知邵武有袁氏夫死投牒丐他適洋視袁經之下
紅裳微露且無戚容命械繫之一掠而服果毒殺其
夫者也人服其明

陵州仁壽縣有洪氏利隣人田誑之曰租我田我爲收
若稅免若役隣人喜刻其稅役而租之踰二十年乃

僞爲券以茶染紙若類達年者訟于縣以爲已田縣
令江公取券視之曰若達年紙裏當白色今表裏如
一僞也訊之果服

高定子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
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復定子曰嘉定
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
兩造遂決

真西山帥潭州有程二業邸店生子年二十餘屢謀于
所厚者欲殺其父所厚者恐累已首於官付左院推
勘即准服問其故則卒無言詢諸鄰里亦云挾利刃

益智編 卷三十六

其謀叵測但父子之間並無他故西山疑之一夕炬
香告于神夢神語曰此乃二十年前事耳且起呼程
屏左右曰今獄已成爾心下有何別事程倉皇曰無
事西山曰爾二十年前事我已悉知其勿隱程啞然
曰二十年前有馮山行者欲買度牒某殺之見瘞厨
中西山籍其家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入禁謂其
子曰爾別作生計不見其父何如其子曰不會作生
計西山曰若作生計我與爾千貫錢其子曰若得千
貫錢買度牒馮山出家耳遂以所籍家產與之程二
編管建昌軍

成安民亢其既老而祿止一子禮度如長者然有時持
刃殺父里卒以聞于令令問之曰民知法者安忍爲
此特持刃時不自知耳令悟問其父曰汝何業曰少
業邸店又曰汝屋幾進曰四進時有業錐者錐土中
而嗅之卽知土中物因令遍錐其家得四屍蓋業邸
店時殺人取財而瘞之也乃服罪死

劉宰爲泰興令有姑嫜婦不養者宰召二婦并姑置一
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
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李處厚知廬州梁縣有歐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截

益智編 卷三十六

四

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一老父求見乃邑之老書
吏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曰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繳日
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
然自是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
作蓋剗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
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曰夜半有知者否曰
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
又先往語門卒收捕意欲陷夫于罪而據其妻也寘
妻并姦夫于法

唐公爲冠氏令有婦因過瓜園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
之詣官謂一瓜不能治罪乃自摘三十枚以証其婦
公問曰婦人盜瓜時事何僅篚乎瓜主曰無公卽叱
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不能堪矣
遂服証告之罪

胡文舉實祐中調贛縣尉未至有訴殺人而失其屍且
不見殺者文舉至方下其事一日池有屍無首莫能
辨文舉詢死者之母知臂有涅虎視屍果然又廉得
其妻嘗與男子通急召男子別鞠其妻疑男子事泄
言實與男子奸故共殺夫而埋其首掘得首加屍如

益智編 卷三十六

五

生成以爲神

金臨晉主簿李復亨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
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
及邑人橐中佩刀謂之曰刃蟻馬血火燬之則必青
其人欵服果有仇

李復亨爲南和令有盜剗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
至使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服
幹里朶爲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郡城以
錢三十千寄鄰家賊平索之不與訴于縣縣以無契
驗却之乃訴于州幹里朶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關

以三水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

元胡長孺爲寧海主簿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佯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

烏程縣有富民張甲妻王無子張納妾于外生子未辟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縣尹干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賄妻之父母買鄰家兒謂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妻抱而乳之兒啼不就乳

查智編 卷二十六

六

妾父母吐實乃呼隣婦至見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卽飲王遂伏辜

國朝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園者茄初熟隣人竊而驚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于庭笑謂隣人曰汝真盜矣果爲汝茄肯于初熟時併摘其小者卽遂伏罪

御史鮑忠巡按廣東平反連州冤獄七十二人事畢欲起忽有白衣人訴冤追之不得既而見一白鳥遶憲臺飛鳴忠疑之以爲前所見白衣人托以控冤也命左右密致筆楮於東北方至二鼓取之果得冤狀云

其妻某氏有外私被謀死明日如狀往按人稱神明永樂中周新爲浙江按察使一日視篆忽旋風吹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寺僧殺人埋其下也究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款服加刑人稱神明

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無有也訴之周新新曰是必爾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據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

歷城縣有出商三年歸得金二百餘深夜埋母墓側詐

查智編 卷二十六

七

爲折本狼狽而歸妻不勝悽慘夫告之曰吾得銀二百埋母墓側明當取來至期則已失矣其夫遍訴諸司無可白者訴襄毅公曰暮夜無知所告惟妻耳蓋必其妻先有所私從有竊聽不然天下豈有神輪鬼運者耶乃逮妻刑鞠果如公言

魯穆爲福建僉事富民周允文無後以姪繼之晚而妾生子因析貲與姪以子及產託之周死姪謬言子非叔出逐之妾訴其故穆乃密處其子于羣兒中歷試諸父老咸指是兒狀類周遂歸其產

陳茂烈爲吉安府推官有夫制于悍妻嫁有娠之妾既

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爲類爭者愧服
刑部主事管思易錄囚湖廣衡陽有秦氏孀居鄰少年
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毒其姑婦陷于
辟思易至郡境夢老婦繫一馬泣訴于車前曰馬實
殺我非婦也比至郡以獄上求馬姓者不得視隣右
尺牘有馮小二曰將無是乎遽呼訊之立承婦遂得
釋

陳騏爲江西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異
之會按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
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

益智編 卷二十六

八

友周彪彪家亦富聞其女美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
彪與偕行諺謂之伴即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父
疑女家嫌其貧使人故要於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
不知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訟于官問者按女有姦
謀殺夫騏呼其父問之但云女與人有姦而不得其
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爾子交與
誰最密曰周彪騏因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
乎况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越數日僞移檄吉安
取有學之士脩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騏設饌以飲
之酒半獨召彪于後堂屏左右引手嘆息陽謂之曰

人言爾殺貧士將取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成
不可復反汝當吐實吾救汝彪錯愕戰慄跪而悉陳
騏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一郡驚以
爲神

鉞山縣有買薪者嗜鱸得薪直以半市鱸烹食之一日
乘饑恣啖頃之腹痛而死隣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
掠訊無他狀械繫踰年張曷初蒞任有綠袍黑幘者
自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見至前長揖曰吾某鄉土神
也鄉有冤獄願公雪之曷問其故神曰某中鱸毒死
非妻殺也試置羣鱸於水盎中有昂首出水上者必

益智編 卷二十六

九

殺人烹以啖狗狗必死矣言訖不見曷如言試之果
驗遂釋其妻

黃瑜知長樂縣豪氓殺人而匿其屍訊不服法司欲從
疑釋瑜因請自訊忽蚌蟻折左股斃于硯謂曰汝折
其左股沉黑水池中神告我矣氓驚服

雍泰知吳縣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兩月
匿屍湖中石下泰召其夫訊之夫曰妾逃兩月跡求
不可得妾父脇財始知知死所泰使人視其屍乃訊父
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屍耶
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以冒賂耳一拷而服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姑曰婦意也陳於官不勝簪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獄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鳩毒殺人計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鳩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由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于中試之狗彘無不死者婦冤遂白卽日大雨如注

貴縣定慧寺四無居人林木可怖許襄毅公巡行距寺二里許有三蛇當道逐之去而復來仰首若哀訴狀

益智編 卷二十六

公驚異乃命之曰若有冤抑當指死所吾爲汝白之蛇乃踴躍先行至寺傍一水坑不出公令人洩去水三屍宛然取寺僧鞠之則利其所携致命也僧乃伏辜

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同飲于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且無首有司疑生所爲備極拷掠生誣服許襄毅公呼至前見其少年美資非行兇者意必賣酒家殺之也乃伴叱曰爾殺人何稱冤爲其時近除公意貧人得銀必買布過節忽拘各布商以私用帳來人莫知其故至則見酒家以殺人之次日易布

數匹數日復易數匹公密令人覘之知酒家常在門下探聽卽捕之至則恐懼失色戰吃不已公曰汝既殺人若吐實不加爾刑果卽伏罪問何故無首答云藏在空桑樹中押取之果得首儒生乃釋

泰安州一富民姦僭僱工人妻其夫有怨言撻之折股而死以其妻付一人領去將屍夜棄于壑死者之兄訴于官宋御史石廉憲俱問証告許襄毅公提一干人鞠之累經刑具言詞慣熟無可入者公取其一中一篤實者問其村巷門戶樹石之詳又取一篤實者問其居止人口孳畜之詳復取一人語以門巷人口孳

益智編 卷二十六

畜之詳其人驚懼謂公微行知其詳也公復云折股而死必有縛治之物隣家婦牽花牛過時已實告我汝第言之合吾所聞則已否則痛加爾刑其人不得已吐實謂死時以破箕裹其脛至夜疼痛而死公取兇犯詰之驚懼伏罪問其屍曰夜棄于壑不知有無公曰陸地雨水暴發漂流不遠令吏卒尋之果獲屍破箕猶縛其脛云

有巨室婦當農時往田中督視朝出暮歸一日晚不及城假宿城外其家館之樓詰旦不啓戶主婦排闥則殺死于榻矣居隣聞之官竟歸罪于王翁御史盛果

往其家周視樓居見旁垣有補斃痕因問此外何隣乃一縫人也召之來錄其家口翁有一女久居母族審初去時正婦死一日前也御史曰得之矣立命呼女謂曰汝姦事吾已知之可吐實無嘗吾刑女即陳與東隣少年即私召即至具述本末每姦佩刀自衛是夕婦拒之因手刃焉獄具斬即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賢宮有女窺見一生韶美悅之一賣與在傍曰此我隣家子也爲小娘執伐成佳偶矣賣與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與有子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婦因移女而以女榻

盜智編

卷三十六

十三

寢之夜有人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于縣令以爲其家殺之而索裝無損殺之何爲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今日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姦夫爲誰曰某秀才逮生至曰賣與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與有子乎逮其子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即自輸服蓋其夜捫得駢首以爲女有他姦殺之生由是得釋

蜀中一小家婦自母家獨行歸避雨寺中寺僧延入師徒皆欲淫之婦意常在其徒師怒殺婦埋園中母與

夫家互尋不得訟於官閩人林大合爲都司斷事攝邑不能決適有門子得罪當譴林曰汝故以得罪通出過踐村市但探出此事當宥汝父之門子入此寺僧徒皆與狎有小沙彌語洩入以白林林曰是矣翌日過寺焚香頻仰首向天應曰臣知道了衆僧中獨一僧色變即令縛之曰天已語我殺某家婦者汝也一訊吐實瘞屍出其園中殺二僧而二家之訟解安吉州富家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牀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我非盜也警也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

盜智編

卷三十六

十三

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密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曰宰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伎盛服與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服罪

京師有盜劫某家遺一冊子盡富室子弟名書某甲某日會飲某地或聚博狎倡某地按冊捕至皆駭弛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亦頗自疑及寇群少飲博諸事悉實蓋每盜偵而藉之也少不勝榜毒誣服訊賊

所在浪言埋郊境外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絕遂結案待決一指揮疑之曰吾左右一髯職秦馬何得每訊斯獄輒待側猝呼而問之髯叩頭曰公母張皇願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祝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耳今聚以伺我請悉擒以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盜蟻集以問盡執之向所發賊乃得報宵瘞之耳遂以服法

某縣民將出商既登舟伺一奴久不至舟人見其單子擠之水携其貲歸更詣商家擊門問商何不至商妻遣視舟無有也問奴奴言纔至舟不見主人莫知所

益智編 卷二十六

齒

之乃聞之縣逮舟人隣比詢詢反覆卒無狀歷攻莫決某令至屏人詢商妻始舟人來問時言語情狀若何妻云夫去久舟人來擊門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來下船言止此耳召舟人詢狀其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無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叩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卽知其不存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

黃尚書綬爲四川叅政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綬曰汝冤氣耶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諸城隍夢中若有人言州西寺者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

當孔道倚山爲巢綬旦起率吏兵抵寺盡繫諸僧中一僧少而狀甚惡謀之無牒使醋聖塗其額曬洗之隱有巾痕綬曰是盜也卽訊諸僧盡得其姦狀蓋寺後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分其財乃盡殺僧毀其寺

藍偉令蜀邑適郊有蛇當道驅之不去偉曰必鳴冤也令人隨其所之至一野塘止卽令洩去其水得隻磨發磨得伏屍而不知殺者爲誰偉令徧求村中廝台者果得焉蓋有商客其家視其橐重殺之沉屍野塘而覆以磨訊得實罪死

益智編 卷二十六

五

姑蘇一人商于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夫返殺而食之抵夜夫死隣家疑其有外姦首之官婦不任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堂疑之乃以情問婦婦以雞對覓老雞數十令死囚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虫久則畜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雞也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其死也前夫之子爭葬之質之縣尹尹判其詞曰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斷令後夫之子葬之

江濟知真定縣有黠少年裹石橐中而假宿館人旦發

其裝佯驚謂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石乎獄且成
館人咎掠無所得濟至輒鞠其金所從來曰舉諸子
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服罪

劉志方知仙居縣有僞獲盜布者志方詰之皆曰婦織
之耳命各取織寇來驗之事獲釋

徽富人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厚餌其夫夫以語婦婦
不從夫利其金卜夜爲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觴
某來稍遲入則婦先被殺亡其首矣驚走不知其由
夫歸以爲某也訟于郡某曰相悅有之卽不從尚可
緩圖何至殺之一老人曰向時叫夜僧于殺人次夜

益智編 卷二十六

六

遂無聲可疑也某募人察僧所在果於傍郡識之乃
以一人着婦衣居林中候僧過作婦聲呼曰和尚還
我頭僧驚曰頭在汝宅上三家舖架上衆出縛僧僧
知語洩曰向其夜門啓欲入盜見婦盛裝泣牀側欲
與淫不可得殺而携其頭出挂上三家舖架上拘上
三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移挂又上數家門首樹
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卽埋着園中
遣吏往掘果得一頭乃有鬚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
問頭何從來乃十年前斬其仇頭于是二人皆抵死
有被殺于路者始疑盜殺之及檢沿身衣物俱在遍身

鎌刀傷十餘處檢官曰盜但欲人死取財今物在傷
多非冤仇而何遂屏左右呼其妻問曰汝夫與何人
有仇最深曰夫自來與人無仇近有某甲來做債不
得曾有尅期之言非深仇也官默識其居遣人告示
側近居民所有鎌刀盡將呈驗如有隱藏必是殺人
賊當行根勘俄齊到鎌刀七八十張令布列于地時
方盛暑內刀一張蠅子飛集官指此刀問爲誰者乃
是做債尅期之人擒訊猶不服官曰衆人鎌刀無蠅
子今汝殺人腥氣猶在蠅子集聚豈可隱耶左右失
聲嘆服殺人者叩頭服罪

益智編 卷二十六

六

錢藻知廣信有商人被殺浮于河其子求屍得之疑瀕
河人殺之也訟于鉛山縣逮係數十人備極拷掠卒
無狀縣以白府錢心知其冤乃爲盡釋一行人商子
泣曰賊可縱耶錢曰此輩非賊也乃爲汝捕真賊耳
密問汝父何商曰布何地曰某地錢密逮其地布行
諸牙僧及諸任僦舟者詢其詳商以某日買布若干
僦某甲舟某日發矣錢知賊由舟人逮之榜訊數百
不肯承錢密遣官往搜其家亦無所得詢諸比隣鄰
人云前某夜多吠麗往來剝啄但不知其故耳卽有
布當不以入家乃遍搜之山谷林野間時方刈穫野

多聚得獨一處最高大發之皆布也舟人乃伏罪
錢藻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于通州獲之不服州以
白藻二賊恃爲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於大門之
外獨留乙鞫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
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給之曰乙已吐實事
由于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給也忿然曰乙
本首事何委於我乃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證之遂
論如法

霸州惡少七人殺越人于貨一人逸至京爲緹騎所捕
其六人亦相繼覺會械送對簿先一人復跳而逸獄

益智編 卷三十六

十九

父不決有 旨切責即中移疾臥閭王敬所先生攝
其事即日抵曹命一隸衣敕絮伏墀左趨召六人墀
右伏厲聲曰某已獲復何辭六人但見墀左叩頭狀
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

王元美在青州時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矣報逸者
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冤公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
縛者跪墀上其足躡緣緣履盜首數從後窺之公密
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首證之
盜首不知其易也即指緣絲履曰此逸盜也公大笑
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即釋縛者

慈谿張觀察謙謫尉揭陽有許氏者縱其女與漳人通
漳人誘去匿之渡口許氏誣其婿黃金殺女欲抵金
死以滅口公廉知女渡江第莫得其所匿處以計逮
舟子而集邑人縱觀公詭曰舟子利女裝而沉諸江
吾且使人問之江神當告我密使人偵邑人云何一
人從衆中竊言我知女匿所何問江神之爲迹之遂
抵漳人罪而金得白

益智編 卷三十六

十九

益智編卷之二十六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七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刑獄類四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迹盜

魏國淵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謗誹者曹操疾之欲必知其王淵請留其書而不宜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益智編 卷三十七

宋王安禮字和甫尹京時有匿名文書告一富家有逆謀者都城皆恐和甫不以爲然不數日果有旨根治和甫搜驗富家無實跡因詢其曾有冤家否答曰數日前有鬻狀人馬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和甫乃密以他事縮馬生至對款取謗書字校之略無少異因而訊鞫其事果馬生所作罪之

晉陶侃遷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義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義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義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

清

宋王德用爲邢洛磁相巡檢盜張洪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氈車載武士詐爲婦人飾過邯鄲賊果來邀勇士奮出擒之

元寧海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王簿胡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飛騶卒十人躡其後巖中人突出邀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窮其黨置於法

魏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賁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告之使者到州

益智編 卷三十七

二

以狀白津津乃下教曰有人着某色衣騎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一老姥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

比齊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周柳慶爲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劫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

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洩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因盡獲黨與

高謙之行河陰先是有人以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偽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視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齊高洸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

益智編 卷三十七

三

州界脚痛行遲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洸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

高洸轉定州刺史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洸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酬價值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定州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高洸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

國朝成化中王愷爲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劫陳於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荳者和少熟荳其中夜遇

寺門復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荳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自是盜賊屏跡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城傍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齊天保初土鼓縣令丁永興有羣盜劫其部內興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所祀者乃執詣縣案殺之自後祀者頗絕

隋張允濟爲武陽令道逢老母種葱結菴守之因告曰不須守若遇盜當來訴老母如戒居一宿而失葱母以告允濟悉召左右居人使之一一聽其手乃得盜者

益智編 卷三十七

四

路伯通爲原武令有種瓜者一夕爲人盡鋤其苗詣伯通陳告無明證遣之翌日托以他用命種瓜隣近村莊盡借所有之鋤各書姓名潛使人叱其鋤果有苦味者捕獲遂伏罪

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陳大建中結聚爲盜俘之沒爲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旦還仍又執繖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遣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

應募齎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鐵杖後爲名將

唐張壽爲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勅十日內須獲賊壽至行劫處尋蹤緒見一老婆於樹下賣食以從騎馱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爲推逐卽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賊並獲天后時太平公主妝奩爲盜所竊后大怒召潞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途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白尉曰得盜物者

益智編 卷三十七

五

來矣尉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某歷官所在擒姦摘伏有名盜至前無得脫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請爲解危江尉白之長史聞於天后后召謂曰卿得賊乎對曰若委臣取賊無限日月且寬州縣令不追求兩縣擒盜吏盡以付臣臣爲陛下取之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候之見胡人十餘輩衣衰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焉馳白無名問曰胡何向曰向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巡視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使盡執諸胡發其塚剖棺視之皆寶物也后曰卿何

策而得賊對曰非有他計但識賊耳臣到都之日卽此胡出塋之時臣見卽知是盜但不知塋處今當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卽知其墓賊旣奠哭而不哀明所塋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所傷也向陛下迫促府縣賊旣急必取而逃之矣后曰善

呂元膺鎮岳陽嘗出遊見舉喪輦駐道左男子五人皆衰服隨之公曰遠塋則修近塋則省此姦黨爲詐也令左右搜之棺中皆兵刃公詰其情衆曰某盜也謀過江掠貨是以詐喪使渡者不疑耳同黨數十輩已於彼岸期集遂擒之付于法

益智編 卷三十七

六

柳公綽爲襄陽節度使歲儉隣境尤甚有齊衰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爲津吏所遏公綽卽命軍候擒其人破柩皆實以稻米蓋塋于歉歲并舉二世十二喪故知其詐耳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藏其鞍驚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盜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于街中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卽承服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

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五代慕容彥超善捕盜爲鄆帥日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偽銀質錢十萬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不數日果得質偽銀者執之伏罪

益智編 卷二十七

七

張詠知江寧有僧陳牒給憑公據案熟視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羣官不曉其故公乃召僧問披剃幾年對曰七年曰何故額有巾痕僧惶怖服罪乃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之以其度牒自剃爲僧桑懌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盜起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授以名使往捕懌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得輒出居數日軍吏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

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乃稍就媪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又聞懌閉營不出知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懌盡鈎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又三日往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楊繪知開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踪跡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沐猴者于庭一訊具服人稱神明

益智編 卷二十七

八

德安有人家被盜絕無踪跡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胡孫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服乃令胡孫從天窓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陳襄知浦城縣有人失物賊曹捕偷兒數輩莫知的爲盜者襄乃詒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羣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襄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

以惟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鍾良父引囚逐一令手入帷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

劉光授泰興令富室以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寬光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于今二寸明日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訊之果伏罪

胡長孺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姬聚浮圖巷誦經一姬失其衣告訴於前長孺以平麥實羣姬合掌中命繞佛誦經如勅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令神

益智編 卷二十七

九

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姬展開視其掌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

韓王府中忽失銀器數事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京尹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伏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僞稱有盜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以是得之

南京郭總管嘗獨坐有旋風在前叱之旋益急爾有冤耶呼吏隨旋風所止吏隨出東門十里許入林間見一屍帶有私記印取之郭藏印語旋風曰待爲

汝明白一日呼所屬司縣官畢至曰朝廷將買布絹若干行移甚峻不先期備辦恐或遲悞各坊巷鄉都逐家收樣中者議價逾數日畢至果有此印記者曰此樣中矣遂呼主者至以千計卽示以印記其人具服

國朝按察使周新初往浙江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屍惟小木布印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鞠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賊召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

成化間易貴守辰州有窺人擔紙勞困息肩路傍不覺

益智編 卷二十七

十

熟寐其紙爲人盜去訪于官貴使人擡失紙處一石至階下杖焉觀者如市遂閉門量罰入門者以資窺人密詰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潛住於府數日出公牒多買諸賈人紙令各書姓名於上召窺人認之果得原紙盜乃服罪

曹州省祭趙葵其親被盜夜殺於野趙訴于許襄毅公公知賊之必逸也乃罵曰暮夜殺人豈可指名妄告殺人之辜汝自當之枷杻收監乃下令曰被告許將情來訴羣賊翕然稱冤赴訴無一人後者咸服其辜餘都御史楊北山名武爲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盜市人

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隣居數十人跪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讐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于庭攝村中丁壯者令履其上曰合其跡者卽盜也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讐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有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熟睡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

益智編 卷三十七

士

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覷不入者卽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

益智編卷二十七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八

說詞類一

奉使

齊孝公伐魯臧文仲謂展禽曰國急矣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敝邑敢犒與師齊侯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太公曰汝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

益智編 卷二十八

一

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無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爲平而還

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甌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甌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卻克厭魯

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齊晏子使荆荆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來欲辱之何以也對曰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于是荆王與晏子語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取而樹之江北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王曰欲以傷子而反自中也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

左智編 卷三十八

二

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楚王曰齊無人也晏子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謂無人王曰然則何謂使子晏子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北方之辨于辭者也命僨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日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

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魯子服景伯如齊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嬀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譴與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

荆伐吳吳使沮衛歷融犒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繫鼓問曰文來卜乎答曰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將殺

左智編 卷三十八

三

以繫鼓其何吉也曰是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不怒將懈怠今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國之卜非爲一臣卜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繫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楚人信鬼故懼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遣梁王韓子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充之州乃處海垂屏外藩以爲

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以象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有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于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見諸發逐韓子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求救于荆荆王大悅許救之甚懼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齊此人之所憂也而荆王悅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

益智編 卷三十八

四

也臧子乃歸齊人叛五城而荆救不至

按魏文侯借道于趙攻中山趙將不許趙利曰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不如許之許之大歡彼知趙利之必輟攻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趙利之智更深于臧子

齊使淳于髡獻鵠于楚道飛其鵠徒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欲買而代之是

不信而欺吾王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倍鵠在也

趙使諒毅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名聞于天下衣服之便于體膳啗之嫌于口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涇

益智編 卷三十八

五

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受幣而厚遇之

按諒毅之說秦王與賓媚人蕭同叔子之對同意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蔣相如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曰秦以十五城易璧可與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與趙城曲在秦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

使者相如曰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於是遣相如入秦相如奉璧秦王秦王大喜傳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冲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齋戒五日拜送書于庭何者嚴大王之威以修敬也今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

益智編 卷三十八

六

美人以戲美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持其璧欲以擊柱秦王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以十五城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不可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使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秦王齋五日設九賓于庭引趙使者相如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恐見

欺于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趙立奉璧來今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就請湯鑊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益智編 卷三十八

七

吳遣徐詳至魏曹操謂曰孤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對曰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躡夫差也曹操笑曰徐生無乃逆詐魏郭淮奉使賀文帝踐阼道路得病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後至便至刑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遲留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殷夏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自知免于防風之誅帝悅

晉涼州張駿遣參軍王騰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

而云不能保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鄆州乎？曜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宋明僧暲再使於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耶？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甿，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周盧愷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

唐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韓愈慰衆，皆危

益智編 卷三十八

八

之。穆宗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有將帥材，故賜之節，豈意同賊反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泚，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佑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廷湊慮衆變，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死圍之，何

也。廷湊曰：卽當出之。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帝悅。

後唐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吳王，厚禮之。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旣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王嘉之，竟達命于杭州而還。

燕軍敗于內黃，後汴師攻燕，亦敗于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號內黃以何藥可瘥。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

益智編 卷三十八

九

之必愈。賓主皆大笑，賞使乎之美也。

宋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藏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令繕寫送之。於是盡得其十九州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時，陳秀公升之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放其規模，供造及圖至，聚而焚之。具以事聞，公益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孫瑜使契丹，適征西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

辭以奉使有旨不肯賀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耶律祥願肆談辨深自街鬻且矜新賜鐵券沂公答曰勲臣有功高不賞之懼故賜券以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親賢祥大沮

蘇東坡少時與父并弟同讀富緯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王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三人皆嘆其言明白切中事機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蘇笑以爲然

益智編 卷三十八

十

周輝清波雜志曰輝觀三國志顧雍傳孫權時沿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又讀通鑑唐武德五年突厥犯邊鄭元璠詣頡利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說引兵還開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從容言和親

之利明皇未然惟明言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乃許其和蓋皆祖述嚴安之言也張文定公當仁廟時論人臣勸用兵亦有事成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之語

蘇頌克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契丹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美術少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當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卽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

益智編 卷三十八

十一

處卿之對極中事理

徽宗時秘書郎衛膚敏往賀金主生辰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入賀而反先之已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爲朝廷羞奈何請至燕山觀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旣至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

周端禮嘉定六年克金國慶賀生辰使金主聞使至輒伏盜剽劫禮幣欲以使者失職啟釁端禮及境察知其意乃遷幣他邸夜果遷舟數十問宋使者何在無所得黎明募壯夫倍道至金主弗知令伴使索書幣

甚亟端禮具以進金主大驚作臣僚相顧失色贈遺甚厚使還寧宗大悅

元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驢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嘆服

餘千人李思衍事與此同

國初交趾黎麟請命侯公璉輔禮部侍郎章公往錫封至其境關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偃度侯公止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臨

益智編 卷二十八

主

不可由此度迂者驚愕爲撤關而入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

益智編卷之二十八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九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說詞類二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對來使

秦昭王遣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齊東杲之兼王客即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

魏遣李道固使齊齊帝讌之甄深於御筵舉酒勸道固

益智編 卷二十九

一

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深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服道固乃受酒

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臣皆以文辭不及爲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者一人以行殿侍慌莫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徐強聒數日既無與酬復者亦勸而止

岳珂曰是時陶竇諸名儒皆端委在朝使之角辨騁辭庸詎不若鉉藝祖以爲大國之體不當如是耳其亦不戰而屈人兵之上策與

按不識一字之人竟以制辯博之徐鉉而結其舌

此老子以乘馳騁至剛之術

太祖出師南征李煜遣徐鉉朝京師大臣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上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

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享祠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上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益智編 卷三十九

二

孫資政沔出帥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言當避驛者公曰使夏國主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某下況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廟聞而嘉之

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張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克啓從之禧卽行

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詰樞密院閣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

事命以盡圖示禮禧議始屈

按沈括此論業已得契丹之要領使廟堂能持之堅可無許也奈何因介甫欲取姑與之一言遽割新疆與之東西宋地七百里遽爲後日兵端不亦惜乎

元豐以後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旋爲築館別爲庫以儲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迎其餞亦如之張安道知南京獨曰吾嘗班二府不可爲倍臣屈乃使通判代將迎以受謁而後報時以爲得體大觀中蔡元度知鎮江高麗來朝亦用安道例

益智編 卷三十九

三

陳希亮知鳳翔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王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廡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譯者

呂大防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摘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

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媢詞

高宗上仙金國賀生辰使人到闕上在喪次議欲宣諭俾歸宰相周必大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止是館伴發遣朝廷更無一辭於禮未安遂口占數語令使歸附奏中外咸謂得體

北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慶節見于紫宸殿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侍臣錯愕失措虞允文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允文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人還館更相譙責乃因償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朝論稱快允文下其事于邊

益智編 卷三十九

四

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

國初高麗來朝賜宴作樂使者以國喪辭編修趙璘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 太祖乃不許辭

盟會

魯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境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以遇禮相見齊使萊夷以兵劫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爲好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爲不祥于德爲慙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

炸麾而避之有頃齊秦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齊侯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儀象不出門嘉禮不野合享而旣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糠粃用糠粃君辱禮棄名惡子盍圖之乃不果

益智編 卷三十九

五

享齊侯歸責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汶陽之田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

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國惠公太子曰必

報警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

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

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

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豁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且

左傳

卷三十九

六

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乃舍衛侯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于鄆澤將歆成何涉他援靈公之手而搏之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于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

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諸侯伐鄭許鄭成將盟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祀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

左傳

卷三十九

七

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乃盟而還

秦王使使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竊聞趙王善音請鼓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進曰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以相娛樂秦王不許相

如前進銚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相如曰五步之內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爲一擊銚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銚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善說

秦晉圍鄭佚之狐言于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君從之燭之武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

莊智編 卷三十九

八

陪晉晉秦之隣也鄰之疆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晉願君圖之秦君引還

秦伐魏孟嘗君見燕王曰秦且攻魏願大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救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出國門而望見軍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田文曰臣效便計于王王不用恐天下之將有

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寡人聽子乃起兵八萬從田

文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

莊智編

卷三十九

九

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

趙惠文王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涇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涇而未殺也涇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爲之殺無罪之涇涇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于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涇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

割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秦急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復言長安君爲

左傳編 卷三十九

十

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恐太后玉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輦耳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令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嫗之送

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禍及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

左傳編 卷三十九

十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雁鷺之餘食不宜懼者懼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翠曰人主之愛子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齊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顯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且以爲公子功也

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
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
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
封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
命乘車制衣爲行具

漢梁孝王使人刺殺袁盎景帝聞公孫詭羊勝畫計遣
使捕詭勝不得內史韓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入見王
泣曰王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詭勝不
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
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王曰弗

並智編 卷三十九

十一

如也安國曰太上臨江親父子間然高祖曰提三尺
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子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
江嫡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自殺何
者治天下不以私亂公今大王誅邪臣浮說犯上禁
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
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晏駕大王
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謝曰吾今出之詭勝自殺梁
事得釋

並智編卷之二十九終

並智編卷之三十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說詞類三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善諫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公舉觴以飲
之管仲半棄酒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
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
棄身不如棄酒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
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
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

並智編 卷三十

一

梗陽人有獄請納賂于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
寬曰與子諫乎主以不賄聞于諸侯今以梗陽之賄
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召之使佐食比
已食三嘆獻子問曰人有言惟食忘憂吾子一食之
間而三嘆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
其不足故嘆中食自咎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
再嘆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
已是以三嘆獻子乃辭梗陽人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蹢躅不可
以居請更諸夷墜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嗣之于臣倭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時景公煩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屨賤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縛置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知從何肢解始也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

莊子編 卷三十一

二

歸者死顏蠲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獨樂此海乎遂歸中道問國人將謀不納之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病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病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按陳子亢諫止殉葬而欲以妻與宰爲殉正孟子所謂仁術也西門豹之沉巫宋均之勅條巫家男

六以備公姬皆思子亢之意

晉平公射鵠不死使醫襲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公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速殺之無令遠聞公怛怩乃趣赦之

晉叔向聘於吳吳人舣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發千兵下可陳鍾鼓諸侯聞者亦曰

莊子編 卷三十

三

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公乃罷臺

趙簡子田於螻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圍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願王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麓王苑園之官當日直日也

魏文侯問於羣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召座而反之以爲上客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與昇祖棄之於野穀乃隨收與歸父曰爾焉用此凶具穀曰乃後父老不能更作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克已自責更成純孝

蜀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與先王遊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王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王大笑而原欲釀者

魏許攸擁部曲不附曹操操大怒欲伐之羣臣多諫操

益智編 卷三十

四

不聽長史杜襲入欲諫操逆謂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成之若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令臣勿言何待下之不闢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操曰凡人也襲曰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耶方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區區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吳孫權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惟諸葛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

與模等遭本州傾覆棄墳墓携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悵然乃赦之

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舒燮有罪下獄潘嘗失燮欲寘之法論者多為言猶不解孫隣謂潘曰舒伯庸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仲庸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庸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于事何如潘意乃解伯庸親友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仲庸名卻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五

齊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王晏等咸稱盛德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齊文宣末年昏縱裴謁之上書諫言甚切直帝將殺之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

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帝入失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元巖言於帝曰樂運知書

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從之運因獲免

國朝弘治初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事得罪評事夏鏞上言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高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入不報齊孝昭帝斬人于殿前問王晞曰此人合死否晞曰畢

益智編 卷三十

六

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朝廷非殺戮之所也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隋大理掌固來曠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高祖推驗勅無阿曲帝怒曠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觸挂天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顏曠因免死配徙廣州

唐李弘節爲桂州都督以清慎聞旣沒其家賣珠太宗

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三子共一廐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思之置不問

文德皇后旣薨太宗念后不已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

谷那律嘗從高宗獵在塗遇雨因問雨衣若爲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不爲收獵上悅賜

益智編 卷三十

七

帛二百段

廣德二年春不雨斗米千錢河東道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代宗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民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

肅宗久不朝太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

永光宗久不過重華宮禮部侍郎倪思疏十事言多痛

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于嘉王也上爲動容

郭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敬宗怒收發繫臺獄給事中李勣諫議大夫張仲方皆以爲言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輒繫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其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韋智編 卷三十

八

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趣有司檢料行宮裴度從容奏曰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敬宗荒暗月視朝才三四侍郎韋處厚入見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以誅帝大感悟

宋太平興國中祖吉守郡爲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遣中使諭執政曰郊赦可特無貸祖吉宰相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哉上喜其對而止

寇萊公在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謂太尉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寇誠能臣無如駭何上意解曰然遂不問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王旦質之公至諠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

韋智編 卷三十一

九

若同下御史府公叱欽若使退上大怒命付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訶譴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翌日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欽若等當黜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上曰非卿畜朕固難忍月餘欽若等皆罷

晉公談錄曰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所

貴行事歸功于主上耳嘗有臣僚判審刑院進呈一官員犯贓罪案真宗遲回欲寬貸未有聖語判院輒奏云是魏振男上嚇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賊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案進呈真宗問如何知院鑒前覆輒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涕泣云玷陛下之科名孤陛下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惟俟一死而已上特與貸罪安置

賈魏公昌朝留守北都聖語至卽刻石于府園騎山樓瘦木亭上及公再守魏提點刑獄薛向密奏乞行權

益智編 卷三十

十

法公知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至騎山瘦木亭相對酒五行無他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權事魏人以此深德賈公

劉元城語錄曰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動色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耳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

禍乃再評之是益其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疏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然則救東坡者宜爲何說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秦檜當國洪忠宣公鄭亨仲胡明仲朱新仲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爲經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相公有言不敢輒言方滋爲

益智編 卷三十

十一

人天性長者凡於人惟以周旋爲志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底人其疑遂釋容齋隨筆曰當時使儉巧者承其間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

孝宗初右正言袁孝論北內私醢言頗切直光堯震怒上御批放罷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爲參預文惠曰上新卽位而首逐一諫官不可翌日朝扣榻以請上厲聲曰謂已行矣尚何留文惠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

問乎何罪上諭以疏意文惠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北內給事無非閹人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上悚悟天顏少和文惠曰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爲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爲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以天下養而使北內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曰善居數日乎請祠得守永嘉郡

孝宗用知閣門事樞密承旨張說爲簽書滿朝譁然起爭上弗聽范成大當制朝士過問當視草否笑不應

益智編 卷三十

主

獨微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忽請對出詞頭納榻前徐奏曰臣有引喻朝廷尊嚴雖不可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略同閣門官日日引班乃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倖貳比也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

淳熙中知南康軍朱熹應詔言一二近習之臣蠱惑心志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莫大之禍近在朝夕帝大怒曰是以我爲亾也諭趙雄

令分析雄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元順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學士承旨巉巉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

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國初州人侍郎某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

益智編 卷三十

主

乃曲意慙之守曰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無地遂不割碑一日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墓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武廟時逆瑾擅權嘗繫給事御史二人于朝門囊以三

木人莫敢言適 上命近侍丘聚取百沙燕放生聚
故闕其二 上怒詰之聚頓首曰長安門有一給事
一御史被繫願放之以足百燕之數可也 上遽命
釋之

嘉興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救於
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公嗜魚
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閣中諳此機緘也

益智編 卷三十一

古

益智編卷之三十一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說詞類四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諧諷

楚莊王有所愛馬病肥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
王下今日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
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
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
之王曰何如對曰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榱桷豫
章爲題奏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于前
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一

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
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櫓竈爲槨
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
葬之于人腹腸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又聞
也

孫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
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
卒後數年莊王置酒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共之功
卽忼慨高歌涕泣數行其歌曰貪吏而不可爲而可
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

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負薪貧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孫叔敖廉潔不受錢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令如楚不忘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園下濕境塋人所不貪遂封潘鄉

齊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二

聞于四隣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穉之勿傷吾仁也一日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之以罪乃殺之公曰可于是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王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罪已畢請殺之公止曰勿殺而謝之

漢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帝怒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卽有急惟

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釋殺鹿者罪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卽卽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三

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二世大笑而止

漢武帝少時侯母常養帝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於邊乳母入辭帝先見郭舍人爲泣下舍人曰卽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速行陛下已壯寧尚須乳母活耶尚何還顧帝憐之詔止勿徙西京雜記

新語錄作
東方朔事

唐韓晉公爲浙西觀察使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
母密求顧況營救況請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某守
法乳母先犯之况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即要乳母今
爲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也公遽舍之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高宗嘗問某何人因輒受此職
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恐有
後患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兒猶言何兒對曰自家兒
得人憐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春

益智編 卷三十一

四

宮常危懼上聞幡綽言俯首久之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德宗將從
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
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臣以爲久當
死上憫然傷之左遷京杲

劉玄佐鎮汴嘗以謔怒欲殺將軍翟行恭内外哀之無
敢辨者處士鄭涉能諧隱往見玄佐都無言將辭曰
聞翟行恭抵刑乞令所由付屍一觀玄佐怪問之對
曰嘗聞枉死人面一生未識以借看耳玄佐悟乃免
五代張茂貞居岐嘗以地狹賦薄下公權油因禁城門

無納松薪以其可爲炬也優人張廷範曰臣請并禁
月明茂貞大松明之禁遂止

唐莊宗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爲民請帝
怒叱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乃率諸伶走追令擒至
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
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
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
之帝大笑令乃得免去

南唐時關司欽率尤繁商人苦之屬近甸亢旱一日烈
祖謂侍臣曰畿甸兩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五

違天意欺伶人申漸高乘詼諧進曰兩懼抽稅不敢
入京烈祖大笑卽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高
澤告足當時以謂優旃漆城優孟葬馬無以過也
宋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諂曰决梁山湖八百里以
爲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
容劉貢父在坐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
荆公笑而止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
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
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途之遠巴至

上林則已焦也上大笑

紹興壬戌省試秦檜子熺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藉藉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設爲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輪知舉官爲誰優長曰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爲彭王問者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三秦四坐不敢領略一闕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遼伶官羅衣輕滑稽通變多所規諷遼王與大弟重元

益智編 卷三十一

六

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甚喜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遼王屢不競前後已賞數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寵又多鄭叔段之過朝臣無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復輸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大癡和你都輸去也遼王始悟不復戲

辨才

齊桓公觀于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論小人用則君子退君子

用則小人退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瞰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私小便也

楚子享魯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遽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隣

華箴編 卷三十一

七

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苦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隲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隲朋煎熬之賓胥無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爲會于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

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
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魏王謂鄭君曰始梁鄭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得鄭而合
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謀所以對魏鄭公子曰此甚
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敝邑亦
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溫人之周周不納問曰客耶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
知也吏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
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

益智編

卷三二

八

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
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士
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故食之是臣無
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
臣是死藥也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洞庭君山有美酒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
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
之一飲致盡帝欲殺之朔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以
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東漢陳正爲大官令黃門侍郎與正有隙因進御食以
髮貫炙中光武嚼炙見髮怒勅斬正正曰臣罪有當
死者三黑山出炭增冶吐炎焦膚爛肉而髮不銷臣
罪一也匣出佩刀匠石砥礪虧肌截骨曾不能斷髮
臣罪二也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書且臨御食臣
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
詔乃罪黃門而釋正

吳使張溫聘蜀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惟秦宓未往
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
也及至溫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

益智編

卷三二

九

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
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
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
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
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
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于東乎宓曰雖生于東
而沒於西客問如響應聲而出溫大敬服

孫權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
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
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

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爲不養老也昭卒無詞遂爲盡爵

魏向雄以小謹繫獄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殮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于東市我不問也今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殿下讐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

益智編 卷三十一

十

談宴而遣之

郭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使者微攝甚急督將及羗胡渠帥數千人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還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于法未通當受罪于王者宣王乃表原之

晉齊王攸當出藩王濟諫請無數忤旨出爲河南尹坐免官武帝語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

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苦責之因曰知愧否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譴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樂令女適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于洛遂構兵相圖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譏于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左右莫不悚懼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

益智編 卷三十一

十一

嶠不容得謝嶠于是下謝帝乃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潘京武陵人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耶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類

後趙石虎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餓軍供有闕虎怒太守惶怖避匿功曹李續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知效命非惟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其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饑家有菜色

困斃力屈無所取濟通廢之罪情在可矜虎嘉之於是太守獲免

宋孝武嘗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帝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帝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唐高祖鎮太原引張後胤爲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卽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三

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大笑

燕廷王與朱泚同里閭少相狎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王勸泚入朝泚怒縛廷王辱之囚歲餘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廷王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

時溥獻黃巢首并姬妾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以從賊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

上不復問皆戮于市人爭與之酒其餘俱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宋淨因繼成禪師同十大法師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三

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

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
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
惟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
方虛空萬緣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賢聖八
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法妙義契理契機與天
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四時八
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
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
無邊周徧無餘叅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
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

華智編 卷三十一

古

寶所殊不知吾祖宗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
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的向上一路在善問曰
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
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
變終不爲君通善膝口而退

按是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顧謂近臣曰禪宗玄
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辨亦罕有也

國朝慈谿令某公下車欲厲威嚴乃進里老戒之曰汝
儕知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有桂姓者答曰邑
士多習詩吾儕小人惟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他未

之前問也今默然

華亭錢學士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情者學士譴之感額
對曰病矣學士曰奚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
實受役傷脅焉黃之第今敗瓦頽垣矣老夫猶疾痛
不卽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學士憮然遂謝里旅

益智編卷之三十一終

華智編 卷三十一

十五

人事類一

勇能正立之甫校刊

知人

晉中行文子出過縣邑從者曰此畜夫公之故人公笑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楚太宰子朱侍飯于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

益智編 卷三十二

一

也辭官去之何也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即尹而笞之三百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威王使匡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變其微幟以雜秦軍侯者言章子入秦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問曰何以知章子之不叛王也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殺之而埋於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

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人爲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雎曰彼來者謂誰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至勞稽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卽別去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公索之於是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稽遂與雎入咸陽

益智編 卷三十二

一

漢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趙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克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羌人羌人反叛卒如充國之言

東漢晉文經王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士大夫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輒以詢之隨所臧否以爲予奪符融察其非真乃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

宜察焉。磨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

并州刺史高幹，表紹甥也。素貴有名，招置四方遊士，多歸附。仲長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于敗。

曹操遣刺客見劉備，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尚未得便會。既而諸葛亮入客，神色失措，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

益智編 卷三十三

三

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起，墻走。

樊仙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劉備。孫權召問潘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仙。權曰：「卿何以輕之？」曰：「仙是南陽舊姓，頗弄唇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仙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卽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

晉王濬初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或曰：「濬志大，奢侈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後

濬爲益州刺史，明立威信，蠻夷歸附。

王敦旣亡，王應欲授王彬彬爲江州王。含欲授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觀衰危，必興慙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授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桓溫將伐蜀，諸賢咸以李勢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惟劉俊云：「伊必能克蜀。」或問其故，俊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

益智編 卷三十三

四

後專制朝廷耳，後竟如其言。

苻堅將問晉郗朝議，遣謝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惟中書郗超曰：「是必濟事。昔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密必能立勲。」元功旣舉，人咸嘆超之先覺。

梁竟陵守孫暲鄣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裴俠見之，密謂人曰：「暲目動言肆，輕于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文帝曰：「裴俠有知人之鑒，深得之矣。」後暲以郢叛卒如俠言。

唐侯君集自負其才，潛有異志。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

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耻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上曰不可億度浪生猜貳俄而君集果謀反誅

崔寧專蜀十餘年朝廷患之及入朝吐蕃南詔合兵入寇諸將不能禦德宗趣寧歸鎮宰相楊炎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今遣之無功則蜀地敗有功則不可復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無遣而發神策都將李晟將兵討之納

益智編 卷三十一

五

親兵於其腹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改授他帥使千里沃壤還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乃留寧遣晟將而定

李師道拒命詔田弘正進討師道將劉悟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二州以獻悟既平賊大張飲三日設角觝戲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軍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以吊乏慰士大夫心奈何快目前耶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既而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

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聿蓋短舌也

韋氏兄弟皆輕侮之獨韋宙尚書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他日必爲大用後果策名竟登廊廟

宋喃厮囉犯塞時曹瑋在秦州真宗召李迪問瑋備禦何如對曰必勝帝曰何以知之對曰喃厮囉兵遠來謀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意以激怒瑋而瑋勒兵不動此以逸待勞以靜制動是以知其必勝也居數日瑋捷果至帝由是益重迪

王昶奉使河北時曹瑋爲定帥屏左右謂昶曰公滿而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

益智編 卷三十一

六

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昶曰何以教之瑋曰瑋在陝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德明一子年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私念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真英物也必爲邊患計其時正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昶未以爲然寶元中昶爲樞密使元昊果反上問邊備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昶謫號州始歎瑋之明識

祥符中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見王文正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許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具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濱已不淺聞正公言不信也姑應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爲侍從及丁謂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並相道文正語皆嗟嘆以爲非所及王曾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

益智編 卷三十三

七

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土置其門賀氏訴於朝廷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言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惜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卽還有一縣令投書人獨不肯去須索回書呵逐亦不去曰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

不敢慢其命如此乃爲一簡答之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是天章閣待制杜杞

李師中初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內侍各以金標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

益智編 卷三十三

八

樂之

富弼過南京見留守張安道坐久之富公曰人固難知也張曰謂安石乎亦豈難知也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辟以考校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堅請外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

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也

安石爲相行新法置條例司拜司馬公樞密副使公力辭不受命以書喻安石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不至其後六年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富弼一日有憂色邵雍問之弼曰先生度某憂安在雍

益智編 卷三十二

九

曰豈以安石能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弼謂雍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

吳璟素以堅挺有氣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如其言盛文肅公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謁公驟稱其才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爲詩謝之公得詩不

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詰通判刁繹言其故刁見公問之公曰始見其氣韻清秀必謂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甫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爲參政與有章有舊薦爲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鄴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

范延賞爲殿直過金陵張忠定公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

益智編 卷三十二

十

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新出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屢肆無賭博市易不取喧爭夜宿鄴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皆號能吏

益智編卷之三十二終

人事類二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料事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公曰孰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必此是也令儼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

卷三十三

一

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淨者纓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公乃尊祿而進之

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

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不爲諸侯笑矣

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裘之衣佩之金玦僕人

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

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

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

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

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

謂其言曰盡敵而反狂夫祭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

主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卷三十三

二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享蔡侯醉而執之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田子頽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頽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陶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裝黃金千鎰遣少子往

視之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肯欲自殺其母爲言朱公不得已遣長子爲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聽其所爲長男至楚發書進金如父言莊生曰可疾去慎勿留莊生間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王曰奈何莊生曰獨以德可以除之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楚貴人告長男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長男以爲赦弟固當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未去耶長男曰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

卷三十三

三

得其金曰若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莊子羞爲兒子所賣人見楚王曰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王大怒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長男竟持其弟喪歸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朱公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生而見我富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吝惜前欲遣少子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

東漢鄧禹遣馮愔宗欽守桐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欽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光武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防果縛愔歸罪

馬援兄子壻王磐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資居故國爲人尚氣節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遊京師與陰興朱浮等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遊京師長者用氣自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

卷三十三

四

鄴事相連死洛陽獄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死者數千种亦預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漢陽太守傅燮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

舉十危賊聞大將軍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球次害鄙魏裴潛爲代郡太守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曹操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

卷三十三

五

復叛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反聞果至

比魏陸侯爲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即孤魏主徵侯還以孤代之侯既至言曰不過暮年即孤必敗高車必叛魏主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魏主大驚召侯問之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暮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主

笑曰卿雖身短思慮何長也卽日以爲散騎常侍

洪容齋一筆曰裴潛陸侯可謂知爲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萑苻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爲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孫權攻合肥魏揚州刺史溫恢謂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懸軍無有遠

卷三十三

太

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子孝曹仁字時屯樊城關羽攻之漢水暴溢于禁七軍皆沒詔書召潛還潛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又將被召遼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從其言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

司馬昭遣鍾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昭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皆懷

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後會反于蜀昭自行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嚴問之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及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兒婦曰無預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

卷三十三

七

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反以狀對卒免

蜀先王任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王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治中從事楊洪啟太子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思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與王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卽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獲元

吳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瑯琊卽位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宜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王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

卷三十三

八

也及遵子綏被誅弟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陶侃在荊州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禍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戶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于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

桓溫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王述曰

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
事果不行

齊神武至洛陽還傾產以給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
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
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乃
有澄清天下之志

唐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
許敬宗爲文刻石紀功焉中書舍人敬播曰聖人與
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天意鑒與不復更東矣自
七月攻安市城不拔乃班師

高宗命李勣伐高麗侍御史賈至忠自遼東使還帝問
克乎對曰必克帝曰先帝及隋親征不克何也對曰
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也先帝東征而不全克
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虜兄弟鬩爲我鄉導虜之情
僞畢知之矣又將武士力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
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王氏自漢有國今
九百年而勣年適八十虜方洊饒地震裂人相掠賣
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果平

天后時劉禕之下獄睿宗爲抗疏申理親友咸以爲必
見原有竊賀之禕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

福任已皇帝上表徒速吾禍也竟賜死于家

郭子儀等克復西京肅宗遣中使請上皇還都召李泌
謂之曰朕已請上皇還都且請還東宮修子職矣何
樂如之泌曰上帝不來矣帝大驚問故對曰理勢自
然人臣七十尚老而欲傳況欲復勞上皇以萬幾何
渠來乎帝曰奈何對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馬嵬
請留靈武勸進皆羣臣愚忠幸今日成功主上思戀
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則上皇來矣帝即使泌草
表立遣中使奉表入蜀其後使還言上皇初得表彷彿
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

詔定行日帝大喜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張孝忠與朱滔破李惟岳於東鹿惟岳遁歸恒州滔請
乘勝襲之孝忠引軍還營義豐將佐曰尚書布赤心
于朱司徒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喻孝忠曰
本求破賊賊已破矣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
鬬緩之必翻然吹圖且滔言大識淺可以慮始難與
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月餘王武俊果
斬惟岳首以獻如孝忠所料

涇師犯闕德宗倉皇自苑北便門出幸翰林學士姜公
輔奏曰朱泚嘗爲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奪

兵權常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召之使陪鑒駕不然恐羣兇立之必貽國患苟不能坦懷待之則殺之上曰已無及矣既而亂兵果迎此反據長安

會昌中河東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疋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一疋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李忠義趣之弁遂作亂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汧充兵還討弁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

智

卷三十三

二

公須蚤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卒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財李相正以欠軍士絹一疋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忠義自取太原擒弁斬之

朱全忠督兵河上對壘晉人遣使匣金幣通好僞云永和重寶也須人主莊肅發之邵安石請以重囚啟鑰

機發矢貫胸臆全忠嘉歎

宋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言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不及他事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辨言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服祝常言魏公真賢相非他人可比

守道爲慶曆聖德詩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孫

卷三十三

三

明復聞之曰爲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毆六忠猶未以爲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

王正甫一日約康節同吳處厚王平甫會飯康節辭以疾明日正甫來康節曰某之辭會有以吳處厚者好議論王平甫乃介甫之弟介甫方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正甫笑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

哲宗時右正言鄒浩諫立劉后章惇詆其狂妄羈管新

州徽宗立召還復爲右正言浩初還朝帝首及諫立
后事因問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以告陳瓘瓘
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絨則不可復辨也
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
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
詎可以欺天乎之語詔暴其事遂寘韶州

陳瓘在通州張無垢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
自局中奏旨取公所著尊堯集將施行其言而由史
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承
政典局牒文得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

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
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
與書耶彼爲宰相有所施爲不與三省公行乃置局
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
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耶繼而悉如公
言張既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謫詞謂公私迭與張
商英意要行用人服公遠慮

陳瓘方赴召命至闕聞中有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
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
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異時是非變亂省官

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及妄言
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時宰錄副
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益抹之說不能盡行以此
故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衆議皆以瑤華復位
司馬溫公等敘官爲所當先陳瓘時在諫省獨以爲
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
正復當先辨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
發爲詔今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
也朝廷以公論又變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

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識
高宗時翟汝文知越州有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
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
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果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
果如汝文之言

金遼亮將南寇使劉蘊古僞降以覘國遂授迪功郎改
京秩爲鄂倅吳山伍員祠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爲
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諾輟俸
易牌列其官位姓名人皆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
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何在魏仲昌曰他人歸正者

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不信後蘊古私使僕北歸有告者搜所遣家訊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誅

韓侂胄聞吳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似非附逆者或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丙誅曦露布以聞按宇文紹節之料安丙似矣然非楊巨源李好義爲之首倡則丙束手無措何能成誅曦之功哉紹

智伯 卷三十三

十六

節之言亦幸而中耳視今王恭襄之料王文成猶未易同日語也

元時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里諫曰言者必矣使不可遣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浮言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還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

平章曹上巡東南至常熟有告回回百餘人匿海渚殺

諸會飲謀爲亂立遣卒捕之吏胡松請曰是詐也願毋煩兵立怒曰吏何用知之松曰回回不食猪今言殺猪詐可知也不聽往果無獲一舶賈胡數人訊之蓋訟者嘗與互市負其貲不能償欲投間殺之也遂抵訟者罪

國朝土魯番阿黑麻擄哈密王陝巴及金印去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至朝議頗駭馬文升曰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嘉峪又數程道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載水以行今遠來使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此必不能至虛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

智伯 卷三十三

十六

宸濠反聞朝士駭愕持兩端陰卜成敗爲從違王恭襄公瓊時爲兵部尚書獨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已而守仁果擒濠如公策

益智編卷之三十三終

益智編卷之三十四

人事類三

蚤慧

齊田嬰有賤妾子名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卷三十四

一

漢昭帝時上官桀與大將軍霍光有隙欲害之乃詐令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趣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東漢建武時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詔下州郡檢覈而

刺守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時諸郡各遣使奏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吏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明帝時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明帝對于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漆簡寫尚書章句時祐年十二諫曰大人踰越五嶺僻在海邊風俗雖陋然多珍

卷三十四

二

玩上爲朝廷所疑下爲權豪所望此書若成必載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邀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慎願少留意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遂輟不寫

魏鄧哀王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嘗致巨象曹操欲稱其輕重不可得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秤他物較之卽知其輕重矣操大奇之

晉武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衷生適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帝裙入闇中曰暮夜倉卒宜

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奇之

明帝數歲坐著元帝膝前屬長安使來元帝因問明帝長安如何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答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唐劉晏七歲舉神童爲正字楊貴妃置之膝上親爲畫眉總警明皇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對曰天下字皆正惟有朋字未正謂當時左右多朋黨也

五代張策父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二月匠

行

三

吉干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

宋杜鎬侍即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近親所訟者兄疑其法未能決形于顏色鎬尚幼問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文潞公幼時與羣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識者知其不凡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于庭庭有大瓮一兒登之失足跌墜瓮水中羣兒譁棄去公以石擊瓮水因穴

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齟齬中矣

范純佑幼有智略與富彥國家子有游富氏引葬陳設從葬器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益錫造者純佑在側取一器擊而示衆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爲笑已純佑徐謂曰爾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爾先塋耳富子嘆服時始十餘歲

國朝劉端毅公玉六歲時侍父方伯公側客有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公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客甚驚異

幹辦

永三二四

四

舊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起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召問仲尼仲尼曰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秦伯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杞子使告於秦曰鄭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召孟明使出師襲鄭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

見秦兵恐先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矣滅滑而還

漢昭帝時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視至者莫敢發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公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廷尉驗治何人竟

前集 卷三十四

五

得姦詐本夏陽人成方遂居湖以下筮爲業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以幾得富貴坐誣妄不道要斬東市

東漢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欲歸之說太子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官屬皆欲附王卽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

使生賁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應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更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府王簿持璧卽往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與求更以他璧朝蒼旣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卽居左武卽居右儲正任中曰

前集 卷三十四

六

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齊神武欲觀諸子意識使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

曰亂者須斬

袁尚攻兄譚于平原留審配守鄴城會曹操圍鄴尚欲令配知外動止與主簿李孚議所遣孚請自行尚問當用幾人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直將三騎足矣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勅使具脯糧不得持兵杖各給快馬所在止亭傳到梁洪研問事杖三十枚繫馬邊著平上幘投暮詣鄴下詐稱都督歷北

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訶責守圍將士
隨輕重行其罰歷操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
章門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
人以繩引之得入守圍者以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
方且復得出乎事訖欲還而顧外圍益急不可復冒
乃陰心計調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不如驅出
之乃夜簡得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人人
持火孚乃將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守圍將士聞
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遂突圍
去

卷三十四

七

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
人無由得出太史慈請行於是嚴行蓐食帶鞬攝弓
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
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墜內植所持的
射之射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
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無復起者於是鞭
馬直突圍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
應弦而倒無敢追者

按李孚之入鄴太史慈之出都昌可稱兩奇孚用
陰慈用陽

宋張邵補州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劉裕誅劉藩邵
時在西州直廬卽夜戒眾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條
舟船倉庫至曉取辦旦日裕求諸簿最應時卽至怪
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裕曰邵可謂
同人憂慮矣

周宇文泰遣達奚武規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
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
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情而還
唐信安王禕討契丹以裴耀卿爲副令齎絹二十萬匹
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給之耀卿曰夷虜貪殘見利

卷三十四

八

忘義今資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令先
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給付並畢時突厥果勒兵邀
險謀劫襲之比至耀卿已還

涇原節度使馬磷病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攝其事秀
實嚴兵以備非常磷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
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嶺王喪事李漢惠主賓
客家人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前牙士卒位
于營次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
囚之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
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

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不幾一人軍府晏然

李楚金爲貝州司法參軍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譴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

五代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錢王鏐遣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行水乃先以巨

智

卷三十四

九

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

宋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于河外章三上王旦悉抑之特率屬僚訴于宰府旦徐曰微瑣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于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呂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于石介遂罷監事歸徂徠山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于是竦言于仁宗曰介實不死比走胡矣

有旨編管介于於江淮又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

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死未嘗叛去是朝廷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卽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以爲然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

居簡家正之子

儂智高攻陷昭州安撫使孫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犢賊疑不

卷三十四

十

敢北侵

張詠知成都王帥王繼恩帳下寵卒恃勢嚇取民財民有訴者其人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洶洶知其已投井故無它議又免與王帥有不協名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因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強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民訴于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

出戮之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逋民歸無牛以耕其價騰踊渙復以所買牛依元價賣與河北一路惟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金宗寧鎮臨潢鄰國有警寧聞之乏糧卽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知得粟卽遁去邊人以窩幹亂後苦無牛寧復令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

嘉熙間江西峒丁反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

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國朝刑部尚書楊靖遠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持至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必僞物侮人命椎碎之因以上聞太祖嘉嘆曰人處常易應變難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乃斥爲僞物而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智

變之才矣

武廟未至南京權倖先選女樂千百拘置一所以候幸未及三日死者十數餘多菜色憔悴應天府丞寇天敘曰如此輩以俟駕反取罪耳權倖懼問計天敘曰吾當計名於簿召彼親識或食店酒肆領養用則取諸簿耳於是之一日之間活人千餘

茅坤爲廣西僉事欲入剿猺賊以鄉道不審諸猺獍並阻山谷我師偵者不得入于是別募死士爲緝事軍令各携善盡者而入夜行晝伏分道深入至則各圖其山川道里以出又恐邏者追及以藥筆傳之紙絕

卷三十四

十一

無可覩見者出則按圖別聚沙爲山谷狀不二三月間府江所轄諸夷若其最狡且險者八十二處稍次者百餘處大略如掌股間矣

博物

齊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似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桓公伐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闕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嘆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

尺冠冕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
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
君興而登山神見此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
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
表之從左方渡至蹀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

漢武帝幸甘泉坂馳道有蟲蟠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
口鼻耳齒盡具先驅馳還以聞上使視之莫知也時
東方朔在屬車帝令往視之還對曰此蟲名怪哉上
曰何謂對曰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愁怨
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憤氣之所生也此地必秦之

智

卷三十四

主

故獄處也詔丞相按地圖果秦獄地上曰當何以去
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
人取蟲置酒中須臾糜爛一云武帝東行至函谷關
有物當道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
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請酒灌之數十斛而
消帝問其故曰此名為患憂之所生也必是秦之獄
地不然罪人徒作聚地也夫酒忘憂故能消之帝曰
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梁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
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

曰金神七煞獨留源曰此是冤氣所結也古來困圖
之地或有焉昔王世克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
物而遠祖記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為此物經
百萬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奠以醇醪或可
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祝
酹復瘞之尋有拔城背王奔秦之事

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
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
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
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

智

卷三十四

主

南郡上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

武帝祀甘泉時有神雀下羣臣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
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或有巫者
為國作害卒有巫蠱之事果應

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孔長七尺上怪而
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
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
羣臣莫能知者竇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按秘書如

攸言

爾雅注作
終軍事

魏王肅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辨之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

吳陸敬叔爲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物人頭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可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洛令持去故地卽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

爾

卷三十四

十五

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僕囊

晉張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雖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

言果聲聞數里

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父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將羊鬚三將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饑而已

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陽鍾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鍾故聲相應可鍾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卽不復鳴

雜

卷三十四

十六

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鑪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其疾亦愈

永嘉中洛城東北地陷有二鷲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凌儀董養聞之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秋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鷲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

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鐔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律徵曰此鐔于也遂倣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偃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偃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爲寶鷄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博識君子哉

雜錄

卷三十四

七

太宗問光祿寺卿韋某須無脂肥羊肉克藥韋不知所從得就侍中郝處俊問之俊曰上好生必不爲此事乃進狀自奏其無脂肥羊肉須五十口肥羊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並入肉中取最後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上不忍爲乃止當時服處俊之博識

元和初裴宙鎮荊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倣荊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爲魚之憂會毆獻乘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爲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閤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

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實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獻乃洛中道士博學多聞

夜息壤記云禹埋洪水茲有海眼泛濫無恒禹乃鑿石造龍之宮實於穴中以塞其水脉

李德裕居廟廊日有親知奉使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冷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曰到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

雜錄

卷三十四

六

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閱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內以銀盒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爲水衆服其廣識

徐鉉仕江南日嘗入直至飛虹橋馬輦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却立鉉寓書以問僧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槽隨毀者乃是鉉斷之去土尺餘果得巨獸骨上脰可長五尺膝以下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槽漚漚之遂爛焉

李後王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宋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捷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寔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徐鉉博通古今時象斃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知之

宋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莊忽有甘露降布林木

雜

卷三十四

七

子姪輩驚喜白之鎬味之慘然不懌曰此非甘露乃雀餉也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家有八喪天官書曰色黃曰爵餉

葉曙字杲卿師事林逋天禧末錢塘有巨石浮于江太守問逋逋以問杲卿乃按樵子五行志以應曰其當在萬乘乎未幾真宗上仙於是人服杲卿多聞而始知樵子爲奇書也

歐陽公家有一玉璽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

翠其後偶以金環於璽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清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出烟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如故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

雜

卷三十四

二

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時有野人賣藥于市語人曰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自出按之有道人笑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有壽短促則涌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稿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

季才元元祐間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

篋乃化爲二雉闢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盜縣械
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耕者砂能變化可謂
異矣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
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雌非怪也雨則懸于樹以尾塞
其鼻後果驗可類子雲別鼯鼠曼倩識騶虞

元王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
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王宜早還元王以問耶
律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
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元王

卽日班師

國朝弘治戊午六月京師西門有熊入城兵部尚書馬
文升謂野獸不宜入城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卽中何
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宜慎火未幾
城內在處有火災或問出何占書曰予不曉占書曾
記宋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
世則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
之七八予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益智編卷之三十四終

益智編卷之三十五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人事類四

翁能正古之甫校刊

危疑

商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間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
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
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
醉而不知

周隰斯朋見田成子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
隰子家之樹蔽之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
雖數割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

卷三十五

一

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田子將有大事而我
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
言其罪大矣

秦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楚始皇自送至灞上翦請美
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
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
時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
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
然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
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

矣 祖音鹿

漢王以蕭何爲丞相守關中事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
丞相曰王暴露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
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詣軍所上必
信君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聞淮陰誅使使拜丞相何爲
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
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
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淮陰

衛綸 卷三十五

二

新反于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
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悅何從其計高
帝乃大喜

黥布反高帝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何爲上在
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說何曰君
族滅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
初入關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
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君今何不多買
田地賤貴貸以自污上心必安何從其計上乃大悅
冠恂守河內光武數策書勞問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

四方未定君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
震遠近此謬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
鮑生之言而高帝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
當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病不視事自請從上
征帝曰河內未可離也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
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

按高帝與蕭何同起豐沛倚之如左右手君臣之
誼可謂篤至乃疑何之心蓄之終其身不解也黃
東發曰方帝困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子弟詣軍
何幾族及自將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

衛綸

卷三十五

三

幾族其後自將擊黥布非用說客計買田宅自污
何幾族相國之善終三人蓋有力焉光武推心置
腹乃復不能釋然于寇恂令董崇得窺其微彼王
翦請田宅以自堅臧霸李典遣子弟及諸將家屬
詣鄴其所遇秦皇魏武固伎刻猜禍之主也又無
足怪矣

秦滅魏購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兩人乃變姓名
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
躡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
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然之

羅景倫曰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泝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賓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字之力

漢張安世兄賀爲掖庭令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曾孫數有徵怪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卽位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

綱鑑 卷五十五

四

楊惲既失爵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安定太守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按驗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世祖爲大司馬討河北以朱佑爲護軍嘗見親幸祐侍譙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客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

世祖兄續爲更始所害世祖不敢制服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見世祖獨居不御酒食被席有涕泣處獨寬

解世祖世祖曰卿勿妄言何有是乎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賢而有智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十餘年梁冀既誅災青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于是大赦求固後嗣燮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傷人既而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遇朝廷傾亂

綱鑑 卷五十五

五

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王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曹操表劉先王爲左將軍禮之甚重嘗從容謂先王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王方食失匕箸于時正當雷震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

曹操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王簿賈逵乃入白事操怒收送獄吏以其主簿也不卽着械逵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于卿將遣人來察我

着械適訖王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達既而原復其職
司馬徽有人倫識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
括囊不談議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第
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
豈人所以答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
約遜適如此

管寧與邴原至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候之寧往見度語
惟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其賢原性剛直清議以
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
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

御編 卷三十三

六

馬懿多權變曹操聞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
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
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
事太子素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懿于是勤于吏職
夜以忘寢至于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操意遂安
曹爽等專擅朝政司馬懿稱疾潛爲之備爽徒屬亦頗
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疾篤使
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盃飲粥
皆流出露胸勝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
爾懿使聲氣絕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

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
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
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
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
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爽等不復設備
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懿部勒兵馬出屯洛水
浮橋奏爽有無君之心不宜典兵宿衛爽窘迫不知
所爲遣人詣懿歸罪請死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
晉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
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

御編 卷三十三

七

言卽于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
卧于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
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啟帝陰爲之備世說作
郗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桓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
可用深不欲愔居之愔暗于事機遣賡詣溫欲共獎
王室修復園陵愔子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賡自
陳老病甚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溫得賡大喜卽
轉愔爲會稽太守
劉慶孫在大傳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惟庾子嵩縱心
事外無迹可間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錢

其有客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間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其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安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隋煬帝以唐公李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識忌之徵詣行在淵遇疾不時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益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唐蘇味道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寺所司以二相之貴所坐事輕供侍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坐疏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

一傳痛

卷三十五

八

自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于嶺南

安祿山署權臯爲從事臯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會祿山使臯獻俘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暮臯妹壻也密以計約之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謨謨至臯示已暗燈暮而腹暮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祿山不疑其詐許其母歸臯微服候于淇門奉母盡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

安祿山逆節頗著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霖雨爲託修城

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謔於祿山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城守具備

郭子儀宅在親仁坊居其坊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至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粧梳對鏡麾下將吏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枕視之不異僕隸子弟故諫公不應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遊卧內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曰爾曹固非所料吾官馬食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向使崇

六傳痛

卷三十五

九

垣扁戶不通内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麤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謗言日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服

德宗初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拊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陸贄貶忠州至日土塞其門鹽菜由狗竇中入端坐習

古方書兒姪亦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德宗問曰爾過峽中聞陸贄何面孔具以狀對上惻然乃拜爲太子賓客公已卒

韋澳爲京兆尹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廷英對宣宗曰戶部關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關判使者三曰卿意何如對曰臣心力減耗不耐繁劇累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恤上默然不樂甥柳玭謂澳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

補編 卷三十五

十

五代李嗣昭與周德威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晉重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卽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

宋張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謂逐萊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于便坐與之博袖間出私骰子勝其一座買田宅爲歸計以

自污謂聞之亦不害也

東坡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自當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歌詩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

補編 卷三十五

十一

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抹溺也東坡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文與可送東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坡初以爲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爲知幾初寇準謫雷州人有舍之者爲丁謂所害自是無敢舍遷客及蘇轍安置雷州莫謀所止海康人吳國鑑特創一室館之轍與之立慨然章惇果謂其強奪民居下州追治以僦券甚明而止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曰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

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

國朝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邸官校于諒等陰事逮至京戮之有詔讓成祖成祖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卧土壤彌日不醒藩臬張昂等入問疾成祖盛夏擁火猶自謂寒昂等皆歎息

益智編卷之三十六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人事類五

俞能正立之甫校刊

急難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桓公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所欲已亦得其欲

以此役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箬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

晉成都王穎反時瑯琊王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勅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膚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劉牢之擊王廞廞敗走不知所在子華年十二隨沙門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永使華提衣幘在後津邏疑焉華行遲永呵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

我以杖箠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是得免

袁昂雍州刺史顗之子也顗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

侯景與宇文泰戰泰馬驚逸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王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舍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鶴林玉露曰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佑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項羽以陳平爲武信軍擊降殷王拜爲都尉賜金二十

山齋編 卷三十六

二

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目之使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光武南馳至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

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三國賈詡去官西還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耳

呂布走投袁紹紹忌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于帳中潛自遁去夜中兵起而

山齋編 卷三十六

三

布已亡

按成化初倭奴寇大嵩官兵因潮落夜圍其舟倭設詐以燈懸于篙尾卓之沙上官兵望見以爲檣燈達曙不移比曉賊已乘潮遁去倭之設詐與布略同堂堂中國乃爲小醜所賣亦足羞矣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引還

孫堅爲董卓所攻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着赤鬚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着之卓騎爭逐茂堅從間道

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着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近覺是枉乃去

魏于謹嘗爲鐵勒所逼謹嘗所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

晉王敦將舉兵內嚮明帝密知之乃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髮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于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曰後

北齊書 卷三十六

四

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姬姬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獲免

劉疇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于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

劉琨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知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蘇峻亂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

以小船載米出錢塘口遽除覆之時峻賞募覓米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衆不復疑送過湖江寄山陰魏家得免

宋檀祗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過淮因天陰暗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廳事祗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闇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

東晉餘黨孫文明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掖

北齊書

卷三十六

五

門至夜燒神獸門呂僧珍帥羽林軍邀擊不能却梁武帝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於東市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爾朱氏爾朱敞少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大街見兒童羣戲者敞解所着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乃知其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周尉遲迴爲相州總管韋孝寬代之孝寬至朝歌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伺之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道橋悉令毀撤盡驅驛馬自隨又

勅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飯酒芻粟以待之迺果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又無馬遂停留不進孝寬由是得免蜀公即

唐李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剽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

涇原兵作亂德宗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司農卿段秀實與岐靈岳謀誅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乃

一智編 卷三六

六

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

宋建炎航海之役及水濱衛士多流言呂相願浩以大義諭解且休以利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遜倡率者呂皆側用印記事定悉別而誅賞之

國朝太祖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忌之乃約期招上飲欲置毒酒中上預知其謀二子來邀上即偕往中道上躍馬佯迎視天若與語者回馬恚詈曰吾何負于爾爾乃欲害我耶二子問故上曰適

空中神人謂我勿往爾欲以毒酒謀殺我二子駭汗下馬拱立曰豈有此遂逡巡去然心謂果有神佑告者自此不敢萌異志

處權倖

漢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山復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塔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

一智編 卷三六

七

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孫不孫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賞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

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爲卹

東漢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按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

晉羊祜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

馬端臨曰古人之於所爲主也有君臣之義焉故難則死之羊叔子之賢蓋知曹爽之不足以死故也

北齊書 卷三六

杜預都督荊州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楊駿爲太傅多樹親黨公室怨望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屢以正言犯駿駿弟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裴頠薦韋忠于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服而就之

哉

姚氏婦楊氏者閩人符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寵貴親姻皆求利潤惟楊獨不欲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着密埋之設有看者汚之而後服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衰弊陋特免其罪其識幾雖呂須亦不如也

北齊書 卷三六

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王彪之言之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殷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嫌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欵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

齊江祐爲太子詹事啟江革爲丞祐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誅賓客皆羅其罪革獨以智免梁何之元爲信義令其宗人敬客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亾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周宇文護初執政欲委令狐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

弘智編 卷三十六

十

唐郭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盧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卽吾族無類矣

五代王朴爲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勸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

宋唐侍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弭諧之

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

丁謂執政不許同列留身惟王文正公曾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乃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國朝武廟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統邊軍數萬扈從驕很傲誕無人臣禮喬公宇虞有他變乃精選通武藝者數十人克吏卒隨護一日會于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懾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

弘智編 卷三十六

二

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猝難至吾從者亦略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與卒小而黑人呼爲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也彬部下邊人長而大視彼小甚忽之與李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青沙者有重手法來敵者皆負彬由是奪氣

嘉靖己亥大計京官右都御史王廷相至吏部卽大言曰工部郎中費完宜首黜之大學士夏言聞之卽爲居間廷相舍之蓋完女言子婦也言子殂婦孀慙之故力解完廷相亦故從焉旣而殿最吏部諸郎廷相

首黜王事史際尚書許讚難之廷相曰際奴顏于夏
氏昏夜罔間何以戒庶官吾初欲黜完正爲際耳言
無再求之理矣讚大服之

高安吳宗伯山產季女分宜嚴相聞之令所狎客爲其
孫求婚宗伯給曰吾有女而不婚相公家將復誰婚
向所產者男也客反命分宜知其給已怛然意阻其
子銜公特甚噤言官論去之及分宜敗宗伯免於波
及詩曰明哲保身宗伯有焉

智編 卷三十六

十三

益智編卷之三十六終

益智編卷之三十七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邊塞類一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安邊

趙李牧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
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
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
輒收入保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爲怯雖
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人
代之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請牧牧曰王必用臣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舊約匈奴數歲無

智編 卷三十七

一

所得終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
車騎勸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止不
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多爲奇陣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其後十餘歲不
敢近趙邊城

漢劉敬從匈奴來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
可益實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
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比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
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齊諸田楚昭

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

東漢都護班超被徵以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過罪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西域背叛如超所誠大將軍梁商疾邊吏失和使羌戎不靜并州刺史來機

增補 卷三十七

二

涼州刺史劉康當之官商論之曰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無常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黑白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惡忍其小過機康不從羌戎擾動機康皆坐事徵

按梁商之喻機康即班超定遠所以語任尚也尚以班所言爲平平而忽之卒致邊禍今二人從商之言又何至羌戎擾動而以坐事徵乎

威武太守孟雲上書比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公

卿皆言夷狄謫詐求欲無厭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許太僕袁安獨曰比虜遣使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從安議

羌胡反亂殘破并涼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是將兩無所保護者咸以爲然虞詡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涼州旣棄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

智編 卷三十七

三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寔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來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微子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

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魏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曹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敎羌胡妄有所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于事興至官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敎羌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唐順之曰今四夷通事之弊多如此

補編 卷三十一

四

裴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各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操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潛按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十餘人比邊大震

漢諸葛亮平南中皆卽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

易也又夷果有廢殺之罪自嫌累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爾

張柬之曰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帥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安定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

北魏荊州巴氏擾亂以李崇爲刺史發兵送之崇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

補編 卷三十一

三

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

西魏宇文測行絳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遣斥候知其動靜突厥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自是不敢復至

唐貞觀初嶺南馬益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益反上命發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益反狀未成未宜動衆

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益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旣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遣李公掩持節慰諭益遣其子智戴入朝上曰徵今我發一介之使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

王忠嗣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爲務常謂人曰國家昇平之時爲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徵功名但訓練士馬缺則補之有漆弓百五十斤常

知此 卷三十一

六

貯之橐中示無所用軍中日夜思戰因多縱間諜伺虜之隙時以奇兵襲之故士樂爲用師出必勝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

戰戎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臣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保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鍾維新曰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酷類甘肅等處而朝臣建言禍不在身者多構議誰人責一狀哉五代時蠻僭保聚依山阻江數寇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宋太祖旣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多謀蠻黨服之召至闕下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爲殿直賜

知此

卷三十一

七

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壘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湖無復邊患

宋曹瑋知秦州奏羌人潛謀入寇請益兵真宗大怒以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李迪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陳奏不足深罪臣在陝西觀邊將才略無出瑋之右者必能爲國家建功若以此加罪臣爲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

秦曰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得非將上玉皇聖號耶秦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一冊常置整囊中自隨未敢以進上趣取之指以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卽傳詔于樞密院發之旣而虜果入寇璋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上喜謂廸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李允則知雄州城北有舊堯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濠起

智伯 卷三十一

月堤自此堯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觀渡經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候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王君玉談死曰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

無比顧之憂一日出庫錢千緡復飲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訪至京師監司亦屢有奏劾真宗悉封付允則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候允則不欲顯其爲備故也

邊人以外地質契冊故稍侵邊界賈昌朝爲立法質地而王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

趙德明遣使乞歸順詔以向敏中爲緣邊安撫使受其降時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

智伯 卷三十七

九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或勸公摹本以進公念其詩有衛霍爲鷹犬及復山後之意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莫喻公意後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

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入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有例哉上大嘉公乞以便宜行事卽日辭至蜀

默爲經略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資携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爲非

范忠宣公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王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

知忠 卷三十七

十

功生事結果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前之患又將貽他日意外之憂

瓦橋關北與遼人爲隣素無關河爲阻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澮水爲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船置酒賞蓼花作蓼花遊數十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爲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諸淀慶曆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爲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澮於是自保州西北東盡滄州幾八百里悉爲渚潦至今倚爲藩衛

國朝成化間朝廷頗好寶玩中貴希旨言永樂中嘗遣

三保太監鄭和出使西洋所獲珍寶無算 上然之

詔索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於庫中檢舊籍車駕郎中劉大夏故匿其籍吏檢之不得數被播大夏秘不言會臺諫論止其事項呼吏問曰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從笏對曰三保下西洋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而囿于國家何益此一時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寃其有無哉項竦然降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一云有中官獻定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劉忠宣公故匿其籍使

知忠 卷三十七

十一

者笏午吏數被播若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

按正德時近奉言西域胡僧能知三生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太監劉允往烏思藏齎送番貢等物饋賜鉅萬內庫黃金爲之一空所經縣驛供億不可勝計卒爲番人所襲奪狼狽而歸使當時復有一劉忠宣豈至是哉

益智編卷之三十七終

馭夷

漢傳介子使大宛還謂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齎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

知地

卷三十八

一

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頭還詣闕議者咸嘉其功

東漢班超爲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使西域鄯善王廣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官屬曰此必有虜使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超乃閉侍胡會其吏與其飲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

卷三十八

入虎穴焉得虎子當今之

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即

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曰

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洩死無所

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往奔虜營會

風超令十人持鼓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鳴

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

虜衆驚亂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無

當今之

獨有因夜以少

殄盡也滅此虜即

從事議之超曰

謀洩死無所

奔虜營會

皆鳴

火

知地

卷三十八

二

日告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謝曰掾不行超何心獨擅之乎于是召鄯善王以虜使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班超使西域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沙車雄張南道奴又遣使監護其國超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驕馬急索以祠我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令巫自來取馬巫至超卽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素知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而後而降超重賜其王以田璽焉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虞詡獨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漢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

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餘部不知所屬竇憲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袁安任隗以爲光武招

卷三十八

三

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阿冬以增國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

北匈奴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燉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厚利西戎共爲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千餘人分屯其

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部

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千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廷下其議尚書陳忠請于燉煌復置校尉增四郡步兵以撫諸國乃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出屯柳中

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羌逃吾等諸羌大怒謀欲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時迷吾子遂唐與威羌合兵來塞下未敢攻訓先脇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不然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一

卷三十八

四

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惟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

前漢末呼韓邪單于携部落入臣于漢漢割并州北以安之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與漢人雜處晉帝踐阼塞外匈奴二萬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故宜陽城下復與晉人雜居其後稍因忿恨殺害

史漸爲邊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橫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居戎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于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充之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

晉劉淵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于

卷三十八

五

武帝帝召與語悅之孔恂楊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可重任也及鮮卑樹機能陷涼州帝問將于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恂曰淵果能斬樹機能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

突厥寇并州周宣帝令侯莫陳昶擊之監軍宇文弼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弦若欲追躡良爲難久宜選精騎直趨所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昶不能用西取合黎

大軍行遲虜已出塞

隋突厥雍閭請婚長孫晟曰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染干素有誠悃前亦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上曰善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掩襲染干染干大敗部落亾散夜與晟以五騎南走至旦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以問晟

編

卷三十八

六

晟給之曰城高地迴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晟留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染干入朝

高昌王麹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獻貢太宗令文泰使人往迎之魏徵諫曰中國始平瘡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于此輩若任其商賈往來邊人則獲其利若爲賓客中國卽受其弊矣漢建武中西域諸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

國也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上善其議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與吐蕃連和侵逼西安

朝廷欲討之裴行儉曰吐蕃叛渙方熾敬玄失律

審禮喪元劉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

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

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至西州諸蕃郊

迎行儉召其豪長因揚言天時大熱宜且駐軍須秋

乃發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

爲約收曰吾念此樂未嘗忘也孰能從吾獵乎諸胡

編 卷三十八

七

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

十餘里先遣所親往問都支安否仍使人趣召之都

支卒聞軍至不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來謁

遂禽之行儉令傳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約齊

襲遮旬護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王并言都支

已禽狀遮旬亦降果不勞而定

景雲中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

邊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

天而戎狄是懼豈所以昭盛德乎說曰然則如之何

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朝廷未許

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
來則戎狄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餘
矣說曰善即奏行之

郭元振遷西安大都護西突厥烏質勒強盛款塞願和

元振即其牙帳與計事會天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

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婆

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勸元振

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吊道逢婆葛

兵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元振遂至其帳修吊

贈禮哭之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婆葛感悅

編 卷三十八

八

吐蕃遣使請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西安四鎮戍兵并

求分十姓突厥之地乃以郭元振克使往察其宜還

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惟吐蕃與默

啜耳今皆和附是大利中國也然圖之不審害且隨

之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意則爲邊患必深

宜以計緩之使其望和未絕則善矣欽陵以四鎮近

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谷渾密邇蘭鄯

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

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

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

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若欽陵少有乖違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一旦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禦四夷也武后從之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于徃戍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之使使欽陵常拒不從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武后深然之後數年吐蕃君臣果相猜携卒誅欽陵其弟贊婆等來降

編 卷三十八

九

蘇頌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雋州蠻酋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其間諜將吏請討之頌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直院羞愧不敢侵邊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人寇京師大震急召郭子儀屯涇陽軍經萬人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守備而不戰已而二虜爭長分營而居子儀使李光贊往說回紇欲與其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果在此可得見乎光贊還報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

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滿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

編 卷三十八

十

敵以取富于汝計孰便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俱大破之

李自良事鮑防爲牙將會回鶻入寇防令焦伯瑜擊之自良曰回鶻遠來求戰未可與爭鋒但於歸路築二壘以兵守之堅壁不動虜求戰不得師老自旋俟其返旆卽乘之縱不甚捷虜必狼狽矣二壘扼其歸路策之上也防不從促伯瑜逆戰大敗而還

自清水劫盟兵臨近鎮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虛日國計匱乏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彊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上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自吐蕃寇西川韋臯與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戰屢勝吐蕃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

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馬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

編 卷三十八

十一

功驕恣州縣供餽少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遣使饋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典辦乃先遣賂虜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有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少有違令輒戮死回紇大駭至出境無敢豪暴

按馬燧之馭回紇是矣設如今日可以賂帥安斬死囚哉湖廣有善沒者假以衣冠被害則投水以恐之亦馬燧之意事在景王就國時

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爲變皆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祿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

大開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

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暴某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司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李景略爲豐州刺史前刺史多懦弱虜使至敵禮抗坐時回紇遣梅祿將軍隨中使薛盈珍入朝景略欲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祿初未喻景略既

編 卷三十八

十一

見盈珍乃使謂梅祿曰可汗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壠位以待之梅祿俯僂前哭景略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威氣索然盡矣遂以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景略皆拜之於庭

宋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召寇準與之謀準退經宰相幕次呂端邀至幕中曰上召君何爲準告之故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卽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

陛下今日殺之繼遷明日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讐愈堅其叛心耳上曰然則如何端曰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神宗時洮東擒鬼章檻至闕下司監王覲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疆土種落未減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上嘉納之

真宗有事於泰山時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帛王

卷三十八

十三

上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于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夏州饑趙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真宗以問王旦旦曰第詔德明云已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上從之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遂止

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聘使往來凡百貢饋賜與程式未定內都知閻承翰專掌其事執政有欲以漢衣冠賜來使者承翰以爲不可曰南北異宜請各從其土

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爲定

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言雖不行朝廷寔之國朝北虜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遣使入貢上命羣臣議所以稱之者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號也先則非宜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慙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寇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宰相呂

卷三十八

十四

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勢景德之後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議者寔之

元昊反有詔削奪官爵募能生擒若斬首者卽爲節度使賜錢萬貫呂夷簡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告誓則有之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

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請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爲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理難拒絕仁宗以示張方平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父和之彊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此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甥舅之懷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

均

卷三十八

五

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于西北爲兩得時人服其精識

宋史作吳育事

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范文正公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奏徙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遠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一云世衡伴醉卧其帳中奴

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謂曰我醉卧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羌無不悅服

党項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世衡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所擒

神宗時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別羌星羅結不從經略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指揮使王君萬詐爲獵

均

卷三十八

五

者逐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撻之墮馬斬首馳歸以獻

夏王諒祿寇大順城經略使蔡挺使趙明擊之諒祿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謀宥州問故諒祿大沮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祿入寇韓琦請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祿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詎詰之

必服會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欵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蘇頌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秦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番官趙純忠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頌獨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恙

國初高麗未服 聖祖遣謀曷其王之冠制而爲之以給內侍因指謂其使曰汝王之貴僅與此曹同耳觀

卷三十八

七

其冠可知也今此曹日供朕使令而汝王猶嘯強抗朕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欵請併屬女直吐蕃諸部刻金以盟 成祖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北虜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小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北虜入貢兵部尚書于謙言北虜雖云入貢謫詐難測若令來京久住未免窺瞰事機况郊天在邇 聖駕

及文武大臣各營軍馬俱在城外而虜衆乃居城內揆之事體夫豈爲宜又京師物貨騰貴難于供億宜行大同等處鎮守官量爲延欵俟郊天後方令入城彼因天氣向暖必不能久住民力亦可減省從之降虜安置河間東昌等處歲久生聚日蕃驕悍爲患方也先入寇皆思乘機騷動于忠肅公謙因王驥發兵征苗奏遣其有名號者厚犒隨征事平畱彼於是數十年隱患一旦潛消

初中朝使臣往朝鮮彼國陪臣入貢皆從遼東連山關一名鴉鵲關也天順中朝鮮使臣奏言每使來被建

卷三十八

八

州夷人邀劫於路請改貢道曰遼陽南徑趨廣寧前屯衛入山海關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曰朝鮮貢道自鴉鵲關趨遼陽經廣寧又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鎮戍此祖宗微意今若渡鴨綠江越遼陽徑趨前屯入關則路大徑恐貽他日之憂遂不果從

按宋劉敞使契丹虜人自古北口曲千餘里至柳河敞問曰松亭路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虜相與駭顧羞愧契丹不道松亭而道柳河故以險遠誇示使者正不欲中國知其遠近不

虞敞之習知之也大抵前人立法皆有深意後人不知而輕改之鮮不貽他日之憂矣

成化中西番烏思藏等處入貢其數踰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計禮部尚書周洪謨奏言長河西諸番皆冒以圖利此特無印符爲驗耳宜依海外諸番例各給以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數於上仍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放以防詐僞詔從其議其費始省

熊景爲廣西僉事都御史朱節檄景當潯桂諸徭徭人類而獸性動必以死逞靜則跼伏不見踪跡景乃陰

卷三十八

九

遣人商服負鹽抵徭所徭不疑集問虛實答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司何人然見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千數寶石其中室以巨木計曰徭出降無庸發此不然當破大藤峽者也徭具白酋卽日詣降

雲南思疊土酋梗化守臣上議請討倪岳謂今中外民疲財盡災異屢見何以用兵廷議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岳曰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疊聞之必輕中國且京朝官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若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則再議用兵未晚也從之思疊聽命

嘉靖庚戌虜犯京師虜酋爲樓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不則益兵破其城上命廷臣議可不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曰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闇不解事萬一多書可許則三千人入城烏蠻驛中莫之容也且虜肆深入震驚宮闕乃不務驅逐而畏其恫喝許之入貢此何異城下盟斷不可者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力叱起羣臣俱以爲不可乃止

隆慶庚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入邊把漢那吉者昔

卷三十八

三

婦所鍾愛以郅于俺酋遂挾其妻闖入邊總督王崇古畱之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之因而爲市諭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抵憤之愛而制其命若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因上其議時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唇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崇古因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曰漢肯全吾孫吾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訂

盟通貢市如約執金華來獻崇古送歸那吉

益智編卷之三十八終

卷三十八

王

益智編卷之三十九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工作類一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營造

陳惠公大城起凌陽之臺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善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然而退遂竊赦所執吏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

卷三十九

大之功惟君爾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

乎謂天既雨可往耕種也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

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罷役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鐮入曰

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

曰雖無方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

五千里今王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此

其址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址古者堯

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

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臺址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王默然乃罷起臺

知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土木勝臣懼其未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晉桓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

卷三十九

二

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東亭名珣丞相謂之導

周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

輒壞孝寬勒部內當堠處但植槐樹旣免修復又

行旅宇文泰見之歎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

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唐柳子華爲修宮使設棘園于市諭曰民有得華清

瓦石材用投園中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

管辦略足于華公權諸父

馬燧爲隴州刺史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

宋仁廟朝有爲西京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曰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

窯官愕然蓋轉運使晨起望窯中所出烟幾道知之种世衡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

卷三十九

三

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陵州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自井底用栢木爲輪上出

井口垂纆而下方能及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輪

敗屢欲新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

有雨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晴則亟止推官楊

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如是累

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高宗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

雨郡與漕司大憂之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鐵公

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

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
矣吏曰他皆可辦惟瓦難辦幼安命于市上每家以
錢一百償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于是瓦
不可勝用一云幼安欲起砦柵以防蠻獠期一月成
時秋霖彌月所司言瓦不易造幼安問須幾何曰二
十萬幼安令廂官自官舍神祠下至民家各取溝墜
瓦二而具自是湖南成雄鎮

按稼軒二事本一事而傳之者異耳當稼軒時東
南半壁之天下岌岌乎若燕之巢幕此何等世界

卷三十九

四

也建樓玩月是不可以已乎其以為起砦防蠻獠
者近之

國朝正統中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勅
屬巡撫尚書周忱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勅
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
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
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從之

城池

曹操征馬超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
又多沙不可築壘妻于伯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

水灌之可一夜而成操從之乃多作縑囊運水

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操軍盡得渡渭

魏主為水軍親御龍舟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
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聯綿相接
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魏
主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
乃旋師

晉朱序鎮襄陽荷堅遣將圍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
西北角當先受焚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
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守新築城

卷三十九

五

賊引退人謂此城為夫人城

夢溪筆談云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
之赫連城緊密如石刷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
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
七丈以為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攻也予
曾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
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
不能到城下乃為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
疎若敵人可到城下則城雖厚終為危道其間
剋其角謂之圍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不

以覆護城脚但使敵人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爲可法也

魏中山王英攻鍾離梁命韋叡救之進頓邵陽洲整爲城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解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

周韋孝寬鎮玉壁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于齊孝寬欲留其要處置大城乃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可畢彼去晉州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

卷三十九

六

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墜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令倚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

是軍營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唐張仁愿爲朔方總管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

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

渡而南時默啞西擊突騎施仁愿乘虛奪取漠南

于洛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

旬而就以拂雲祠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

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斥地三百

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

厥不敢度山畋牧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

仁愿曰兵貴進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敢回

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而之心也後常元楷

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

德宗以方渠合道水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問邠寧節

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

邠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

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

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

卷三十九

二

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聚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

高駢移鎮成都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煨燼駢

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春鍾將施停候有警乃命

僧景山奉使入南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

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盡然旌旆竟不行

而驃信警慄不暇一云駢將築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助役更受

死蜀土疏惡以覺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

坎塹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宋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註云依此修築時人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政和間蔡京擅國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花園之奉

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靖康胡馬南牧粘罕幹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擊一壁皆不可立竟失守沉幾遠睹至是始驗

范仲淹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番將趙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

楊延昭駐遂城并丹攻之甚急延昭悉集丁壯

守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爲冰堅滑不能升乃引去

國朝羅通守居庸虜攻圍甚急城鑄石乾裂不可守寒又莫之措公令灌水石鑄城冰堅乃選精銳乘應敵老弱婦人運水溜城下凍滑不得近

黃節以兵部主事巡視古北白羊二口時虜猖獗將城乃令軍士以水灌城冰滑虜不得上逸去因乘之虜敗遁

蘇軾知徐州時河決曹村匯於城下城將敗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乃履屐杖

卷三十九

九

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兵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敢不効力遂帥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堤成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軾宿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其城

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惟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不可城熙寧中呂公弼帥河東令鄧子喬往視其地子喬曰古有拔軸法謂掘去抽沙而實以炭末墁土即其上可以築城城亦不復崩矣願用是法包展

泉使在城內則此州守也呂從之於是大興版築
泉入城至今城堅不陷

莽丹伐女真女真有灰城以水淋之爲水堅不可上
城三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莽丹旣不能
城野無所取遂引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

播州冉璉及弟璞有文武材隱居蠻中閫帥辟召皆不
至聞余玠賢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居數月無所
玠疑之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嘔以
聖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
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

卷三十九

今日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
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
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
十萬師遠矣玠大喜遂密以聞於朝詔璉權發
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
守

國朝正德中都督馬永守中路擦崖子當胡人出
地絕無城寨墩堡永曰此不可以旦夕戍也乃
下具一月芻糧親率材官五兵營於崖表列陣如
蛇據崖蘭石營內砍木伐譟百工咸作匝月之間

池解舍次第並興雖軍士釜甕場圃亦皆與具
乃遷守禦軍無不樂從至今爲一壯寨

嘉靖中倭寇將入上虞時久雨城多圯壞倉卒未及
治人情恟恟邑令不知所爲會稽章延廩適以事
上虞獄向人語曰誠貸我罪我能爲令君守之令
卽出之獄中待以優禮章乃令居民戶出一卓子
竿一繩以卓子側置缺處層累而上高與城齊
夾之內實以土外塗蜃灰一夕而畢屹如新城明
倭至城下不敢攻而去其人後官廉州參將

卷三十九

二

人不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當郡城改拓時錢穀
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
諸守令欲稍益故額雲才進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
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
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其式
無以異也然雲才實于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
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益智編卷之三十九終

一作垣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河

漢成帝時河決東郡今之沉澆豫充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八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曰延世長於計第工費約省乃賜爵關内侯

唐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漁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頗多知遠甚以爲憂

卷四十一

或謂梁武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卽依其言而塞穴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而去之故堰可成

宋陳堯佐爲河東轉運使河決滑州堯佐欲爲堤擇水乃瓶爲木龍以巨駢齒浮水上以殺水暴及堤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號爲陳公堤

州至崑山凡六十里

陸途民頗患涉久

欲爲長堤但蘇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

就水中以蘆條芻藁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條中候乾則以水車去兩牆之間舊水牆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慶曆中河決北都商胡父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重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木工高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當以六十步爲三節

卷四十一

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沉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爲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曰第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卽上兩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力申錫不聽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言爲然陰遣人於下流收澆流埽既定而埽果流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胡方定

寧中淮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

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服其機敏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爲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

蘇軾知杭州杭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

卷四十一

三

水作六井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而水無幾矣軾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杭人名曰蘇公堤

大防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

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鑿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呂公泉

樂音泉

郭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北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闕以通舟止水帝喜曰當速行之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

卷四十一

四

於地中偶值舊時輓水時人爲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名曰通惠河

國朝張需同知鄭州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效其力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爲有神助

河決張秋徐有貞以僉都御史治水久未就功問于尚書王來王曰分水勢尋水源於是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去而時或汎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

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公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百計塞之皆莫效聞一僧有道公往問之僧茅云聖人無名一貼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惜珠故去也

按蛟龍畏鐵寧化有蛟湖遇旱投敗鐵於中輒作暴雨怒濤湧出其鐵而後已許遜治蛟洪州作鐵柱以鎮之亦因其所畏耳噫龍神物也而不能無

卷四十一

五

所欲有所欲則不能無所畏欲不受驅於人得乎

韓鎬為浙江布政使海鹽濱海塘岸崩塌數千丈衆議

鎬之計費不貲鎬曰此事屬某當不煩官民而成蓋

塘雖決舊石皆在又今年海鹽糧長當追餘價數千兩行令每銀若干兩修塘一丈當衝之田亦令若干頃修塘一丈糧長憚于出銀誠得修築則米穀雜貨皆可產役况舊石之外增添不多半歲可塞也

鎬不三月而塘成

雲才知公安縣江水泛濫邑北門堤決幾決雲才水中命割諸茅舍以塞一市猾梗其中雲才曰此舉

關一城生靈乃吾軍法從事時也令埋猾于滂所沒脛勅守者嚴視之不顧徑去猾宗黨妻孥及諸隣里慮一決則不救爭負土積茅壘之堤遂堅好乃命釋之

舟梁

吳孫堅以妹妻徐真生琨隨孫策擊張英于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耶宜伐蘆葦以為汙音敷郭璞方言日汙水中簿也佐船渡軍琨具啟策行之衆悉渡遂破英

卷四十一

六

晉陶侃性檢厲勤于事作荊州時勅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廳事前除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嘗餐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徐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城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賴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

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可辦

梁武帝臨雍州呂僧珍爲中兵參軍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人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爲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

卷四十一

七

若弼獻十策其一事請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擬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秣飼以平陳爲名賊必懼而求馬擬戰密勅刺史令私買博小船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然終不爲彼用陳主叔寶果大造船市馬輪船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頴請所博得船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魚蓮遊遊爲名造船教水戰仍以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平陳

劉晏爲轉運使於陽子矜場造船般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

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塢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費

康承訓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組賊半度組絕士溺死度者不得戰皆殲之

晉副總管李存進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竿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卷四十一

八

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宗乃釣魚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組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關水深自古未有作浮梁而濟者帝不聽及曹彬伐唐以若水爲鄉道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

元憲宗征西蜀至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元帥汪德臣曰大軍百萬非可淹延當別爲方

略卽命繫舟爲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船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樞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爲二城先是跨水植柱爲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鬪率常壞橋州以爲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爲飛橋無柱橋不壞慶曆中陳希亮守宿以汙橋壞

卷四十一

九

率常損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汙汙皆飛橋爲往來之利俗曰江橋

許元爲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金謝之數蓋陷于水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爲姦一日至船塢命換新造船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秤之比所破才十之一自是立爲定額

肅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督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督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卽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

按宋時已用內官董役矣然能者在事猶得計其直而與之今盈縮之權懸於內豎一以破十百以破千工曹莫之敢問雖有能者亦無如之何又宋人所胡盧也

爲某州縣丞到任知虜人入必有自海道至者於舟倉卒擾擾灰油材木莫不踴賁獨常素備不勞而辦

江梁巨艦畢功將發旁郡民曳之就水張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治地勢順下傾瀉于河取新秫稽密布于

卷四十一

十

地復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衆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諸水

國朝太祖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上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視莫能辨敵益驚駭

廖永忠攻江州州城臨江守備甚嚴永忠度其城之高下造橋於船尾名曰天橋以船乘風倒行逼其城橋接城上士卒登城克之

器仗

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未

折車敗爲燕所虜惟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魏馬德衡巧思紀世嘗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瓊斃數十飛數百步

諸葛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司馬懿出兵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履然後馬步俱進

韓暨徒監治謁者舊時治作馬排排滿拜切每一執石

卷四十

十一

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

晉虜樹機能陷涼州遣馬隆討之隆西渡溫水虜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入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

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棧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

社河南大敗委棄甲兵武庫爲之空虛後

禮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

齊卽基嘗征西爲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之

隋魏德深還貴鄉長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其隣造皆聚於廳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

卷四十一

十二

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亦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

高智慧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前後七生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爲沒萬歲以水泄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於楊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

拒唐兵於河東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表於其論事勢浮之黃河公流而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

伐蜀克階文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時和駐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太祖以詔促之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於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趨夔州

唐王忠嗣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以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克飭

韋丹任洪州值毛鶴叛造蕪黎棒一千具並于棒頭以

卷四十一

三

鐵釘釘之如蝟毛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用亦與刀劍不殊

宋李允則知雄州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悉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決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傲火甚嚴方宴而火必奸人所爲

合宴而救事或不測

則知滄州虜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冰爲礮虜解去陳規守安州以泥爲礮亦終不可下

梅山洞蠻叛詔翟守素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

小堪用明日將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爲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平其巢穴

有巧思初爲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愛之其環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爲燕請以環脚爲鑲簧內之則不復脫萊公大喜而服之

熙寧時北虜將入寇遣中貴取西河民車以爲戰備言不便者俱不省時沈括爲記注一日立御側上顧曰卿印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虜以

卷四十一

十四

多馬故勝惟車可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敎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三十里少雨雪則跬步不前俗謂之太平車可施于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也上喜曰無人如此說遂能

括奉使按邊始爲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徧履山川旋以麵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爲又鎔蠟爲之皆欲其輕易賣故也至官所

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爲木圖藏於內府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限以時刻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朝宣德中張愷以太學生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過州縣官吏無不遭譴者道江陵愷以胛肉餉軍一

卷四十一

五

軍咸喜總帥奇之欲試愷倉卒日晡取火爐及杵數百愷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卽其中坐鐵鍋燃火又取竹束火燒數千愷遍收民家葦簾應之又取馬槽千餘愷使釘工并各戶婦人以綿布縫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良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歎曰真才也

按趙尹張令其應卒之才略同觸類而長之天下無難事矣嘉靖庚戌欲犒賚勤王之師牛酒諸費不知所出文移往復三日總人得數餅餌開庾發粟囊橐釜餽皆無所需計臣遂以奪職令二人在

事不知其妙用何如也

穀爲同州觀察判官時出兵備邊徵箭十萬限以雕鷹羽爲之價翔躍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須當省報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元林興祖遷道州總管行至城外獐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副使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卽夜詣說留之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銅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

卷四十一

十六

入城視事卽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取郡樓舊銅板爲盾日中皆備帖木兒大喜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劉國傑師出播州與賊戰不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旣戰卽棄盾佯却賊追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趨之賊大敗

按正統中靖遠伯王驥上葵藜圖其制用馬革一片長四尺濶二尺上施鐵釘一百八十芒長一寸四分每步用一扇四百扇可布一里瞭見賊徒卽布於地急退回二三十步虜若突來必馬蹶人仆

陶僉事成禦海寇量風汎時月預以釘板陰布於沿海泥淖中賊登岸足盡被刺其意並同然出其不意則可若顯然議於廟堂敵且知而備之何以禦敵故蒺藜之制不如釘盾之能誤敵也

國朝 成祖與盛庸戰於夾河庸軍士擁盾自救矢石不能入燕軍預作木積長六七尺橫貫鐵釘於端釘未有逆鈞令軍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亟不得出動相牽連不可以殺遂乘其空隙攻之庸軍大潰

正統中邊事告急工部移文造盛甲腰刀撒袋數百萬其盛俱要水磨明亮周忱計水磨明盛非遲歲月不

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土木之變以虜得中國衣甲旗幟降新制以別之

處州賊葉宗留作亂僉事陶成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敵鎗賊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奮擊持鎗者多為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

郭登守大同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賊傳以為神云

許忠節公遠在樂陵部隊鄉兵令緝故韃底為甲冑腰繫牛耳刀捺鐵聯環雙頭棍號曰鞭棍手得數十百人遇賊棍交作環鐵轉折大有氣勢賊無能當人馬靡不辟易以此每每致勝

曾公銃總制三邊每與虜戰必以地雷擊之雷形如瓜具五色實火藥及鐵蒺藜貫以藥線三五相結以數千百顆置地上虜至拾以為戲以手撫摩手汗則不火自燃萬火齊發遭之無不靡者此法授之洪都衛士久之虜望見地雷即駭散不敢近公復教狙騎馬吹火以發地雷教狙之法聚狙數百教之騎馬狙不

習散去則立殺十餘狙以恐之狙皆騎馬矣教之吹火狙不復習則又立殺十餘狙狙皆吹火矣度其可用一馬載十地雷蒙之以布三狙共乘一馬一以策馬一以顧望一以吹火百十成羣縱之前隊虜見衆狙乘馬皆趨視呼曰山公山公狙即吹火發雷擊殺無算虜以為神

益智編卷之四十終

益智編卷之四十一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雜俎類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雜事

齊田忌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謂田忌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令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

按夢溪筆談云四人分曹共圍碁者有術可令必

卷四十一

勝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曹能者為其所制不暇恤局常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此虞卿闢馬術也其術祖孫子亦兵法之餘智唐太宗常用此制勝

東漢折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父卒感多藏厚公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一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殫竭乎像曰昔聞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

服焉

魏周宣善敘夢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對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芻狗何也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曰芻狗者祭祀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

卷四十一

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復夢憂失火也

太史慈在郡會郡有隙於州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使太史慈慈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吏因為取章以視慈便敗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去慈既共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晉郗超先父愔卒初超雖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以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慙為斃我公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

便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
往反密計惜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
王東亭作桓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惟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
步俄而石頭乘輿返諸人皆似從官惟東亭奕奕在
前

孔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進
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
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
有涇重之異耳

魏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閭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獲
試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
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
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比齊榮陽魏紹善占候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
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毘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
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
曰火將然烟先起烟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果如
紹言

唐裴明禮善於理生家產巨萬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

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
以錢十百僅一二中未決辰地中瓦礫盡矣營生之
妙觸類多奇貞觀中累遷太常卿

建中時實又欲填少海池於其中立標懸幡子召小兒
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啗以煎餅不逾月所擲滿池
按兩人皆善治生事亦相類陶朱公三致千金乃
霸越之餘謀未可以貨殖而少之也

南唐李建勳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
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他日開發之
標及江南諸貴人高大之家無不發者惟建勳冢

莫知其處

宋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韓魏公公
指數事其一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
寤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
又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孽將不勝其殺
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

李叟該聞集云爆竹辟妖氣降人有仲叟家爲山鬼所
祟擲瓦石開戶牖不自安叟求禱之而妖祟彌盛叟
謂之曰翁旦夜於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
其言爆竹至曉寂然安帖遂止

沈括筆譚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類叫子嘗有病瘡者爲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類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冤乃獲伸此亦可記

翰死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據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既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

殿中丞丘浚嘗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

卷四十一

五

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沈存中云友人有任術者嘗爲延州臨真尉携家出宜秋門是時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稠人中馬驚茶忽墮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指城門鳴尾市人莫測皆隨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於埃壤矣其爲人強毅恢廓亦一時之豪也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麟首有一角考

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麟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

淮西士人楊勛中年得異疾每發言腹中輒有小聲効之數年其聲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可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勛如其言讀至雷丸忽無聲乃頓服數粒遂愈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賞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

卷四十一

六

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矣言被黜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

謝石以拆字言人禍福無不奇中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

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捷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曰誠如所言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聞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

其說石曰也字着蟲爲蚺字今尊閣所妊殆蚺妖也然不見蟲蟲則不能爲害石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有數小蚺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避暑錄話云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間者或幸以免忽禍負嬰兒啼聲聞於外亦因得其處於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之道傍纍纍相望有教之爲綿絺隨兒大小爲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

有力更預蓄甘草未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物自不能作聲而綿軟不傷兒口或鑲板以揭饒州道上已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

吳興富翁莫氏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嫗妬亟嫁之已而得男翁歲時給錢米繒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羹爲業子十許歲莫翁告祖里巷羣不逞遂指爲奇貨造婢家謂之曰汝子莫氏也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曰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卽爲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爲汝

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具子使往戒曰汝至靈幃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間汝謹勿應我輩當俟汝於某家卽告官可也其子受教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嫗罵欲毆逐之莫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汝長嫂此汝次兄若嫂汝皆當拜此汝姪汝當受其拜既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執喪安得去卽命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又呼其所生諭以月廩歲衣如翁在

目亦欣然而退羣小聚委巷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相視大沮計略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訴其子負貸錢莫嫗及其子備陳首尾太守唐象嘆服曰其子可謂孝義矣於是盡以羣小置獄杖脊編置焉

按此長兄非獨孝義其識度亦不可及不爾則羣小之計行而家且訟破矣

元朱震亨醫聞四方一女子病不食面北臥者且半載震亨診之肝脈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震亨謂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激而屬木故能衝其土之

結今弟觸之故怒耳父以爲不然震亨入而掌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食震亨復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作國朝邵武劉維正女嫁龔默七月生子默父應祥以爲先孕出其婦已三載女舅父金指揮子與維正有隙遂誣訟於郡謂女孕出維正維正默應祥皆諸生俱蒙羞而維正尤甚無以自明黃岡李賓卿守邵武心疑之偶讀石室秘藏載有七月生子事出以示人於是羣疑釋然女寃乃白

按吾學編宋潛溪學士以七月生黃岡陶廉訪珪亦然生時顙骨尚未合吾鄉李侍御娶婦七月生子怒而出之後再適里中仍七月而生子侍御大以爲悔李文正公東陽以八月生此是女子血氣有餘之故往往以此蒙污不能自明折獄者所以貴博證也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會其地有大木觸木木倒擊賊破頭而死舉火視之乃所識隣人也家人惶惑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于中舉至賊門刺喉數聲賊婦開門曰謂是夫所盜

亦不敢言

益智編四十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孫能傳撰能傳有謚法纂已著錄是書成於萬
厯甲寅凡分十有二類曰帝王曰宮掖曰政事曰
職官曰財賦曰兵戎曰刑獄曰說詞曰人事曰邊
塞曰工作曰襍事每類各爲子目凡七十有四俱
襍採古來設奇應變之事間附評語其凡例有曰
期於盡事而止不復註所出書又曰所採事多斷
章取義其始末應述不及致詳又曰是編雅俗並
收事多賾駁但取益人意智真贗勿問之矣云云
是其書之不足據能傳已自言之矣

法教佩珠二卷

〔明〕林有麟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法教佩珠

二卷》提要

法教佩珠序



蓋聞文自六經以還盡闡玄黃
之秘詩迄四始而降總呈月露
之形即世稱莊列荀揚尚不敢望
五千字繼唐有初盛中晚亦何

法教佩珠序

雲間周有光刻

能擬三百篇嗤彼後學之嘔心
歆與古人而並駕自謂風霜在
其掌握人云錦繡塗其肝腸夢
寐詞章徒效顰於西子步趨騷
選空想像於枚敖充棟奚為難

辭災木之謂屬文雖富自取覆
甄之譏與其以妙句超群不若
假激言警世壽之梨東足回風
俗類靡書諸簡編要使身心裨
益倘能採玄珠於赤水搜鴻寶

法華佩珠序

三

於名山片善足嘉便書紳帶一
言中窾用作韋弦不唯克已省
身世味目之不染抑且覺民師
世人心藉以還淳姻友仁甫林
君先達弘齋公令嗣也善讀父

書恪遵家法傳詩傳禮衣德言
於過庭于美于牆懷懿範於陟
岵思儀容杳乎莫即慨教誨久
矣不聞乃悉啟藏書博綜載籍
擷菁華於三教漱芳潤於百家
黜荒唐謬悠之譚屏餽飣葛藤
之語啟善念似啜盧茗而醒心
揭病根如食哀梨而壅口大加
搜輯更裘葛以何辭隨綴批評
視面目其克肖性本皆善聞格

法華佩珠序

三

論必將景行賢實可齊觀前修
豈甘自棄匪爭雄於執苑作瀟
洛陶陶之金湯真有功於聖門
昭宇宙古今之耆蔡貴同拱璧
會須償十五城佩比明珠奚止

法教佩珠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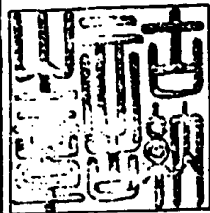
照十二乘較之詞賦不啻運庭
矣余慙無著述雅嗜編纂乘習
靜之餘工輒讀書以自樂第盈
箱積案難窺二酉之藏欲披沙
覓金誰假三冬之暇忽新編之

見貺喜夙願之不違何敢視為
陳言直須秘之卧帳題辭見委
自揣非皇甫士安駢語偶成豈
求勝司馬君實甘蹈佛頭之穢
忻同驪尾之蠅是為序

法教佩珠序

五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南京通政
使司通政使前河南道監察
御史邑人許樂善撰



法教佩珠小序

顏黃門有言學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登其實嗟嘯譚詭材增迂誕當宏覽機要以濟功業此言為學士大夫針後膏肓而余

法教佩珠序

一

謂猶未足以澄汰俗情而訓定流習夫瑾螫之藏固也至人之息踵也何必霜降水涸乃見天根政使蓓蕾甲萌當有令陰之戒譬之人身鯖鰭珍錯日飽充

腴然盧鵠望氣不忘藥后麟少

事先大夫先大夫性嚴重雖故交者宿交酒留連卜夜申旦然即奇暑燠金不衣冠不對客不

法教佩珠序

二

過趨每先雞而興後鵠而寢進止言動數見繩約輒百拜謹受教既先人就世不肖方弱冠僇然追念往訓儻成異代時攝衣寢罔然香影堂木落庭空披帷

若在率不勝遺裾故履之痛念
先人選矣牀頭藏書數百函粉
蠹殘鉛皆垂手澤因掩關縱讀
有會於身心者輒手錄之間拈
紙屏指示兒輩積日曠時遂成

法教佩珠序

三

二卷爰授梓之藏於家塾庶使
後人知所儀向云爾
萬曆甲寅孟秋吉日林有麟撰



法教佩珠卷之一

雲間林有麟仁甫纂輯

明道程先生曰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礙

虛齋蔡先生曰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絕胷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世間事又曰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懷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豈不烈丈夫哉薛文清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

法教佩珠卷之一

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官慮及疾病則用儉

容貌動言語發則人見而聞之念初萌慮四馳則鬼神見而聞之故師道閉門處老瞞獨睡時用之得其道造化無藏機

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又曰人多把言語做沒要緊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廢。得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廢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

○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朱子曰。兒童只要初時念頭好。往後隨所見有長進。陸放翁家訓曰。後生才俊者。父兄當以為憂。不當以為喜。須常加檢束。令熟讀經書。訓以寬厚恭謹。勿使與浮薄者遊處。不然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二
其可慮之事。蓋非一端也。

○聰明人生不肖子。人以為異。非異也。世所謂聰明人者。或詐。或貪。或多勝人。以釀其不明。不明即暗。暗即愚。亦一氣相授耳。故聰明之子。多出於渾噩之人。亦誠生明也。

○禮之衛人。甚於城郭。欲之攻人。甚於兵甲。

○善賞者費少。而用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

音。若暴風怒雨。疾雷烟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

○游宴之中。有陷阱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

○朱子小時。聞鐘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微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此心不以理義養之。未免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又去西川看競渡也。

○吳康齋每言書要循序熟讀。此最是讀書要法。

○程子曰。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謂過今日有明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三
日。殊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可不懼哉。

○顏氏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性情不知其極。唯在少欲知止。為立涯限耳。

○母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聞章為寬大。胥失之矣。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今人口鼻中氣喘急。氣出。反為天地所盜。得天氣之養者。寡。日常所養。惟賴五味。若過多偏勝。則五臟偏重。不惟不得養。

漢而
不食

且以戕生矣。誠以真味嘗之。如五穀。如菽麥。如瓜果。味皆淡。此可見天地養人之本意。至味皆在淡中。今人務爲濃厚者。殆失其味之正邪。

裴相國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

老子曰。射飛逐走。發驚驚棲。縱暴殺傷。非理烹宰。如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歿。殃及子孫。

○被人欺。被人侮。只知守已。吾不謂愚。無報之者也。欺人。侮人。事事求勝。吾不謂智。其報者環之矣。

法教佩珠 卷之一

○自動處到靜。靜快然。自靜處到動。處必芒然。乃知人心好靜。靜本體也。聽歌觀舞。而罷去不樂者。靜機亡之也。則氣一之動志也。

○眩人爲幻。先移人神志。使其目眩。心懸其境。乃出爲龍爲象。吐火吞刀。及從月宮游。聞嵩山呼。皆此類也。今之富貴。世所謂好光景。亦此類耳。其初未得已求之切。及其已得。人羨之深。求切羨深。兩相結構。在已生出許多矜高。在人生出許多叢簇。除却矜高叢簇。更無用着他處。所以移人神志。只在此

處與眩幻無別。

○人生有書可讀。有暇得讀。有資能讀。又涵養之。如不識字。人是謂善讀書者。享世間清福。未有過於此也。

○清修之士。與無厭之徒。往往好言貧。但貧一也。守之則高。談之則俗。

○問心何以靜。曰屏慮。曰得無與大學之言戾乎。曰屏慮而後能靜者。官止而神行。心靜而後能慮者。宇定而光發。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人之所恃以生者。神氣而已。養神莫善于省思。養氣莫善于稀言。

○曹氏曰。今之爲兄弟者。各立門戶。各私妻子。一有抵牾。便相嫉妬。而不思父母生我之時。如十指之在手。不分長短痛癢。一切於心。兄弟相戕。是戕我父母之手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古人以兄弟爲分形連氣之人。名言也。

○孝親者。不以三公之貴。易一日之養。好學者。不以萬鎰之寶。易一寸之陰。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萬古之淒涼。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的惠澤。要留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嗜。此是涉世一極安樂法。

○俗情物累在念作人無甚高遠事業。擺脫得俗情。便了。名。為學無甚增益功夫。減除得物累。便超聖境。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六

○長者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即利己的根基。

○認得一性字親切。即欲一毫自棄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認得一學字親切。即欲一毫自用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獨居時能無閒思雜慮否。應事時能無羸心浮氣否。接物時能無凡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一勘過。人知伯夷是第一冷面的。却不知是第一熱心的。何

○為清神定

也。他要人箇箇做聖賢。方歡喜。

○大慧禪師云。逆我者。只銷一箇忍字。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

○二教俱重名字

佛法中有六度。而忍辱是其一。釋迦曾為忍辱僊人。司空圖自稱耐辱居士。經教中謂能忍者。名為有力大人。

○諱者欺之媒。矜者誣之宅。

○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

○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七

○紆之弊也。不如布。絲之汚也。不如麻。膾炙之腐也。不如畦蔬。和啗之臭也。不如村醪。故君子貴日新也。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滿不可處。小可處。大不可處。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失。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病。只是欲為之胎。做來做去。

今之不能無
欲其家

利濟
與窮

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題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着刀。只寸缺便能殺人。故曰拚得性命。方了得性命。

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省用以當得。思患以當福。謹攝以當藥。隱忍以當德。

艱難人好讀書。蓋人惟艱難。則無親朋之交。無戶役之累。無握籌營利之擾。此時不專心致志。一意讀書。將何爲乎。且處艱難。則必惕然思仰。何以事俯。何以育。終身何以結果。雖欲不奮勵讀書。胡可得。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也。抑有進焉。困衡日久。則德性堅凝。險阻備嘗。則才識諳練。古聖賢事業。無不自艱難中得之。斯言豈獨爲富貴利達資哉。

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因妄想不暫停。是故身口意不淨。因身口意不淨。是故妄造諸惡業。因造諸惡業。是故流轉諸惡趣。流轉諸惡趣。是故生死如輪迴。想流窮源。悉由一念妄想而起。以是宗門貴向根源起處。一截截斷。自然海宴河清。

朱叔元與彭寵書曰。凡舉事毋爲親厚者所痛。而爲。

見讐者所快。

縉紳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地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醜婦。荆公之蹇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前哲。無非軌儀。百爾君子。何莫由斯。做好人。終有好日。何苦不做好人。做不好人。終有不好日。何樂要做不好人。

天下之最可醜者。無如口正而心邪。面是而背非。陽義而陰利。

盜陷者
何惡也

法教佩珠 卷之一

積德累行。固君子也。即一念合理。亦得爲君子。遂非長惡。固小人也。即一念悖理。未免爲小人。故君子之路甚寬。小人之路甚窄。

居家千言。萬語。教訓子孫。不如一念之善。造子孫無窮之福。居官三令五申。諭士庶。不如一事之利。貽士庶無方之益。

本草吾曰。與其死於假道學之手。寧死於婦人女子之手。此語大能活人。

○ 一骨

負債力不能償。故苦爲人所負。恐其不償。亦苦。無勢力不能自覆。故苦爲人所倚賴。恐爲所累。亦苦。故有賄無賄。有勢無勢。均一苦也。惟安貧守道。樂施尚義者。則能離此苦矣。

○ 經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開以達觀。弘以等心。蓋有心則有滯。有滯則苦存。所乘愈重。矜著彌深。故云五道衆生。共在一大獄中。唯胸中無滯礙。謂之達觀。人不異視。謂之等心。識之者可以語達苦之道矣。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十

○ 司馬溫公曰。人之愛子。罕有能均。自古及今。其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頑魯者亦當矜。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戚。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致之。可爲明鑒。

○ 讀書不可間。須早暮講習。斯義理浹洽。讀書不可速。須從容涵泳。斯趣味深長。

○ 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于手。應于釣。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于手。而調于銜。則可以

使馬。

齊丘子曰。張機者。困于機。設險者。死于險。建功者。辱于功。立法者。罹于法。

楊子曰。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獸門。由于禮義入。自人門。由于獨知入。自聖門。

柳玘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得罪重于他人。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十一

伊川云。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

韓魏公琦嘗言。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每誨人云。臨事若慮得是。剗定脚。做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

白沙箴云。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恐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恐。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

○寧鳩子曰。省事饒人。初似嫌弱。久久思之。其味甚長。一時暴怒。始雖快意。終有後悔。

○晁文公云。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獸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

○或問呂榮陽公爲小人所冒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自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自答他。却與此人等。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矣。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士

○求欲爲貪。耽著爲淫。外發爲瞋。內結爲恚。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爲愚痴。生於因緣。痴爲本。一切諸著。皆始于痴。地獄苦酷。多由於恚。經云。卒圍殺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則累劫彌結。無解脫之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呂本中云。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字。何事不辦。少陵詩

云。忍過事堪喜。此切論也。

○陽明先生曰。爲善自是士人常分。今乃歸身後福。取報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善可不爲耶。

○心中須常欲有所事。不然便是放心。

○張無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者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耳。

○生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三

事難。

○嘗聞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恥躬不逮也。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其壽自可延永。如素強壯。乃恃而恣意傷身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豈可謂命之在天與。

○今人不勝其求富貴之心。求之蓋以百計。作奸犯科。種種百出。已窮矣。於世所必無亦求之。燒丹是也。

所必不可知亦求之以風水貽子孫也且吃齋念佛以求之來生也。締思締思其大惑也。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伊川先生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嘿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耻。

○子孫才是已之慧。未盡也。子孫興是已之氣。未盡也。其盡者反之。而今人多好盡其慧。盡其氣。此世所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十四

以頑冥敗亡與。

○純動者。躁人也。純靜者。道人也。動靜相濟者。吉人也。

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動靜均均。乃為吉人。

○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受也。

○敬齋胡先生曰。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要之相與之人。喜我者固多。惡我者亦不少。若以一人惡我。而心中展轉作累。愚矣。謗我慢我。以此而推。所以有識方有量。只顧自己。莫管他人。舍已

求人愈差愈遠。

○人當貴盛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彼自奉富貴。陵貧賤耳。我何為而喜。何為而怒耶。

○依本分。莫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為殃。得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

○黃石公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捐惡。所以撥禍。避嫌遠疑。所以不誤。深謀遠慮。所以不窮。高行微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十五

言。所以脩身。彈惡去讒。所以止亂。設變從權。所以解結。極極梗梗。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天下有好諛之君子。無諫諍之小人。故聞過甚難。

○學道之人。深入妙境。仍不得起見解之礙。譬如燈以照暗。燈且不言其功。湯以消冰。湯亦不見其跡。此

論親切似贅。

○林英年七十如四五十人。或問何術致之。英曰。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吃。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

○ 醒 甚 要 音 不 在 此

○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間其術。曰吾生平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 富貴之於人。或終身焦勞而不得。或一旦無心而得之。然則得之者。亦偶然耳。人見夫彼偶然。我亦欲偶然。偶然豈人力也哉。至於求之風水。時日。則直欲造。偶然者也。偶然可造。是謂無造化也。

○ 須是猛拚性命。撒手懸崖。直下抖擻窠窟。窮絕根源。待其一念不生。前後除斷。方許認得本地風光。見得自己本來面目。既認自己。即見諸佛諸祖。一切

法教佩珠 卷之一

○ 衆生本來面目。與自己非一非二。無異無別。其亦不離。離亦不分。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遍滿。無壞無雜。

○ 晨昏門戶。啓閉內外。出入分別。人情安于所忽。易至疎虞。先達顧文僖戒子曰。通宵出飲。清朝臥。此是人家百弊生。真格言也。

○ 近世淺薄。以相懽狎爲相與。以無主角爲相懽。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

○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蓋惡人窮。則姦惡無所容。故慎勿擾也。

○ 張無盡見雪竇。教以惜福之說。曰事不可做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

○ 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形相雖善。而心術惡。不害爲小人。

○ 天下事但權其輕重。斯過半矣。郭青螺曰。權以取平。法教佩珠 卷之一

不權不平。不平不權。

○ 世間俗士。多爲名利纏縛。嗜欲纏縛。其身不得自在。而至敗壞。小乘人又爲空纏縛。法纏縛。其心不得自在。而有障礙。唯大乘上乘人。免此二纏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無敗壞障礙。得出世之樂。名曰涅槃。

○ 人有侮我毀我者。聞之勿遽加怒。必揆所以致侮致毀之由。于十分是中。必求一分不是處。自反自責。方有進步。人有稱我譽我者。聞之勿遽加喜。必量

惡人
習之
人得
有之
思耳
相依
則自
不待

所以得稱得譽之由。于十全好中。必求一些不好處。愈脩愈勵。始不退轉。

天下至不善人。亦必以不善人為不善。天下至不善

人。亦必自以為善。君子所以引鑑內照。重自反也。

圓覺經註中述禪那處言。心息之相依。南華經註中

述心齋處言。氣性之自得。妙理同也。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臥八尺。說得一尺。

行得一寸。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太

增一欲。添一苦。減一欲。受一樂。人本無欲。只是習心

不化。

千里難到。夢能到之。故友難會。夢能會之。真不如夢。

也。繁華極目。忽爾飄飛。良朋在懷。倏爾千里。真亦

猶夢也。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飲

食。不過一爵一肉。有賓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

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寬

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

通人

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天下事一。意到底。事是樂兩頭牽掛。般般是苦。如

捐軀最大苦事。然志在忠義。便覺拚却是樂。不拚

却則穢促。是苦。聖賢一生樂。只是一箇念頭到底。

今日在這裏。却想那裏。做這箇。又學那箇。終日喫

世界搬弄。便做在繁華隊裏。歌舞叢中。觸處挽礙。

自家無可把握。自大不樂。又如解歌罷舞。心輒淒

然。念頭中變情。惋萬狀。俱是一意到底。不得也。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十九

腹不飽。詩書謂之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

言。謂之聾。身不遠聲色。謂之穢。行不脫凡俗。謂之

癩。此數者。士人之大戒也。

事防三業。使惡止而善行。理御一心。今惑亡而智立

業障破。則福圓。惑障離。則慧滿。

畜者多悔。與鈍者多悔。靜不知天下之禍。每起于取

不。以與也。萬事之失。每起于動。不以靜也。至取而

悔。動而悔。不可及悔矣。若與而悔。靜而悔。悔止與

與靜耳。

樹多年而愈堅。無所用之也。人物多年而漸廢。有所用之也。

醉裡狂浮。醒來思之如夢。一時忿怒。氣平思之如夢。暴得富貴。久而平復。如夢。貴而叢促。歸來失勢。如夢。平生愁苦。偶而意得。如夢。歌舞欣悅。既倦而微。如夢。少年豪爽。老大追思。如夢。精神騰驤。病而臥。思。如夢。親知捐棄。今昔之思。如夢。此等之夢。皆夢裡覺。夢覺。夢相尋。外亦夢耳。非有覺覺。誰知此等。俱是夢夢。故內典曰。大覺。聖經曰。先覺。乃覺覺者。法教佩珠 卷之一 三

有元神則有元氣。有元氣則有元化。眇宇宙之元化。以鍊氣。做天地之元氣。以滋神。神清則玄牝在我矣。

楞嚴註曰。姪習交接。發于相摩。研摩不休。故有大猛火。于中發動。此經極深切。天下惟相摩則不得。

休。如轂轉輪動。車不得止。當其不止。車不由已。至於垂輪千仞。飛轡直下。有摩之者。而杳無頓節。豈不殆哉。姪當快意。何以異此。

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必不足于信。善防人必不足于智。

嗜欲使人之氣滯。好憎使人之精勞。榛薄之士。無嗜欲。無好惡。是以氣肅而精完。

佛法無二無別。總是一心建立。心悟。故山青水綠。鵲噪鴉鳴。更無一點。不是佛法。心迷。故花池寶樹。玉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三

殿瓊樓。更無一點。不是世間法。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只要人悟此心。自然不被一一差別名相所礙。所以古人道。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人如必欲要驚覺夢中。所具之境。別無方便。

學之為聖人事。須洗滌塵垢。日新又新。凡心漸退。然後有進。若一片舊習。耽食嗜色。與常人不異。鴛言。饑來吃飯困來眠。全不修証。希冀聖域。則非所望也。

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

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恐。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于將來。

心和則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薛文清云。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怒。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皆知道之言也。

省動寡言。治身之要。吉凶悔吝。厲無咎。吉處其一。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三

與世浮沉。趨權取寵。自謂智也。然所棄者奢。所得者狹也。故尼父以詐謂之今愚。

息非氣也。動非神也。人有真氣。故能鼓息如橐籥。有真神。故能運體如旋車。真氣生乎腎。宰乎心。真神生乎心。藏乎腎。心無物則氣和而虛。虛則神神矣。故曰還我以嬰孩。

人倫生化。大幻也。世事新陳。大夢也。寒暑往來。大瘡也。中外歷職。大示選也。官曹決事。大雜戲也。作是觀者。名爲大觀。

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獲福。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門閭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職官可以無奸佞。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放得俗人心下。方可爲丈夫。放得丈夫心下。方可爲仙佛。放得仙佛心下。方爲得道。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歿時過不得。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三

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譚語近于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迂福。

愚民泥于報應。而有意爲善。每以汗血之財而供無益之費。殊不知陰德一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行之。但以利人爲念。則日用間。無非利人之事。如人渴則與之杯水。一物不正礙人足。則爲正之。皆方便事也。又曰。獎勵誘掖。使人爲善。乃陰陽之至大者。何必專一分財與人爲美哉。至於禍福報應。一毫不可先萌于心。乃氣機自然。而然之妙也。

人壽不長
資一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思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多。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須有包含。則有餘味。發露太盡。恐亦難繼。故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五

○徐文貞公云。心要能恕。氣要能平。守要能堅。事要能耐。見要能定。神要能閑。若小過難容。遇觸生忿。當事變而捉奪。處紛沓而厭煩。了了而臨鏡。不持戚戚而無事。自擾欲以理身。匪務難矣。

○嚴于公門。寬于百姓。嚴于奸惡。寬于良善。政之體也。然公門防閑。又當詳于大而畧于細。若事事苛求。恐人不樂為用也。奸惡懲治。又當去其甚而警其餘。若人人較計勢。或生他變矣。是以持法者。切不可任意而過也。

人想不
二想人
子思

○聖人以愛人為性。君子以愛人為心。居官以愛人為政。居鄉以愛人為行。夫法度禁令。規矩準繩。胡可廢哉。若無忠厚惻怛之意。但事苛求。刻薄之為。自以為守法而持正焉。吾不知其人也。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仙。隨宜而栽花竹。適興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減。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子思曰。吾於富貴甚易。而人猶弗能。夫不取于人謂之富。不辱于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于富貴庶矣哉。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五

○明霞可愛。瞬目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若富貴榮華。由我力取。則造化為無權。若毀譽與喜。隨人脚跟。則譏人愈得。

○萬緣虛幻。總屬心生。六道輪迴。皆由自作。目翳抉則空花陡滅。心障徹則妄業頓消。

○天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我巧而以巧困我。不如

不可和

生理

以拙養巧以訥養辯

或問吾欲避世自全遠塵謝事使此心之精不昧何與曰烏用烈然謝事哉使以火鍊金則金益精以事鍊心則心益精矣奚其昧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觀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

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五

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休迎想見在事勿留念隨覺而止習以爲常久久彌堅不煩多學

避禍不如避名息影不如藏形

法無定相隨念變遷佛無定形隨機應化有時三世

諸佛說法萬象森羅側耳聞有時萬象森羅說法

三世諸佛立地聽有時都不恁麼單單一個無位真人占斷十方世界

真是

○

習乎定則當澄念不動如道經之云徐清是也生平慧則當燭理無盡如易卦之云久照是也苟能如此其道成矣

○

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人譽之而喜毀之而怒常情也唯君子不以毀譽動其心不知我而譽我不知我而毀我皆無損于我也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五

○

馬祖道即心是佛此語甚當與吾儒仁人心也意同又恐人執心爲佛又道非心非佛大梅和尚謂此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馬祖嘆曰梅子熟矣學人知即心是佛又參神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頻拂拭莫使惹塵埃之偈則三教宗旨思過半矣

○

人至衆也已至寡也同人心之好惡是以衆化已應知是處虛舟使獨出之機械是以寡致衆便生遍

地荆棘

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此語當為明鑑。

書能達人。不必利祿。愚而為智。不肖而為賢。昏而為明。賤而為人所尊。貧而有以自樂。故曰能達人也。

觸事而興感。知心術之與狀貌。蓋相應和焉。如矮人多徂詐。醜人多奸險。瘦人多無情。斜視人多顚利。

瞽目人多毒害。然又不止此。有因業而改其心術者。如文人多無行。刀筆人多忘義。商賈人多趨利。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射獵人多殘忍。又有因外而窺其心術者。如禮多必詐。廉官必刻。仁慈者多貪。術數者多狡。雖未可全泥。然十已居其七八。觸類而推。其可以盡天下之情偽哉。

人生只要放身捨命。大死一回。一切病根自絕。然後打個踉蹌跳。依舊做箇活人。那時將此已驗之方。徧醫天下禪病。

一路涅槃門。本無身心。受生於十方世界。性皆以愛欲受輪迴。由一念之自差。歷萬苦而不息。切忌等

閑蹉過勢。須勇猛提撕。撲落虚空。撒手懸崖上。立踏。翻窠窟。分身異類中。行孤雲野雀。何天不飛。清

水白石。何處無之。

老氏云。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大成若缺。其用不

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人心即天意。人於貴盛者。恒懷妬心。於富厚者。恒懷忌心。此非天道惡盈好謙之徵耶。

士君子出身事主。往往奔逐世塵。與波上下。將謂治

國事與治身事無干。不知治國之法。就是理身。立

法教佩珠 卷之一

身之道。就可立政。寧靜則百骸理。清靜則百姓安。

古人為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今

人有多少病痛。一個人是一樣。須是仔細自看。即

克將去。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止念令靜。觀理令明。念靜理明。無生不成。導氣令和。

引體令柔。氣和體柔。長生可求。此二法內外相資。

之法也。

淳而不敏。則失入于愚。敏而不淳。則失入於猾。愚得

畢備其何以堪。淳而復敏。既靜且明。靜明者。定慧之異名。寂照之根性也。禪兼照了。非守默之癡禪。慧復澄凝。非尋文之狂慧。

處世之道。莫貴于無心。莫不貴于有心。故以鑑見醜。則善鑑。以人舉疵。則尤人。鑑無心而人有。心也。虛舟之觸。褊心不怒。益以一人。則忿而閑。虛舟無心而人有。心也。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于無形。行于無息。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于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所以蒙禍者。妄議國家典法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水生虫。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廉士守財。不如閉戶。

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

六祖示薛簡曰。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

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危者。志不廣。

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

善馳者。終于蹶。善鬪者。終于敗。

鴟冠子云。愛重每生于害。過嫌疑多起于離間。

人生衣祿。自有分定。非可強而致者。陶朱三致千金。

匪其知力。足以得之也。迺其身至卿相。全名五湖。

其福自厚耳。宋劉伯龍歷位九卿。貧窶猶甚。常在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圭

家慨然將逐什一之利。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

嘆而止。噫。與齒去角。與翼去足。天道尚不能全。在

人知足。知止耳。富貴可求也。孔子猶為執鞭。慎勿

為鬼所啗哉。

南嶽思大師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

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少而位高者。危。無大功

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

人皆知利而不知病。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

故再植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支子問道老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

○老子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忝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楊景明先生傳云。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宜敬。心火自定。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寵辱不驚。肝木以寧。

○傳大士曰。水中鹽味。色裏膠清。畢竟是有。不見其形。通玄長者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

○天衣懷公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

○李長者曰。十世古今。生歿不離于當念。無邊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智凡不礙。狀多鏡以納衆形。彼此無妨。若千燈而共一室。

真果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唯利是念。何以自別于禽獸。余歸蜀。嘗杜門著書。不令費日。只效溫公通鑑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函堅則物必毀之。刀利則物必摧之。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洞山价師曰。心不附物。是真修行。

○黃龍南曰。參學人。當如貓兒捕鼠。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向順。首尾一直。擬無不中。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一失也。

○天台靜上座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

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吾居靜境。可比華胥國。吾為逸民。可比葛天氏。吾聞和聲。可比鈞天樂。飲食節約。何求滋味。寢興順適。何須嬉戲。不改其樂。永錫難老。動與吉會。其如予何。

法敬佩珠

卷之一

三

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禍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袵。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

心問曰。子終日守約。自生煩惱。何以故。意曰。守約易。守真難。守真易。守氣難。守氣易。守口難。

好一箇

心問曰。寡怨有道乎。意曰。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悅。人以不如。不傲人。以不知。不疑人。以不肯。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世緣雖曰不礙。終以撥置為高。古者云。出得荆棘林。還你自好手。

繫念之法。不拘行住坐臥。不必出聲損氣。惟務至誠。默想默念。默念相繼。心無間斷。敢許現生肉眼。便能見佛。此是一種捷徑法門。至簡至要。極靈極驗。請觀諸作者平生所積。無一物可將。平生所為。無一事可靠。平生所養子孫。無一人可替。長夜茫茫。游魂靡托。其可傷者。不在茲乎。民度苦劫。同業所感。黃檗禪師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以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但是衆生着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本源清淨心。常自

法敬佩珠

三

圓明遍照。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

數味放箸。即空出多。騎從既到。即空。終日游觀。既

歸。即空。又如為善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

為惡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深悟此理。則

食可菲薄。無逼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

苦人之煩惱。游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

勉為。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寬譽之

罪。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三

大丈夫處世。行已不可不宏。常使我客人。勿令人容

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

蘇長公曰。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逸難。

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安閑逸。忍癢。有道之

士也。

學問長進。斷然不在意氣太銳之時。乃在工夫有常

之後。

物不壞則無以見其成。器不弊則無以召其新。

禪非世間學。故無指亦無訣。先師云。參禪無秘訣。只

醒甚

要生歎切。若生歎之念痛切。則三昧自然現前。

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已墮。逆風

颺塵。塵不至彼。還全已身。賢不可毀。禍將滅已。

有人患淫不止。欲自斷陰。佛謂之曰。若斷其陰。不如

斷心。心如功曹。功曹若止。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

陰何益。佛為說偈。欲生于汝。意以思想生。二心

各寂靜。非色亦非行。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三

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

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

則辱安從至乎。

官急于官。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怠情。孝衰于妻子。

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李卓吾曰。或謂以禽獸待橫逆。亦覺不忠厚。此假忠

厚之言也。這正是君子大度量處。若猶視以為人。

計較之念。決不能忘。况橫逆者。原禽獸不如。我以

禽獸目之。亦太忠厚矣。何不忠厚之有乎。

今人有掀然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

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

名事業

世味如酒。能使人既醉且狂。倘于未飲之先。或半酣之際。冷眼觀。破甕不悟醉者狂者之可憐哉。

今之所以杜絕應酬者。且圖自家省緣。亦免引人入草。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貴安穩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爲五欲所牽。爲知足者之所憐。慙。是名知足。

法教佩珠

卷之一

三

蘇公嘗言。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葉。覺有新得。人心。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蒙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銷。而天理明。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事已往。不追更妙。覺人詐。而不形于言。自有餘味。

薛文清公云。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楊誠齋曰。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于不。

去之

饑不寒。胡文定公曰。大抵人家須常令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快意。便有不恰好出來。二公之言。互相。

發。蓋亨來于困。而氣戒于盈。理固然也。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悅。悅則把袂連袂。傾心覆膽。怒則持戈執戟。怒氣相加矣。夫與之遊。尚不可。况與之謀大事。決大疑哉。

薛文清公云。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方。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

海教佩珠

卷之一

三

深。又養得氣完。而憂寐亦安。

英氣甚害事。渾合不露圭角。最好。

人爲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

元城于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

一年。方去得箇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

其躍然于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

言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人孩
日而
忘其
人孩
不天
道不
子何
是

凡人不可無思常漸除之人身虛無但有遊氣氣

息得理百病不生

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

及有如意事則妬忌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

則譏笑若知事無定勢如築牆之板然或上或下

或下或上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妬人笑人哉

人多忙中切于辦閑事我獨閑中切于辦忙事此理

可以知識及不可以言說到

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力勝

法教佩珠

卷之一

甲

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

毒智者莫甚于酒留事者莫甚于樂毀廉者莫甚于

色富在知己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

後憂

大休大歇不在荒閑寂寞之濱正在功名事業熾然

作用處所以道百務紛紛萬緣擾擾着着有個生

身路倘能于緣務紛擾中熾然作用處着得眼出

得身譬如百鍊精金頓撲不碎得其全體大用應

變無窮較之守荒閑寂寞而局于一如半解者天

地相懸矣

古人云幻緣即實相煩惱即菩提妙在一翻翻轉直

下便是不過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不因塵勞業

識何以顯佛祖之妙用

以醒眼看破醉夢急著精彩加鞭進步爲佛祖出口

氣

誇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語纔有誇心即便斷

却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曰作事皆依本分

屈已饒人終無悔吝

法教佩珠

卷之一

見無所見剎兩眼聞無所聞餘兩耳

衣垢不渝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渝德缺

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趙季仁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

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或曰盡則

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

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

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

故老而不衰

伊川每見學者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內未免膠擾者。所謂坐馳也。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保生者寡慾。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隣里鄉黨。無所逃于世者也。處處最宜和穆。相賙相恤。相比相容。比之家親。似當均一。不然孤立無與。緩急誰與之濟哉。

禍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法教佩珠。卷之一

耳目導心。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日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乎。

氣宇要老成近厚。不要有圭角。防有鈍挫缺折。掃殺機以迎生氣。脩庸德以來異人。

禍莫大于縱己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結怨于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

脩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誠酒後語。忌食前嗔。忍難忍事。順自強人。

法教佩珠。卷之一

富時不儉。貧時悔。見時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簞茶淡飯。飽即休。補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

攝心爲戒。擬心即犯。月堂以此開示聽徒。今於擬處攝處。見徹根源。則直指在是矣。

耕耨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

勢交者近。勢竭而亡。財交者密。財盡而疎。色交者親。色衰而絕。

周易之樂天知命。老子之少思寡欲。莊子之安時處順。釋氏之背塵合覺。若能四者不失。久而彌堅。斯亦非常人也。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已者。斯能罪人者也。不報怨者。斯能報怨者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法教佩珠 卷之一

淮南子曰。大喜墜陽。大怒破陰。

淡為五味之本。淡食養胃。則百病不生。

煩惱性空。不當過執。須以智慧燭理。勿與愚夫混同。

故佛書云。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又云。以智慧。力。裂煩惱網。又云。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是也。

世有顛倒。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

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早媒身。

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

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

九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唯此

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乎。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沿一箇心。所謂存。所

謂收。只是喚醒。

虛齋云。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才謀

者不多言。唯見世之邪人。佞人。與細人。始多言耳。

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

法教佩珠 卷之一

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為難。

彼聽之者。蓄于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為

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為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

甚哉。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語道盡

相術骨髓。故知心正于內。驗形于外。心亂于中。相

變于外。甚可畏也。如人心一怒。則面見怒容。身顯

怒形。人心一喜。則面有喜色。身見喜形。奸邪偽妄

之積。豈有不形見于外者乎。

○以理聽言。則心有主。以道窒念。則心自清。

○靜處煉氣。動處煉神。

○今人未必是應事接物時不是。自是未應接時。便不好了。須於此處點檢。使合道理。始得。

○血氣心知之所及者。乃凡心。非真心也。血氣心知之所不及。而能知者。乃真心也。嘗見夏月蚊嘍。人方睡時。心不知也。手足能祛之。殄之。真心之所為也。至于遇蚊憂。則神不寐。遇戰鬪。則身戰慄。有凶事。則心動悸。心欲強制之。而不能。亦真心之所為也。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吳

真心之謂神。神之謂天。凡心之謂形。形之謂人。

○為學下功。止有一捷徑。法門惟要去凡心。至緊。逼拶得一分凡心退。則見一分聖心。逼拶得十分凡心退。則見十分聖心。如天有雲霧。去得一片雲霧。則露出一片青天。若一天無雲霧。則目中俱青天矣。文中子曰。昔人以酒為醉鄉。以閨門為軟溫鄉。以任官為帝鄉。謂之鄉者。正緣處之甚易。去之甚難。情所易溺故耳。

○古今以來。或脩德而遭橫譴。或積善而遇災害。或施

言者其
先大其
生如
尚不
我三
地自
身比
乎

恩而酬以怨。或守清而污以貪。或德厚而居小官。或求全而得毀謗。不可枚舉。即宜推理安常。任運而過。若不勝其私。而汲汲以鳴其不平。是亦小丈夫而已。老子云。不知常。妄作凶。

○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之謂明鏡止水。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泰山喬嶽。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處天下。此之謂青天白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之謂霽月光風。

法教佩珠

卷之一

吳

處事接物之際。常教此心光瞪瞪地。便是存心。

○忍之一字。於世路極有益。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斯真為忍也。

○人之高堂華服。自以為為有益于我。然堂愈高。則去頭

愈遠。服愈華。則去身愈外。然則為人乎。為己乎。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讀已見書。如遇故人。

○虎豹之疑。不如螫蜂之遠。故處事貴果。鸛鶴之亮。不如擊隼之匿。故謀事成。露丘阜之止。不如涓泉之逝。故學貴不已。雷風之迅。不如霹靂之潤。故心貴不躁。

○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如鐘磬焉。愈厚則聲愈縱。薄者反是。

○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以執離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非召福之門。

○後生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算。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法教佩珠。卷之一

○賤者贈之。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來。自然酬答不差。

○醉人胆大。與酒融決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決。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俱之有。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痴呆。以防死。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舌頭無骨。得言句之總持。眼裏有筋。具遊戲之三昧。群居閉口。獨坐防心。

○讀史要耐訛字。正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閒居耐俗漢。看花耐惡酒。此方得力。

○讀書貴有眼。如道德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經則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

○世情太濃。以淡字對治。全不得力。直窮濃處。作何究竟。則自然當下銷鑊。

○名心未化。對妻孥亦自矜莊。隱衷釋然。即夢寐皆成清淨。法教佩珠 卷之一

○事當快意處能轉。不特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住。不特終身自少尤悔。且覺趣味無窮。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

○閒非易事。須是胸中有靈丹一粒。方能點化俗情。擺脫世故。

○蘇子由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性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忌。而得謗可以銷名。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吝。人多不知也。鄙吝之極。必生奢男。

○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

○清事不可着跡。若衣冠必求奇古。器用必求精良。飲食必求異巧。此乃清中之濁。抑亦爲清事之一蠹。

○俠之一字。昔以之加意氣。今以之加揮霍。只在氣魄。法教佩珠卷之一

氣骨之分。

○舉世嫉脩眉。不特深宮思妬。隨人矜寸舌。猶然列國爭長。

○無欲者其言清。無累者其言達。口耳與入。靈竅忽啓。故曰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香。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功則天也。

法教佩珠卷之一終

法教佩珠卷之二

雲間林有麟仁甫纂輯

○觀此心念以內有六根。外有六塵。根塵相對。故有識生。根塵未對。識本無生。觀生如是。觀滅亦然。生滅名字。俱是假立。生滅心滅。寂滅現前。了無所得。

○初心脩學。未便得住。抑之令住。往往發狂。如學射者。久習方中。先了所觀之境。一切皆空。能現之心。自然不起。

○隨機應現。而爲雪山午夜之星。顯露當陽。而爲龍潭法教佩珠卷之二

○所滅之燭。鑑體無虧。而爲東平打破之鏡。照功不立。而爲毘耶無盡之燈。長手觸體。而體不可分。終

朝溢目。而目不可覩。斯所謂神光者也。古德謂神光獨耀。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言獨耀者。乃一體而無二者也。

○大饑不大食。大渴不大飲。恐血氣失常。率然不救。心荒意亂。地獄門。心清意靜。天堂路。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

不染不
用智
心定

勢利紛華不近者為潔近之而不染者為尤潔智械

機巧不知者為高知之而不用者為尤高耳中常有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

得三勝
者人

三勝之利其理超然知寡慾之道無大疾疢而獲康

勝見正念之法無大濁亂而獲清勝居不競之地

○

無大咎悔而獲吉勝此三者自得而已

○

處靜者如捧盈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願其靜也

○

處動者猶願其靜處靜而願其動者可乎

○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

悔字

完名美節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屏行

污名不宜全推引些歸己可以韜光養德

事事留個有餘不盡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

不能損我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者不生內變必

召外憂

○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

○

使其可從

○

矜高倨傲無非客氣降伏得客氣下而後正氣伸情

○

欲意識盡屬妄心消殺得妄心盡而後真心現

○

居卑而後知登高之為危處晦而後知向明之太露

益友何
皆遠之

矣

學者要收拾精神併歸一路如修德而留意于事功名譽必無實詣讀書而寄興于吟咏風雅定不深心。

人人有個大慈悲維摩屠削無二心也處處類種真起金屋茅簷非兩地也只是欲蔽情封當面錯過便咫尺千里矣

吉人無論作用安詳即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無論作事狠戾即聲音笑語渾是殺機

法教佩珠

卷之二

四

福莫福于少事禍莫禍于多心唯苦事者方知少事之爲福唯平心者始知多心之爲禍

處治世宜方處亂世宜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並用待善人宜寬待惡人宜嚴待庸衆之人當寬嚴互存

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而齎盜糧矣

可爲

讀書不見聖賢爲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爲衣冠盜講學不尚躬行爲口頭禪立業不思種德爲眼前花

扶術欺
以爲巧
即

真廉無廉名立名者正所以爲貪大巧無巧術用術者乃所以爲拙

敬器以滿覆撲滿以空全故君子寧居無不居有寧處缺不處完

心體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頭曖昧白日下生厲鬼爲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爲善而急人知善處

法教佩珠

卷之二

五

卽是惡根

福不可徵養喜神以爲召福之本禍不可避去殺機以爲遠禍之方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寧默毋躁寧拙毋巧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塞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汚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爲寶所以度越一世

○耳目見聞爲外賊情欲意識爲內賊只是主人翁惺惺不昧獨坐中堂賊便化爲家人矣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已往之失不如防將來之非

○氣象要高曠不可疎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冲淡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

○閑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

○貞士無心徼福天即就無心處牖其衷儉人着意避禍天即就着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權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當念其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者是當思其傾覆之易

○居逆境中周身皆鍼砭藥石砥節礪行而不覺處順境內滿前盡兵刃戈矛銷膏靡骨而不知

○生長富貴叢中的嗜欲如猛火權勢似烈焰若不帶些清冷氣味其火焰不至焚人必將自燦矣

○身相日日變衰心相念念遷謝汨沒浮世誠宜自惜

○人心一真便霜可飛城可隕金石可貫若偽妄之人形體徒具真宰已亡對人則面目可憎獨居則形影自媿

○天下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濁以屈爲伸真涉世之一壺藏身之三窟也

○勝私制欲之功有曰識不早力不易者有曰識得破忍不過者蓋識是一顆照魔的明珠力是一把斬魔的慧劍兩不可少也

○覺人之詐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動于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

○善人未能急親不宜預揚恐來讒譖之奸惡人未能輕去不宜先發恐招嫉妬之禍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于貧賤妬忌之心骨肉尤甚于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腸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

○

○

計何哉

疾之已其乱也

小堂

只恐花子○甚多

0

88

○○
名言

○

○ .

心爲生民立命爲子孫造福。

官有二語曰惟公則生明惟廉則生威居家有二語曰惟恕則情平惟儉則用足。

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衰老的辛酸。

與小人佐讐。小人自有對頭。休向君子諂媚。君子原無私惠。

人之思雖深不報怨則淺亦報之聞人之惡雖隱不疑善則顯亦疑之此刻之極薄之尤也。

美德也。過則爲慳吝。爲鄙嗇。反傷雅道。讓懿行也。

過則爲足恭、爲曲謹、多出機心、

大夫居官不可竿牘無節要使人難見以杜倖端
居鄉不可嵯岸太高要使人易見以敦舊好。

乘喜而輕諾、毋因醉而生嗔、毋乘快而多事、毋因倦而鮮終、

乃心之門守口不密洩盡真機意乃心之足防意不嚴走盡邪蹊

月本長而慙者自促、天地本寬而鄙者自隘、風花

雪月本閑而勞攘者自冗

山河大地已屬微空而況塵中之塵血肉身軀且歸泡影而况影外之影非上上智無了了心

人肯當下休便當下了若要尋個歇處則婚嫁雖完事亦不少僧道雖好心亦不了前人云如今你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見之卓矣

從冷視熱然後知熱處之奔馳無益從冗入閑然後覺閑中之滋味最長

延促由于一念寬窄係之寸心故機關者一日還于法教佩珠

千古意廣者斗室寬若兩間

忙處不亂性須閑處心神養得清於時不動心須生時事物看得破

人情世態倏忽萬端不宜認得太真堯夫云昔日所云我而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爲後來誰人常作是觀便可解却胸中胃矣

熱鬧中着一冷眼便省許多苦心思冷落處存一熱心便得許多真趣味

纔就筏便思舍筏方是無事道人若騎驢又復覓驢

終爲不了禪師

纏脫只在自心心了則屠肆糟屋居然淨土不然縱一琴一雀一花一卉嗜好雖清魔障終在語云能休塵境是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信夫

白氏云不如放身心冥然任大造晁氏云不如收身心凝然歸寂定放者流爲猖狂收者入于枯寂唯善操身心而欄柵在手收放自如

優人傳粉調酥效妍醜于毫端俄而歌殘場罷妍醜何存奕者爭先競後較雌雄于着子俄而局盡子

收雌雄安在

心無其心何有于觀釋氏曰觀心者重增其障物本一物何待于齊莊生曰齊物者自剖其同

人生福境禍區皆念想造成故釋氏云利欲熾熱即然火坑貪愛泥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

一念警覺船登彼岸

人生太閑則別念竊生太忙則真性不現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憂亦不可不耽風月之趣

世人爲榮利纏縛動日塵世苦海不知雲白山青川

光景却
拔自家
漢城

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世亦不塵。海亦不苦。彼自塵苦其心爾。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之釣餌即人世之機阱
此處着眼不高鮮不墮彼術中矣。

戲場上
都是丑
淨如何

人生原是一傀儡。只要根蒂在手。一線不亂。卷舒自由。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提掇。便超出場中矣。

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擾言

語減則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混沌可完彼不求日減而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哉

世態有炎涼而我無嗔喜。世味有濃淡而我無欣厭。

一毫不落世情窠臼。便是一在世出世法也。

人心一有粘帶、使鴻毛重若泰山、唯因物付物、洒然

自得則堯舜遜讓不過三杯酒湯武征誅真是一

心聲者酷似其貌。貌言者無關於心。故分菓車中。畢竟借他人面孔。捉刀床側。終須露自己精神。

感有心而咸則無心之感也誠有言而成則無言之

誠也。悅有心而兌則無心之悅也。說有言而兌則

無言之說也。蓋舉意舉口。即屬後天可議可思。直

爲塵跡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

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也。

神凝則精氣聚而百寶結者藥物也真息往來而未

法教佩珠 卷之二 三

及為
物不
不可
不候

子欲逃而不可得者也。

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然染之。則膩不濯矣。

全揀者。直指靈知。即是真性。餘皆虛妄。全收者。染淨諸法。無不是心。心迷故妄起業惑。乃至四生六道。心悟故從體起用法。法全真。如金作器。器皆金。如鏡現影。影皆鏡。

亢倉子曰。道筋骨則形全。勇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法教佩珠

卷之二

古

大慧云。自念此身尚存。睡時已無主宰。况四大分散。衆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絕時。自到寤寐恒一處。後忽參悟。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

金剛經之降伏其心。道德經之虛其心。周易之洗心。其道一也。

發殺機以銷不盡之雄心。運生機以補既漓之元氣。宇宙在手。誰曰不然。

一念不起為寂。念起即覺為照。寂照雙忘為定。心華

發明為慧。此圓通法門。乃直超三界最上一乘之功用也。

萬物生皆从元神。灰復生形从神不滅。身異性常存。息之一字。釋氏謂之數息。調息。道家謂之踵息。胎息。儒家云。瞬有存息。有養息。以喉者从息。以臍者生息。以踵者仙。

以照了智。見五蘊皆空之後。以總持力。到一念不生之時。智力相資。久當自覺。

或問格物致知。曰。一部楞嚴經盡之矣。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為初伏。

法教佩珠

卷之二

主

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為永斷根本。無明非格物乎。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清淨圓融。實覺非知致乎。儒曰。物格知致。釋曰。轉識為智。

經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又云。衆生迷時。結性為心。悟時。釋心為性。莊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為殺為結。為賊。心之害大矣。

李卓吾語。我以信義待人。已自屬愚。而又責人失信。背義。抑又愚矣。斯言雖僻。有切時事。

人言易凡稠人中不可議人之短長。必有親厚者。盛喜中。勿
利人何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損人何毀人于我不美。誑人于我不信。慢人于我不尊。戕人
利己于我不益。
接言通因病投藥。因藥發病。發病易治。藥病難平。藥病雙拋。
接言通誰受病者。
接言通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怒。犯
接言通不可救。
法教佩珠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動莫大于不意。謀莫
法教佩珠善于不識。
法教佩珠為人譬如對敵。先須立得脚頭。任然後可望其有進。
法教佩珠人富而我貧。則妬。人榮而我辱。則忌。殊不知自貧自
法教佩珠辱。與人何與。而橫生怨忌。則伎求之心起之也。孔
法教佩珠子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苟安我貧。甘我辱。
法教佩珠則人之饒裕。薰炙浮雲。視之怨安從生。
法教佩珠司馬溫公解禪六偈。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
法教佩珠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
法教佩珠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

接言通積善來百祥。是名因果心。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
接言通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
接言通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佛菩薩。言為百世師。行為
接言通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光明藏。
接言通聞君子議論。如啜糖水。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接言通諂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接言通喜人之言多失。信怒人之言多失。體
接言通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接言通范忠宣公平。平生自奉無重肉。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
法教佩珠率以為常。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
法教佩珠恕可以成德。
法教佩珠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閑做。閑時忙做。變氣質有二
法教佩珠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法教佩珠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游定不得力。落驕雅
法教佩珠兩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法教佩珠居處必先精勤。廼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
法教佩珠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定心
法教佩珠寡慾。可以服鬼神。

名

人孰不好人譽已。而又忌稱人之善。人孰不惡人毀已。而又樂道人之惡。不知譽人者。人亦譽之。毀人者。人亦毀之。

銷鑠人無如忿與怒。忿動水。漲怒盛火。炎。懲之室之。心火下降。腎水上滋。此亦吾儒坎離交媾。功。法。何必仙家。

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無怒亦無厭。始是逍遙人。此道書意。行之稍易。無怒亦無厭。始是逍遙人。此道書意。行之稍易。無怒亦無厭。始是逍遙人。此道書意。行之稍易。

亦無親。始是平等法。此佛書意。行之甚難。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福人。宜行。惜福事。出一箇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願封慎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

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人之嗜名節。嗜文章。嗜遊俠。如嗜酒然。易動客氣。當以德性消之。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

忘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薄福者心。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心。寬厚則福益厚矣。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忌。而得謗可以銷名。

不善人雖人所共惡。然亦有益於人。大抵見不善人。則警懼。不至自為不善。不見不善人。則放肆。或至

自為不善而不覺。

偶思貧賤人。所以贏富貴人。一籌者。止為落得一味清涼耳。若又馳逐貴勢之門。乞哀權要之路。日夜

奔忙。無有止息。則連此一段清閑。亦輪却耶。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

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便是涵養得力處。

遭一番磨障。長一番練達。容一番橫逆。增一番氣度。小辱不肯放下。惹起大辱。此人情之不可解者。

是○
善之○
同○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當人半慳半覺。未下床時。方寸中。

可○
功夫○

別人面上便宜不可討。自家面上便宜不可不討。其語最妙。

確○
言○

凡忍辱不得。忍事不得。忍言不得者。皆福薄也。

○
○

末世絕無好人。須是將我的好。引他的好。出來。切勿將我的不好。惹他的不好。出來。寧可把我的好。換去他的不好。始得。

法教佩珠

卷之二

三十

當紛擾而心不亂。遇觸激而氣不動。是為至靜。

天○
地○
○

喜談人過者。屬陰。陰氣沉重。則日墮落。樂道人善者。屬陽。陽氣輕清。則日起脫。此處關係最大。不可不慎。

慎。

德業常看勝于我者。則愧耻自增。爵祿常看不及我者。則怨尤自息。

透得名利關。是小休。歇。透得生死關。是大休。歇。

世路風霜。鍊心之境。世情冷燠。忍性之地。世事顛倒。修行之資。

五○
人○
○

技藝多不如少。少不如無。多則雜。少則精。無則閑。交遊亦然。

閑居五事最樂。一靜坐。一觀書。一看山水。花木。一與良朋講論。一教子弟。

種種著於有起。諸妄想者。此名顛倒。見種種落于空。都無所悟者。此名斷滅。見無此二病。而能洞曉空趣者。此名正真見。

凡做一好事。屑屑形諸口。便非陰德。故曰陰德。猶耳鳴。已獨知之。

法教佩珠

卷之二

主

○
○

與惡人居。不可生憎心。譬如入窮山。逢虎狼。方將食。宿以之。更於何處躲避。與同人居。不可生着心。譬如玉盃注酒。酒盡落檯。便與我隔幾個須彌也。古人云。立處非真。妙哉。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為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與而言界牆。不言處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濤而不疑。

少風濤疑之有懼。火不謀無成必敗。是以愚漢漢河聖人不與。

○
精進

○
千古明鑑

○
証人者
耳

○
連以不
可厚矣
在哉

○

舉念時都不用作許多伎倆。但行住坐臥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莫生分別。舉來舉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如此境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

珍寶重玩。是謂尤物。人見之無不善涎求。而不與。禍且立至。平泉醒酒之石。至不能保其佳子弟。非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哉。

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與我。何。慚。縱火燒天。何處着熱。風波洶湧。虛舟自沉。法教佩珠。卷之二。主

閒。

光陰不惜易去。心思不用易枯。血脉不運易病。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不可着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閑談酒譌。慎勿形言。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家有吉祥之聲三。而絲竹管絃。不與焉。讀書聲。紡織聲。和樂聲。家有不祥之聲三。而哭泣悲哀。不與焉。妓曲聲。賭博聲。聒噪聲。法教佩珠。卷之二。主

○
外情
高奇
不直平文

世之齷齪富貴者。正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渠。一餉間耳。

吾以文章為佛事。得自然智。以音聲為佛事。得自然聞。非敢超于天人。幾乎遠得已利。

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云。事未至。先一着。事既至。後一着。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救解者。上資祖考。下陰兒孫。

俗情濃醲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閑得下。俗情牽絳處。斬得下。斯學問真得力處。

大覺未通。先向痴呆中進步。塵緣難了。且從笑罵裡藏身。

病字從丙。丙火也。疾字從矢。矢箭也。蓋矢言其急。而丙言其躁。躁而急。其疾病之源乎。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其言婉惻。真足啓人友于之愛。

作福不如避罪。服藥不如忌口。法教佩珠。卷之二。主

積丘山之善尚未得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自陷于小人

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

逆取順取命中只有這些財緊行慢行前程只有許多路

多路

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忘

義所宜爲方所能爲心所欲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只是無志

法教佩珠

卷之二

五

人若干日間閒言語省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閑場中如何讀得書

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

屋裡吃也試一回思何故如此

只見自家的苦不見別人的苦只見別人的不是不見自家的不是此世所以多怨尤也

改過須要連脚斫却若只塗飾耳目無論人不可欺還瞞自家不過

妄想空花本無所有而况冤親相尋糾纏何已非斬

除習氣安能電掃氷釋於無何有之鄉

聞人談論但且虛受悅服慎勿鋒起求勝詳究取捨在我而已

在我而已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莊子云哀莫大于心死而形次之誦久令人有生

意

理性如調琴絃緊則有斷慢則不應緊慢得中則琴

法教佩珠

卷之二

五

可矣又如鑄劍剛多則折錫多則卷剛錫得中則劍可矣調鍊真性者體此二法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

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

不學之爲貪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損人自損也愛人自愛也樂人之禍彼未必禍而已

先禍矣

世間如夢人非不知但見煖熱又且去矣自古煖熱處誤却多少人

禍莫大于無禍今無事已是享福如不自覺將恐禍生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享福無已

疑重從容自可寡過輕躁情慢末有不離道者

法教佩珠

卷之二

王

人病橫天多由飲食飲食之患過于聲色聲色可絕

之踰旬飲食不可廢之一日為益亦多為患

似動不動真人深深之息似用不用如來空空之心

息息相依息調心靜混融純熟名曰精修

耐得煩者神完喫得虧者德厚

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乃計身後福報若市道然若無

禍福報應遂可為不善耶

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益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

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

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而寢故非心淫

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

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

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

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

逸呂成公釋之曰王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

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

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法教佩珠

卷之二

毛

陸放翁家訓曰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此

是一病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益使人歆艷

於我何補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

道雖亢而非滿矣

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

而無以自容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

敬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

心下不敢亂想。這便是時時。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人。

人之多欲。三聖同誠。周易損卦云。懲忿窒慾。老子道

經云。少私寡欲。釋氏涅槃經云。離于愛欲。

禪心之體。不可不住。不可有。住當住于無所住之住。

金剛經云。應生無所住心。坐忘論。樞翼云。不依一

物而心常住是也。若住此住。安穩深固。可以到自

覺聖智境界之處。

纖惡未除。不是滅度。一身之衆生。一夫不獲。不是滅

法教佩珠

卷之二

天

度無量無邊衆生。

輪迴者心也。一日二日。萬幾倏忽而善。倏忽而不善。

如輪旋轉。邵康節曰。寧知虛過此萬遍。怯似不曾

生一般。皆指此心之生滅言之。

宋孝宗幸靈隱。見飛來峯。問曰。既飛來。何不飛去。

僧對曰。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

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

已。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

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上得之。讀

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上

得之最實。

不觸則已。徧觸之皆身也。皆心也。不擊則已。徧擊之

皆石也。皆火也。要知心本無心者。真心也。火本無

火者真火也。

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若不知事心之法。

坐老蒲團。未免外馳。

屠者少食肉。圃者少食菽。耕者少食粟。匠者少居屋

法教佩珠

卷之二

无

逐於利也。可見營家者多不能享福。享福惟不營

家者得之。汲汲宦途而求聲譽者。究竟不曾受用

得宦途滋味。

過去事。丟得一節。是一節。現在事。了得一節。是一節。

未來事。省得一節。是一節。此最養心節用之要方

也。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藥也。火鍊藥而成丹。即以

神御氣而成道也。

何謂金丹。操持此心。久而不渝。天理常存。欲不能屈。

使酒罵
生性
是家

六祖
言
想
念
家

如金堅利斷一切物鉄漢金漢亦復如是、

醉之酒以觀其德此語最好若人雖多枯勺終始不

亂者其人必有德之士臨事亦不眩惑若其人不

勝杯勺每至大醉不能自主者其臨事決差乘僭

忒處家處官多不循理、

念起即覺覺之即無脩行妙門惟在此耳此法無多

子教人煉念頭一毫如未盡何處覓蹤由、

樂是心之本體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

苦自加迷棄一念開明樂即在此。

法教佩珠

卷之二

三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

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

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桂香堂藏板

燈能顯色如是見性是眼非燈眼能顯色如是見性

是心非眼、

古人蘊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何由厚

積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

始終相成生滅相續生滅生滅生滅生滅如旋火輪

未有休息如水成冰冰還成水

今人
見作
馬牛
而
不知
其
本
心

富貴之護吾身如白雲之覆吾頂白雲悠揚少焉復

易其處豈得以計而留之乎吾欲與子孫留富貴

如以計留白雲也。

常縱有疾張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

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縱曰天下事盡矣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

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閑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

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

法教佩珠

卷之二

三

念刻。

宴坐靜室栖心聖境寂然不動怡然自得獲大安穩

何樂如之、

心不散亂禪定根也心不痴冥智慧根也但令深固

能久勿思證驗如何

究觀物理油清而燈明油濁而燈暗水靜而影定水

動而影亂因知人心當以清靜為本

讀書不獨能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

故也。

輕陰、病情、陽病、生事、陰病、廢事、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為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

有奇窮、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切須檢

點、

貧苦之家、自無疾病、非禍亦罕、富貴之家、常有禍患

者、亦由奢侈太過、未免害生、況又加以驕肆、無

所忌憚哉、

卑賤之人、豈無暴性、亦以自幼處人呵責之下、日忍

法教佩珠

卷之十

三

一日久、則不自覺其感觸而順受矣、處得志者能

以此自比、其為度量自寬、其為德業自厚、

難忍能忍、殊勝之力也、可行必行、決定之行也、二法

相濟、其道混成、

涵養之道、須沉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龐

厲之氣、

好辨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

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

誨妬、不若韜光以示拙、

影外有影之象、浸微而疎、夢中說夢之言、重增其妄、

貪人所惑、覺心自知、

身之有無、既委順于造化、事之得失、當委順于因緣、

吾心浩然、歸之委順、

楊德祖殺身于曹操、薛道衡斥死於隋煬、以露已之

才也、常誕墓發於鍾繇、劉希夷囊壓於宋之間、以

吝已之美也、故聖人公善哲士、韜光恐罹此禍也、

老子警世詞、忍一句禍根、從此無生處、饒一着不須

與人爭強、弱耐一時、火坑化作白蓮池、退一步便

法教佩珠

卷之十二

三

是優游清淨路、恁他嗔、恁他妬、耳不聽心、不怒只

管寬懷、大着肚、若有人能如此行、見世神仙應可

做、

十二時中有晝夜、十二緣中有生歿、正覺大明之人

洞分真妄、故有決定歸心之處、

金貂紫綬、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繡鞍、不如芒鞋藤杖、

醇醪黍牛、不如白酒黃雞、玉斚金鋪、不如松窓竹

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

世味醞酸至味無味味無味者能淡一切味淡足養德淡足養身淡足養交淡足養民。

內典所說高原陸地不生蓮華糞壤之中種植滋茂因知苦惱之會正是練心之處也。

真性之外一切之形皆夢幻也一切之情皆塵垢也一切之緣皆影響也胡能爲累是名達觀。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法教佩珠

卷之二

三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喜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致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雖大富貴人天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患之事異耳故謂之缺陷世界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世人終日苦擾精神困憊全仗夜間一睡始勾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爲後天濁氣所掩是謂陽陷于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無動而心無思慮如種火相似先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真意綿綿與虛空同體則與虛空同壽孟子指出日夜所息示人用力之方平日之氣不爲旦晝牯亡則庶幾矣。

身譬宅也神譬身也養成元神炯然不昧雖然長往歸還于天如世人舍宅他適故曰拔宅飛昇。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于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法教佩珠

卷之二

三

得便宜是失便宜失便宜是得便宜。

易六十四卦辭吉凶相錯謙爲全吉孔子贊之曰謙尊而光。

尊而光。

飲得橫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

一歲之間、役役鬪捷於聲利之場、如之何能樂、

○心不耐閑。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正為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

○一切導引。以閉息為主。一切修養。以斷欲為主。息不閉。則氣不聚。導引何益。欲不斷。則精不住。雖修養無功。

○玄符子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也。才下而位高。二也。無大功而有厚祿。三也。

○老子云。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法苑珠林

卷之二

甲

○心者。世間及出世間。萬法總相。其別有五。一。肉團心。狀如蕉雷。生色身中。係無情攝。二。緣慮心。狀如野燒。忽生忽滅。係妄怨攝。三。集起心。狀如草子。埋伏識田。係習氣攝。四。賴耶心。狀如良田。納種無厭。係無明攝。五。真如心。狀同虛空。廓彼法界。係寂照攝。陰符經曰。心生於物。物滅於心。機在目。蔡季通註云。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滅於物也。人之接於物者。其竅有九。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

○三要耳目口是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問問仁。以視爲首。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識。均是意也。

○玉樞云。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尚書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夫曰柔曰弱曰遜。其義深矣。

○心經照見五蘊空。楞嚴五蘊盡。夫五蘊空盡。則能出神而道可成矣。圓覺經如器中簣。聲出于外。即楞嚴經受陰盡者。心離其形。反觀其面。去住自由。無復留碍也。

法苑珠林

卷之二

甲

○五臟之氣。皆會于胃。且津之潤燥。係于思。一爲六慾所誘。思不得其正。則見食爲涎。逢哀爲淚。魂生汗。怒涌血。往而不返。內失滋養。精炁與神。從而散泄。但餘枯骸。是爲灰之徒。若六魔伏諾。思得其正。有主於內。則津生胃脘。濯溉四肢。流潤丹鼎。精氣與神。因之凝合。生之徒也。

○羽聖真君云。今日明日。可惜可惜。大限到來。有何功力。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墨。十方諸聖點頭。

時此是學人真箇得。

銅爲錢則人愛爲印則人畏爲足爐漱盆則翁媼皆役之非性有美惡置之者何如耳于我何加損焉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薛文清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寔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唐克之曰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法教佩珠

爲人

傳獻簡公曰以帷簿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今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詘乎。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貪食貪酒貪色貪華居貪名貪利等類不易縷數總是一箇貪心隨在發現耳但食色之窠巢難破名

利之輟鑠易開學人要須識得先從節食遠色爲先一關打開其餘營壘不攻自破。

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諾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

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于必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魏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薛文清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文爲尤甚素無法教佩珠

是德寔才而悅人作文詞以諛已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此者乎。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

幻質無堅定隨化往靈心有覺須從靜來洞曉詳求斯爲上智。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敦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

國寂照了。割水吹光。盡廢擬度。徑悟心性者。聖賢居士之根也。勤心苦行。研磨湔滌。蚕絲牛毛。計日計功者。下劣凡夫之事也。

尹子曰不惟無思無爲者名爲無我雖有思有爲亦不害其爲無我火終日燥動而未嘗有我

離子曰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詞
法較佩珠

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急於離境。且以世間萬緣。飽嘗習察。磨煉其心。以一切智。易一切識。以一切心。平一切境。總之本無。一切亦是假名。從此修習漸熟。靈光漸露。大藥漸生。而後掩關。未晚也。

學道者戒貪瞋痴具聞思修導氣令和引體令柔心靜而明息細而幽習頭陀行與逍遙遊不驚不怖無喜無憂幾乎出世名爲入流。

修道之法譬如金不鍊不精。水不澄不清。燈不燃不
明。穀不種不生。其理必爾。何以不信。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要三箇必自反。

儒貴人倫亦去有所去有所者空也釋云真空亦稱
妙有妙有者實也若纏綿煩躁而自同桎梏何名
爲儒禪空斷見而淪於灰灰何名爲釋。

蘇子曰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禍之日真大福也豈待必得萬鍾然後爲福哉

法教佩珠

卷之十

星

周旋人事。交驩聲勢者。日常營營。究其得力處。不過十中二三。性度踈懶。守株抱甕者。日常岑寂。究其失利處。亦不過十中二三。乃知巧拙之分。得失相當。然巧者常勞。拙者常逸。則處已當知所擇矣。千般求法。不如求心。萬種多言。不如緘口。三界最卑。不如穢語。一切明香。不如善言。心中不善。念經無益。不義取財。布施無益。不戒殺生。斷葷無益。不明自性。問禪無益。不孝宗親。追薦無益。命運不通。廣求無益。依得此言。爲善利益。

妄情之心不住於相如湯消水。水湯俱盡無可分別。觸境之心未能不動如響應聲。即應即止無復有餘。二法詳熟妙用足矣。

定慧之理譬如明珠在盤盤不動而珠光圓照滿月臨沼沼既澄而月影洞分體此存心何勞問法。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其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又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世間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鬧中。不得忘却。

法教佩珠

卷之二

聖

竹椅蒲團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中用。若鬧中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紙。

夫欲學道者。治生則往來。轉轉而無暇行解。不治生則衣食奔走。朝不謀夕。于道不已妨乎。曰不然。治生固所以資道也。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無憂。不積無失。其於道也幾乎。聖人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

惜福譬如惜水。一孟之大。前汲多則後少。前汲少則

後多。理有固然。若過享過用。苟非厚德。五福定不能全。故俗稱折福。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與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

山谷云。士生于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則便不可醫也。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法教佩珠

卷之二

聖

衆善之門在虛。百福之基在慈。萬事之幹在決。

世界原無缺陷。人心原自圓滿。吾人當以圓滿之心。圓滿乎缺陷之世界。不當以缺陷之世界。缺陷乎圓滿之人心。

能自遠者。未必能成人。自敗者。必罔人。能自儉者。未必能周人。自恣者。必害人。此無他。為善難。為惡易也。

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

○如見
勝所

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吳文正公曰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淡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淡閑適之言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

○饑寒所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患難所障即聖人亦有歛地願歛之有名

○思慮
起信

面而譽之不若背而譽之其人之德必深多而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願易遂

法教佩珠

卷之二

吳

○貪
能
無傷

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淫儉者好恬淡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凡議論要透此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一部友
誼

○利瑪竇曰友者吾之半即第二我也二語何其真切

○名

○多情者不可與定嫵妍多誼者不可與定取與多氣者不可與定雌雄多興者不可與定去住多酣者不可與定是非

○好
情
世
情
世
情

○絕好看的戲場姊妹們變臉最好笑的世事朋友家結盟

○好
想
世
情
世
情

○陰壑積雨之奇險可以想為文章不可設為心術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想為才具不可依為世情

○天下無不好諛之人故諛之術不窮世間盡是善毀

法教佩珠

卷之二

之輩故讒之路難塞

○善論人者先勘心事然後論行事要如古聖賢求忠臣孝子之苦心斯真人品不以跡蒙偽人品不以事襲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譚其致福之所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遭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

○士大夫居鄉。常要存安貧守分四字。做有司常要存耐煩忍辱四字。做京官常要存慎言寡交四字。萬萬無失也。

○知者多不能行。行者多不能知。故聰明穎敏者。苦于行檢不舒。踐履篤厚者。苦于性體不透。當權任事者。苦于世務不達。懷才抱畧者。苦于遭際不偶。勿輕談人之過。勿輕快己之意。不可輕信天下之言。不可輕棄天下之士。

○安靜非廢弛。以廢弛而托于安靜。誤矣。變通非紛更。以紛更而托于變通。謬矣。

○我無是心。而人疑之。于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于我何慙。縱火燒空。何處着熱。風波海湧。虛舟自閒。

○貧莫誇儉。富莫誇廉。居勢要。莫談無官情。處山林。莫談負經濟。

法教佩珠卷之二終

法教佩珠二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明林有麟撰。有麟有青蓮舫琴雅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曆甲寅。襍採儒先格言及二氏因果之語。前有許樂善序。稱其擷菁華於三教。激芳潤於百家。則固明言其襍以釋道。非純然儒者之書矣。

經世環應編八卷

〔明〕錢繼登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楊瞿崧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世環應

編八卷》提要

經世環應編序

士君子之語出世吾所不能知也經世言學用世言才涉世言器量則吾知之矣如是而可以遊於世乎

序一

可與立未可與權大聖人先言之竊意才學器量殆立之謂任天下事者必有應世之權而後可以成天下之事而不敗死天下之

事而不危此非經世用世者所敢議而况涉世者乎自漢以來儒者多不知權而習爲權變機權之說夫機迺權中一事機非權也

序二

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變亦用權一節權非變也宋人語權不離經近是謂之不離則經權有二矣而經權果二乎哉權也者所以應

世之經如環無端以應無窮是卽日用飲食之民質而士君子不可瞬息離者也知權難可與權尤難權非膽不能持非識不能用

序三

權生于膽膽生于識是故用權之道練識爲先夫有天下之大膽者有天下之大識而具天下之大識者行天下之大權其應天下

之事可以成則任不必成
則不任可以必死而必生
則任不必生則不任是其
于世也爲世應而不以已
應用天下而不爲天下用

序四

者也
大嘗之而虛應微嘗
之而彰應卒嘗之而安應
紛嘗之而定應疑嘗之而
明應譎嘗之而正應至于
事之省雜計之幽隱左右

嘗之而無所不應非識能
應此者乎而練識有道矣
不博觀古今之書則聰明
不啟不評騭賢聖之事則
聞見不真不通達于是非

序五

得失之途則輕重不準不
虛則不受不靜則不靈是
故可與權難余與錢爾先
氏同守饒昕夕相促握事
相吞疑相剖也其神情議

論常于鈇利鋒穎四面應
之時而中有壁立萬仞凝
定不可拔之操私嘗遜心
爾先英年識膽一至此殆
可與權與然又竊計之爾

序六

先當從學問中來不獨得
天厚一日出其經世環應
編以示余噫嘻爾先之彙
是編環以應世則其明于
經權之道蓋超漢宋人萬

萬矣余願用其權于天下
而又公其書于天下後世
也因付剞劂氏而書以引
其端

溫陵友弟楊瞿唼頓首

序七

拜撰



環應編引

古人之智如日今人之智如月
月必借日之輝以為輝今人必
借古人之智以為智記余為此
部時即署多暇每觀人奕其一
心手特敏每下險予傾其座人
然不數數勝也其一每潛心譜
勢揣正度變常有成畫對局之
際布置了然余曰子之譜勢危
局也子恃此居勝者何曰古人

之成局皆古人之靈變為之也
吾心之靈變有限玩古人之成
局而靈變生焉余乃悟經世之
學何以異此安石創行新法其
病學有餘而智不足後世并其
語而抹撥之曰經術所以經世
務是強辯也夫經術不經世務
安用經術經而非術則亦不足
妙員通之應而濟世務之窮矣
混濛之氣日開聖哲代出豪雄

輩生古今之奇變異遭與之突
兀相爭而應之者裕如也其靈
竅亦盡燦布於人間矣士何幸
生今世不借其大明以耀燭天
哉暇日繙閱史籍錄古人所為
經世者八種一動一靜悉有奇
智名曰環應編梓之以行今天
下之窘人應者多矣外警內誣
兵餉財詘憂世者方思得沉雄
明決之才鎮定其危搖之局而

心計精悍者持籌以佐其後假
令古人在當代不知如何厝置
令今人欲追蹤古人將何從效
法也哉為之慨然廢書而嘆

錢繼登題



經世環應編目錄

第一卷

先幾

第二卷

應卒

第三卷

圖大

第四卷

心計

經世環應編目錄

第五卷

決疑

第六卷

解紛

第七卷

用誦

第八卷

料事

目錄終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

先幾類

易曰知幾其神乎幾之伏如火未燄如鐵未發
迷者昧之智者見焉鉅之可以定傾緝亂微之
可以遠害全身幾何以見曰目明也慮深也耳
明則觀之捷慮深則防之遠清明在躬志氣安
動其聖人乎為先幾第一

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辭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
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渫過而弗辭邱
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皆樂
也酒酣而送我以辭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
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
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哭之分
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辭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
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閭廬以避燥濕寒暑令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機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微樽更之樽解且已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

經世要應編 第一卷

二

太師曰寡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太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寡人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也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臣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

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蹠痛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偵者延之而上公繼而立管子曰言伐莒者子耶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

經世要應編 第一卷

三

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絕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絕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喑而不唌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晉襄王欲襲聊阮使人於周曰敎邑寡君寢疾卜以龜三塗爲祟寡君使下臣願藉道而徼福於天子天子許之朝禮使者長弘謂劉康公曰祈福受禮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此詞文而

色武襄弘先知之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也從者曰此膏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

經世要應編第一卷

四

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

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大敗縊於荒谷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棼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棼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藥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

經世要應編第十卷

五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是疾憤厚味寔腊毒今卻伯之語犯叔适季伐犯則凌人适則誣人伐則掠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平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脩必受其禍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

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弑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壁一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交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我謀也

經世要略編第一卷

九

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于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而餐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

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太是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太敗智伯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經世要略編第一卷

七

智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跖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
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
趙氏遊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
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
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
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疾趨知臣得其
情故也

秦伐楚使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
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

經世環應編 第一卷

八

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
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
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賞
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虜而不信夫今
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
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陳豨反高帝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
蕭何計誅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
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

平獨吊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
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
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
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
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
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
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
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
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
賈貨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經世環應編 第一卷

九

張良素多病從高帝入關卽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祖
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今以三秦
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素
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燕王盧綰反高帝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旣行人
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吾死也用陳
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
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旣受詔馳傳未至軍行

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嬃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節卽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嬃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是後呂嬃譏乃不得行

經世叢書編第一卷

十

楚元王初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

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舂於市

漢文帝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讎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

經世叢書編第一卷

十一

志刻手以衝讎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索歸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讎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專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後淮南王果謀反

初夏侯勝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是時光與車

駙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汎語
安世寔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
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
下有謀光安世大驚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
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

魏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
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世以
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霍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
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十五

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惡衰不
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
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藹藹封署其子曰副封
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復因
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
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
就第親屬皆得補吏

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
必侮上海上者逆道也在人之上衆必害之霍氏秉

權日久害之者多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
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以時抑制無使
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
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
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
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隣里共救之
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灼爛者在于止
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
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諸賓客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十六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
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
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
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貴
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
匹後以爲郎

建武中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遊士馬援謂呂
种曰國家諸子竝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
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後果有告諸王賓客生亂帝詔

捕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數千種亦與禍歎曰焉將軍神人也

明帝爲太子時鄭興子衆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因梁松以緣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下獄死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變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上

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傭而販賣上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史青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太

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

申屠蟠生於漢末時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下

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山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超然免于評論獻帝卽位拜王允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旣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何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

以兵脅太后曹操聞而笑之曰聞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

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間論伐魏形勝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諸葛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頃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嘆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經世稟應編第一卷 上

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初劉璋遣人迎先主主簿黃權怒而言曰厝灰積薪其勢必焚及溺呼船悔將無及左將軍有驍名今迎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且閉關以待河清從事王累自倒縣于州門而諫曰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貴不可雙兩勢不可同重客雙同必爭其功皆弗聽從事鄭度好奇計從容

說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足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由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成擒耳先主聞而惡之謂正曰度計若行吾事去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卒如正料璋謂其羣下曰吾聞驅敵以安民未聞驅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先主入成都召度謂曰向用卿計孤之首縣于蜀門矣引爲賓客曰此吾廣武君也

經世稟應編第一卷 上
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孫權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覽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樂故世入

未之奇也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顥見操歎曰漢家將亂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邵也有人倫識鑒操往問之邵鄙其爲人不荅操乃劫之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夏侯霸降蜀姜維問曰司馬公旣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司馬公自當作家門彼方有內志未遑及外事也公提輕卒徑抵中原因食於敵彼可窺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本

而擾也然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有膽略精練策數終爲吳蜀之憂但非常之人必不能爲人用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蜀滅而會反皆如霸言

吳張溫使蜀溫至蜀詣闕拜畢稱美蜀政蜀甚責其才還頃之權旣陰銜溫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坐事還本郡初餘姚虞俊歎曰張溫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之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方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

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曹公有寵子未知其孰立一日遣五官將與臨菑侯各出鄴城一門而密勅門吏不得出以觀其能不至門不得出而還植用楊修計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公喜以爲可立大事特見寵異幾爲太子矣植退而憂曰此禍之始也吾上不能爲泰伯下不能爲季子何以拒大君之意于是任性而行不自彫勵一日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以怒公公果大怒公令坐死曰始者謂子建兄中最奇今私出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本

開吾司馬門是使吾法不信于諸侯也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少衰植曰猶未也恣情自污飲酒不節公征蜀以植行征虜將軍事呼有所戒勅植醉不能受命公悔而罷之曰此兒果不足付大事公薨植深自損抑守藩臣之禮不猶忌之法旣峻迫制從減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植豁如也人莫悟其意羊祜寢疾武帝欲使祜臥護諸將伐吳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常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傳殷交而殷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殷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于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傳殷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闢蒿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蒙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耶皆如其言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手

何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問輅曰試爲作一卦當至三公不輅曰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終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矣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荅曰與死人語何畏耶舅怒以爲狂及何鄧誅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

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客如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山濤年四十舉孝廉州辟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三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手

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謂武場山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服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求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

羊祜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實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嘗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

許允爲吏部選郡守帝疑其所用失次召入詰罪之婦阮氏跪出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卒用其指得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婦曰吾其免矣婦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與夏侯玄李豐善事未發而以他事見收竟如婦言允之收也門生奔告其婦婦坐機上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乃移居塞所大將軍遣鍾會視之曰及父便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

經世環應編 第一卷

三

止便止不可數問朝事兒從之大將軍最猜忌之子卒免于禍者母之謀也

郝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郝子事機素暗遣殷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于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閒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卽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昭初欲爲子炎

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張季鷹辭齊王東曹掾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我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一日見秋風

經世環應編 第一卷

三

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人皆謂爲見機

桓溫豪爽有風骨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棧鬚作蝟毛礫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後溫將伐蜀朝廷皆以蜀道險遠溫衆少深入爲憂惟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咸謂當太平復舊沈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王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成公主拜駙馬都尉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經世表應編第一卷

七

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糾忍非令終也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後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于衆永昌元年舉兵反

王猛寢疾苻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

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者爲堅所寵任故猛臨終言及之後堅爲晉所敗垂萇俱叛之堅竟爲萇所弑如猛言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友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有澄經世表應編第一卷

七

清天下之志

初齊主以王僧虔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虔固辭冊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初王弘與兄弟集任子孫戲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僧虔累十二博棋不墜落弘曰僧達俊爽然恐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三台已而皆如其言

初侯景常言于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

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已之半體及歡疾篤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耶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

常珍奇降魏請兵自救魏遣河西公石等救之石至上蔡珍奇率衆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中書博士鄭義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

經世環應編 第十卷

宋

奪其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義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嚴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

初帝克陳天下皆以爲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言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見杜如晦謂曰君有應變

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末兵興魏先生隱梁宋間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教授與先生往來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今方瞞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旣能知我豈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因極陳帝王將帥與亂世雄傑所以興廢成敗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

經世環應編 第十一卷

宋

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豎儒不足與計事後脫身西走所在收兵終見敗覆降唐復叛竟以誅夷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于戶外彈胡琵琶作番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歎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

江都遇害

李靖李勣等擊突厥大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陀或投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于河南處之魏徵諫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積代爲寇百姓冤讎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宋

間滋息自培居我肘腋密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居以河南也溫彥博曰不然天子之于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覆滅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心臣愚甚謂不可徵曰不然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請逐塞北武帝不納欽統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瀝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彥博又曰不然突厥餘魄以命歸我我援護之使居內地指麾教導

示之禮法數載之後自爲農夫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太宗遂用彥博計其後十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宮突厥實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因結故部落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衆奮擊之乃馳退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渡渭奔其部落追獲斬之言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請以右武侯大將軍李思摩爲可汗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北渡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宋

幹以奉枝葉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復狃高麗平太宗欲以爲州縣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屢有商胡稱其過絕貢獻不禮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獨而撫之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于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一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糧穀尺帛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

太宗不從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置
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留兵鎮之十七年西突厥入
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高昌不用其言今
方自咎耳

唐景雲三年中宗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
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張說進曰此讒臣謀動東
宮爾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盡禍塞
矣帝悟下制如說言

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
庭世襲應編第一卷

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
進爲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
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斬祿山中珪亦惜其
驍勇欲活之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
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
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
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
帝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
蜀思其忠爲泣下

顏真卿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芽孽真卿度必
叛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
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
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
玄宗始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
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
此

段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于帝曰古者
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數大制小
經世要應編第一卷

以千制一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
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之爲
爪牙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
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先見
唐憲宗數討叛有功李德裕慮汰于武不可戰卽奏
言曹操破袁紹于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惡傷
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
知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
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

李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寢露李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統唐良臣張或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襟喉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溢急晟與李建徽揚惠元皆運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嘆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

經世環應編 第一卷

三

坐有也

姚崇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密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流涕時耶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此與討逆不足爲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

德宗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間李吉甫對曰昔韓皋畜財多故劉闢

因以搆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異爲鹽鐵使

陳搏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遊四方志不遂入山隱居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輒感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荅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陳希夷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化深忌之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晚節

經世環應編 第一卷

三

侈節過度營產滿豐錫開遂喪清節

唐侍制蕭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稱謂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使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

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殆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至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益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王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且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且曰承規待此以瞑

經世環應編 第一卷

諸

目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

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呂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官觀使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爭于上前

旣而弼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迹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遠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英宗臥疾久一日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韓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常在上左右神

經世環應編 第一卷

事

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韓琦自長安入觀朝廷欲留之琦陰知時事遂堅請出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上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不答

太宗仁宗嘗佩于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于石韓琦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爲客亦莫

喻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
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
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于琦琦指數事其一太祖威
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
琦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彼何
罪使其復有變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
服其精識

富弼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
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

經世叢書編

第一卷

宋

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
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固退歸私第堅臥不起

仁宗時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而紀律疎
略不可用司馬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
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
兵之貴先聲爲實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
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
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
已降勅榜與民約束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尚失

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
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
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而訖不爲
止不十年皆如光慮

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
臣招納其衆司馬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餘衆未必
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
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
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余衆尚多

經世叢書編

第一卷

宋

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
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神諤發兵
迎之取絳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

司馬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畢仲游予之書曰昔安
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
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
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
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
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

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
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
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
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
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
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
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
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
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宋

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責呂公著以
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
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
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
李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
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
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
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不用旣失所望又
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經世環應編第十卷

宋

李昉常期王旦爲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旦勉以
自愛旣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
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後果如其言

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肝食且
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
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曰
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
沆死子必爲相遽與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主
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

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殿蒐講墜典靡有暇日且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經世叢書編本第一卷

聖

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李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沆言

張詠守蜀聞寇準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生李略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

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

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

經世叢書編本第一卷

聖

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三年上用南士爲相多用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熙寧初乃驗其言

熙寧間富弼一日有憂色邵雍問之弼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雍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弼謂雍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

李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經世環應編 第一卷

聖

張方平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旣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李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旣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旣可得而知而一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

不得守其舊俗意雖不善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聰上方割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竝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于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王醜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醜

經世環應編 第一卷

聖

善出城見之醜謂公儀曰醜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此術士也醜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醜至定治事畢謂醜曰公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醜旣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于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醜曰四境之

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于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讓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四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民富至今

陳瓘方赴召命至闕間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山者瓘謂宰相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構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時宰

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忝冒僕射師長百寮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鬱悒也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直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而效忠此中人以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聖

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涕泣上曰在位不能悉心補職斥去卽汎瀾涕泣若水曰昌言寔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問於李沆曰和親何如公曰善則善矣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未以爲然及上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潛嘆

曰李公有先知之明

范鎮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諾而不進上屢趣之終不進命執政詰之公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富鄭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愛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事若干戈一興上貽震慮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神人共憤爲應敵之計可也上經世要應編第一卷

吳

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荆公已寵勸帝用兵威四夷故知老成之慮遠也富鄭公自毫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次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僂首有愧色蓋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奸

呂晦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朝野稱其材天子亦參大

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將對於崇政殿

而司馬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候宣召相遇于路竝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憊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邪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曰未見不經世要應編第十卷

吳

善之迹似傷于遠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出溫公退自經筵繙紳間寢有傳其章疏者往往竊議其太過未幾變更祖宗法專務聚斂百姓騷然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爲不可及而公終緣茲事出知鄧州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心誠服之

程顥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初卞嘗爲公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祖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少俟公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諂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跡而止

經世叢書編

第一卷

宋

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于羅織矣

神宗升遐會程顥以檄至府舉哀旣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

范純仁爲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

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

范純仁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于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較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龐籍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崩章惠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機左

經世叢書編

第一卷

宋

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以儉約爲師上納其言中丞孔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上人風旨獨龐公天下御史耳

鄒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樊噲再三詢諫章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昭懷劉氏及太后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天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

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果如確言

元世祖有內侍傳旨入廟堂言某事當爾廉希憲曰此闕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

廉希憲病久不愈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

初劉誠意隱居力學嘗遊武林西湖有異雲起西北魯道源宇文公諒皆謂此慶雲公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後謁賈鑑見有潔癖而去又謁王冕見其膽不足而去又謁方國珍處兩月偶情洽方移坐門檻亦去乃謁我太祖入其境便傾心以天道後舉者勝一語并之遂置帷中多所咨受以成大功

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王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翼日卽薦曹鼎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巳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第一卷終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應卒類

武水錢繼登爾先父輯

巧不及謀力不及據彼投此應箭鋒相注事變
驚人我安其處何當機之捷而取材之便也最
上者局量大料理熟識次之才又次之爲應卒
第二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趣
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召問仲尼仲尼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曰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
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
賞之則國不足以賞于人請徒行罰乃下令曰不救
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遑而
火已救矣

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
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杆
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仲以爲
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

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
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

秦伯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使
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召孟明儀
出師襲鄭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
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
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
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矣滅滑而還

韓信殺龍且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
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
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
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
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
守不然生變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
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韓信爲齊王徵
其兵擊楚

楚漢久相持未決項羽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我

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乃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罪十項王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疆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于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皐

吳楚反以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

經世宏應編 第二卷

三

不自意全又意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梁陽以東無足憂者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圍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

派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

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鴈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鴈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

經世宏應編 第二卷

四

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數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去半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東漢真定王楊謀反光武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既受

命若使州郡者至真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自強來時楊弟讓從兄緝皆擁兵萬餘楊自見兵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請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入純接以禮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

東漢吳漢爲大司馬嘗有寇夜攻漢營軍中驚擾漢堅臥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

經世叢書編 第二卷

五

諸葛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懿說亮在城中兵少勢弱亮亦知懿垂至已與相過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及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趨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

自如亮所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張遼在軍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及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嘉禾五年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于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我濶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

經世叢書編 第二卷

六

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已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還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全軍而退曹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

遇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插鼓震天惟以勁弩隨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衆備明日自來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孫堅治兵魯陽進討董卓遣仇稱還州督糧祖道送稱官屬竝台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謂左右曰向所以不卽起者經世環應編第十卷 七 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衆甚整乃引還

司馬懿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懿妻張氏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懿由是重之司馬師沉毅多大略何晏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父懿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師潛畫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

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

謝安相晉苻堅率衆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謝玄入問計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碁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反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遊涉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以秦寇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嘆曰安石經世環應編第十卷 八

有廟堂之量不聞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及玄等破敵書至此時方與客圍碁安看書竟置書圍碁如故客問之乃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王敦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賁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髮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見逆旅賣食姬以士

實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
姬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
帝僅以得免

侯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邳山宇文泰與合戰泰馬
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
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龍東軍士爾
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
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王猛督諸軍十六萬騎代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九

相持遣將軍徐成規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
斬成鄧羗請曰賊衆我寡詰朝將戰且宜宥之猛曰
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羗固請曰成羗郡將也雖違期
應斬羗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羗怒還營嚴
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羗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
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羗自來謝猛執羗手而笑曰
吾試將軍爾將軍于郡將尚爾况國家耶秋七月甲
子猛陳師涓源而誓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
望見燕兵衆盛謂鄧羗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

軍勉之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
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
兵交猛召羗羗弗應猛馳就許之羗乃大飲帳中與
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
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
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于是秦兵長驅圍
鄴

高麗反詔李勣爲涇江道大總管郝處俊副之師入
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床安餐乾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十

糲不顧密簡精銳擊之虜部衆壯其謀
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內外德宗將代
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
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
滑青李正己畏德宗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繕以觀朝
廷帝意其詐未能答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
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軍士若正己奉承詔書
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
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

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累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心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縱而已

經世彙編

卷二

至于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

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掠于市有不嫌輒擊傷市人椎斧鬬笮盜盈道至撞害孕婦白孝德不敢劾段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爲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侯能爲公已亂孝德卽檄署付軍

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刳卒取之斷首置梁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歸于軍乃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貽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如是幾

經世彙編

卷三

自必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車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譴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邠由自安

始馬璘城涇州段秀實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五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旣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

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警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焚藥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日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人不許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盡遷涇州

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疎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于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尺又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裴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

總世環應編第二卷

十一

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一豺虎于山林間自吼自噬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祇敢于巢穴中無禮動卽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報云東都宮闕所在修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尺祇是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祇如此處分卽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子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段秀實爲司農卿會朱泚反時源休敎泚追逼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此係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姚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驛得符而還

馬璘有疾請段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遂按甲備變

總世環應編第二卷

十四

璘卒秀實命愿將馬嶺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庭賓客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存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一軍遂安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鎗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人林赴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僕散忠義爲博州防禦使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金

卒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搥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印失所在聞者莫不失色公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公不荅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公曰此徒出于胥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水火不復更得之矣人服其弘量

後唐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藏鼠山谷或寄匿于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范延光以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嚴法治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

王承丕爲蜀梓州監押初蜀主以郭延勻判武德軍素不禮于承丕壬子七月奉聖指揮使孫欽當以兵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至則令左右擊殺延勻屠其家矯詔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勻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固給曰今內外未安請爲公巡察卽躍馬而出

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斬之傳首成都

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王旦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呂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同列亦贊其速行夷簡愈緩轡旣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

文彥博喜遊宴嘗擊毬鈴轄解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房爲薪不可過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彥博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

起居舍人毋湜至和中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文彥博曰如此是

德使惑授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魯公亮愕然亟告韓琦欲止召太子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

韓琦與文彥博俱嘗鎮北門琦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停罵不已令以解府琦前問云汝罵官長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琦卽于解狀判處斬從容和平略不變色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十一

靖康中都城失守召呂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傳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傳呵之宜以語使傳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關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訕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

張詠鎮蜀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令軍大閱始出衆遂驚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譴或以告韓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沈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至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

蘇頌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十一

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

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金玉婿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虞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旣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

真宗幸澶淵賜向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雉有告禁卒欲倚

讎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讎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堦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刀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蕃遂安

河清卒于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程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迺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尤

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旣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葉適節制江北諸州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縋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若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

往夜過半遇金人殺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

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大帥處分少不諗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吳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

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漲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適有此人

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曹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也夏人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真宗以示王旦公曰東

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于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蘇軾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于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

虜分三道入寇一犯滑州宗澤欲自往救之張樞請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三

行卽以銳卒五千授之樞至滑與虜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樞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澤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樞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與虜大戰虜夜濟河復還擊之殺傷甚衆公卽命宣知滑州虜以宣善戰不敢犯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都人甚恐公方與客對奕僚屬請議守禦之策公不應諸將退部布伍撤帟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公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公先遣劉衍劉遠各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

人在鄭滑間又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堵

高仁厚攻圍楊師立夜二鼓忽賊黨鄭君雄等出勒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傍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大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迫至城下慶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三

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聞賊昨夜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馳隨旣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日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

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
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
股慄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
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復出矣
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
三千餘衆劫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
合之衆以箠挺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得且自潰矣
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
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

經世叢書編 第二卷

三

降千餘人

曹瑋爲邊將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
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疾
馬聲

張詠知成都民間謠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詠
召其屬謂曰近者謠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有
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於市卽
日帖然詠曰謠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謠則有
聲止謠之術在乎識斷不亦

張詠未第時嘗遊蕩陰縣令餽與束帛萬錢張卽負
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坡澤深奧人煙疎濶可俟徒
伴偕行張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劍去行
三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夜始分其子呼
曰鷄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荅卽推戶詠先以牀拒
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卽排闥詠忽退立
其子閃身入詠擣其首斃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
殺之詠持劍視翁翁方燎火爬痒復斷其首老幼數
人併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

經世叢書編 第二卷

四

日前店失火舉家被焚也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
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
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汝
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
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
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
是故誼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
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

乎汝何敢乃爾誼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公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

薛簡肅公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薛簡肅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處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三五

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文彥博爲相值仁宗病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官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爲亂者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侯狀懷德稱其人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耶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劉沆等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等六深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贊

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王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土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輒預國家大事耶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往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官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深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六深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三五

恐治前罪更言六深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歸第劉沆密白帝曰陛下建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乃以沆判呈帝意乃解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從軍士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雅頤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熙紅阜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

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蘆簾實以脂捲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于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鎔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日新瓦到如數倍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李綱當金人圍城死守時有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二十七

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衲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匹者妄斫傷平民者皆卽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

趙南仲蔡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蔡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提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蔡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也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向綜知沂州兵久惰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強而罰其不逮者卒亦無事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二十八

王駿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曹軍校爲亂者駿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于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卽戮之及旦人莫知也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有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爲變景讓方視事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于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街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

泣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沈括知延州時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會其地有大木觸木木倒擊賊破頭而死舉火視之乃所識隣人也家人惶惑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元

于中舉至賊門剝啄數聲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卽舉入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誰所殺亦不敢言

陸九淵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翼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入益服九淵之明

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呂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

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廉見之乃拜

景泰中帝意欲易太子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至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栗聽命而守仁顧益韜晦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辛

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乃命蘇受大悔患言督府誑我且倉卒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寐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官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卽不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

范希陽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勢以來
跪拜俱在階下遽外風雨不問希陽欲復舊制乃於
陳都院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希陽且進且顧
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
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希陽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
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忍辱居士曰使希陽于聚
門將見時與衆參謀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
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如何肯俱隨
而前俱隨而前者見希陽之前而已不覺也又使希
陽于出門後慶此禮之得復諸人必有議其自誇者
更有媒孽于各上司者即撫院聞之有不快者如何
竟復而上人不知不知者希陽行之於卒然而後人
又循之爲舊例也嗟乎事雖小也吾固知其入爲疆
殺有識者哉

汪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
變上欲及其未發計之以問瑋瑋曰事未有跡討之
無名上曰非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制矣瑋曰
以臣之愚可不煩兵願往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得

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勅臣巡撫其地乃可遂
命草勅卽日起行直造王府王愕然問所以來者曰
人告王謀反臣是以來王驚跪瑋曰朝廷已命丘太
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王事
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瑋曰哭亦何益顧求所以釋
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瑋曰能以三護衛
爲獻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瑋乃出示曰護
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

王陽明先生過萬安遇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
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
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
諭之曰至贛後卽差官撫卹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
取戮滅賊懼散歸

浙兵馬文英等以月損餉三之二且兼給以錢鼓譟
謀執兵巡使王許之又持刀斧走臺御史吳善言私
署略其橐中裝因擁之徒步至營中毆辱百端一時
會城中各官皆趨臺御史所許增餉如枘不以一錢
給若諸軍始解散于是善言上書稱不職狀詔免善

言官而以張佳胤視事是時浙又有叛民丁仕卿與韓謹等議欲變火甲法而卿大夫沈屢謂火甲不宜罷仕卿恣入骨髓又城中諸民苦火甲太嚴亦多怨望皆附卿遂聚衆千餘人直走屢所縱火焚其居并屢傍居人俱鹵略無遺佳胤乘傳至崇德聞之大驚卽檄縣道傳次以五月朔到官卿等望見臺御史麾蓋將臨環繞道左稱願罷火甲不容口臺御史許諾令且日具以實告卿等佯爲解散仍挾城中戶男子一人乘風縱火于是部使者及布按諸司議請大兵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三

往征之臺御史以爲不可因察見文英廷用滑稽多智營中之事惟兩人所指麾乃使遊擊徐景星召兩人于是兩人面縛詣軍門臺御史進兩人庭中問狀兩人膝行而前謝死罪臺御史曰吾寬假若若得以功除罪可乎兩人叩頭願如令于是給兩人官帶金錢令其爲先鋒出城告諸軍曰軍門頗無殺汝意若等且日不可不早自來也諸軍果從兩人言竝入城臺御史佯示以寬大甚至察寒暑疾苦諸軍絕無疑懼皆椎牛誓欲捕仕卿臺御史旦暮坐堂皇趨郡守

縣令令其部署戍卒且示良民毋得脅從仕卿仕卿勢益衰落于是我兵擊其恃氣殊力卽行剝所捕獲仕卿等一百五十八人膠至軍門是日梟斬韓屢等五十二人會暮以仕卿等一百六十人繫獄旦日欲復行刑又念殺戮過慘出仕卿等以軍法加笞百餘皆後先瘦死獄中臺御史乃密檄指揮使承勳逮捕文英廷用及每營一人到官其以民變立功者赦是日大會各官鞠問梟斬轅門諸軍皆疑畏臺御史復使徐景星等告營中曰毋畏法如是而止諸軍叩頭謝兵民悉定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三

國朝刑部尚書楊靖遠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持至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必僞物侮人命推碎之因以上聞太祖嘉嘆曰人處常易應變難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乃斥爲僞物而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

張公嘉言司理廣州時邊海設有總兵叅遊等官幕下各數千防守每日工食三分然各遊兵每歲涉遠

出汛而總兵官所轄兵皆藉口坐鎮不遠行每三年
五年修船其參遊部下兵止給每日工食之半卽非
修船而僅不出汛也亦減工食每日三分之一俱貯
爲修船之用獨總兵官部下兵毫無所減當修船時
另湊處于民間積習已久彼此皆視爲固然忽巡道
申詳軍門欲將總兵官所轄兵以後稍裁其工食留
備修船之用軍門適與總兵有隙乃倉卒允行各兵
聞然而譁知張公爲院道耳目直逼其堂張公意色
安閒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階述其故衆兵俱擁而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三

願爺爺轉達寬恤張公曰汝等姓名爲誰各相顧不
肯言張公罵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問我誰來稟汝
何以對之不妨說來自有處也乃始各言姓名而記
之張公曰汝等傳語諸人此事自當有處甚無譁諸
人而譁汝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皆斬汝首矣六人
失色唯唯而退後議諸兵每月減銀一錢兵竟無譁
者

汪應軫知泗州武宗決意南巡郵卒馳報駕且至他
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避匿公獨凝然弗動曰
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僮
費集而駕不果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
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大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
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
欲戢不敢肆而公復禮遇之于是皆咎前使而深德
公

經世環應編第三卷

圖大類

武水錢繼登爾先



有事于此成敗舉足安危轉盼智者攬指勇者
縮息鉅手常之指顧而定乾維重整坤軸不折
是何人與非有大識力大膽氣大局量者不能
辦也爲圖大第三

充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
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禹爲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
經世環應編第三卷

之使治水禹稽首讓于益帝曰何斯若真出爾命開
示乃天禹曰臣觀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
也授臣河圖帶足入淵禹乃拜辭傷先人之功不成
受誅愁然深思乃北見六子獲玉璽之書以從事受
黑書于臨洮得綠字于濁水發金簡玉字于玄夷蒼
水使者念是時水之患河爲甚濁河所被冀勢重而
雍輕沛之所被徐輕而兗重青冀兗之流皆自其東
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於是發跡
壺口治梁及岐南至華陰東至底柱鑿孟津疏三

門以冀西河新二渠過泮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合爲
逆河以入海又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爲東偏
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餘流繇鞏洛而入河楊
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水東自揚而入海故東南
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次于楊西
次于荆以放江淮淪沛澤決汝漢以通淮泗繇荆而
北次于豫次梁次雍以冀江河之上流而洪水定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
經世環應編第三卷

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
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
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走之
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
襄公公歸

齊桓公謂管夷吾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
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
至禽則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

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惟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于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銳利請使游于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奇狀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閒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壘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宿胥無請立爲大

經世叢書編

第三卷

三

可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然而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管子告桓公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哢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燕閒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農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愚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善于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財而教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其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

經世叢書編

第三卷

四

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鄉爲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撥振旅秋以彌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

經世叢書編卷第三卷

五

于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必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

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于是乃遣倉唐繇北犬奉晨鳧獻于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繇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于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

經世叢書編卷第三卷

六

擬人必于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太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如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于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趨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側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

經世要應編 第三卷

七

公子重耳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留齊凡五歲無去志趙衰舅犯乃於桑下謀行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已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乃與舅犯等謀醉公子載以行行遠而覺公子大怒引戈逐舅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禾嘉足以甘食偃肉腥臊將焉用之

遂行

屠岸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

經世要應編 第三卷

八

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疆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肯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我告趙氏孤處諸將軍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恐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

然趙氏真孤乃及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
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
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
天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太
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
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
晉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
曰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與
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
經世要應編 第三卷
因韓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
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羣
臣之願也于是召趙武程嬰編拜諸將遂反與程嬰
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
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
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
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恐
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

今我不死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氏服齊衰三
年爲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
信陵君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
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
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
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
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
復引車還問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
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
經世要應編 第三卷
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
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固
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生臥
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
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
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
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固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
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

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
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
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
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請
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
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
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遂行至鄴趨魏
王令代晉鄙晉鄙果令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
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上

項梁聞陳王走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
沛往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
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
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
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雖起之
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
于是梁乃悉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
楚懷王從民望也

高祖起爲沛公蕭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

皆爭走金帛財帛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
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
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
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國而
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
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人
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曰匈奴攻當路塞絕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上

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萬
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
死事者家所幽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
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
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均
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
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
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漢王敗于彭城乃得與數十騎遁去至不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郗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破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

經世錄應編卷第三

十

用之以故未之擊于是漢王使隨何說布布乃間行與何歸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于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先王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而使入連彭越張敖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卒被楚者此三人力也

漢高祖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

諍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一年跡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

經世錄應編卷第三

十

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舊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

其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
輜車臥而譏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
強于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爲上泣涕而言
如四人意上曰吾惟堅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
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
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
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
曰子房雖病強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
侯行少傳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

解世表應編第三卷

五

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十二年上從破黥
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
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
皓白衣冠甚偉上恠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秦
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
驚曰吾求公數歲避地我今公何自從我兒遊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切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

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
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項王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
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
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
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
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
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

解世表應編第三卷

六

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便臣切以爲
過矣況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
海內搖蕩農夫失業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
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倉庾之粟塞成臯
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上曰善乃從其畫復
守敖倉

呂太后時王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
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居深念陸

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深念也
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
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
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
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
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
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
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

解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七

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
飲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
立孝文賈頗有力

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
者趙充國對曰亡踰于老臣者矣上遣問焉將軍度
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
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
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
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

校尉銜枚先渡渡輒營陣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
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
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
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
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
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
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
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
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

解世環應編 第三卷

太

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
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耶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
將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竝
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入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
太守合跡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
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
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
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
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

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太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迺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徙弛刑三河潁川沛郡雒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陸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

紀世環應編

第三卷

九

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賣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擄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木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佐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

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以爲可奪其畜產擄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欲捐罕开開昧之過隱而弗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撫循和輯此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咸以爲先零盛

紀世環應編

第三卷

十

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勅讓充國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开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宜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

王將騎四千及煎犂騎五千阻石山木俟更爲寇罕
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開釋有罪誅無辜起
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
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爲燉
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
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
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
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開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臣愚以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二

爲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開羌
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
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
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
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
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
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
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
兵利害至熟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

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擊
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
下裁察璽書報從克國計焉克國引兵至先零在所
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
克國徐行驅之或曰遂利行遲克國曰此窮寇不可
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
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
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易牧
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三

言願得還復故地克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克國
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
可擅遣克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國家忠計
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
下其秋克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
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
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
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
強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

騎兵屯田以待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
印懼使客諫克國曰誠令軍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
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
遣綉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危
克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
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
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
中丞糴二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謂糴百萬
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
經世環應編卷第三卷

主

羌人故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旣然矣今兵
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
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因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
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
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糧
殺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一千六百九十三斛
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
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
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

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
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
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大小六萬餘枝皆在水次願
罷騎兵留田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
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
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
亭浚溝渠治墮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
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
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
經世環應編卷第三卷

主

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
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上報
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
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
賤戰戰而不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
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
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

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
兵決可期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
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
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
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騎
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
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
卒循河湟潛殺至臨羗以眎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

經世廣應編第三卷

五

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
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
地離霜露疾疫瘰癧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
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
變之憂十也治陞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
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
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克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議長策惟明詔博詳公

卿議臣採捧上復賜報克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
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
地遠客分散饑凍旱并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
畔還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
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
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險
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
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
塹壘木樵牧相聯不絕便兵弩飭關具烽火幸通勢

經世廣應編第三卷

六

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
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
爲必擒之具其土崩歸德空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
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
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
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
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
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
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

則出兵可也卽令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兵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

經世彙編

第三卷

三

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臣愚惟陛下省察克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于是詔罷兵獨克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克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

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六七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

漢高后崩產祿顯兵秉政謀作亂太尉周勃與丞相陳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奇與祿書使人劫商令奇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以布告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甲以兵屬太尉

經世彙編

第三卷

三

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平陽侯留見相國產計事聞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見產具說齊楚合從狀卽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

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納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被門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

經世製應編

卷三

三

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闕者逐產殺之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軍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皆殺呂類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漢高祖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樓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生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

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怨仇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乎生過失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起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

經世製應編

卷三

三

我屬無患矣

昌邑王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霍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

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洶洶不安光當受難于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于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三

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若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侍中中臣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之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

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朱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叩拜曰愚慙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卽光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三

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漢兵起更始立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謹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宜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欲何爲禹曰禹願明公威德普于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

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
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
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
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及王郎起兵光
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
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
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
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三

悅時任使諸將多訪于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
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
蕭王令罷兵與諸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
率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竝北之部時光
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床下請問因說
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于畿內貴戚縱
橫于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
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擄掠財物劫掠婦女
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

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皆無能爲也其敗不久
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衆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
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
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
今吏士死亡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
計光武聽之大悅

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王允允矯情屈意每
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亂
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三

實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
于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
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
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
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
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
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
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欲立大
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

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
官屬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
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
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虜功
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
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
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
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餘人
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
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
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
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椽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
乎恂乃悅超于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
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于賓固固大喜
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
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
遂前功超復受使因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
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

經世珠應編 第三卷

三

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
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
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騎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
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
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
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
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
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
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
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
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
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
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
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
狀因立其故王兒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軍屬皆
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
與龜茲結怨超因駐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
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

經世珠應編 第三卷

三

發兵攻疏勒超守犂犂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寡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舍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遂發疏勒康居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三

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平定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于闐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願復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効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鈐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

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燉煌都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三

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于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凌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于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

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經世聚應編

第三卷

三元

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途降于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帳設樂酒行

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于是遂通明年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東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微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途經世聚應編

第三卷

甲

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未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餓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

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山是大震
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尉
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
遂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
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
域惟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
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
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四十

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王侯以下事畢卽還今賜王
彩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軍北鞬支奉牛酒迎
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
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
非汝所及此人權重于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
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賜而遣之廣
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
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
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

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
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
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賞賜于是焉耆至廣尉犁王
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
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
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
廣汎等千餘人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抄掠斬
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
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于是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四十一

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益州之役趙雲諸葛亮會于成都既定議者以爲成
都中屋舍及城外園池桑田宜分賜諸將雲諫曰誰
爲使君畫此策大事去矣夫國之所須者民有國無
民誰與共守且奪民而市恩仁者不爲也昔霍去病
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
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且諸
將既有安土之樂各生懷戀誰肯出成都尺寸爲國
除賊乎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

復業然後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然雖得此空城無所用之先主恍然曰不聞卿言幾誤國家大計即下令各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如故益州雖小山此戶口充實戰禦中原本雲謀也

李催幽天子塢中鍾繇患之往說催曰將軍扶兵而西爲董公報讎佐天子安元元天下誰不義將軍不于此時匡弼王室扶納關東更立天子袁曹合志左提右挈號召四方聲大義于天下以西誅劫殺天子者而郭汜將軍之讎必爲內應將軍何以待之夫脅

綱目卷之三

四三

天子有不義之名關兵于長安授漁父之利絕四方貢獻不得通激義士之心將軍危若朝露而且陳兵自衛如病人氣息已微捐藥石乃召巫覡日嚙符水雖以厭之實以召之吾恐鬼祟環床而待也爲將軍計急出天子與汜連和消中外之憂絕覬覦之心此泰山之安催乃懼遂出天子天子居塢中內外阻絕一旦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賈詡事曹操時操子不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不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

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于道而已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太子遂定

孫琳既立瑯琊爲帝於是益恣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嘗奉牛酒詣帝帝不受更詣左將軍張布酒酣謂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猶凡臣耳當浸圖之布以言聞帝帝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詔

綱目卷之三

四四

曰大將軍忠惻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其加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文書或告琳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帝執以付琳琳求屯武昌帝許焉琳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帝特聽之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載往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邈說曰琳居外必有變陛下何假之過也弗聽密謂張布曰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

使狐墮日直暗示必殺之勢雉亦知驚飛遠舉以避其怒矣今琳之黜過于雉而吾之智不如狐必欲圖之計將安出布頓首日誠如聖諭陛下必欲圖之非丁奉莫可使者其人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帝召奉告曰琳求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如何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獵會誅之帝納其計因會請琳琳稱疾帝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琳不得已將入衆止曰將軍寧不聞諸葛公之事乎不如毋入琳曰國家屢有命不

經世彙編

第三卷

聖

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火起琳求出帝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琳起離席奉布目武士縛琳遂殺之以其首令衆曰諸與琳同謀者俱弗問琳威權強盛帝乃不動聲色而誅之君子謂帝賢于漢靈遠矣

孫權使人報先主使共取蜀陳兵夏口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夫人之情于利之中則爭取大馬于

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兕虎在于後隋侯之珠在于前弗及擬者先避患而後就利也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計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使君自處潺陵不聽軍過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明矣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曰如子言蜀舉必矣蜀僻陋之國也吾聞趨名于朝趨利于市舍而別趨二者不附觀曰使君不見夫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

經世彙編

第三卷

聖

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虫之肉與衆師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無由起叛無由起斯亦選國之理也先主曰善卒從其策權果輟計先主所以前有蜀利後無吳患者觀之謀也

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周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于荆山

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邛
遂據荊陽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
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
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
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
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
便見制于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
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
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四

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威以待天命何送
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十三年曹操入荊州劉
琮舉衆降曹得其水軍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
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
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
事便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曹者長江也今操得
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艤檣闔艦乃以千數操
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
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

迎之瑜口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
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
精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
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
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
勝負于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
在關西爲操後患今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
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
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四

也而操皆日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
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
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邊北還此非
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
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衆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
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
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
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

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于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放也

魯肅初見孫權權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昔之項羽將軍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聖

何由得爲桓文乎肅切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今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祖之業也

曹操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復還許都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荀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

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

元帝爲瑯琊王出鎮下邳諸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聖

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櫓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

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桓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動色莫知所爲王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以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嘆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絕于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

解世環應編

第三章

五

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以休息兆姓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會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

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大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徇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有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覓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戈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竟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樓而不敢出非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關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衆多于前世資儲器械盛于往時今不于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徂大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

解世環應編

第三章

五

臨江陵平南豫州直至夏口徐楊青兗並向秣陵鼓
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
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
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
籬自恃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
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之至
將疑于朝士困于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
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
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五

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
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
吳人戰于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
矣帝深納之

武惠妃謀陷太子張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
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爲援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
帷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終九齡相而太
子無患

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狄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

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
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
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
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
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
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
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
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
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五

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
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卽
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
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
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
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
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項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
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快忍不能
無感故卒復唐嗣

肅宗子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
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
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
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
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
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
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
十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
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
平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爲倓聞之謝
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經世叢書編 第三卷

五

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
寇朝廷大恐詔郭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
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
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
信結之彼恐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汾州先驅至
奉天諸將請擊議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
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米泰元

半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
奴刺自西道趨盤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
方繼之京師大震子儀使人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
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扼其衝要
于是命淮西李忠臣屯渭橋滑濮李光進屯雲陽鎮
西烏璘屯便橋駱奉先李日月屯盤屋李抱玉屯鳳
翔周智光屯同州杜晃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
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先是吐
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
經世叢書編 第三卷

六

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
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
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吐蕃聞漂回懷恩死
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
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
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
乎光瓚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
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選鐵
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叩馬諫

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絕大驚其大帥令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于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絕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絕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

經世報應編

第三卷

子

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焉得子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于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桑獨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令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于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羊雜畜長數百里瀾漫在野此天之賜汝也金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執

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舍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絕觀者左右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絕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陣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皆大喜曰卿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

經世報應編

第三卷

子

矣子儀遣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回絕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至西戰于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于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旣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李愬求自試遂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

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娼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爲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爲備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于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

經世宏應編 第三卷

志

柵山以取鱸片城入白狗汶港柵披楚城襲明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擒驃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治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于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旣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床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

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以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與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將問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爲突將自教之會兩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

經世宏應編 第三卷

志

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謀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劍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祐奉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今日引而東

六十里止張崇璣其戍勅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
發矢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
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崇之東陂澤阻與衆未嘗陷
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
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崇從愬人人
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道以絕洄曲道又以
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
驚爲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吳房朗山戍晏然無
知者祐等以騎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新傳
經世理應編 第三卷

主

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東驚曰城陷
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楮衣爾及聞號
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
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乃訪
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自來
降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唐肅宗時李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妓
有寵陰附會之建寧侯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三
人譖之于上曰侯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

賜侯死于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
及良姊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
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俶
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姊
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九月廣平王俶入長安捷
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
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
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請更羣臣賀表言自馬
鬼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恩慈晨昏請速還
經世理應編 第三卷

主

京以就孝養之意乃可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入
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
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
之上曰卿且眠泌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
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
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
辨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不
日待臣如此臣于是時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
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

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于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于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也泌曰臣所經世環應編第三卷

李

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也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于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可爲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姊忌之潛構流言故泌及此泌求歸山不已上不得已乃聽歸

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

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未訖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輓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郾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郾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郾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經世環應編第三卷

李

耳上笑曰是也郾國肅宗之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爲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聞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于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

考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也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女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經世環應編第三卷

李

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爲陛下相又親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意不能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懈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諸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

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三人與臣鞠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于經世環應編第三卷

李

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蠶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見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鼎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辜此意于左

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回紇令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惟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

經世要應編第三卷

本

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辟陝州王往見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死之于是泌口豈非以陝州之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令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于天上上曰客朕徐思之自是泌凡五十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乾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于元帥府先帝未常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定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負陛下耶

經世要應編第三卷

本

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
先帝親拜之于馬前以止之葉護不入城當時親者
十萬餘人皆嘆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
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
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
取責禮于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
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歡飲五日天
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毋捧陛
下于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
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于
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
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
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
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第
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
京城之勲夫何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
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乃百代必
報之讎况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左

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
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
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
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
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
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僞中國人商胡出
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
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德以來
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
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
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
稱兄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嘉謂泌曰回紇
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
則吐蕃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
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
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
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
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左

遂遣回紇使者合關將軍歸許以安成公主妻可汗
歸其馬價五萬匹

李淵出師與宋老生相持兩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傳
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
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
云連和奸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惟利是視武周事
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
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黍被野何憂乏糧老生
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
厥世表應編 第三卷

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
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
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
還守太原一城之地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
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已暮淵已寢世民
不得入號哭于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
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
亡無日何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
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

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
夜追左軍而還

唐憲宗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
割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
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
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
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
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
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
經世表應編 第三卷

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于理
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
懼累表自訴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
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
州以明懇款裴武復命乃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恒
冀深趙州觀察使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
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萬之子王氏之婿也故就
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
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

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口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垫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于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賊多變詐入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

經世叢應編

第三卷

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垫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垫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途不問乃遣中使諭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承宗官爵使吐突承璀統兵討之及興元濟平承宗乃歸德棣二州待罪詔復其官爵唐昭宗時悉以軍國事委崔胤與中書舍人韓偓定

計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欲盡除諸宦官偓屢諫曰事禁大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曰勅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于法而撫諭則人人自安矣臣謂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于瑣細機巧不可用也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系而勞之也昭宗深以爲然

真宗幸澶州契丹犯邊王旦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王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所

經世叢應編

第三卷

有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

真宗不豫皇后居中用事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于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吳越王俶子以妹妻太后宗人劉美者也時爲樞密交通宮掖王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官不能立中官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

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幼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威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

李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

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所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三

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

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

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

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太后皆從之後太后崩燕王謂

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

頓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

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

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承

銀故不壞也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太后嘗以荆王于養于宮中長而弗出夷簡因對言

及以爲不可太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夷簡言

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

處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太后曰何至如此

夷簡曰前代母后多利于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臣只在中書聽旨太后悟卽令出宮

范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管元昊復書語極

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朝廷命仲淹分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三

折仲淹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談以書誘諭之會

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

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

無知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

英宗卽政韓琦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

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略不全補綴僅能識

其字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大戎侍

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

時同列皆謂琦有不言數萬乘事

神宗卽位一日中書呈罷上獨留韓琦訪對久之因
詰及英宗初卽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
何如琦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于太后前
主以必不妨外則急于皇子位差置官屬稍繼陛下
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于允初之上人
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斂容
拱手曰此恩何可忘

英宗卽位羣臣大慶于天下羣臣並進壽秩恩澤通過
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主

續東坡志林卷第三

七

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
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上旣釋服
乃下兩制禮官議詳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
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
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
有式制則當曰某親某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
冊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
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
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

據儀禮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
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斬不杖期爲其
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
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
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
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旣非
典禮出于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
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
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太后手書責中書不當議

續東坡志林卷第三

七

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
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
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
列上旣以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
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
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
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于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
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
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

規耻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佐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瑩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于如此而

經世要略編

卷三

已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非漸近南郊朝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旣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魯公亮宅降山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是日韓琦以祠祭致齋惟魯公亮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

所因請就致齋處召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上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瑩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爲濮安懿王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從慈訓追

經世要略編

卷三

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瑩爲園增置史卒守衛卽因爲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太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韓琦言慶曆中與范希文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于可行而已琦惟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獨琦安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

仁宗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薛鉉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韓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旦琦懷漢書孔安傳以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會公亮經世要略編第三卷

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敕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滌王喪議起而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遠大所以爲賢

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賓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初仁宗嗣未立琦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嘿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倦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育宮中琦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和否述經世要略編第三卷

以英宗爲言琦卽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琦何不與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上以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琦琦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琦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英宗初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國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賀次六軍次見百官琦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卽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

子者何不立尊行琦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率術
遂循殿下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
士已至遂賀大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宴然允
弼太宗孫也英宗卽位已數月初掛服于柩前哀未
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多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
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亟投杖于地直趨至
前抱入簾曰誰激腦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琦呼
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
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金

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帝初
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
面壁臥不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
懇告則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
或跪于榻上者移時或拜于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
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帝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
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琦獨屹然不動
昌言于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
待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

人情知琦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
遜語太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
說惟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
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卽對曰漢有兩
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旣塞琦卽奏曰此語必
有從來不知甚人于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
嘗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在慶寧宮
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琦卽曰却在慶
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金

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乃天安排此是
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旣憂英
宗病久琦因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
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
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
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
不妬忌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
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
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

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
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
之而罷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
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
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
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
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窟
割與琦有爲婦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侯報琦但曰
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
經世表應編 第三卷 金
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
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
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宗
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途隔卒難令矣
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
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
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
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
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

外來入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
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
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
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
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
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琦潛察
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
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春太后太后
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以
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方處喪素仗未
具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
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曹后初
未還政琦力引古事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
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
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
賢人琦察其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
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乃往自上上曰其未否
琦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于還政琦說

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數太后既允卽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獎母后是豈好事琦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彼遺秦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鷄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弼在其傍屬言曰何啻泰山議遂決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書矣參政趙鼎難之問修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

經世叢書編 第三卷

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先是后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琦曰適聞簾中說否弼不忍聞蓋弼意亦以太后之意爲然而歸咎于英宗及琦力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弼愕然因此不悅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于琦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旣而卒無事

建隆二年太祖旣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普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延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慎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汝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

經世叢書編 第三卷

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未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普之謀也

北人南侵文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彙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德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邑郡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變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闔于長沙以

經世環應編卷第三卷

李

廣東益江西而建闔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闔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

金人立張邦昌以呂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

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

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旣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弗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構門下省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玠真儔請邦昌見金使于紫宸垂

經世環應編卷第三卷

李

拱殿好問曰官省故吏驟見御正殿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吾有將誰赦乃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卽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不如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旣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耶于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

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邢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水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趨遣使請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邢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

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幹離不爲帥寇燕

山郭藥師燕山諸郡皆陷遂犯北其一以國相粘罕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五

爲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至朝廷震懼不復議守矣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間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太子爲開封府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津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楫運寶貨爲東下計于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李綱時爲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官恭儉之德

聞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于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覆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有能行此金人且將悔過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復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五

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志身殉國者孰能任此總異日求對共道所以且日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請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地已覓于此上感悟嘆息二十三日御玉華閣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擯吳敏爲問下侍郎草傳傳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太子入居禁中擾以御袍太子俯伏感涕力辭不從乃卽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詔遣節度使

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滑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迫故也

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范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處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

經世要略卷第三卷

三

王堯養宗子于其宮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是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韓于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報乎草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死之時尚可顧希名干進之嫌乎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至中

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太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聞言已出爲之甚難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慷慨切鎮泣帝亦慙曰朕知卿忠卿

經世要略卷第三卷

三

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十九上特命百餘日爲白

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園薄司馬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園薄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官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哀蓋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

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

靖康初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完忠開璉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去移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則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領卽先號令有原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業者給券及

續世宗本紀卷第三

卷

公據遣之遣去大半

太宗不豫真宗爲太子呂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令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紿繼恩使入書閣繼恩先賜墨詔遂錄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官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

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也乃奉太子至福寧殿中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陛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賀萬歲

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寇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

續世宗本紀卷第三

卷

日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

曹村埽決得程顥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顥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顥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汝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汝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

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顧命善泗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令者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顛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

光宗嗣位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葉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于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題而定省廢于上號令愆于下人情離沮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請重華宮都人懼

華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七

悅適復奏自今宜于過宮之日令宰相侍從先請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聲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拙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預建叅映則疑謗釋矣宰相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

退閑之語正懼而走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卽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途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翼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

華世環應編 第三卷

八

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伸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爲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帝誨督甚力皆不悛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至暮罷陳王允祐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爲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殿妾縱火焚官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

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
日令東宮于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
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
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剗
肉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

金人有割地之議宗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
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
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今人再至朝廷未嘗
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廷一言以告和息

解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七

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
赫然震恐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
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勝播于河之
東西陝之蒲解者是擬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
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
足矣上覽其言壯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
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
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
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竝從軍法由是盜賊

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出萬車
萬乘欲據京師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日朝廷當
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
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
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
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
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

岳飛拜太尉從幸建康數見帝論恢復之略言金人
所以立劉豫于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
粘罕得休兵觀衆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
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
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
復然後分兵潛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天
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荅曰有臣如此顧
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

解世環應編

第三卷

七

苗傅劉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上大駭愕遣朱勝
非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
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

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上御樓慰諭軍民上步自內殿登闕門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傳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傳正彥問故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盡珪皆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

經世彙編

第三卷

五

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傳承宜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傳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吳湛執履衛士擒至闕門以付傳等卽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上諭傳等傳因前出不遜語大略謂上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纒出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諾卽下詔書恭請隆祐

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傳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天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上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但須臾于太后勝非言無此理中丞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傳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太后御墨竹與出立樓前見傳等傳正彥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主肝腦塗地望太后爲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闕今上皇帝事况皇帝聖孝初無失德

經世彙編

第三卷

五

止爲汪伯彥黃潛善所誤今知宸廷統制豈不知傳曰臣等已定議豈可猶豫后曰特依所請太后權同聽政傳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皇子方三歲以一婦人垂簾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傳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傳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勝

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兇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晚上卽所御椅子作詔宣示二兇宜詔畢傳正彥庵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他日傳等日對太后勞勉之傳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議事賊不疑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傳將軍手殺王淵軍

經世叢書

第三卷

五

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王如骨肉那無一人効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恭謙皆燕中名人嘗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若矣蓋早爲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勝非論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是日上移御顯忠寺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是日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

丙戌赦書至平江府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臣湯東野遣親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示浚浚恐軍變乃與東野商量先搬犒賞錢與人將舊勅放于樓上宣之浚遣人入杭州伺其實時右司員外郎黃档兩浙轉運使幹辦公事呂樵亦遣進武副尉魏傳齋蠟書遺浚及呂願浩言傳等叛逆之詳時願浩爲江東制置使願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

經世叢書

第三卷

五

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于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願浩卽走入杭州賊并寓書于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書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齎傳等檄文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傳等以

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未宗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洵洵俊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俊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俊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直入俊問知其故俊知上遇俊厚俊純實可與謀事論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俊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俊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

經世彙編

第三卷

五

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俊哽咽首肯移時辛未宗趙哲至俊即使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曰厚猶之人情大悅初二兇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首長所在宜先遣小使訪之又言炎爲兩火故多盜宜改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后曰二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正事已就緒惟二兇謂元請本爲和戎須待遣使然虜兵近在江北若遣使虜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

持其事卽害反正臣所召兩使來使之方辭先遣使亦密令留于勤王所矣必破其謀可毋憂也太后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既而前使至平江而後除盧益益辭二兇之謀議遂息張俊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府江陰軍軍馬先是張俊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俊客遂寧馮轡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俊乃遺書二兇獎其忠義以慰安之辛卯張俊遣馮轡

經世彙編

第三卷

五

赴行在俊爲柙目具以請主上親總萬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癸巳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在淮陽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是駐常熟張俊聞之馳見張俊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俊與俊吏相慶慰卽遣使召之辛道宗謂張俊曰賊萬一邀上入海何以爲計俊乃聲言防過海寇奏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備賊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馮轡再見傅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轡爲國家而來今已

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彥見輜詞色不
屈卽與王鈞甫馬弑吉引傳耳語衆諭輜曰張侍郎
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翼日卽遣還
遺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
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兇傲書
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得苗傳命斬之援笑曰將
軍方爲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傳授馬且詰其故援
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于外願齋將軍之文糾忠義
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傳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夏

卽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踰牆而出至
是見浚于平江援危言嘗更衣見睿聖皇帝于別宮
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
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徐察其意
不復窮問卽遣請張浚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
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
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由是
士氣甚盛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
韓世忠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間張浚遣

人來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
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
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
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無憂世忠欲卽進兵浚
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事恐不測浚已遣
馮輜甘言誘賊矣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
醉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浚以世忠兵少分
張俊二千益之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浚大犒世
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屏左右問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夏

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衆皆曰我順彼逆浚曰若違
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顱歸賊聞以觀察使求浚卽富
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皆諾世忠發
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上軍勢甚振
浚慮傳等以僞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絕
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先是傳又遺書云朝
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
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
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于遜位之說則

必其子孫年長且賢則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禍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于抱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于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東

遂有郴州之命賊遣苗瑀馬希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勅王之師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募人齎赴管軍左言等八人處傳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達是晚馬輜至臨平馬希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且張侍郎有背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輜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歸正故不得不激切希吉意少解夜二鼓希與輜俱縋入城浚謬爲書遺輜

口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帝事反覆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于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不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令他人爲之會見望致意傳等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輜由是得免壬寅呂頤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逐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以浚阻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東

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謬謂曰朝廷輒起行在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吞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頤浩累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膻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爲社稷死豈不甚快耶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浚爲潤色之初苗傳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爲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傳曰今當啟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

三兇真無能爲矣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
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
駕可令速清嚴陸梁氏馳出都門遇苗翊于塗告之
故翊色動手自梓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
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傳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
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
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時傳正彥聞勤王兵大
集意甚懼呼馮轡議復辟轡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
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聖

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嘗受聖詔爲大元帥宜仍舊
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張達退謂苗傳曰趙氏安
而苗氏危矣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
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遊擊頤浩俊總
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爲名登樓閱兵器甲
鮮明士氣銳盛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呂頤浩
張浚以大軍發平江宰相朱勝非召苗傳劉正彥至
都堂議復辟事勝非語之曰及正事已定日迎朝廷
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別作一章傳而類發赤慚慙

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爲和戎今使
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遽請及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
責之曰和戎之使旣無路可通况事已彰露州縣誰
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便是間自反正耳前日
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爲輕
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
身何地正彥却立不對傳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
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通傳傳不能荅勝非乃
令堂廚具飯命世修卽撫間草奏持歸軍中勝非進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聖

呈太后極喜曰吾資寒矣是晚苗傳劉正彥復至都
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勝非乃率百官
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刻
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
西廊檐下披上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
悅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
時多艱求惟肯躬避位之因專爲講好息民之計今
露章狎至復辟爲期朕惟有東朝垂簾保祐之勞元
子有踐祚慕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太皇后

嗣君宜立爲皇太子苗傳請以王世修爲參議勝非
日世修已爲從官豈可復從軍呂願浩張浚次秀州
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傳等用意姦回當益備
願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
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包藏姦謀事若
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
之事可爲戒也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淮西制置使
苗傳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呂願
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海爲陣
律世襲應編第三卷
于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
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大
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倬騎不
得勢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
報國若面不戴幾箭者必斬之呂願浩在軍中被中
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傳正彥遣兵援
之不能進願浩等進兵北關傳正彥見上曰請設盟
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勞遣傳正彥退詣都堂起賜錢
券勝非命所屬校故事如法制造是夕傳正彥引精

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
尚書省檄諸道捕傳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
門闔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
至見于內殿上加勞久之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召願
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
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
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
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
頓首謝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王部侍郎至
律世襲應編第三卷
世修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鞠其始
謀追斬以聞苗傳首傳京師
真宗北巡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
南澶州寇準勸上北渡以固衆心上猶豫未決時陳
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
準曰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財
用兵甲聚于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
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
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喟然準又勸上北

渡上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獲宿衛殿下
準謂曰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獲曰相公所以謂
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
益熾人心不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獲呼曰陛
下聽準語準言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起獲以
其兵先渡又自率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
城北門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勵人心
喜悅虜數千騎乘勢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戰獲
大半虜引退不敢逼會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使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第三卷

三

人視準何爲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嘗不釋然也相
持十餘日契丹計索始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衆詐
欲填濠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
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
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于是有諧準不願與虜平
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公不得已許之時虜
舉國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十日不能出漢地郡
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饑乏百萬之衆可殲戰
而死誠少緩之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矣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朝會百官就列
既捲簾上暴感風眩疾僅成禮而罷已未契丹使者
入辭置酒紫宸殿上疾又作左右扶入禁中文潞公
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
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公怒叱之曰主上暴
得疾係社稷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闥豈可不令宰
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者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
一見自仍命直省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
愿及夕詣宮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第三卷

三

任受其軍令兩府謀以上躬不宰欲留宿宮中而無
名辛酉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
帷宿于殿之西廡志聰等曰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
者公曰今何論故事也戊辰以後上神思浸清罷醮
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于其府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司馬溫公時通判并州上疏
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
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
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望疏三上公又

與范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公
以死爭之于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
面言上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願陛下自以意
諭宰相後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
色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
鼎盛何遠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
際援立其所厚善耳唐自文宗後立嗣皆出左右至
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威
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
議異日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
違琦等皆曰唯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則宗正寺
固辭不就明年遂立爲皇子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第三卷

五

淵聖卽位勤王兵旣至姚平仲率萬人夜劫虜寨反
爲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與虜戰于是宰相
臺諫交言丙兵及行營司兵爲虜所殲上大驚時內
侍陳良弼領京城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
人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水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
上命綱同蔡懋及良弼往觀東壁而御庭和殿俟之

綱回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樊
家岡雖淺可以勁兵強弩據也上曰誰可將者自時中
曰非李綱莫能戰綱曰陛下命臣治兵願以死報上
卽除綱右丞命綱留守內侍王孝竭奏曰中宮國公
已行上曰朕欲親往陝西治兵決不可留此綱以死
請合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乃俾中使追還中
宮國公上顧謂綱口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中夜上諭
宰執又欲詰且決行是日質明綱入朝見禁衛振甲
矣綱厲聲曰汝等願守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
綱入見曰六軍之情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捨去
禹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以健
馬疾行何以禦之上悟始命輟行以綱爲親征行營
使是日綱上十議一議國是謂今日欲戰則不足欲
和則不可切恐國論猶主和議以非和則速二聖之
禍臣切謂漢太公爲項羽所得高祖不顧其戰溺屬
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
以還太公也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必割地厚
賂以講和旣和則又求釁以戰今又以和惑中國至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第三卷

五

于破都城墮宗社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而後已爲今之計莫若罷和議專務自守建藩鎮于要害之地置帥府于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數年間軍政益修然後大舉以討之彼知中國自強不敢肆兇而二聖有可還之理矣于今日法句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辭厚賂則不可二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建康次之三議赦令不當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四議僭逆謂邦昌宜正典刑五議僞命謂宜依唐肅宗六等

續世宗集卷之三

事

定罪六議戰謂宜一新軍政七議守謂沿河沿淮沿江宜控扼其衝八議政本謂朝廷天下之本也政出于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于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于朝廷之尊卑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李德裕相武宗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之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制平僭叛號爲中興艱難多故之秋出政尤不可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寵皆得干與

朝政宰相保身固寵不敢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願陛下深思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鑒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九議久任謂宜擇大臣責其成功十議修德謂上當益修德以感天人之心

趙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四川之地半天下盡以付卿卿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已除宣撫副使鼎奏曰臣之此行與吳玠爲同事爲當節制之上途除都督川陝諸軍事鼎又奏

續世宗集卷之三

事

日荆襄四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爲然遂兼都督用陝荆襄諸軍命下之日識者相謂曰只此一着已自過人

岳飛嘗數千言請上還京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親率六軍進還北渡天威所臨將士一心則中原指期可復矣大忤用事者奪官歸田里張所招撫河北一見飛與語大悅待以國士補官裨將因問時事飛曰本朝都汴惟倚河北以爲固苟深溝高壘時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因一城一城受圍諸

城或捷或救則虜不敢犯而京師根本固矣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童貫取燕雲而不知爭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今爲招撫計直有進取河北地以爲京師援爾

岳飛陞宣撫使扈駕至建康以劉光世所統王德用等兵五萬餘隸之且詔德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上疏論恢復略曰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擬兵直趨京洛

經世理應編 第三卷

三

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劉豫必棄汴京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悉復至于東京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可下臣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于號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于餽運臣斂兵退保上流賊必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以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太入則大勝然後復舊再舉設若賊見上流斂兵斂力

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卽長驅搗其巢穴惟願陛下戒飭有司廣爲儲備俾臣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密必能濟此大事疏奏御札荅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方率厲將士秦檜主和忌其成功沮之議遂寢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築招賢之所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壽重賞朝廷不吝時播州冉璘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聞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輒入卽出與之分延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出客玠

經世理應編 第三卷

三

競言所長璘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開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至盡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鋟去如是又旬日乃見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存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亦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

山諸徙諸若若任得其人積累以守之賢于十萬師
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
大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
因山爲壘基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成
于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于青居與戍先駐合州舊
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戍于雲頂以備外水于
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
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

經世彙編

第三卷

臺

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
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廳下
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
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署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
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
在圍城中附虜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
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
刻而定瓊伏誅

光宗不臨孝宗喪丞相留正與趙汝愚議介少傅吳

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中外人情
洶洶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侍從大臣皆欲
相率出城蓋先是正與汝愚共請垂簾以國本係嘉
王欲因簾前奏陳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
則體正言順可無後難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
欲與聞大計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汝愚因言此事
汝愚知彥逾素善郭杲因謬曰郭杲倘不同奈何彥
逾曰某當任之彥逾馳告郭杲曰近日外議頗謂太
尉知否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未語彥逾

經世彙編

第三卷

臺

曰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矍然起曰敢不効
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乃定明
日留正五更以肩輿出城去人心遂搖賴汝愚恬然
處之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共謀遣韓
侂冑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冑因託所善內侍張
宗尹以奏不獲明日往又不獲侂冑遂巡將退適遇
重華宮提舉關禮侂冑乃復以汝愚意告之禮遂入
見憲聖而泣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
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且夕亦去

矣憲聖曰如此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仇曹仇復
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叅政陳騭及余端禮使郭杲及
部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
傅昌朝密制黃袍憲聖垂簾太子卽位汝愚率同列
再拜寧宗詣几庭殿哭盡哀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
復長百僚命朱熹侍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
者

正統十四年秋虜也先入寇上欲親征兵部尚書鄺
野力言不可不聽師駐郎山上北狩京師大震章臺
經世叢書編第三卷

后詔立皇長子爲皇太子邸王監國攝朝臺諫廷劾
王振監國倉卒未有分處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叱
衆衆怒擊順死并索毛王二長隨廷中大譁監國疑
懼起且退于肅愍公諫上殿掖止之亟請命將軍瓜
擊之二長隨死謝衆怒又請諭羣臣振罪當赤族俟
敵太后行誅未晚順罪應死勿論衆遂定朝退王文
端公謝公曰今日賴公鎮定若百王直何能爲章皇
后聞之卽陞公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內外注視
公安危公卽調兵爲禦虜戍守計九月邸王卽皇帝

位十月朔昇寧導也先設上皇還京五日入紫荊京
師戒嚴侍講徐埏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依
違其間公勸言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陵寢百官
萬姓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盡去朱事可鑒敢
言南遷者衆共誅之自是人心始定公奏用王通楊
善守京城孫鐘衛頴張軌雷通分兵出城守戰監以
王茲葉盛程信諸言官石亨楊洪爲總兵盡移郊外
入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固守勿與戰急散官軍
通州糧百萬盡入都城公率先士卒躬擐甲胄督死

經世叢書編第三卷

集

泣諭六軍國恩大義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
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一日也先擁衆至城下公及
亨統兵出禦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嗾也先邀大
臣及公出議兵索金帛萬萬計廷議相顧不能決問
公何云公曰吾本兵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卽出德
勝門對壘約戰以上皇在虜中未敢輒動已謀知虜
移上皇西我發大砲擊虜虜死砲下者數千計也先
大沮衆請進擊公曰勝未足雪耻萬一不捷所損實
多况上皇在虜中不得不慎請大出聖旨榜文潛移

虜營中諭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
封國公疑虜心十七日也先遁去景泰元年二月公
曰不早除喜寧虜知我險易虛實益反覆不可禦計
授楊俊擒寧伏誅自是也先悔禍采遣使請奉上皇
還京上敕公防護京城且議通使羣臣顧望不能堅
決公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
自當遣使奉迎上喜從公言三月上皇至大同由塞
去六月上皇又至大同七月我使再出奉迎八月上
皇發塞外九月至京居南宮四年八月也先殺其生

經世宏綱

第三卷

夏

脫脫不花王而自稱田盛大可汗遣人朝貢御史顧
躍乞令六部諸大臣會內閣議可否上下廷議公抗
言祖宗成法國家重務并所司奏請處分臣知遵祖
憲重君命他不敢從上是公言李夢陽曰賊酋擲上
皇大同城下勒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祖宗之
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
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于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
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王蒼曰
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

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邨
王監國不欲急君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所
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

王陽明公當宸濠之難先以六月初九日由贛往福
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知縣顧必具言濠反狀
公度軍旅倉卒兵力未集難即動王亟欲遡流趨吉
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
發乃以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
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截其耳遂發舟薄暮度
經世宏綱

第三卷

夏

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二人服已冠
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
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
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
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
濠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
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
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
乃爲間諜假奉朝廷密旨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

且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其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將公文置恰衣絮中將發間又捕促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丹尾令其覘知公卽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還獲優人果于恰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西倒懸奏至王公變揚言于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

經世叢書

第三卷

卷

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濠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凡六七萬虛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遙傳牽制之圖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鷟山赴

部調用食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閑居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勵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

經世叢書

第三卷

卷

內官并僞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途急促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瑛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樞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各以其兵乘七門之臺又探濠伏兵千餘人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

遣劉守緒徐誠領兵四百從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以普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募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誅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水灰瓶火砲石弩機毒之類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兵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樑及僞太監萬銳等手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樵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其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壘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卽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重積

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攝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云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銳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取則堅者取矣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卽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至賊兵陳槐胡堯元等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

既定大縣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職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

經世彙編

卷三

前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令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而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令饒州知府林城之兵

衆間以攻九江知府會璉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盛集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銃砲火噪其聲不雜過奮督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途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升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共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

經世彙編

卷三

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官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賓劉養正等官數百餘人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餘賊難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勦毋令遁入他境爲患濠既擒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

許泰爲總督軍務統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
官左都督劉暉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
永爲提督贊畫機密事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
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
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
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將
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
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暉張忠張
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衛

經世叢書

第三卷

夏

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是天兵降
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已功公示官軍
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間自行撫
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乃佯爲
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
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
無言公非爭一生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
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
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道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

趙玉山度草莽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
蓄招納叛亡探輦輟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
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
先于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
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赴部下各官
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
餘憾况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于
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眷逆賊情重
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

經世叢書

第三卷

夏

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灾困苦既
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羣應上崩之勢成矣然後
興兵平之不亦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
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
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
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驗
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
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
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

國之忠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彬等又言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未聞知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實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後還江西視事

楊文襄公一清以總制同太監張永討寘鐇之亂一日謂永曰宗藩亂易除國家內變將不可測奈何永

經世要略編

第三卷

事

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願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不離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技附已成又耳目廣欲動搖得乎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班師入京詭言請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手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悉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永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願

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卽退瑾殺奴喂狗又涕泣頓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隆慶已巳九月虜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其學挫兵觀望總兵趙奇棄鎮遠避巡撫李秋副將麻錦等閉門鎖堡以自全及旬日之後虜騎尚未退盡乃上

經世要略編

第三卷

事

科襲守近年舊套漫然兩可且有庇護之者上乃下內閣看詳擬票大學士趙貞吉謂李春芳曰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欲整理邊防在正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若大同一鎮功罪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循怠玩皆不可復整理矣此乃社稷之計也我輩則社稷之隸又安可不勉乎皇上虛懷委任我輩若不任怨烏能修政立事以報荅聖主之知遇哉今正大同之罪只以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公箇字斷之足矣主將不固守祖法也隆慶元年皇上

處治薊州山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大同巡按所奏科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清議也守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其誰哉我輩若守得此八字堅定則何事不可立何政不可修又何懼于任怨哉

俺荅孫把漢那吉與其奶公阿力哥率十餘騎來降督撫尚未以聞張江陵已先知之貽書王總督查其的否往復籌之曰此事關係甚重制虜之機實在于此頃據報俺酋臨邊索要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

經世叢書編第三卷

卷

空質而結怨于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彼卑辭效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誓以數年騎不入吾塞乃可奉聞天朝以禮遣歸但聞老酋臨邊不捨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爲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惟當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卽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構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山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續據巡撫方金湖

差人鮑崇德親見老人云云回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能皆實然老酋抵牾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耻以輕博重非不忍于諸逆也乳犬驚駒蓄之何用但欲挾之爲重以規利于虜耳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又據鮑崇德所傳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強名雖哀求事

經世叢書編第三卷

卷

同強技未見其爲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洗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遊騎然後我差官以禮遣歸其孫若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卽不然而盼以脅從數人塞責棄賊而獲毛賊于國家威重豈不大損今之議者皆以小酋爲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于封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邊防利害不在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若彼果出于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修戰守之具與屯田之

利邊鄙不聳稽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
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諸
逆既入境可卽執送闕下獻俘正法傳首于邊使叛
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邊境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
若劫質卽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
不克矣阿方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
既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執之以相當斷不可與
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惟公審圖之後崇復馳虜
營俺荅微難我欲先出那吉我竟欲俺荅先獻所虜

經世叢書 第三卷

書

獲俺荅乃獻被擄男婦八十餘人夷情最躁急遂寇
抄我雲石堡崇古亟令守備范宗儒以嫡子范國團
及其弟宗偉宗伊質虜營易全等俺荅喜收捕趙全
等皆面縛械繫送大同左衛是時周元聞變飲死
于是始出那吉遣康綸送之歸那吉等哭泣而別逃
撫方逢時誠夷使火力赤猛克諭以毋害阿方哥既
行次河上祖孫嗚嗚相勞南向拜者五使中軍打兒
漢等入謝疏言帝赦我通遷裔而建立之德無量願
爲外臣貢方物請表箋楷式及長書表文者江陵復

貽書總督曰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人以
媚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
欲搖亂而阻壞之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議者以
講和示弱馬市起釁不知所謂和者如漢之和親宋
之獻納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國故買誼以爲倒懸
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
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萬不侔至于昔年奏開馬市
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
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

經世叢書 第三卷

書

貢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其期或三月二日
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至于桑土之
防戒備之慮自吾常事不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
也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
肯况夷狄乎但在我制馭之策自合如是耳數十年
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
盟之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檄
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害而忘公利途失此機會故
僕以爲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已乃于文華殿面

請詔行之又以文皇帝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
揀付本兵因區畫八策屬崇古崇古既得札遂許虜
條上封貢便宜詔從之俺荅貢名馬三十乃封俺荅
爲順義王餘各封賞有差至今貢市不絕

憲宗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宜德間
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寶異貨無算上
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
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職方司郎中項忠使一都
史于庫中檢舊案劉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
經世環應編第三卷

火檢之不得項尚書咎責都史復令入檢如是者三
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而不言會科道連章
奏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史曰庫中奏案安得
失去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
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于國家
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案雖在亦當毀
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尚書聳然降位
對劉郎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
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宣宗崩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
言藉藉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皇太子卽叩頭呼
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二楊定謀
以安社稷無忝古之大臣云

經世環應編第三卷 終

心計類

智巧強力之士精足以人猥瑣明足以察物情
悍足以勇其推行密足以善其權變此誠救時
之良譬而經國之能具也爲心計第四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

一鐮一椎一鉦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鉅一鑽一鑿一錐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

經世環應編第四卷

一錐一箴一鉢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

是無藉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

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

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

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

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因

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衆八寸者八千七寸者

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

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于周室

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于周室者不得

不以形弓石璧不以形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

之曰諸荒令于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

采布帛輪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

流而之齊故國入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

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

經世環應編第四卷

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

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

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

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

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

之魏國國以富強

項梁嘗殺人與籍避讎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

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

子弟以知其能後果舉事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

人部署豪傑爲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
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
皆服

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鼂錯上言兵事曰臣
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
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
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
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
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

經世環應編

第四卷

王

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
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
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
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
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陣合刃之急
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
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
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
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

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
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龍枝葉交接此矛鏃之
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
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
動靜不集趨利勿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
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
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
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

經世環應編

第四卷

四

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
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
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坂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
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
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

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
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
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
奴之革箭木薦勿能支也下馬地闌劍戟相接去就
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
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
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
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倂
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
也

續世宗憲編 第四卷

五

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
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
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
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
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
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策也

董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
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
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

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
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
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
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
者債于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謫
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後入
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
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

續世宗憲編 第四卷

本

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材函以富家室故能使
其衆豪矢石如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
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
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
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故也胡
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
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
飛鳥走獸于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
足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

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外
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
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必
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繞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爲
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
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一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
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

經世要略卷之第四

七

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堯
爲室屋具田器乃募舉人及免徙復作令居之不足
募以丁奴婢贖舉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
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
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
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
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騷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
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

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必畏胡
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
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
稱聖朝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徙
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
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
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
而勿侵尅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
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

經世要略卷之第四

八

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
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
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爲民全
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
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
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安其
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
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
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內之賢材

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正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賞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如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

臣張應麟

卷四

九

財察

楚王馬殷既得河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布命輸稅者皆以帛代錢米幾機杆大盛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敘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太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爲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子弟富人至出錢以家之繇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

黃霸爲太守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

臣張應麟

卷四

十

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縣家貧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釋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伺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于道傍焉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甚苦食于道傍乃爲其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

所隱

長吏許成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黃霸曰許成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丙吉馭吏嗜酒數通蕩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日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此馭吏經世環應編第四卷

上

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還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

京兆自趙廣漢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

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張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會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車騎里閭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閭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

經世環應編第四卷

上

趙廣漢聰明疆力天性精于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鈞距以待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朱博守左馭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詔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痕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

欲酒卿耻杖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白疏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已校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嘗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

經世報應編

第四卷

上

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衆盛石灰予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赴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能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潰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伐方貴事不相睦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以爲然虞詡聞而說李修曰竊聞

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夫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函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語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于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雖責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論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謂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于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并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史屯聚連牟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吊詡曰得朝歌何哀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盤根錯

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
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上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
大夫皆見吊勉以詡等之知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
之郊肯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
數萬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
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
求壯士自椽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
反倫盜者爲下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
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貪人能
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
之賊由是解散咸稱神明

卷之四

七

張角鉅鹿人也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士
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
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
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
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
亦以萬數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

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
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
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
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
留中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卒乏糧穀
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
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
江淮取給蒲葦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農抵請
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
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庫
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
國之饒起于此而成于峻

卷之四

七

劉備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
焉及拔成都士庶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
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
實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克實
劉備性好結昵時適有人送髦牛尾于備者備因手

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昵而已
邪備乃投昵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
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及亮又曰將
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
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
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
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謂劉荊州令凡有遊戶皆使自
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備衆遂強

諸葛恪有才名吳主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錢
穀世至原籍

一七

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武侯聞之遺陸遜書曰吾兄
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
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陸公以白吳主
卽轉恪領兵恪領兵輒自喜啟吳主曰丹陽山險民
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
能禽盡恪請往爲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萬朝議皆
以爲丹陽地勢險阻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遠
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自首于林莽
適亡宿惡咸共逃竄鑄山爲甲兵俗好武習戰高氣

尚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林若魚之走瀾猥狁之勝
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戰
則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馭而羈也恪必
聞之嘆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固享其
必捷吳主拜恪丹陽太守恪至府乃遺書四部屬城
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禽也
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偃其
穀熟輒引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旣盡新田不秋平
民屯居略無所得于是山民饑窮漸出降者恪乃捷
徑世張應編

卷四

一八

救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
疑有所執拘長吏胡伉獲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
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于恪恪以伉連救遂斬以徇
民間伉坐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攜而
出歲期入數皆如本規
晉王濬伐吳吳人于江險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濬作
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槍水
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着筏去又作大筏數十艘

丈大數十圍灌以蘇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

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葛榮舉兵向京師衆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雋閉門自守爾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于色乃令其

經世表應編

第四卷

七

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今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林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于陣禽葛榮餘衆率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于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計

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師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高歡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瑛之連營數十里至于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韋孝寬更縛木機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南歡使謂城中曰繼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以城南鑿地道及于地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

經世表應編

第四卷

二十

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及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敢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而張設之布懸于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使作長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鈎遙制之松麻俱落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

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
攻擊之術寬咸拒破之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市
許發兵送入關多少隨所欲淵引見康鞘利受可汗
書禮容甚恭贈遺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
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
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貪且
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賈之不足為汝費康鞘利北
還淵命劉文靜使于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
經世環應編不第中奉 主

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
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
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唐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
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開視赤
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于眾命釋桎梏襲冠帶
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而許之比
反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張全義為河南尹東都若經寇亂全義招懷流散勸

之樹藝出見田疇美饔麥善者親至其家賜之民間
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
耳由是北戶豐實遂成富庶焉

邊鎮兵贏六十萬張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
還農天子以為疑說曰邊軍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
所以制敵不在眾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滅
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為保帝乃可初諸衛府
兵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沒以貧弱逃
亡略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
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
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後所謂彊騎者也
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閩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
來藩鎮州縣多違法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
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
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法應留州之
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不可徵者釋
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

曰卿策甚長然古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急則就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且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奸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勾勸兩稅錢帛使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具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

經世彙編

第四卷

三

有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校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為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

其後益為軍六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

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

今為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

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

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等議之上復問泌以府兵

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

二百四萬斛粟斗直錢百五十計錢三百六萬緡國

家比遭饑饉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

以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

經世彙編

第四卷

三

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

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何為不

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

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糴

糴為綵纈因完項以市之每頭二三匹計十八萬匹

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

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

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

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

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
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泌
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
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戊卒
四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戊卒三年
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
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聽應募之數
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
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

經世表應編 第四卷

三

之疲弊爲富庶矣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
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
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因
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
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
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戊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初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
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
賓委府縣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

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
皆有妻子買田宅舉實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
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
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
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
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
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
死耶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
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

經世表應編 第四卷

三

史思明棄希德率高秀嚴牛庭珣將兵十萬攻李光
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餘團練烏合
之衆亦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旣得之
當途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
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
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
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于外光弼用之增
壘于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還號號
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

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募善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人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爲礮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于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

續世宗本紀

第四卷

五

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指之以木將沉其軍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口千萬至德後殘于大兵飢饉

相仍十耗其九至劉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旱蠲除賑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上元寶應間如袁晁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主船漕而吏注驛亭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十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口收三百餘萬

續世宗本紀

第四卷

六

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今日獨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值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姦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他產尚在賤以出之易以糶貸困人之方轉于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糶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

將相沿逮自免阻饑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非耶

德宗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聞之遣使請奉天奉迎又遣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用誠爲李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請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旣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

經世要略編

第四卷

元

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藁火于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符以示用誠口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什用誠在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日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振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用誠同及于汝曹何利乎今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所嘗服勛遂用誠詣梁州震扶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勛裹其首復命

于行在愆期半日

魚朝恩橫甚德宗恨之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爲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餘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折鳳翔之郡與京兆以鄆盩厔及鳳翔之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

經世要略編

第四卷

子

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不知爲虞也載留溫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議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倖傲強辯皓與左右擒而殺之李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籍民三丁選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由是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李德裕以韓全義淮西之敗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率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少却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鈞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紇

續世宗本紀第四卷

三

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蜀中盜賊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陳敬瑄遣牙將楊行遷等三帥各將三千人以討之阡能黨愈熾浸淫入蜀州境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且有驚餅者自且至午出入營中數回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

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獄云汝詞事歸得實然後免汝家不然盡殺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溺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

續世宗本紀第四卷

三

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壘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壘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壘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調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歸謀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

極論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
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
不足與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
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
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我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
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
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爲隊授以
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
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

經世叢書

第四卷

卷

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
驚拔劍過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
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
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
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
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
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日不絕明日仁厚
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出日
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于延貢其衆

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
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
之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
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連夜引兵逼
之明且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
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刎衆
羣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詣仁厚擁馬首
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百姓引領度
頃刻如期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暗白日已死而復

經世叢書

第四卷

卷

生矣譟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徃降之
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梁以王瓚爲招討使拒晉兵瓚爲治嚴令行禁止僚
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壘造浮梁饋運相繼晉副總
管李存進亦造浮梁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索
石因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以葦竿維巨艦繫于
王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
丘說徐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

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耶知詭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瑒置輪于竿首垂緇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錢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鏐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經世環應編第四卷

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張翥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翥

云可造一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乾德三年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上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太祖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其才用伎藝有過人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案閱訓練皆以一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

溺情

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
彼中曹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
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獲
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
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整其地
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旣
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
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
其藩落將校止于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
可徙他軍也開邊濠悉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墾
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法

經世要略卷第四

五

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命張
詠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詠至秋
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
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
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
民爭趨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
真善幹國事者

張詠凡有興作先帖諸縣于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
申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冬
抵暮放各給木札一幘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
因雨乞假詠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詠
俱知悉詠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
漏水歷歷分明倘一刻差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
謂詠爲神明詠曰鼓角爲軍中號令在前尚不分明
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經世要略卷第四

五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
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
家飢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
矣

張詠嘗以蜀地素狹遊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煩
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
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
口給券俾輸原值糴之奏爲未制建今七十餘年雖
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詠之賜也

丁謂頗有才名時峽路蠻擾邊以謂領峽路轉運使

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捍賊而蠻反
爲賊謂至召其衆酋開諭之曰有詔赦爾等不殺矣
乃作誓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苦乏鹽謂聽以粟易
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饋以饒萬之粟至是民
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亦自給謂復上言黔南
蠻族多善馬請致館犒給綿帛歲歲收市之及徙置
夔州城砦等皆謂所經畫也真宗幸瀘淵謂知鄂州
兼齊澤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
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詐作舟人立命斬之
事見東坡志林卷四

三

丹遂集民乃遂渡遂立部分使竝河執旗機擊刁斗
自衛契丹乃引去
李允則守雍州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屠
即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曰某非
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方與北鄙議
寢兵罷斥堠故不欲顯爲之備也謗不能入竟畢所
爲

李允則字垂範少以才略聞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
議修城未決命允則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

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
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允則以蠻微不足加兵
悉招輯之還知潭州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
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
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
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
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
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絲是山田
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
事見東坡志林卷四

四

允則曰須報諭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
賑轉運司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資爲質又得發廩
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
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發不撓無名益戍是長
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還知
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開墾井
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冰代砲焚
丹遂解去城北舊有廢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
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

銀久之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
文北界乃興築版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闢城浚壕起
月堤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履登
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庫營舍始教民陶瓦甃標
里間置廊市邸舍水磴城上悉累甃下環以溝塹時
蘇植榆柳廣闊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
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楔事召界河戰棹爲
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樓
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

經世叢書編 第四卷

四

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坑爲諸軍蔬園濬
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
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
十里下奉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
塞中顧謂倭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
材耶

沈括知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惠市良家子
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
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起乘者千餘

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

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
脫已罪誣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
家二百口皆械繫詔文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
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
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肅
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騰
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
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

經世叢書編 第四卷

四

井價值適足以增其氣餒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
事須當有術也

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自請行遷知延州先是詔
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
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
先後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
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
吳中大饑餓殍枕路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
存餉爲衛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

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
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
土木之役于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教倉吏舍日役
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曰凡公
私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役
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
莫此爲大是歲兩淮惟杭宴然民不流徙

杜衍兼判吏部流內銓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
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衍始視銓事一日
經世環應編卷第四卷

選者三人爭某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賂對曰當與甲
乙不能爭遂投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
當得衍惜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
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
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閱視具
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
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

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謀城下
韓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

者士死于戰則賞賚其家籍其孤族繼廩之威恩並
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
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
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知并州契丹冒占天池廟
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遂
歸我斥地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
塞下不耕于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
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
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土
經世環應編卷第四卷

至九千六百頃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
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與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
見韓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
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
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
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
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
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

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什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

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

紀法環應編第四卷

壠

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歐陽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不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于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隸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沒之憂數十年之利也

文公爲相富范公爲樞密使以近日養兵之弊在于

多而不精故國用竭因大加簡閱揀放爲民者六萬餘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衆議紛然言衣食于官久不願歸農又習弓弩散必爲盜上亦疑之二日公私困竭冗兵太多故也不省無蘇息果有聚爲盜者二臣請以死當之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趙清獻公忤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清獻公獨榜衢路令有米增價糴之于是諸州米商輟糴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

經世環應編第四卷

粟

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用純仁籍境內買舟論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爲糴之衆買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不知也

范鎮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因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

無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
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
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程顥常度所需
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
所費比常歲什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
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
所費太省民力用紓

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遠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

脅取升人物爲事歲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捕

經世環應編 第四卷

聖

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
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
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
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適負獲除者皆頑民也顥爲
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于是惠澤如均顥爲
政常權穀價不使之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顥
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
焉

蘇軾知杭時歲適大旱饑疫并作軾請于朝免本路

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
以收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糴常平米民遂免大旱
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
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
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
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
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
無幾矣運河失河水之利則取給于江湖潮渾濁多
淤河行閘閘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

經世環應編 第四卷

聖

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
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
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
矣軾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如雲將安
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
田積于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
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
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常不復堙塞乃取赦荒之
餘得錢糧以貰石數者萬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

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

廖剛言東南之民困于轉餉江淮之兵欲救之莫如屯田昔郭子儀河中軍乏食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今召將校如子儀之躬耕者加賞之彼必榮而脅勸矣昔漢之力田者與孝弟同科比年兵賞遷養者以萬計誠詔之日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又如諸葛亮分屯渭濱軍民雜居今誠詔江淮失業之民借種免租軍不侵擾則彼相率而來矣

經世要略編 第四卷

卷

陳公輔嘗言趙充國屯田留兵而爲之今日屯田亦當以兵臣愚欲乞淮東西京西諸大帥屯兵近處盡撥閑廢之田諭與諸帥除出戰人外餘並令管田官出子種收成之時優與分給遇戰即令充擲擊大俘于帥幕中專差官主管營田司其餘非大屯處及近裏州軍似不必官中置庄只令州縣多方勸百姓歸業寬其租賦限以年歲卽有主之田自然歸耕如實係逃絕出限不歸卽免種佃亦當少寬其租不當卽戶絕出賣是則官不廢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

郭未守大名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太寒城池皆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嘆息而去

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處大事必指顧集矣或曰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言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議更以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好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盜鑄權歸公上非國家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鬻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旣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旣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見其梗槩矣

經世要略編 第四卷

卷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

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樞衡狀鈞牛
徐去其土舟浮牛出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种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
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故寬州請因其廢
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
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二利朝廷從之以世衡
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
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
有五十尺始至千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

經世叢書編

第四卷

五

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
百金工役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萬人歡呼曰
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竭之患矣旣而朝廷暑故
九州爲青澗城世衡初至青澗教吏民習射雖僧道
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旣而中者益多
其銀重輕如故而漸厚且小矣或爭後役亦使之
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
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
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旣而慕恩起入

內潛于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
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
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青澗東
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
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
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
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
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
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

經世叢書編

第四卷

五

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劉錡曰城中有糧則能
與若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
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錡趣之四鼓乃
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
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
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
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羣
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
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雖而

走易爾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于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士人爲間探于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桴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于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痴車以輪轂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

經世宏編 第四卷

五

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于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旣而三路都統葛王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

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甚乃移詣于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退兵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

經世宏編 第四卷

五

聞兀术至會諸將于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通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大平邊帥子甚

降使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也而二人果遇敵爲所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輦車砲具不用翼日鎬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絕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鎬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日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鎬遣歌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鎬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

經世要略卷之四

五

怒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通明鎬果爲五浮橋汗額河止敵由之以濟鎬遣人毒額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鎬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敵鎬士氣開暇敵晝夜不解甲鎬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餓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涼鎬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

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椿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北去鎬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以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

經世要略卷之四

五

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鎬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鎬兵力擊之兀朮平日恃以爲強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獲之乃自擁衆還汴是役也鎬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

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鷄犬聲兀木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

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于下虜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

虜攻揚州楚州勢亦危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樞密院趙鼎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韓犖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力委之併亡無益鼎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邦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

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可詔岳飛掩擊虜寇襄陽京西安撫使李橫以食盡棄城遁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

綱目卷一百一十四

五

棄疾闢大欽等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以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旣而鄂帥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入而鼎已遣米舟至其衆遂安鼎以銀犒橫之衆且檄黃州守鮑貽遜迎勞于境橫大喜鼎自入舉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當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列天下兵守平江却徐爲之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

綱目卷一百一十四

五

向前之議足矣蓋鼎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旁陳用舜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以鼎久有此議故也鼎以俊勸者乃寇準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鼎之策遠矣

趙鼎善心計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絹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大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

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
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計計盡
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
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
陳權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繞二
千一百餘自置司權茶歲額四千且獲兵馬踰千人
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
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
待資大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權茶借

經世彙編

第四卷

茶

本錢于轉運司五十二萬緡于常平司三千萬緡自
熙寧至今歲六十年舊所借無償一文而歲借乃準
初數爲三害權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于數外更
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克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
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
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
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
兵官吏坐費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
故事盡罷權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卽五害並去而邊

患不生如謂權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
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
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權都大
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于是大更茶馬之法官
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初條
約卽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
舊買賣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仍于合同場置茶市
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或十或五共爲
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

經世彙編

第四卷

茶

每一斤奉爲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
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用場
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
交易事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之官比但以所買
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
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于道驟降有差比及四年冬
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
趙開善理財爲宜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
領四川財賦開見張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

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于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私使費賣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共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自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倣成都府法于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

續世宗憲編

卷四

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于一千并五百土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制法既通流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同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宜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關自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宜撫使印其上卽爲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千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與茶

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初變權法怨詈四起至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能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連請務全事體必須更制節乞制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爲

變

吳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晚膝以俟大神臂弓約賊相搏至

經世製應編

卷三

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遊瓦礫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金酋遇遂用之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

人大敗

孟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如有

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
先峰直至三溪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
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入
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
隨其高下爲區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
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

朱熹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
廢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嘗帥鄉民置社倉以
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熹初拜命卽移書他郡

經世要略

第四卷

三

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輟輟日與僚屬釣
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
所不到斟酌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
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
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
若使者歷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
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
用心尤苦

元董博霄陸運之法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

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
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
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計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
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
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虞集爲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
命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固地利也
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此極遠海南濱
青齊荏苒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入之法

經世要略

第四卷

古

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命其衆分授以地
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
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
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
于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
以祿十年俾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
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
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遊食
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

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矣事遂寢

周文襄公忱初撫江南時屬蘇松大饑米價翔貴公察知湖浙江右乃大熟令人四出賚千金其地故抑直而不糴且詒言吳中價甚高由是諸大賈操贏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驟集者數百艘公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價驟減諸大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自還糴無所于售于是官為收糴以實廩而惟牛醢酒犒謝之大賈各醉懼去

未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

經世叢書編

卷五

著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途奏謝于彼于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蘇州通稅七百九十萬石公聞牒大異詢父老皆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用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府堯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

便民倉水次海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

圖里人夏秋二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于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夾為舟楫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擬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為縣明年田租聽窺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

經世叢書編

第四卷

六

食米公私大清綵給官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賓勅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公且還公不應至京言京庫中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計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必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冰磨非邊歲月不可必冷且沃錫旬日畢辦每遇凶荒輒便宜糶糴補以餘米賦外更無升率凡百上供及解倉帑糶糴部言濟農錄米失午稽考奏遣曹屬盡括餘米歸之

官于是徵需雜然而逋負日多人益思忱之功

陳霽巖曰開州已巳年大水無蠲免而有賑濟府下有司議予以州官倡議極貧穀一石次貧五斗務令有餘俾沾實惠放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進雖萬人無敢譁者予自坐倉門小棚執筆點名視其衣服容貌暗爲分別貧之極次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賑極貧者書吏稟出示另報予云不必也第出前點名冊中暗記極貧者逕開喚領鄉民咸以爲神蓋前領賑時不暇粧點盡見真態再賑果是極貧不虛上惠耳

經世叢應編 第四卷

六

陳霽巖曰余在開州已巳之冬倉穀幾盡撫臺及各州縣動支在庫銀二千兩糴穀比時穀價騰踊每石銀六錢各縣遵行派大戶領糴給價五錢一石每石賸已一錢耗費復得一錢災傷之餘民甚不堪而入倉穀止四千石是上下兩病也余堅意不領吏書稟余當受罰余不爲動後果被參以次年僅免罰至庚午秋州之高鄉大熟隣境則盡熟穀價減至三錢余方申撫臺動支銀二千兩派大戶分糴報價三錢卽實子糴者三錢自後益減時價至二錢四五分大戶

以扣除爲請余笑應之曰寧增穀莫減銀後自有用處也蓋比上年所買多穀三千餘石而大戶無累賸反因以爲利報上司外餘穀七百餘石則盡以給流民之復業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里連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數十處庚午秋當議填修吏請以鄉夫役余不許會有兩年被災流民聞已處蠲荒糧思還鄉井因遍出示招撫云亟歸種麥州有賑濟也乃出前大戶所糴餘穀刻期給散另出四五小牌于各門一里外令各將盛穀袋裝土到城上填崩塌處總甲于面

經世叢應編 第四卷

六

上用印倉中驗印發穀再賑而城已脩完有餘土矣流民之復業者爭事種麥來春大熟皆不費之惠也陳霽巖曰北方州縣惟審均徭爲治之大端三年一審令一州八十八里之民庭集而校勘之自極富至極貧定爲九則賦役皆準此而派區中首領有里長老入書手官惟據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權索民財物置之又茫無憑據余到任輪審均徭尚在一年後乃取舊冊查自上至下上七則戶照各里開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放告或聽斷或理

雜務看有曉事且樸實者出其不意喚至案前問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戶問其家道何如比年間何戶驟富何戶漸消隨其所荅手註簿內如是數四參驗之所荅略同又一日點查農民本州樂有二百餘人卽閉之後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彼各有身家前程自不敢欺也又因聖節先揚言齊點各役至期拜畢卽喚里老書手到察院分作三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開也以上因事採訪編成底冊臨審

經世叢書編第四卷

充

時一甲人齊跪堂下余自臨視擇其中二三練實人作爲公正與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知底冊中甚明咸以實舉遂從而酌驗之頃刻編定一日密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陳霽巖曰余知開州時俵馬以高三尺八寸齒少而形肥者爲合式各州縣無孳生駒必從馬販買解在有司調停何如耳開州居各縣之中馬販自外來先被各縣攔截買完然後放過州官比解嚴迫馬頭在受鞭笞馬價騰場求速反遲予知之故緩其事待馬

販到齊方出示看馬先一日喚馬頭到堂面問之云各縣俵馬已行汝知之乎咸叩頭應曰知之又密諭云我心甚忙明日看馬只做不忙汝輩宜知之又叩頭感激而去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有高至四尺者予輒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寧低一寸我有稟帖到太僕寺只說是孳生駒耳衆稟再遲三日至臨濮會上買易得予卽許之不責一人而出各馬販氣索然願爭賤賣在他縣有索銀三四十兩者在本州僅得二十餘兩一兩日卽完矣他縣有定限高馬刻期早解以求保薦馬價騰至四五十金斃二人于杖下者此公竟不求天道固可畏也

經世叢書編第四卷

七

沈都督希儀初爲右江叅將右江城外五里卽賊巢賊謂者耳目徧官府卽聞聞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輒知希儀至顧令熟催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調于是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爲我所先得所勦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兵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買買行問旗頭旗頭自

不知頃之劄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鵬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于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矚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矚我師于是賊警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矚者常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風淩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砲衣毳帽與草色同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輩妻孥子逃至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孥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調之則寂無人已相聞愈益驚陰調之則老沈固在泰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雉而榜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

華世果應編本第四卷

七

敢調者矣後熟雉旣伏公威信征調他巢雖懼不取不往甚而大雨淫懼失期汧溪水以應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徃不爲賊希儀則使徃人攻賊前此未有也

尹見心爲知縣時縣近河河中有一樹從水中生起不知起何年業已固矣屢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遂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得至水面爲杉木桶一個視木稍長空其兩頭從樹杪穿下打入水中因

華世果應編本第四卷

七

以巨瓢盡涸其水使從者入而鋸之木遂斷呼拜與其子承恩叛朝廷命將討之廷臣各舉所知御史梅國禎舉李成梁李如松上俱徵用給事王德完頗有異議國禎乃上書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以釋羣疑于是有詔國禎監軍國禎復上書請假以威令如古者遣將以所佩刀賜之以誅將士之不用命者并請得戎服臨陣以身督戰上曰御史職司監察凡事只與督撫將領計議而行國禎度寧夏地勢西南爲唐渠東爲紅花渠形如釜底惟北面最

畢下因募夫築堤至一千二百餘丈又下令諸堡有積聚糗糧者增值予之如能自轉軍中悉予所轉費庶有事則賊不得阻絕我饒道賊聞自知爲釜中魚皆惶懼國禎以聞上乃決意從水攻之策矣于是遂決大壩城中外深八九尺拜及承恩夜遣賊以小艇赴壩掏掘求洩水如松等斬首一十四級生獲一人益盡知城中狀次日城東西崩百餘丈復決大壩甚泛溢臺御史朱正色佯調船筏擊北關承恩等果趨儿關廐戰而臺御史等急帥如松等以雲梯攀援而經世環應編第四卷

上擊南關我軍殊疾力梟斬無算賊自相殺承恩馳馬走逢楊文執之復提兵圍拜私第斬拜首寧夏以

經世環應編第五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父輯

決疑類

結不可解幻不能測智者或迎機而剖之或倒用以探之或微晰物情而折之或深入隱伏而釣之夫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雖然億逆而捷中此亦末世之救也爲決疑第五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問遺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經世環應編第五卷

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鄭伯有懷而多欲子皙好在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驪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驪帶卒壬寅公孫段又卒國人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

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

桓公伐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闌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嘆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此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

經世要略編第五卷

二

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蹀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視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綵綺縠衣間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設絳帷女子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如浮行

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奸女者恐大巫視爲河伯娶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視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文十人皆衣繪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子出帷中

經世要略編第五卷

三

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視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磨折簡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之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卽

頃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
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
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
婦

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
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羽謂
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破蟲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

經世要略第五卷

四

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闔秦趙夫被堅執銳
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
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
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羽曰將戮
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芋菽軍無見
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
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
而厲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

妄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
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
之諸將警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
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
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于王王因使立羽爲上
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
陽君蒲將軍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
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破釜燒廬
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于是至則圍王離與

經世要略第五卷

五

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
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
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
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于是楚
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其兵皆屬焉
郢支單于怒殺漢使谷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
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郢支欲倚其威脅
諸國郢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

毆畜產鳥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因都護上書言困阨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陳湯與甘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沉勇有大略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鳥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鳥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

經世環應編 第五卷

太

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鳥孫衆兵直指其城丁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陣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至單于國斬郅支首而還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然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蒸入城者門者對惟有廷掾耳乃收廷掾拷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

經世環應編 第五卷

七

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旣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詞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漢武帝幸甘泉坂馳道有蟲蟠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盡具先驅馳還以聞上使視之莫知也

時東方朔在屬車帝令往視之還對曰此蟲名怪哉
上曰何謂對曰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愁
怨咸仰首嘆怪哉怪憤氣之所生也此地必秦之
故獄處也詔丞相按地圖果秦獄地上曰當何以去
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于是使
人取蟲置酒中須臾腐爛

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
問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
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
繆律集應編第五卷

人

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
日南郡上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有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
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
爲太子在旁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
之故比之于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
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漢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
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

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汚我種類也爭財數
年州郡不能決廷尉郅吉曰聞真人無影老人子亦
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中取同年小兒俱
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竝日中行獨無影人咸服

潁川郡有富家兄弟同居婦皆懷姙長婦胎傷匿之
弟婦生男長婦盜取以爲己子論爭三年不能決訴
于黃霸霸使人抱兒于庭去兩婦各十步叱令競取
之長婦抱持甚急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情甚
懷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有所
傷乎此事審矣長婦乃伏罪

九

漢沛郡有富翁家資二十餘萬子纔年三歲失其母
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困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
一劔云見年十五以付還之其後又不與劔見詣郡
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此
人因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
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守之耳夫劔者所以決
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
復不還其劔當關州縣得見申轉展其思慮深遠如

是哉悉奪取財與兒曰敵女惡婿溫飽十年亦已幸矣論者大服

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饅餠者今之饅餅也于都市與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認賠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枚爭至無以証明公令別買一枚稱之乃都秤碎者紐折分兩賣者乃服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于火其弟訟之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焚之

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經世現應編第五卷
十
以此鞠之妻乃服罪

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帽檢者帽詣北關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于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

太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是名聲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會稽俗多淫祀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竭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縣莫敢禁太守第五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怖詐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無釜中饔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乃作帛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燬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宜示愚民使還溫食于是衆咸稍解風俗頗革漢成帝建始中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太亂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右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

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于是美商之固守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劒乎因不見乃遣吏按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劒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使曰黃門從汝求蜜耶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

經世叢應編第五卷

十三

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皆大驚悚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遠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于是一縣稱爲神明

魏時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

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主簿盧毓駁曰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以成婦而義重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氏女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欲賜之大辟若同床合卺之後罪何所加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可爲殺之爲重曹操曰毓執之是也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

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

經世叢應編第五卷

十三

証郡縣不能斷李崇令二父與兒各有別處禁經數日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告也苟泰聞卽號跳悲不自勝奉伯吞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貴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

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任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慙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相重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慨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

經世表應編第五卷

十四

攝慶賓問之引伏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傳琰令山陰有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

范邵爲浚義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于是擒之服罪

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

華曰此盤與洛陽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可鑄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卽不復鳴

義熙中武康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家人棄市睦旣自告于法有疑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于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至親客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商人不容于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旣糾送餘人無應復告合竝經世表應編第五卷

十五

揚州刺史莊遵性明察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私于我而殺其兄便卽告官官司拷掠其叔大過因而自誣遵謂吏曰叔爲大逆速寘于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于嫂壁下聽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擒之送獄叔遂獲免

秦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及過

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
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
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
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
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
竊以爲不祥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
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乃
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易坎爲水馬爲離乘
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
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濕濕水
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予
是推驗獲昌詰之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
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經世環應編第五卷

十六

梁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車府忽于庫失油絡欲推主
者御史中丞樂諱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暴
萬匹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
灰時稱其博物弘恕

張允濟爲武陽令原武民有以特牛依妻家者久之

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牛民訴縣不能決乃
詣武陽質于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以衫蒙其頭將
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令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
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據指所訴牛曰此婿家牛
非吾所知允濟遂撤蒙謂妻家曰此卽女婿可以牛
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胡藩從劉裕征鮮卑夜佐史竝集忽有鳥大如鷲蒼
黑色飛入裕帳衆皆駭愕以爲不祥藩起賀曰蒼黑
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且攻城陷之

經世環應編第五卷

十七

晉簡文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
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太司馬何容得
異若先面吞必反爲所責矣于是朝議乃定

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
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其父泣曰不忍
也其母從旁訴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
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隋妖賊宋子賢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火襲
擊乘輿事泄鷹揚即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逸其所

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乃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

石晉魏州冠氏縣華林僧院有鐵佛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旦云鐵佛能語徒衆稱讚聞于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時高宗鎮鄴命衙將尚謙齎香設齋且驗其事有三傳張輅請與偕行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輅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謙立于佛前輅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卽遣人擒僧取其魁首數人上聞戮之

經世環應編第五卷

十

齊神武欲觀諸子意識使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周世宗擊北漢劉崇樊愛能等引兵先遁帝欲斬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陛下方欲削平海內苟軍法不立雖有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于地大呼稱善卽收愛能等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魏李惠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同弛擔憩樹陰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辨乃令置羊皮于席上以杖擊之鹽屑出焉負薪者乃伏罪有獻新櫻于幕客彥超俄而爲給役人盜食主者白之彥超呼給役人僞慰之曰汝等豈敢盜新物耶蓋主者誣執耳勿懷憂懼各賜以酒潛令左右入藜蘆散既飲立皆嘔吐新櫻在焉于是伏罪

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資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無

經世環應編第五卷

十九

有也訴之周新新曰是必爾妻有外遇也曩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摸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魏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闔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獲試命紀綱斷之竝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僞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北齊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待故靴詣州言之潜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

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族乎 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具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姚崇奏詩云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蟊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傍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

經世稟應編第五卷

二

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四十萬石時議者諠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恐不除至人相食後奏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又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

于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殺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于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

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張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

經世稟應編第五卷

二

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致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李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

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除其期帝問宰相鄭綱綱請聽之武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卽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

憲宗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
裴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
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它相揣帝
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
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
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
計乎于是左右不能容其間

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病輒愈裴
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紀世宗應編第五卷

三

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
語曰鐸可兼宰相李藩遂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
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
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
事得寢

太原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于河
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
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于光弼衆以麾下
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

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某勅
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
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宜制命即斬中丞若釋宰
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翼日以兵仗圍衆
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吊之

輔公祐反寇壽陽詔李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
趨九江李靖李勣盧祖尚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杯
中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
召耳顧我不負于物無煩諸君憂公祐禍惡貫盈今

紀世宗應編第五卷

三

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
衆心爲安

初李國禎治兵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
元振因之作亂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固請
見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四月子儀
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
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五
月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
誰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悉皆

奉法

梁晉戰胡柳晉軍敗晉王欲引兵退保臨瀛閭賈曰
大決勝料勢決戰料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
窘處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也晉王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貞元中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
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旣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德
宗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李泌曰臣
聞國將興聽于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
經世彙編第五卷
恐邊臣解體矣臣聞杜郵有舊祠請勅府縣修葺則
不至驚人耳目上從之

經世彙編第五卷

二四

郎餘令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衆欲自焚長
史裴照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情也遠越
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姦詐豈得輕
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收僧按問果得詐狀

未泰初馬璘拜四鎮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
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

權梁山謀逆勅南尹王怡往案久不能決乃命宋瑤

爲京兆留守復案其獄一言而決初梁山詭稱婚集
多假貸于人獄吏欲併坐貸人瑤曰婚禮索借人情
有之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
者弗知何罪之有遂縱數百人

六安縣人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
無分法杜杲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
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
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
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經世彙編第五卷

三五

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
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勅其妻
曰歸治夫喪乙已服矣陰遣謹信吏迹其後望一僧
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繫廡下詰妻姦狀卽吐實人
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衰且與傷者共席而橋無
血汚是以知之

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
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去原
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別疏一狀比

驗與原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衛州板橋店主張逃妻歸寧有三衛楊正等投店宿
五更早發夜有人取其刀殺逃却納鞘中正等不知
至明店人追正等視刀有血痕收訊遂自誣服太祖
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到則悉追店人十五以上既
集爲人數不足且散止留一老婆日晚放出令典獄
者密覘之云婆出當有人與語卽記取名姓勿令漏
洩明日復爾如是三日竝是此人常乃追集男女三
百餘人喚出與老婆語者問之具服乃是與逃妻有
姦而殺之

續世宗憲編第五卷

三

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合成文理
詐爲與徐敬業反書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款云書是
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竝不能決則天令張楚金
劾之仍如前款楚金憂應仰臥西窓日光穿透因取
反書向日視之其書乃是補苴而成因喚州官俱集
索一甕水令琛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伏罪
劉崇龜鎮海南有富商子少年舟泊江岸見高門一
妙姬姝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黃昏當訪宅矣姬微哂

其夕果啟扉候之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
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逸少年後至踐其
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跡至
江岸岸上人云夜有某客船徑發官差人追到拷掠
備至具實吐之惟不招殺人視其刀乃屠家物崇龜
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軍士合境庖丁集毬塲以俟
烹宰既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異日至乃各留刀
陰以殺人刀雜其中換下一口明日各來請刀惟一
屠最後至不肯持去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
刀耳令擒之則已竄矣乃以他死囚代商子侵夜斃
于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果歸途擒伏法商子
擬以奸罪杖背而已

續世宗憲編第五卷

三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衰蹄金一食送于
縣宰慮公藏之守不嚴置于私室俾宿視之皆土塊
耳覓金出土之際鄉社悉未觀驗遽有變更莫不駭
異以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誣服雖詞款甚
存莫窮隱用之所以案上開汧公憲之盛怒俄有無
妄語及斯事咸共驚異時表相國滋在幕中僊首無

所芥泚公詰之袁曰某疑此事有枉耳泚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袁曰諾俾移獄府中閱變聞得二百五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洛瀉與塊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勸詢其負擔大力乃二農夫以竹擔昇至縣計其金數非二人所擔可舉明其和路時金已化為土矣于是羣情大豁幸獲清雪

李德裕鎮浙右甘露寺僧訴交代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聽用常住金若干兩引証前教輩皆有通相索傾文籍分明衆詞指以新得替人隱而用之且云

續世環應編

第五卷

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獄伏罪昭然未窮破用之所公疑其未盡徵以意摘之僧乃訴冤曰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衆以某孤立欲乘此擠之公曰此不難知也乃召梵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遣入梵子中門皆向壁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模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証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前數輩皆伏罪

有人行商回其妻爲人所殺而失其首妻族執獲官吏嚴訊之乃自証服獄既具郡從事疑之請獲某

獄乃追封內件作行人令徧供近日與人家安厝墓塚又問有舉事可疑者乎一人曰某豪家舉事言死却奶子五更初牆頭昇出凶器輕似無物見瘞某處亟遣發之乃一女子首令凶驗認云非妻也繼收豪家鞠之乃是殺一奶子函首葬之以尸易此婦畜于私室豪民棄市

韓億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于鄉里兄死誣其兄子爲他姓賂里姬之貌類者使認爲已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資嫂侄訴于州積十餘年竟未有自

續世環應編

第五卷

其冤者公出又出訴公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

參軍宋僖年暴死范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寢毒驚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僖年素不食鯨其曰毒鯨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僖年醉歸毒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奚旁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劒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張詠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判其牒曰勘殺人賊

經世叢應編 第五卷

三

既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于野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因自披剃爲僧寮屬問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惑言訛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遂戮于市卽日帖然夜市如故詠曰訛言之興泚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

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嬖主其貲而與

嬖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嬖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嬖持其書詣府請如原約張詠聞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嬖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于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

經世叢應編 第五卷

三

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詰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邪留之旬日知州屢趨之不能得上下皆恠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

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傾家資飯僧爲若水祈
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
人不寬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
當置錄事于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
張方平以侍讀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
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
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
詔趨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
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開
經世張應編第五卷

三

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
蜀人遂安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官自訴張齊賢曰
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
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
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
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
君莫能定者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某

家求寄止主人不許

僧求寢于門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牆上
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
人所納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官
矣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簪井則婦人已爲盜所
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
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
而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井中賊在井傍
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
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前生
罪重要應編第五卷

三

當負此人死敏中因問之乃以實對敏中密使吏訪
其賊吏食于村店嫗問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
問之曰僧之獄何如吏詒之曰昨日已笞死矣嫗曰
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問也
嫗曰言之無傷也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
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
問具服并得其賊一府咸以爲神

程頤爲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
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証佐何以決之

穎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汝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經世叢應編第五卷

三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辯于縣程顥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于三翁家顥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

金人南下趨召种師道加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

道曰吾兵少若遲遲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徙砦稍北

秦檜爲相日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着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胡汲仲在海寧日有羣姬聚佛庵誦經一姬失其衣

經世叢應編第五卷

三

適汲仲出行訟于前汲仲以牟麥糞羣姬掌中令介掌遠佛誦經如故汲种閉目端坐止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姬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歐陽曄治鄂州柱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

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爲侄者欲并其財累鞠不能與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如公言叔果訟侄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蘇人出商于外其妻畜鷄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盡殺其鷄食之夫卽死隣人疑有外姦首之太守姚公鞠之無他故意其鷄有毒也令人覓老鷄當與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鷄食蜈蚣百虫久則蓄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鷄也

經世叢書編第五卷

三

與宗時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噪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卽捕之妖亦不興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媼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竟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媼于市自此火遂息

范仲淹一日攜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鼓爲妖坐未幾鼓自風滾至庭不已民舍皆股慄仲淹徐謂純仁曰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自來庭以尋槌耳令純仁削槌以擊之其鼓立碎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因具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聞之効也

經世叢書編第五卷

三

蘇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惶而走

何執中爲台州判官州獲妖人鞠鞠不能得或曰何處州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爾置一犂角其中餘皆知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

杜紘知鄆州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自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茲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及奸民為妖遂誅之

山東晉陰女子劉金蓮假妖術惑眾所至官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之廉訪使陳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眾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為必成大害遂命捕繫于市自縊

續世環應編第五卷

宋

此神怪屏息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近親所證者兄疑其法未能決形于顏色鎬尚幼問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妻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病時謂僧曰妻子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汝陰德矣于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婿乃據有張業不疑後妾子

壯告官求分婿以券呈官遂至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婿仍前赴證奉使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為爾害耳于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程戡知處州民有積仇者一日諸子謂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仇人之門而訴于官仇者不能自明戡疑之僚屬皆言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耶乃親自劾治具得本謀

續世環應編第五卷

宋

唐公為冠氏令有婦因過瓜園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詣官謂一瓜不能治罪乃自摘三十枚以証其婦公問曰婦人盜瓜時挈何筐篋乎瓜主曰無公卽叱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不能堪矣遂服誣告之罪

嘉靖間戶侍王暉言句容有朱家巷者皇祖故鄉墳址具在請表揚崔銑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失實為國事竟寢萬曆初又有言之者張居正曰此事在聖祖時已屬茫昧夫以聖祖之永孝豈遽忘其先世

殆必有不得于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後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似之間如以爲真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豈可以社屬待之如其非真則此崇崇荒塚祀之何爲

陳霽巖曰獄訟有五聽之法至審強盜一出入關係甚重尤宜加意詳鞫不必驟用重刑余嘗審得賊首王和尚板出夥盜有多應亨多邦宰者驍悍倍于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亨之母從兵道告辨一紙准批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証予思之此必王和尚受

總世環應編 第五卷

四

財許以辯脫耳乃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俱至案前覆審預戒阜隸報以寅賓節有客余卽舍之而出少頃迫還入則門子從桌下出云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恐兩夾棍保爲汝脫也三盜聽服叩頭請死又有一盜翟姓者家頗能自給因醉爲羣盜所誘明火執杖分得梭布褶一件失主以爲賊盜爭爲已物余令各報原裁縫名下午取到令庫吏另覓梭布褶一樣兩件挿和賊賊置于堂上令失主裁縫自認至賊賊遂云此吾製也賊始駭服

許襄毅公進初爲御史風裁卓然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爲已功逮率百口至京鍛成獄下法司讞公發道士奸卽日磔道士于市御史滿三考陞山東按察副史明敏發奸伏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逮生酷訊生誣服公閱牒疑托他事偏取商曆入閱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公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遂服儒生得釋不死

經世環應編 第五卷

四

尹見心于南中作縣頗有政聲縣民有因其倖巨富欲圖之者一日請至以醢酒勸之醉而拉殺之與其長男謀彌縫之術長男與室人不相能因曰借姦之名并其媳除之不亦可乎父以爲善乃操刀入室斬婦首而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見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報時夜已三更見心從燈下觀其首一眦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卽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荅曰然汝婦有子女否曰有一女時方數歲見心曰時已暮夜汝且入獄中俟明且鞠之乃遣一人卽送獄

中更發一票遣人速取某女來審至則攜入衙曰奶
奶可予以果食須臾呼出細問之女乃瀝吐前情取
殺人者究之乃頓首服

尹見心爲令時有市民且臥于城樓大石上身有銀
伍錢醒而弗見也告之縣見心乃遣阜快數人往掣
巨石至縣縣民皆駭之來觀見心因扇其門俱索之
果有一人身懷銀伍錢予市民觀之果是卽守門軍
也

胡霆桂開慶間爲鈴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
經世環應編第五卷 四二

訴其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與姑和平乎曰和曰既
和則能代汝姑受責矣以私醋律笞之政化遂行縣
大治

雲間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于竈上衆大詫
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又大詫公
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陳騏爲江西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
異之會按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子許
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

其友周彪彪家亦富聞其女美欲求婚後貧士親迎
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
父疑女家嫌其貧使人故要于路謀殺其子意欲他
適不知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訟于官問者按女有
姦謀殺夫騏呼其父問之但云女與人有姦而不得
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汝子交
與誰最密曰周彪騏因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
彪乎况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越數日僞移檄吉
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騏設饌以

經世環應編第五卷

四三

飲之酒半獨召彪于後堂屏左右引手嘆息陽謂之
曰人言汝殺貧士將取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
成不可復反汝當吐實吾救汝彪錯愕戰慄跪而悉
陳騏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一郡驚
以爲神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故曰婦意也陳
于官不勝筆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
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
至餉婦獄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鴆毒殺人計之

至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鴆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由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于中試之狗彘無不死者婦寃遂白即日大雨如注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嶺宮有女窺見一生韶美悅之一賣婆在傍曰此吾隣家子也爲小娘執伐成佳偶矣賣婆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婆有子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婦因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夜有人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于縣令以經世環應編第五卷

四

爲其家殺之而橐裝無損殺之何爲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令日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姦夫爲誰曰某秀才逮生至曰賣婆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婆有子乎逮其子視臂有痣殺人者汝也刑之卽自輸服蓋其夜捫得駢首以爲女有他姦殺之生由是得釋

吉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牀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饑甚奔出執以聞

官盜曰我非盜也醫也婦有癰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証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伎盛服與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

京師有盜劫某家遺一冊子盡富室子弟名書某甲某日會飲某地或聚博押倡某地按冊捕至皆斫地經世環應編第五卷

聖

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亦頗自疑及究羣小飲博諸事悉實蓋每盜偵而籍之也少不勝榜毒誣服訊賊所在浪言埋郊塹外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絕遂結案待決一指揮疑之曰吾左右一幕職參馬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呼而問之幕叩頭曰公毋張皇願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札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因言馳報耳今聚以伺我請悉擒以自贖指揮令數兵易綠衣與往至僻境盜蟻集以問盡執之向所發賊乃得報宵瘞之耳遂以伏法

某縣民將出商既登舟伺一奴久不至舟人見其單
子攜之水攜其資歸更詣商家擊門問商何不至商
妻遣視舟無有也問奴奴言纔至舟不見三人莫知
所之聞之縣逮舟人隣比訓詢反覆卒無証歷政莫
決某令至屏人詢商妻始舟人來問時言語情狀若
何妻云夫去久舟人來擊門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
不來下船言止此耳召商人詢狀其語同令笑曰是
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無他証矣舟人譚曰何服耶
今日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叩門稱娘子豈有見人

經世環應編 第五卷

四

不來而卽知其不存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
徽富人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厚餌其夫夫以語婦
婦不從夫利其金卜夜爲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
觴某來稍遲入則婦先被殺亡其首矣驚走不知其
由夫以爲某也訟于郡某曰相悅有之卽不從尚
可緩圖何至殺之一老人曰向時叫夜僧于殺人次
夜遂無聲可疑也某募人察僧所在果于傍郡識之
乃以一人着婦衣居林中候僧過作婦聲呼曰和尚
還我頭僧驚曰頭在汝宅上三家舖架上衆山縛僧

僧知語洩日向其夜門啟欲入盜見婦盛裝泣牀側
欲淫不可得殺而攜其頭出挂在三家舖架上拘上
三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移挂又上數家門首樹
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卽埋着園中
遠吏往掘果得一頭乃有髮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
問頭何從來乃十年前斬其仇頭于是二人皆抵死
錢藻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于通州獲之不服州
以白藻二賊恃爲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于犬門
之外獨留乙鞫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

經世環應編 第五卷

四

字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給之曰乙已吐實
事由于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給也忿然曰
乙本首事何委于我乃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証之
遂論如法
霸州惡少七人殺越人于貨一人逸至京爲提騎所
捕其六人亦相繼覺會械送對簿先一人復跳而逃
獄久不決有旨切責郎中移疾臥閣王敬所先生攝
其事卽日抵曹命一隸衣敝絮伏堦左起召六人堦
右伏厲聲曰某已獲復何辭六人但見堦左叩頭狀

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

國朝北虜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自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遣使入貢上命羣臣議所以稱之者禮部郎中
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號也先則非宜
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
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經世環應編第五卷 終

卷五

四八

經世環應編第六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



解紛類

生死安危立變呼吸舉世囂然共起而爭益深
其結而有人焉談笑解之此何以故入人情之
微相事機之會巧投而倒用焉也庖丁之解牛
也曰以無厚入有間事亦有間焉不相其間而
以強力衆口爭之得入乎哉爲解紛第六

楚昭王爲楚伐魏獲軍殺將得入城移兵而攻齊陳
軫爲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曰楚之法覆

經世環應編第六卷

一

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杜國爵爲上執
珪陳軫曰異貴于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
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
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
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
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
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
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

殺將得入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止後歸猶爲蛇足者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于後圍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欲得其

其兵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如何張旄對曰韓且坐而待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牀陷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間仰天大哭王驚怪而問故優孟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梗楠豫章爲題奏發甲卒爲穿墳老弱負土齊趙陪位千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

經世彙編卷第六卷

三

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壙竈爲槨銅歷爲棺齋以姜棗薦以木蘭祭以梗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于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

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啗食和終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哀獨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

經世要應編第六卷

四

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有趙諸侯有在者乎

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欲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乘質于齊齊兵乃出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于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荅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荅見穰侯

經世要應編第六卷

五

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荅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荅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八日中大敗趙魏于華陽之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鄭歌者捨石二人陽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

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便擇其善者牛畜侍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悅乃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荆伐吳吳使沮衛履融竊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彘

經世叢書編

六

鼓問曰女來卜乎荅曰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將殺以彘鼓其何吉也曰是其所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不怒將懈怠今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國之卜非爲一臣卜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彘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

齊使淳于髡獻鵠于楚道飛其鵠徒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

飲之去我飛亡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遵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倍鵠在也

趙使諒毅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殺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名聞于天下衣服之便

經世叢書編

七

于體膳啗之噉于口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敵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受幣而厚遇之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于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于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六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

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禍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竊以爲從便日月善乃令魏爲從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我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于四隣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

經世叢應編 第六卷

八

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唯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唯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仁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嘿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

平公射鵪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鵪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

叔射鵪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恚怵乃趣救之

齊孝公伐魯臧文仲謂展禽曰國急矣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敝邑敢犒與師齊侯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太公曰汝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

經世叢應編 第六卷

九

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爲平而還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陰飭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仇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泰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

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或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梗陽人有獄請納賄于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主以不賄聞于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嘆獻子問曰人有言惟食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嘆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舍饋之始至

世說新語卷六

中

懼其不足故嘆中食自咎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嘆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嘆獻子乃辭梗陽人

齊有得罪于景公者公大怒縛置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肢解始也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

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于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陰室于是二世大笑而止

世說新語卷六

下

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省書大悅

將軍黃忠勇冠三軍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爲後將軍而以羽爲前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遂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遣費詩卽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

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謂羽曰
大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
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
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
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辟爲一體同休戚禍福
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
意也羽感悟遂卽受拜

劉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長子琦琦每欲與
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
經世表應編本第六卷

十三

遊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
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于吾耳可以
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
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得出途爲江夏太守
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乃大會公卿議
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于今亦十世
矣按石包識宜遷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
言者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
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

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安樂明
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
驚動必有燎沸之亂石包室譏妖邪之書豈可信用
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
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甕數千所
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
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洛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
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
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
經世表應編本第六卷

十三

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
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
勢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
歸故不爲也

袁術僭亂曹操托彪與術婚姻極以欲圖廢置奏收
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太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
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
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

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綬借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處

袁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姻則徐楊合從爲難未已于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謀策共存大計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途乃追還絕婚

經世叢書編第六卷

十四

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焉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爲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令部眾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爾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

曹公言養將軍辟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辟如養鷹饑卽爲用飽卽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鍾見王曰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何若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址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址必先以兵伐諸侯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而外又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

經世叢書編第六卷

十五

主之臺者臺具已備乃可以作魏王嘿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于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于是大笑而止

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論未嘗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魏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道路得病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後至便至刑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遲留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殷夏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自知免于防風之誅帝悅

吳孫權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惟諸葛瑾嘿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模等遭本州傾覆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荅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患自陷罪及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悵然乃赦之

經世要略編第六卷

十六

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于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耻還潁川語左右曰吾與寇恂竝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備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僕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

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後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當聽朕分處于是竝坐極歡共車同載結友而去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其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于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

經世要略編第六卷

十七

武帝乳母嘗于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之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耶帝鮮才雄心恐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感之卽赦免罪

初李催欲迎天子置其營中賈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勿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催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美女欲

令攻郭汜羌胡數來窺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
許吾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詔爲計詔乃與
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謂曰汝等雖胡人風氣官語與
中國異然好利惡害情則同耳汝豈不知宮人美女
皆天子御臣催雖貴人臣耳豈能取天子御臣爲私
恩澤耶李將軍欲誘汝輩攻殺郭汜汜誅無以賞汝
則并誅汝輩且委過也李將軍恐汝輩豈不知耶今
與汝等盟汝急引去我當表天子賜以封爵子以重
賞所得倍于李將軍而又無不賞之懼衆胡以爲然

世宗憲皇帝第六卷

十一

于是皆引去催自此衰弱矣

趙王武臣間出爲燕所得燕囚之欲與分地趙數遣
使至燕輒殺之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人
曰吾爲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乃走燕薛謂燕將曰
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
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
卒笑曰君未知兩臣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休焉
墜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已耶
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

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王此
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
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
易矣燕將乃歸趙王

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
當舉兵內向或勸王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
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
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干
是讒間途息

世宗憲皇帝第六卷

十二

西平公融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
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
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王猛
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
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字謂之曰
高子伯于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未就刑何謂
遲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
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
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

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

晉武帝初登祚採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裴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

王敦既下仕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然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經世表應編第六卷
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竝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蒼梧王漸行兇暴屢欲害蕭道成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敏矜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道成瞻蒼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北齊文宣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郭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僇御因開府參軍裴淵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北齊瑯琊王儼執和士開送臺斬之遂率京畿軍屯千秋門斛律光聞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于末巷帝率宿衛兵授甲將出光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曰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瑯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

經世表應編第六卷
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于帝曰瑯琊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乃釋之

齊孝昭帝斬人于殿前問王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辜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朝廷非殺戮之所也帝正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

桂州督李弘簡身沒之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

言于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既賣珠所舉者豈得無罪敕按之魏徵諫曰陛下平日疑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連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沒不言貧賤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間疑其濁者傍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是亦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譏聞之必生橫議伏願留心再思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御世系圖卷第六

三

妖僧李軌奴自言本皇族見獄瀆神命已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展聞之遽仆于地曰晟滅族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緒奉天功臣逆環子也尋斬軌奴等八人北軍之

出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友者遊梁委軍詣關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故遊環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有之泌曰軌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明年春正月朔赦天下

議者言韓滉聞乘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事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未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處奈何更以

御世系圖卷第六

三

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曰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勿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阜爲考功員外郎冷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弄爲卿累泌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乞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

私于親舊以負陛下顧況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況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耶上曰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論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與卿父宜速置之事至潤州視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臯

韓世舉奏

書

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況怒召出捷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遊聞況貢米亦貢二十萬斛止謂李泌曰韓洸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患曰朕意決矣韓從官宮人自挾輿無擾百姓超有司檢糾行宮中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暑屯百司之區荒地勿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辭帝悅曰羣臣諫朕不

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行

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貽孟莊具李德裕奏比年旱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鑠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平皆權酒于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權酷又赦令禁示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坊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盞粧其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

韓世舉奏

書

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近軍典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用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天后旣立國號周又欲立武三思爲後狄仁傑切諫后曰奈何有武氏臨朝萬萬之謠對曰陛下改萬歲登封又改萬歲通天又改大足元年則萬萬之數法矣后大悟卽有歸中宗之意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舉軍天后嘗問曰

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德宗謂李泌曰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平素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于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

經世要略編第六卷

三

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慨而反側恐中外之憂不日復生也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于叛此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未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皇后問

爲誰上曰魏徵每延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意乃釋

肅宗久不朝太上皇于西內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恩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公法然泣下

郭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庭詰之乃中使也敬宗怒收發繫臺獄給事中李勣諫議大夫張仲方皆以爲言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

經世要略編第六卷

三

輒擊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其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敬宗荒暗月視朝才三四侍郎韋處厚入見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于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

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

後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誅莊宗大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共唱和于是莊宗大笑赦之

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王且曰此人之常

經世要略編第末卷

元

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帝怒不解且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帝曰此事已發何可免且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以自爲之幸于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且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錄是皆免

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王且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且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騷耶真宗意

遂解曰然此正是張爾遂不問

王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王且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且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且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且前問之且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且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

經世要略編第大卷

元

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乃擢樞密副上謂左右曰王且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宋太祖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

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趙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時雨難得百姓各歡喜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

章惇入相陳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于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邑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

經世叢應編 第六卷

三

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

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八月不利出師當進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

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馳驛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玦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

經世叢應編 第六卷

三

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襄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吾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官中皆前賀復出廷準飲極醉而罷

寇準出知天雄軍北使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諫官言宰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蘇軾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于皇帝孝治為不遂若深罪確則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皇后心善軾言

辛京果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果罪論死上將從經世叢書編第六卷

三三

之李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果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死獨京果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憫然傷之左遷京果

宋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太宗遽逮不欲殺之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即時傾去送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以合子貯來六宮圍而哭之良久略揭以慰太宗由是宮掖肅然

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變

城夜遁張詠差校尉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言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為西掖時上用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為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勿聽范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既而朝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溫范對

經世叢書編第六卷

三三

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上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閤門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倖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一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為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僥倖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勾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于位以集撰帥靜江

丁晉公談錄曰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所貴行事歸功于主上耳嘗有臣僚判審刑院進呈一官員犯贓罪案真宗遲回欲寬貸未有聖語判院輒奏云是魏振男上嚇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職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案進呈真宗問如何知院鑒前覆轍奏云此人悉已當辜聞涕泣云陛下之科名孤陛下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惟俟一死而已上特與貸罪安置

經世叢書編 第六卷

三

秦檜當國洪忠宣公鄭亨仲胡明仲朱新仲皆在請籍安置廣東方務德爲經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爲異日地乎客曰非相公有言不敢輕言方滋爲人天性長者凡于人惟以周旋爲志非獨于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個周旋底人其疑遂釋客齋隨筆曰當時使儉巧者承其間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

孝宗初右正言袁孝論北內私語言頗切直光堯震怒上御批放罷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爲參預文惠曰上新卽位而首逐一諫官不可翼日朝扣榻以請上厲聲曰謂以行矣尚何留文惠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乎何罪上論以疏意文惠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北內給事無非閹人慈知太體若非幾個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馬依自恣何所不至上悚悟天顏少和文惠曰爭臣無故賜

經世叢書編 第六卷

三

罷天下咸以爲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爲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以天下養而使北內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曰善居數日乎請祠得中未嘉郡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者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森入誘爲

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姦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咳口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國朝仁廟在東宮偶失成祖之懽羣臣悚懼莫敢進言適成祖發一軸畫到閣命解綰題詩綰展視之乃大虎顧小虎圖也遂恭題以進其詩云虎爲百獸尊誰敢撓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上覽之大感悟大款賞父子恩愛更加于平日焉

經世環應編 第六卷

三

弘治中籍權登李廣家得一納賄簿籍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預名者惶懼甚編修羅玘疏言具瞻攸在當存國體不必指其名暴其惡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朝廷羞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盡傳于朝野矣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令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第六卷 終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父輯

用謫類

謫非正人所事也兩軍相當兩旗相望又或形格焉勢禁焉莊語仁義而不足詭用術數而乃以濟聖人用之矣微服而過宋也擇菜而解圍也易之爲道經道也而曰神而明之存乎人神明非謫之權乎爲用謫第七

越與吳戰于會稽不勝范蠡爲吳所虜後吳放歸越

經世環應編 第七卷

一

饋吳粟十萬斛范蠡盡蒸之以與吳言粟好且付民種種不生吳五年因饑越乃伐吳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姓姓擇鄆之良臣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于門外而埋之釁之以假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歟約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

儀于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乎？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名士，吾殆勿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我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謂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

經世叢書編 第七卷

二

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愛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衡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室，遂能乎？」

范雎初得見昭王于離宮，佯爲不知，未巷而入。其中上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威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切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交色易容者。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

經世叢書編 第七卷

三

龐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

斫木下見白膏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等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麗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世環應編第七卷

四

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庭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剄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剄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

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師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擄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綰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

歸世環應編第七卷

五

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二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于市以

蘇秦爲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于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睢使人操金書問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侯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于楚楚王使景陽將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太

而救之遂不救燕而攻魏雖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于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于齊懷王薨太子辭于齊王而歸齊王陰之曰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

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于楚楚王告慎子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七

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于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于秦秦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

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于秦寡人誰用于二三
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
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
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于齊發子良之
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
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
獻地于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
地又遣景鯉西索救于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
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
臣世聚應編第七卷

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
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
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
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陰楚太子弗
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
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
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
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

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左尹項伯者項羽
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
以事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
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
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
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遊嘗殺人之臣活之今
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于
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
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
臣世聚應編第七卷

吾入關絲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
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
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于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
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
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于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
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饒人以爵邑
士之頑頓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

長天下指麾卽定矣然大王天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旣多以金縱反間于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羽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半之具舉進

經世環應編 第七卷

十

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夫欲急擊下榮陽城項王不信亞父問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榮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嘿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

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乎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勢必郊迎渴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

經世環應編 第七卷

十一

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

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通僞服漢王憎之通變其服短衣楚制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得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闕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隨我我不忘矣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羣臣飲爭

功醉或妄呼拔劔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廢之說上曰夫儒者難于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也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泰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于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人爲縣最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會經世表應編第七卷

十二

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諸侯侍坐殿上皆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韓信之破趙也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信會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聞壁擊之大戰良久于是信張耳棄旗鼓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卽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爲皆已得趙王將矣遂亂遁去趙將雖斬之弗能禁于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諸校劾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阻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願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正所謂敗市人而戰之也其執非置死地人人自爲

經世表應編第七卷

十三

戰今卽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

楚圍漢王于滎陽將軍紀信言于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于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在轎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

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

綱目卷之七

七

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寄食于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于跨下無棄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大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

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

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趙廣漢惠之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鉤箝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

綱目卷之七

七

呂頰常以陳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譏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頰于平前曰鄙語曰兄婦人口不可用願君于我何如耳無畏呂頰之讒

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輸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程昱使人偵觀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程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擄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共堅守度必不

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東民不肯從曰賊在西
但有東爾豈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
轎于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
趙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度等來攻城
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
阿由此得全

馮異與赤眉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休于道側且
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
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卒起異服相亂赤眉

後漢書卷之七

七

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于峭壁

先主與曹操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
無敢諫者矢下如雨用法正乃立當先主前先生出
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
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關羽圍曹仁于樊孫權遣使辭以遺兵西上欲掩其
羽江陵公安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
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
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于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

之羽羽聞權上必還自護國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
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
之上又國中將吏不知有救計極怖懼倘有他意爲
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暴自恃二城固守必
不速退操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着圍裏及
羽屯中國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
二城羽乃破敗

劉曄事明帝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
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

後漢書卷之七

七

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狀領軍楊曄每從內出輒過
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曄從駕行天淵池帝議伐蜀事
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曄謙謝曰臣言不足
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言曄與吾
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
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
恐夢寐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
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
聞之矣于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

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率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
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料思
也暨亦謝之驥能應變持兩端如此

呂蒙至都孫權問誰可代卿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
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
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
可克權可召選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
與羽曰前承觀鑒而動用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
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途席倦共獎王
業世環應編第七卷

網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
禁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爲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
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
步騎駐旌闕望塵葆操滑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
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
敵古人仗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
僕書生疎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蓋雖未合
策猶可懷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羽竟遜書有謙下
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謙遜具啟形狀陳其可擒

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
安南郡關羽就擒

羊祜在荊州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
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
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
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人有略吳
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祥邵鍾等來
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
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
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
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
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西遊獵常止晉地若禽
獸尤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于吳
吳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
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
也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
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
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

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祐無傷也

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曹丕患之以車載廢麓內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麓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不疑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追迫斃出遂以俱免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追迫斃出遂以俱免

二十

魏武帝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詔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故無他厚相報親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孫堅舉兵誅董卓至南陽衆數萬人檄南陽太守張谷請軍糧谷曰堅鄰二千石耳與我等不應調發竟不與堅堅欲見之又不肯見堅堅曰我方舉兵而遂見阻何以威後遂詐稱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而遣所親人說谷言欲以兵付谷谷心利其

兵卽將步騎五百人持牛酒詣堅營堅臥見亡何起設酒飲谷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前移南陽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谷谷大懼欲去兵陣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入白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按軍法遂縛于軍門斬之一郡震慄無求不獲所過郡縣皆陳棊糧以待堅軍君子謂堅可謂能用法矣

法者國之植也是以能開東國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今日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今日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

二十

源

呂蒙欲圖關羽及代魯肅屯陸口倍修厚恩與羽結好羽後討樊獨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乃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疾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遂密遣蒙先行蒙至淯陽晝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之服晝夜兼道至羽所置江邊屯

侯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之遂到南郡糜芳傅士仁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于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且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府庫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行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過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羽吏士無闕心及權至荊州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

經世要略編 第七卷

二十一

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荊州遂定蒙之謀也

曹公素忌先主公常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不及對方食震雷失匕箸因謂公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公遂不復忌先主先生既定蜀公歎曰猾虜許孤此豈畏雷震者耶

袁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

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賊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十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趨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醜

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王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

王導善于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

經世要略編 第七卷

三

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于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王敦謀逆溫嶠屢諫不聽于是謬爲設敬綜其所事于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于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

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于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譏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

杜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繕甲兵耀威

經世表應編

第七卷

二四

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遇絕糧援乃令王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荊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于營內多爲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

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鐵舍以持久湘羅之間途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至乘輕船載米果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迎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率以趨船冷船中逾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于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盡發殺之此後實有

經世表應編

第七卷

三五

餽餉及亡奔餉者猶謂敦之詐竝不敢受王右軍年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逾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憲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由是得全于是稱其有智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吏民皆去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以遂除羲之時

夢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括甚急卒泊船市渚因飲酒
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驚
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
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問
其所願卒曰正自廁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
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
令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
有智且亦達生

曹爽與司馬懿不相能懿稱疾不與政事爽之徒屬
經世環應編 第七卷 二

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疾
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
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
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緩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
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
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
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
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
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

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謀逆乃密歎歎藩
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兵勢日盛兆又請救于高
歡歡內圖兆復慮步藩襲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
之步藩死兆深德歡普爲兄弟時爾朱氏諸子弟世
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達
據東郡各雜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
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
夷者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許于歡歡曰六鎮反機

經世環應編 第七卷 三

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者私將統焉若有犯者罪其
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
歡歡卒殿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
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罔上請殺
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委焉歡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
賊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命居無何
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煩歲霜早降戶板黃鼠而食
之皆面無穀色從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徐湛
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

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
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
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款金因諧紹宗與款有隙
兆乃禁紹宗而催款發款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爾
朱榮妻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
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于是自追
款至襄垣會渾水暴長橋壞款隔水拜曰所以借公
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
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輕馬渡
經世表應編第七卷
與款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款斫已款大笑曰
自天柱薨背負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何忍復出此
言兆投刀于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
尉景伏壯士欲執兆飲爵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
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
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
且日兆歸營又召款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
兆隔水肆罵馳歸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
爲營款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

散于是士卒咸悅倍願附從將山滏口倍加約束纖
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款輒步牽馬遠近聞之
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方焉款自向山東養士
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
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又爲并州符徵兵討
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
者再款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人號慟哭聲動地款
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
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
經世表應編第七卷
奈何衆曰惟有反耳款曰及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
衆願奉款款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
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
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
下衆皆頓顙死生惟命款曰若不行已當明日推牛
饗士喻以討爾朱兆之意遂建義于信都抗表罪狀
爾朱氏
宇文泰遣達奚武規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
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

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

永安三年太原王爾朱榮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奉
臧否肆意莊帝恐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卿公死不
作漢獻帝生乃請計于城陽王徽徽曰以生太子爲
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于十月今始
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生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
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持至太原王
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微脫榮

經世彙編

第七卷

三

州權舞盤旋微素有度量喜怒不形于色遠殿內外
權叫榮途信之與穆竝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
中書舍人溫子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
行事穆榮既誅拜徵太師司馬

爾朱敵字乾羅榮之族子也父彥伯齊神武韓陵之
捷盡誅爾朱氏敵小隨母養于宮中及年十二自貢
而走至于大街見兒童羣戲者敵解所着綺羅金翠
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敵便執綺衣兒比
究問曰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

韋孝寬欲除齊斛律光其奉軍曲嚴頗知卜筮孝寬
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
也明月光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樹樹不扶自堅令
謀人多齎遺鄴祖光竟以此誅

韋孝寬遷南襄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
遣其楊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
謀人訪獲道恒手跡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
書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至琛營
琛得書果疑道恒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

經世彙編

第七卷

三

慕容彥超爲奉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
有奸民爲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上
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榜
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
而得質偽銀者與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
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魏主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
大舉伐齊命王謨策之遇韋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于是成嚴九月至洛陽詰故

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乎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慫恿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還都于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于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還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

經世彙編

第七卷

三

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陣魏長史傅末曰南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計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于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于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未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趨淮火既競起不辨淺處溺死及斬首不知其數

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淵騎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賊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設

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縱之復許還其馬伏左右皆諫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間之乃可克也淵遂帥騎夜進昧且扣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去淵追擒之

初高澄以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弄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澄有郛爲勝奴爾

經世彙編

第七卷

三

京所試時變起倉卒內外震駭洋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入討羣賊儻而斬之徐出曰奴反大將軍破傷無大苦也內外驚異

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被劾秦王遣劉文静裴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圖全今部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爲計乎晉陽士馬精強官庫饒豐大事可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豪傑並興未有適歸願公引兵西誅暴除亂乃受卑使四乎唐公私可之會得釋而止王敎文靜僞爲詔發西河太原鴈門馬

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期歲盡集承郡以伐
遂由是人心愁擾益思亂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
人後發制于人乎唐公名載圖識聞天下尚可泄泄
以待禍哉又脅寂曰公爲監以宮人侍客公死何憾
奈何累唐公寂懼乃勸起兵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備邊召
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
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如之
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
無世襲廟編第七卷

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
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
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遣使
諭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
東巡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
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袍袍
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
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

袍臣猶快快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比仁傑對御機
裏謝恩而出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李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
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
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豈盡少年者揆不敢辭
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
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張巡拒令孤潮于睢陽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
巡夜解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街枚濱河取鹽
無世襲廟編第七卷

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萊爲人千餘被
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久乃知萊人還得箭數十
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
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

迴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
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馬燒自請典辦具
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
悉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遠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
無敢暴者

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韋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齊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靜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留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密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權以自隨又勅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飭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

經世廣編

三六

李光顏破賊韓弘素寒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戰思有以撓之乃飭名姝教歌六博禱禍殊非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令將校置酒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于光顏厚恩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鳴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乃厚遣使者還之

士氣益勵

都支爲寇詔以裴行儉討之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規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約略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于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策者又使人起召都支都支未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

經世廣編

三七

蕭嗣業計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日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李泌在德宗朝陝虢都知兵馬使連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勣代總軍務邀求權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

奚小俊爲援上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三面縣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慣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便爲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併行使陝人欲加害于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朕方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三

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覘者馳以告抱暉稍用自安泌具以白上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恩節必不害臣矣泌與馬燧俱辭行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

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宿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難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賣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藉陝將預于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且中軍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且據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元

兵馬使林洎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宥詔謫戍天德軍歲餘亦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去向李愬之將襲蔡也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李愬之夜襲吳元濟也用降將李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率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繼出攻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磯其戍數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刀戟于會大雨雪天晦驟風驟旗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衆張柴之東陂渚阻其

皆未嘗蹈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
盡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已從愬不敢
復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
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傍皆驚驚
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
者祐等坎墻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
自如黎明雪止愬又住元濟宅外蔡吏驚曰城陷矣
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楮衣尔及聞號令
曰常侍傳語始驚曰常侍何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

續資治通鑑長編

第七卷

四

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乃訪其
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質即單騎來降進城火
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
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廩廝役悉
用其舊

李密與王世充戰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
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諺曰已獲李密矣士皆
呼萬歲密亂軍遂潰

夏主竇建德微時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

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
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
躍起復殺數盜餘盜是盜知名

唐高祖師起太原李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祖
爲兄請令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
商辛于牧野執子嬰于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
如此吾方定京師不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
也若爲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
推順以騎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曰頃者崐
經世張應編

第七卷

四

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
殺棘荆爭霸圖王孤鳴峰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
騰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
熾將被髮于伊川輩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
之敢指七百之基窮于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
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生必有司牧當
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之命願不及此欣戴大
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
藉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陸商辛于牧野所不恐

言執子嬰于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
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
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嘆實疚于懷脫知動靜數
遲胎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
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顧天下
無可慮者遂專事隋

姚崇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叵派衙之頗切崇病
戒諸子曰張丞相與我不協隙隙甚深然其人素懷
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當來吊汝具陳吾生服
玩世環應編第七卷

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灰無類矣若
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
時錄進先磨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遜于
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刻削爲辭當引
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
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數
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
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
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吐蕃尚結贊欲設計間馬燧渾瑊等以傾唐因遂大
石州結贊乃遣將論頽熱請于燧欲乞盟燧與論頽
熱俱朝盛言宜許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平涼
虜劫盟瑊僅得免吐蕃又歸燧之兄子弁曰河曲之
屯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
謹釋弁以報帝聞之怒奪燧兵拜司徒兼侍中尚結
贊之謀也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
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于便
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卽攢以相出僧喜從之遂
陳狀聲言抱貞命于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
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
僧乃升壇執鑪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
膜拜其下以俸入棺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填捨
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貞
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竝灰數日籍所
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

貯焉

于鰲爲淮南節度使常聽理有遺匿名書于前者左右取以校鰲納之韓中韓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鰲採取他書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既歸省其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同窮按驗以譴衆下吏以爲神明

元禎便騎射爲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時抄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晝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千餘人禎盛武裝于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遣左

經世彙編

第七卷

四

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卽責而殺之蠻魁等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云是抄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抄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令死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乃遣蠻還諸蠻大服自此境無暴掠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李克用遣人入魏博覘云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郭一步一計更令探審果縛易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郭軍已去二日矣

哥舒翰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歲候積石麥熟來取衆莫能禁翰先設伏于東南谷候吐蕃入塞放馬橈

經世彙編

第七卷

四

甲將就田卽自城中馳至廬關虜馳走伏起悉殺之雙馬無還者

張巡守睢陽安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刻蒿爲弧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巡乃使南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眸子琦乃退還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關下將起師人作叛遂其帥因圍集拒命歲餘憲宗深

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一
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宜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
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
中設樂三軍併赴令于長廊下就食坐筵前階階南
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于面前索上掛其刀
劍而食酒至鼓譟一聲兩頭齊力科舉其索則刀劍
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
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狄青爲延州指揮使克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
經世要應編第七卷 四六

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號付虎翼軍使
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
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宗田季安謀曰王
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
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若晏時幽州劉濟將譚忠
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
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并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
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
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

彼將夸服于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于魏是
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于天下乎既耻且怒于
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
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
上不下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
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
可陰遣趙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
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
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埤障遣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

經世要應編第七卷

四七

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
于趙有角尖之耗于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
于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定矣季安然之遣
大將率兵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
保

宇文欣追尉遲迥于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
人欣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于是射走
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欣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
振力擊之迥大敗

呂后服未除而呂夷簡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
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夷簡語韓琦曰此事
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
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
自有深意多此類也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
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
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對曰不必
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
經世叢書編第七卷

見

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
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翼日都知叩頭
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

文彥博幼時與羣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
取彥博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光幼與羣兒戲一兒
墮大水瓮中以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光取石破甕兒
得出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陳瓘嘗爲別試所主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
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

既積怒謀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侯
瓘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于
前五日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
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
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
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
縱城夜遁張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
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羣黨訕訕知其
經世叢書編第七卷

見

已投井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張詠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詠且食且讀既而抵案
慟哭者久之復彈指罵晉久之乃丁謂逐寇準也詠
自知禍必及已乃起三大戶于便坐與之博袖間出
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污謂聞之
亦不害也

契丹主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張方
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
郡徼其國可矣克從之禧卽行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也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四狗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真宗之天淵淵也一日語寇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爲可守

經世叢書編 第七卷

五十一

于是卽時進促出敕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身乃安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準荅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修齋誦經而已越數日虜退乃召爲大將或云欽若數進疑辭于上前故準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

李允則知雄州時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女奴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驢廐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晏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荅少頃火熄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泐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微火

經世叢書編 第七卷

五十二

甚嚴方晏而焚必姦人所爲舍晏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殺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絨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絨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荅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北得報以爲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

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日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术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术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莫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术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津兵期割股納書戒勿泄謀歸

經世環應編

第七卷

五三

以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种世衡知澠池縣縣傍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放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予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狄青在涇原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鉦再聲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

繞遇敵來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紀

南夷尚鬼狄武襄青征僕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傍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則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于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大喜顧

經世環應編

第七卷

五三

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復手自封焉日俟凱還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囂輪關敗智高平邑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趙葵鎮兩淮兼守揚州因元宵放燈李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趙葵忽開一城門掛榜止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着白袍初一夕八十騎皆白袍遊城出去次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北軍退至第三年修城壕見金甲二領方

知全死于此矣

頃宗大漸之夕韓魏公與宰執以祈禱有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冷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

狄青征儂智高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公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危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常及頓軍峴嶺關下翼日將度關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長起諸將請帳立甚久而公尚未坐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周視則不知公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愕俄不軍候至日宣徹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過關矣

岳飛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良臣過王置酒與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香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撤爨班師良臣去王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日視吾鞭所嚮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爲立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

至虜問吾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告虜喜甚勸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李董捷也擁騎過五陣之東至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虜軍騎雜出虜軍亂弓刀無所施而吾師伍迭進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搯入胸下梢馬足虜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李董捷也兀术走還泗上乃責良臣賣已將殺之良臣好辭得免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者不知變繩東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鄭瑗率衆縛祉凌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公乃爲策書遣死士持遺瑗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瑗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宋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蓄不資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遂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此乃宜各人子弟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

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翼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得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蒲陝西狄蒲甚高倚之食肆外伴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蒲之端云有得夏竦之頭者賞錢兩貫文竦聞之忽令檢藏而已誼播遠近竦大慙沮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五十六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毒害种世衡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于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旣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乃草遣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潰死不得泄若當泄

時嘗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聚

一詔遣野利野利見巢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筌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于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和見只令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五十七

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追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于隙中窺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者嵩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旣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

其人杖已卽奔元吳元吳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
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胡會蘇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
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
掩之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遣之
由是諸部有貳者使幕恩討之無不克者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檜呼一鐸工
櫛髮以五千錢常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
不使早用了鐸工新得錢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月間

經世舉應編第七卷

五八

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

令狐楚除守袁州州方早儉米價甚高迂使至公首
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
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拯左右竊聽
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張易昇平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
史宋匡業使酒陵人果于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
先故飲醉就席酒市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
大呼詬責峰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

可當也易鬼我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
百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張齊賢約潘美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
師期既漏恐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
州至北井得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
出戰已還州矣齊賢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
人持一幟負一束爲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
遼兵遙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
賢先伏步兵二千于土磴皆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

經世舉應編第七卷

五九

王之于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
甲甚衆

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玘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
募羣盜不可制也標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
人入恐張詠一日召鈴轄以州牌印付之鈴轄愕然
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然安坐無討賊
心是必欲令詠之行也鈴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
鈴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卽今詠顧左右張
酒具于城西門上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鈴轄不得

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鈴幣曰某願滿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鈴幣曰何也詠曰鈴幣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頸于此樓之下矣鈴幣振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還走數十里鈴幣召其衆將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不爲異也遂復盡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大寧守將卜萬謀勇自負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文皇貽萬書盛稱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六

萬極詆毀亨誠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門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爲請得俱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大恚至卽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途疑萬執下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

徐達同常遇春圍張士誠于蘇州甚急有楊茂者無

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還卒獲之于間門水柵傍遂連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久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

王玄成與寧王戰尚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銃鉞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呼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途中軍諸將尚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六

王陽明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圍洲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洲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覓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于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

先生覺之北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示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日狼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咸謂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使歸部集候期過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賊守之備復使人賜會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

經世叢書編第七卷

卷二

發先生欲藉珂以紿三洲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因而縱其弟集兵先生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于是街巷俱燃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頒曆三洲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已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頒曆若

可高坐乎于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得會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我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卽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踰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洲八九日卽往歲內未必至家卽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有燈枓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尚未犒賞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于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是嘗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洲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屨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很顧門遂破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奔尤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奔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旣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

經世叢書編第七卷

卷三

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愼留兵防守而歸

昔有巡按御史與太守不和太守遣人竊其印御史倉皇甚枝梧不得乃請一策士計之策士曰宜縱火焚令太守必來抹抹時即以印匣封鎖置堂上呼太守護印急退勿與言彼必無可奈何而印出御史如所言得印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終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終

經世環應編第八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

料事類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非獨臨陣也凡事皆有彼已焉善計者能用已之所不足不善計者每乘彼之所有餘天下無不可料之事而識圖之矣智域之矣私見短臆替之矣一室之內照徹千里不待豪智哉為料事第八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吾掌其北門之管若

經世環應編第八卷

滑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蹇叔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果敗于殽

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轡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闕者不搏撓批亢搆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

卷八

三

秦伐韓軍于闕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

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闕與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命許歷曰請就鈇質誅之趙奢曰胥後令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

卷八

三

秦敗韓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于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邑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召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

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言其情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

卷之八

四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其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于境日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邯鄲之難趙求救于齊則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于綸曰勿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于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于邯鄲之郊段于綸曰臣之求

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于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救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高帝拜韓信爲大將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玉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

卷之八

五

項王喑鳴嗔嗟千人俱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矜矜人有病疾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利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遜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于威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將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

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萬人惟獨邯鄲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

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然蘇後憂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顧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能闢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

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臨二子所舍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已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拒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策後果敗死

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

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然蘇後憂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顧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能闢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

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令不能久
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曰不
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矣

孝景三年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
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
可制上許之太尉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
能用臣之言乎太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
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間置人于穀屯阬陁之
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

軍事要略卷第八

人

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
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
搜救屯間果得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太尉至會兵梁
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不往梁
上書言景帝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許詔而使
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餓數
挑戰終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太
尉終臥不起後吳奔壁東南阨太尉使備西北已而
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旣餓乃引而去太尉出

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潰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
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漢朝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胡于陳倉
谷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
之乃分鈔傍縣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
余更壯各作兩竈且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
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
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謂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
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且增必謂胡兵
衆多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
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
亭數日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
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謂于是使二十強弩
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謂因出城奮擊多所
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
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胡計賊當還
乃潛遣五百餘人于茂水設伏候其肅路虜果大奔
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潰散

五鳳中何如大亂議

何如爲害日久可因其

壞亂舉兵滅之詔遣

八司馬車騎將軍韓增

吏富平侯張奐青光

惇太僕戴長樂問肅

之計策璽之封曰春

引帥而還君子大其不伐

及以勳諸侯單于慕化

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幸

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

無劫宜遣使者吊其微弱

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

中國之仁義如途蒙恩得

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

兵護韓呼韓邪單于定其

國

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

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

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

見不副所望心內輕焉謂

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

帝聖化其民困于飢寒而

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

并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

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

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

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臣

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

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

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

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

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

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

發兵以迎遂道遷移書敕

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

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

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

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

翕然盜亦皆罷渤海又多

劫略相隨間遂教令卽時

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

盜賊于是悉平

陳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

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

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

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

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

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

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

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

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

在心以此行事無異于鼓

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
竟不能拔賊衆疲敝自解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
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今我追國是追歸
衆追窮寇也因獸猶鬪蜂蟻有毒况大衆乎嵩曰不
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
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
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
級國走而死

卷之八

七

光武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
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共
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
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
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
目中矣明且遂進軍囂衆大潰

鍾會攻姜維維還守劔閣鄧艾上言今日賊權折宜
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
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

遲趣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遲則應涪之兵
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捨其空虛
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里
歷險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難險又糧運
懸置瀕于危殆艾以魏自襄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
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超降諸葛瞻
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受諸艾請降
劉備率大衆來南西界權命陸遜爲大都督張之備
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鉞爵賞

卷之九

八

防勦諸夷使將軍吳班將數千人丁平地立營欲以
掩敵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陷且觀之備知我
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
君策者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
將軍雖難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
而關可憂今日乎之當令必諸備千天常不守窟穴
而敢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殲
逆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慮臣
初據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

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教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遁入白帝城

經世彙編

第八卷

十四

陸抗之鎮荊州也以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過水漸漬于中以絕寇叛羊祜欲因作過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

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兵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抵足以爲吾奉

也

袁尚袁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丸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操還而康斬送尚熙等首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

經世彙編

第八卷

十五

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于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代郡大亂三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公曰非裴文行不可乃授潛精兵以鎮撫之潛辭曰代郡尸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釋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

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諸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召還公問日何以治代潛曰潛于百姓雖寬于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臣計代必復叛

曹操將征烏丸先辭田疇署司空戶曹掾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渟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

經世要略卷第八

十六

不得進操患之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懈弛若默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蹕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看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進遂令騎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

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呂蒙至潯陽薄肅過其屯下不欲見蒙或說肅曰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肅宜顧之叔孫權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隣將何計肅備不虞肅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預定因為肅置五策曰羽勇而義勇則難以力取義則不可間入然顧自負矜伐人獨有可以計襲耳蒙以為宜進詣言領其功德使其志昏過自卑損望風避讓使其志盈一意修葺解

經世要略卷第八

十六

備強禦使其防疎境土之民時加恩澤使其衆懈若成却退豎立新進使其意玩此五策者固必擒之術也肅愕然曰君計則妙矣非其至也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將輔協與之同讎不可失也蒙曰不然今在房中南郡潘璋往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而奔蒙為國家前掠襄陽如此何愁于操何顧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蒙等尚存耳今不予強壯時圖之一旦先犬馬填溝壑雖敵陳力其可得耶肅

無以答退而嘆曰國家若用子明之計關羽可擒曹操終不可破也君子謂肅可謂知大計矣

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帝乃徵司馬懿詣京師問曰君度其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今其計將安出懿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曰往還幾時對曰往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險堅壁而守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賊之南賊盡

經世張應編

第八卷

上

銳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軍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兵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遣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

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無救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吾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

經世張應編

第八卷

上

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說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遂合圍其土山地道橋樑鉤槍發矢石雨下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攻之斬于梁水之上

夏侯惇鎮長安諸葛亮在南鄭與羣下計事魏延進說曰夏侯惇少主婿也狂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惇聞聲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

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郎閭與散關之穀足用
食也此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
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昔韓信與漢祖
分道而出會于滎陽卒鋤強楚此今日之勢也姜維
亦曰襲人之國將勇者勝廷可使也亮以為縣危不
知安從短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竟制
蜀不許延謂亮為怯痛恨已才用之不盡拊膺嘆曰
諸葛公空負大名而膠于權數使北賊不除漢祚不
復則為痛心扼腕者也

吳諸葛恪圍合肥而蜀姜維亦出圍狄道東西告急

李

同馬師憂之問虞松曰吳蜀作難二方多故而諸葛
意阻如之何松曰王勿憂也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
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
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
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
之不徑進乃王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
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虛
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君倍道急趨出其不意殆

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
之圍救毋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
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而恪久攻不下遂引兵
還皆如松所策

武陵郡從事樊佃誘導諸夷國以武陵屬劉主羣臣
請以萬人討之弗聽特召問潘濬以為五千兵往可
擒佃吳主曰卿奈何輕之甚也潘曰佃是南陽舊姓
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辦幹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佃昔
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

經世張應編第八卷

二

亦休儒觀一節之驗也吳主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潘
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潘語曰吾有以報拭面之恩
也

曹操與袁紹相拒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
許攸為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未
易克也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
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
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為變顏
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保官渡

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多叛歸紹操與或書
議欲還許以致之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與公決勝
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
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
劉項莫肯先退者先退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
重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
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
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
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兵燒其輜重
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操短
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
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
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遂斬顏良解白馬
之圍紹軍至延津斬文醜醜與良紹名將也再戰悉
擒之紹軍奪氣而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策
曹公討譚尚于黎陽連戰數克諸將議曰袁紹新死
二子不相能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乘勝攻
之此成禽耳失此不圖兄弟既和將士効命恐未易

攻耳語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日中不彗是爲失時
操刀不割失利之期願急圖之郭嘉曰不然袁紹愛
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
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諸君不
見狗乎狗方共食卒聞後聲則迎門而吠雖食不顧
踪滅聲息則相嚙而爭矣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
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公曰善遂
移兵而南軍至西平二子果爭冀州
曹公之東征也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
而退失所據公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劉備新
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爭
東擊備田豐果說紹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噬其
子虎進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備空國而
去將軍長戟百萬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勇良
弓勁弩之勢直指許都擣其巢穴百萬之師自天而
下若舉炎火以焦飛蓬覆滄海而沃漂炭有不消滅
者哉兵機變在斯須軍情捷于桴鼓操聞必舍備還
許我據其內備攻其外連操之頭必懸麾下矣失此

不圖操得歸國休兵息民積穀養士方今漢道陵遲綱紀弛絕而操以梟雄之資乘蹙危之勢悉虎狼之德成篡逆之謀雖百道攻擊不可圖也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擎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故失其會惜哉

曹操之迎天子也表紹內懷不服紹既奔河朔天下畏其強操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綉而綉敗操軍于宛紹益驕與操書其辭悖慢操大怒出入動靜愛于眾皆謂以失利于張綉故也鍾繇以問荀彧或曰公

漢書卷之八

卷八

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待操問之操乃以紹書示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及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爾紹親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明公豁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

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効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爲操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

漢書卷之八

卷八

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遂各遣子入侍劉表攻燕秦王姚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肯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問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

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
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
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
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
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
以救人耶八月封融詣劉裕降初恭王興遣衛將軍
姚襄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于洛陽并兵以
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疆兵還長安韓範嘆曰天
滅燕矣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

晉太始中以馬隆爲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
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
每有西顧之憂臨朝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
者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
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何任臣
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
鼓行而西泉陛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乃以
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設賞募帝勿聽隆
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且至申

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固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
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令乃
以親時朽仗充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
并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溫水滂樹機能等衆萬
許乘除過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
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水犀施于車上且
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
夾道果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
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于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
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使到帝拊
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京也
乃假節宣威將軍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

觀主嗣問于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嗣
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猶災兄之資修復
舊業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相玄復
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非其才之過人安能知
是裕克秦而歸必塞其主關中華戎錯亂風俗動悍
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

留兵守之適足爲寇盜之資秦地終爲國所有嗣矣
日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
猛之治國荷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
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琅邪王道子執政恃寵驕恣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
爲藩鎮以潛制之問于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
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
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
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

帝不從

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石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
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
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聲震
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
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
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賈珍寶奉表推崇浚
爲天子浚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
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

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
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惟仗三部今皆離叛
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餓人皆蔬食甲旋
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
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寔解敵若修戍與琨
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
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于是輕
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明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
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塞街巷使兵不
得發也勒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
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
行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汴留船糧
輜重步進至瑯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
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
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
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
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

諸軍保之

蕭衍移屯漢南甲寅東昏侯遣寧朔將軍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蕭蕭穎川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于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捨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

魏書卷八

三

欲以三千兵往取潯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必得然既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遭孤城必陷一城既陷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旣拔席捲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

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相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

不勝

高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昂起上洛賈泰趣潼關歡軍滿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賈泰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賈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騎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

魏書卷八

三

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壩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賈泰必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賈泰猝聞軍至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賈泰自殺傳首長安

韋孝寬鎮玉壁念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于齊孝寬欲當其要處置

一大城乃于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劄手二日魏境始知談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

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李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

紀世宗應編第八卷

三

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旣而果邊吏妄言

李師道怙強裴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裴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封豕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鄆以榮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

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

憲宗欲奪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納驍尾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遠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嘆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慣習不以爲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潘青以地相

紀世宗應編第八卷

三

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險阻難踴躍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今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于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與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潦公私用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密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承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

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恐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聽命于理國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

雜書奏應編第八卷

三

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于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關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至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謀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順逆之理

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于今用兵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

雜書奏應編第八卷

三

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麗取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彙勢可與師南北之義既與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詆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魏博田季安死于懷諫弼軍中請襲節度上以薛平

爲鄒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丞相議魏博事
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
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
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
將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
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
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
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
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
聖世聚應編第八卷 主

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
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
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
足爲今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
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所惡莫甚于
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隣道所盡粉矣
故臣以爲不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

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安輯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夢
州時秋潦濤瀾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

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
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
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
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
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
之外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
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
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
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

聖世聚應編第八卷

三七

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悍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
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
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
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
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
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
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維
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
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淹旬月吾取

之必矣。銳援兵見丹艦果疑不進。

史思明乘勝西嚮。李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誦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後脅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

王承宗叛。劉濟令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

經世策應編第八卷

三

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尔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合。胡而事趙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專心于趙。此亦燕之功也。』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比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

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必備燕。』

李絳在唐憲宗朝。值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李吉甫請興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

經世策應編第八卷

三

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士馬。以須後救。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于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

之以取朝廷之賞亦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既而田懷諫初蒞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田晨興入府士卒數千人入諫環與而拜請爲留後與驚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于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詔宰相謂李_季白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與奉其十

經世理應編第八卷

四十

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矣上竟遣中使如魏博宣慰李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素之利害甚明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乃以與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與感泣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_謂五十餘年不沾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_割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

期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勦_舉請發內庫錢百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太多絳曰田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卽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役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_鄭使者數輩見之相顧

經世理應編第八卷

四十一

失色嘆曰倔強者果何益乎

徐敬業反問計于軍師魏思溫對曰公旣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正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毫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也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思溫歎曰兵忌分散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

吾知無能爲矣

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太宗詔文泰使人厭恒紇于迎之魏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尉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

突厥部衆離叛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李靖爲定

韋世襲應編第八卷

四三

兼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于是帳部皆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北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沙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

勛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靖謂副將張公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都蒙震潰唐儉脫身得歸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星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

韋世襲應編第八卷

四三

實相擒以獻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李光弼進圍懷州史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清河聲度河絕餉路光弼辟野水渡旣夕還軍留牙將雍希範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月日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範日月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範歸不免死遂請降

希顓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顓無名不足以爲功日月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月之布降者見過二者得不思奮乎李晟之屯渭橋也榮感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榮感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經世表應編第八卷
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吾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晉王存勗大敗梁兵梁兵亦退周德威言于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于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短于野戰吾所持者騎兵利于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城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不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驕廢

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山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默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卽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于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于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到莊宗迎擊大破之
周世宗親征淮南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今人將

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鄆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會朔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鄆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東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敢畏其出兵所以問計于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

經世彙編

第八卷

四

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新敗之時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心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卽下令督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鄆果不爲備奪門以

入城中大亂自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

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助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蘇頌曰事未可知倘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戰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張浚與趙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竝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

經世彙編

第八卷

四

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泉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

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強敵胡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

治軍旅或有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郡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裏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

吳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項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焉

經世環應編第八卷

四元

常以長技洞重甲于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于兩陣之間則發有不能言者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卒劉晔所逐掠德安軍破漢州張浚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趙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受教行至方井果遇一

戰斬肝首餘黨悉平衆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兵迴有以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之際豈暇獲首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于是軍情相顧歎躍

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呂夷簡不可后曰適已微許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

經世環應編第八卷

四元

耳使人無語而去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公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不利詔下切責衆議攻守二策求中決韓琦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爲難公獨上章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

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爲少分
戍數十城寨彼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
不敵是以元昊能勝今不究此失乃畏賊大遇以二
十萬重兵惴然守界濠不敢與虜角臣實痛之願更
命近臣觀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
未下知兵者以公言爲然出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
和公諭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宜爲備遠調兵兵
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將曰山間狹隘可
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或爲餌以誘我皆無

經世叢書編第八卷

五十

輒出待其歸且墮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王仲寶狃
小勝數違節度公檄之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猶進
兵遇伏遂戰死疾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大帥使收餘
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之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
右司諫知秦州

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問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
丞相韓琦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
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

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
某事則以某辭對辨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
事凡八事正中公料及人疎服

趙元昊欲叛爲嫂書求大名張方平謂朝廷自景德
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
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憂
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令圉圉暇順適其
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
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兵出無

經世叢書編第八卷

五一

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
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彼必勝之道也方是時士
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方
平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于姑
息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宰相
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
其策呂公著拜御史中丞入對上語及西陲事公退
而奏曰惟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遠待勞若臨遣
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

後公去位朝廷遣大臣臨邊已而西征無功士卒內潰皆如公所料

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袞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後欲推尊侈大爲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軌出境以爲屈已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曹輔獨以爲寬憂于一時移禍于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途行倒置有不忍言何則既與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以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經世環應編第八卷

五三

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爲名悉其國衆進歷我境侈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矣海宇當是時能俯首聽之乎抑猶有以卻之也却之則強弱不敵其禍甚于前俯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爲証果千餘言此大略也

金亮寇江朱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曰卿所言三策甚當虜勢浸迫又策虜三事上焉者爲耕築計中焉守備下則妄意絕江然臣謂多從下策

可無患焉既皆如位所料

辛次膺嘗奏竊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臣知朝廷之慮有三一則山陽四面阻水津途成孤軍斗絕之勢二則虜以輕騎臨維揚精兵出盱眙侵軼鎮揚州世忠腹背受敵三則車駕駐建康必欲營壘相望成犄角之勢故以輕兵居淮重兵守江絕奔衝之患然臣區區復有可慮者五夫虜所未敢輕進者正以世忠之兵爾今望風退舍敵得以窺伺此其不可也昨遣諸將戍淮甸築城運糧勞費不貲今若遽經世環應編第八卷

五三

歸前功俱廢深池堅壘必保焉此其不可二也兩淮州縣恃大軍以無恐今遽聞引軍而南則人不食居必復散徙是自棄兩淮之地以予敵此其不可三也國家鹽利歲入千萬皆在通泰非淮楚大兵屏蔽必不能保此其不可四也今旣以江左爲根本而不備兩淮是撤藩籬以誘寇此其不可五也况今山陽襄漢兩軍如吾兩翼遠自折其一可乎

朝廷出師渡淮宣撫胡公亦被旨乘機進討乃以攻取之事屬吳玠受命出秦隴往別宣撫胡問方略安

出璘曰某當以三鎮破虜人皆莫測所謂時虜統軍胡蓋習不視合軍五萬營丁劉固胡善戰習善謀皆虜之老于兵者且據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下謂我軍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因直告曰明日請戰賊聞之笑是夜璘率諸軍銜枚涉渭令曰近賊營方得舉火未至里所萬炬齊發出虜不意虜從駭倉猝備戰我軍已成列有聞虜酋以馬撻鼓鏗曰吾事敗矣璘猶策習不視有謀必謂我趨戰欲速不肯徑出胡蓋恃其勇宜可挑取乃遣輕兵嘗之胡蓋果勒兵

經世宏應編第八卷

五

與我軍鏖擊數十更休迭戰適及我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虜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可勝璘叱曰如此則我走而虜乘我矣虜令潰毋自怯璘輕裘駐馬陣前虜軍殊死戰三陣而虜力果憊卒如璘言璘經略大舉進圍臘家城將破陝右州郡以次納書降而講和之詔下遂班師

吳璘爲利州西路帥鎮興州已久上親御宸翰賜璘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陣圖大略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及我之長制彼

之長虜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蕃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分陣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弓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尅近以強勝弱其說甚備其法循環用之可至于無窮至于陣法有圖無書焉

吳璘策虜必再爭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東山北曰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延接實控扼之地璘至則連營北嶺掘重濠築壘開戰道益爲不可犯之計且指視諸將以虜他日所當

經世宏應編第八卷

五

已而虜果大至令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正當所指之地有酋先引輕騎數千出視東山去巢穴稍遠擊之狼狽趨營既乃大開壁出師苦戰自旦及晡虜敗先退入壁自是遂堅守不動悍酋斡斡萬戶後請精兵自鳳翔來援初我一軍當北嶺下傳城下寨虜騎可以馳突璘下令夜移入城將士不知所謂頗有口語既而虜果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所得則數萬騎譁譟城下意甚自得璘命偃旗臥鼓士無敢譟諸將請戰不應迨日仄虜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將趨

其營虜大駭復亟走辟遣諸將追襲敗之當時非先
徙城下之營則虜幾得志時虜既堅守不輕出令列
陣城下調虜房閉營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以
守時雨雪天大寒凍不可入則燒土而掘之連夜堡
成甫築畢虜兵大至極力爭之殺傷幾半諸將益嘆
璘之多算不可及也虜自是失三路形勢糧運迂險
難合喜親提河南陝右兵而連敗亡失益衆尺寸不
能進我斬馘築爲京觀者彌望而又東山橫其衝北
嶺率其後二路糧食皆我有我出兵要虜糧道虜遂
經世襲廳編第八卷

五

王且爲相時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且
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有
屯駐禁軍白晝挾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令斬之觀
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且且曰禁軍戍邊白

責爲盜固當斬也烏足爲異且之用及但以及必能
謹守瑋之規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
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且曰若
罪旻則自令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
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
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且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曹瑋爲邊將常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
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
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
經世襲廳編第八卷

五

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皆
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于是
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
爲食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
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
吾以此取之

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爲觀察使討平之諸將請
于式曰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
殺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且諸縣無守兵

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起救兵也今兵盡行徒驚士民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過敵宜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曹之議慮尤遠潘所不逮城既破國主李煜白紗衫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附語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得其體二公先登二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獸木板道煜驚之國生

雜事彙編

第八卷

宋

儀衛甚盛一旦獸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吸曹會李即辨裝詰且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起焉始潘甚惑之詎可放歸曹曰船邊獸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其識量

李元礪數敗官軍于江西勢益熾江西帥李珣遣使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辦李燾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戍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曹曰幹辦議是

誰可行者燾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辦士論賊造順禍禍寇皆帖服

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敵情奔驕義不更屈故贊上行耳事之濟否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關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張浚于福州

雜事彙編

第八卷

宋

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無後悔爲當奈何呂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豈料我急于議和且今使者到關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泄情偶矣錢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糴粟四曰革將帥五日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選沉厚有謀識邊事者任爲邊郡刺史今兼沿邊巡檢許召勇敢之

士爲隨身部曲廩膳不則官爲夫給然後嚴事障
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爲救應齊出
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爲替
移倘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
不敢近寨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
望詔逐州沿邊民爲招收軍給與糧賜錫其賦租使
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
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多果今
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州
縣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旗鼓以齊
之務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果緣邊備鎮戍有三
年之備則敵人不取動矣何謂章將帥今之所患患
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傳潛以八萬騎屯中山
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鑒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陛
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
削部界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警則暫遣邊備無
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啟戎心况復待勞以逸如地
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

續世宗憲皇帝

李

續世宗憲皇帝

李

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
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衛侍殿前兩司送劉
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且訊之皆以恩親爲言此
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况臨大敵乎望陛下
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
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
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
曰汝等謹奉法我亦放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
故郭進所至未嘗少虧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即今日
之元龜也
宋濤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
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
圖恢復必在川陝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遵
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勝正
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者朝
外議必謂陛下實帝遣之有累聖德
結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

未決鼎曰自古欲去小人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屬恐人若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而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

李繼遷投西鄙保安軍夫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

聖學彙編

卷三

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乎保資軍北門外以戒而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慘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仇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

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

楊云爲寇岳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帝初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必善遇我遂降飛單騎挾其部附佐佐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勅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間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

經世要略

第八卷

三

而止黃佐襲周倫皆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歸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

日欽說全琮劉銑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云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梓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至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激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云投水牛鼻擒斬云飛入賊壘餘會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將慰撫之縱老

蘇世聚

卷八

翁歸籍少壯爲軍果以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

秋青伐僕智高令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攻賓州青以張忠楊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貳諸將毋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峴嶠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戰敗遁歸知邕州蘇絨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于幕府立陳曙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

將股衆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惟蘇絨在某所使械繫上聞于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峴嶠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兵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元帥已奔

蘇世聚

卷八

峴嶠矣初賊謀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以兵半夜時度峴嶠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于歸仁嶺青登高壁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曉勇者執長鎗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於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部馬二千出賊

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如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潰智高果焚城遁去

張江陵語督撫曰板升諸遠悉除固爲可喜但此時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會恐獻以爲功又費一番濫賞且使反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歹心若有歹

續世表應編第八卷

李

心卽傳語順義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着他耕田種谷以供虜食有犯法生歹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輕重之意此中大有計策但可默喻不可令那吉知也

嘉靖十六年阿向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圍爲亂國圍十餘里高四十大四壁手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山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年後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俞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尉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

乃行提兵萬餘屯岡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爲猱猿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鈎傳手足爲指爪人腰四微一劒約至木慙足卽垂微下引人人帶銃砲長微而起候兩霄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微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微蹲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由木間爬緣而上至岡頂適爲賊巡檢

續世表應編第八卷

李

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劒斬之鳴鑼代爲巡檢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微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累累而起至岡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岡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而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入聚明水西軍蟻附上圍克宅令軍中日賊非關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殿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賈路走賊阿向始與其黨二百人免岡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岡月餘阿向復糾煽土

黑苗集固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時細成以按察僉事飭兵思石聞之乃獻書于克宅曰凱尸餘孽復肆猖狂竊糾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宜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為姦者皆內僮概備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嗾呼而起非有旁寨渠會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踰伏其中無異甕釜旋升斗之糧蹶尺五之道束脩而登無異哺餒非素有紅粟朽貫

卷八

七

積之倉庾廣蓄犬豕肥牛以資擊刺也失此二者為必敗之形而欲稱枵腹張空拳睥睨目前以肩駝虎是日刀鋒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令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逾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載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為生也夫蠻貊夷落內難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為力故征蠻之略皆廣列伏候扼險面起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遇其險而彼乘其高頓逆強弱之

勢已懸倍莠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準食屠豕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多果之塗重營密柵動其間視嚴辟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逃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尸棄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歷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膚見宵人狃于

卷八

七

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微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固之策不可不驅也茲數者雖略必有成算而疏腐之議敢效異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尸雖微亦悍犄之巨柅也崇山密菁登道迫脅兵不得橫鉅人不得竝躅乃遣一二渺小之輩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儘山之變亦甚縱橫幸蒙前例刊木鑿實夷其險棘獨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尸之議似不贅也

疆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頃蒙
 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遇今興
 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
 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為
 夫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
 右茲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
 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
 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闐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
 協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聞書不省乃以軍往賊果
 死死禦我軍我軍敗績事聞克宅恭職勅安萬銓勅
 之萬銓乃招阿向許以不死黃正曾貳均其四元
 始息

經世環應編八卷

內府藏本

明錢繼登撰繼登字爾先又字龍門嘉善人萬厯
 丙辰進士官至僉都御史是書所採皆史籍權變
 之術亦省括編之流也

槐林漫錄十卷

〔明〕瞿式耜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九年瞿氏耕石齋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槐林漫錄

十卷》提要

漫錄自序

余朴蕪性成所事輒媿不逮今人
卽無論古人矣顧于名哲之訓誠
先輩之格言有惕于目輒憬然于
心童而習之久而不能忘也居恆
每見世人惘惘自謂反身無大罪

漫錄自序

一

過寬然度日有餘不知酒闌人散
兀坐無聊此時能無一事騫上心
頭否也繇此觀之吾人境向靜而
心始動身近死而心始活當下輪
回明明只在眼前豈非自作自受
羅念菴先生有云一失人身萬劫

難復又云半世功名百世寃以萬劫之苦而抵百世之債安得謂百尺樓頭可久居長住耶歸田多暇溪自循省舉畧年所誦記及齒至而更閱者徵之苦人如合左券因取先後之繕採類次十種彙成一

漫錄自序

二

帙名曰媿林漫錄蓋內典中有慚媿林之義也嗚呼人生有身上對天日中副君親下育子姓閑居雜處言笑宴宴孰非天監人隨福善禍淫之地刻刻引媿惟恐出則淪斃冠裳居則流毒桑梓其無暇以

鐘鼎而易山林也明矣猶記筮仕豐陽先君子遺書慰勉曰生老病死此身必至之候汝在地方行得一件好事便是致孝于我止此一言未能酬踐何況古今人哉帙成授梓草附弁語不覺放筆哽咽

漫錄自序

三

崇禎丙子秋八月海虞瞿式耜伯畧父識



規林漫錄

海虞瞿式耜伯略甫

學問

學者做工夫。譬如煉丹。須先將百十斤炭火煅一餅。方可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煅。便要將微微火養。如何得成。

學不要窮高極遠。只言行上點簡便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

規林漫錄

學問

一 耕石齋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

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處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

為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鬆。

聖賢之言。常將來眼。口頭轉。心頭運。

學者須是奈煩。奈辛苦。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卽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格得九

分。只一分不通透。最不可。

若不先得個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廢。

湖南五峯多說人要識心。先生曰。心自是個識底。却又把甚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見物。如何見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

今人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

規林漫錄

學問

二 耕石齋

知自家一個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

晦翁語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却于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若血氣粗豪。一點使不着也。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

人能從愁怒過後。時作想。神自清。氣自平。已上麻卷。

忿懣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以治懼。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不學便老而衰。

人於夢寐間。可以卜所學之淺深。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
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已上明道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進退。莫不調步。及到峻處。
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知燕簡。

耕石齋
三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教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
者也。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
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
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
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
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
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

者。無不爲。至于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謝上蔡曰。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已上伊川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
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
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黃果

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耕石齋

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
生。廉恥盡喪。工夫安在。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
可爲貧困奪了。於此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涵養。

耕石齋
四

覺天壽死生禍福窮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豈矯情
者耶。此士所合爲者。

或問人經患難。皆是不幸事。曰。患難亦是不經事。人良
藥有一服。可以治其終身之疾者。士大夫往往有之。

柳子厚服此藥稍遲耳。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未
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于億度。人不信。亦不自
信。已上張子韶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

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可起爐作窰。

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話閑語所指人病即實病。

規矩整嚴爲助不少。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已分上事又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窰使人貪而墮其中。

魏林漫錄

學問

五

耕石齋

到頭則贏得一個大不惺惺去。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

內時當惺惺即惺惺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

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了時如猢猻失了樹更無

住處。已上陸象山

前輩論醫云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

其出而用藥療病知今古無方可用此無他聞見力

極則止至于應變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醫也士之

學問其失正在是有以是心反之華草日夜自不知爲有餘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不失二三也。林和靖

心有主雖在關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

曲肱一也。

究觀物理油清則燈明油濁則燈暗水靜則影定水動

則影亂。是文元

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浮處穩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

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

魏林漫錄

學問

六

耕石齋

做工夫提撕警覺底時節

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何以故毒蛇猛虎尚可

迴避聰明利智之士以心意識爲窟宅行住坐臥未

嘗頃刻不與之相酬酢日久月深不知不覺與之打

作一塊。

衆生未開眼時半醒半覺心識已紛飛隨妄想流蕩矣

作善作惡雖未下林時天堂地獄已一時成就

士大夫學道却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爲昏鈍底主人公耳。

這我意者只消一個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直是無你迴避處。已上徑山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便須知得力處。許魯齋

大凡立身行己。須是立脚之初。便確乎不可扳到後來。習得定。死生禍福。都不能奪。楊誠齋

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胡敬甫

常人之心。私意盤結。欲情濃厚。須隨事磨鍊。難忍處須忍。難捨處須捨。難行處須行。難受處須受。如舊不能忍。今日忍一分。明日又進一分。久久煉習。胸中廓然。

魏林漫錄

學問

七 耕石齋

此是現前真實工夫。古語云。靜處養氣。鬧處煉神。金不得火煉。則雜類不盡。心不得事煉。則思欲不除。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夜氣清明時。無視無

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義皇世界。平旦時。神清

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

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

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

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但不為氣所亂。便常

做義皇以上人。

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連那靜時工夫亦差。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還須存個善念。否。陽明曰。惡念既去。便是善念。便是心之本體。如日被雲遮。雲去。光已復矣。若又存個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點一燈。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魏林漫錄

學問

八 耕石齋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時。此樂還在否。陽明曰。須是大哭了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

有一屬官問陽明曰。先生之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

難。不得爲學。陽明曰。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如問

一訟詞。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其言

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

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

之。不可因旁人譏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

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惟恐此心有一毫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若離了簿書訟獄。却是着空。何以爲學。

問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何如。亦謂之私欲。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于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等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

槐林漫錄

學問

九 耕石齋

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過情感時。正好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論何用。已上王陽明

萬物不能碍天之大。萬事不能碍心之虛。

識進則量進。薛文清

問事上磨鍊何如。曰。此語甚善。但當知所磨鍊者何物。若只要世情上行得通融。周匝則遠矣。王塘南

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視。以習心

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剖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酌荅。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閒思妄想。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

吾人學問。不得了脫。只是一種世情。熱鬧心。放不下。下者以功利馳騁爲閒熱。上者以事業揮霍爲閒熱。最上者以道術能通爲閒熱。譬之塵埃與金石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爲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非徹底懲創。

槐林漫錄

學問

十 耕石齋

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得也。至道本淡然無味。淡之一字。便是吾人對病之藥。纔冷淡。便是本色。纔熱鬧。便落世情。

學者須自不落意見。方能勘破人意見。不然。只成泥裏洗土塊。彼此皆無清脫處。

顏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此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一友問學是學於已。問是問于人。內外交養。此意何如。先生曰。學問是不可離的。喫緊話頭。纔學便有問。纔

說學以聚之。便說問以辨之。曰學問之道。曰道問學。皆不可離。譬如行路。學行路的出門。便有歧路。須問了行。若只在家坐講。歧路恰似說夢。後世講學。正如此無歧路。可問便是。不曾學。因學而始有問。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只是一事。不是內外交養。聖學之要。以無欲為主。以寡欲爲功。寡之又寡。以至于無。無爲而無不爲。寂而非靜。感而非動。無寂無感。無動無靜。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

此事關涉甚大。豈可強爲。吾人欲與直下承當。更無巧

魏林漫錄

學問

土耕石耨

法惟須從心悟入。從身發揮。不在凡情裏管窺。白不在意見裏尋途。徹只在一念獨知處。默默改過。徹底掃蕩。徹底超脫。

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

主意既定。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愧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靠處。確然立定。脚跟一切務外好名。凡情

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毫不使繁絆胸中。始爲有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逞。氣魄上濤泊。想像間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絲。皆非所謂自得也。譬如人在夢中。只爭個覺與不覺。今既有將覺之機。會須猛省。振衣一起。以收開復之功。若再悠悠。又將做夢矣。

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人而不聖賢者。亦容有之。或任氣魄承當。或從知解領會。或傍名義恃以爲清修。或藉玄詮。負以爲超悟。或鄙末學之卑陋。倜然

魏林漫錄

學問

土耕石耨

自以爲高。或矜舊見之通融。亢然自以爲足。種種伎倆。有一於此。皆足爲障道之因此。豪傑之病也。已上

王龍溪

錢德洪言。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陽明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字身集一友中夜興歎。羅近溪問曰。何歎也。曰。先生云。學在孝弟。某有一弟。粗率。屢年化之。終不見從。須是如何用功。曰。子亦曾擇好友與之處否。曰。未也。曰。卽此便見汝愛弟。未至處。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血流。則呻

吟號呼。求人問藥。肯少停時刻哉。羅子因語仕途諸君曰。手足且然。君父則吾元首腹心也。吾輩有志明時。顧乃優游卒歲。護持鮮呻吟之痛。而調理無號呼之切。徒悼歎于堯舜君民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何所逃哉。羅子江

人年少氣銳于進。莫不思有所做做而往。故辨別路頭。爲第一緊要。路頭一錯。先入之言爲主。終身不得出脫。謹交游擇見師。是辨路頭實事。羅念菴

善學者與古人相較量。則日覺奮勵。若與流俗相較量。則不免頹塌。鄭氏學脈

學問

耕石齋

學者善較異同。錯過自家工夫。就使較勘甚明。于我何益。譬如籠箕收人戶口。百萬盡在腹中。依舊是個窮漢。無勾合受用處。鄭東廓

粗處用細功。顯處用微功。熟處用生功。湛甘泉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駭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

聖人掀天揭地事業。只管做。只是不費力。除害去惡。只管做。只是不動氣。蹈險投艱。只管做。只是不動心。

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耐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個人。已上呂叔簡

吾人眼底看得聖賢太高。是害虛怯病。看得俗人太低。是害顛狂症。實見得無我無人。無聖無凡。如此平等心。方是凝道之舍。

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友問伊尹先覺自任。所覺者何事。余曰。撻市之恥。納溝

魏林漫錄

學問

耕石齋

之痛。此是伊尹覺處。

俗情濃艷處。澹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開得下。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斯爲學問真得處也。上已歌楚何

一友自咎學不得力。請問方便法門。先生曰。平日說的。亦曾行否。曰。亦行。只是不見得力。須再示一路。先生曰。我說箇譬喻與汝。有一敗子。蕩廢家業將盡。一日被人捉之歸家。安妥得一二日。此子輒語人曰。我回來如此作家。緣何不見發積。又有一多慾之人。奄奄欲

死。一日被人捉到身邊。節制得一二日。此人輒語人曰。近來如此保養。緣何不見強健。彼敗子不見發積。道作家無驗。思量得個聚寶盤。如意珠。彼多慾之人。道保養無功。思量遇個神仙。得顆靈藥。思量不已。必至發狂。尋覓多方。終當疲死。亦爲可憫之甚矣。

喻允瑛入會聽講。和卿曰。此子性頗近正。居常覽書史。遇古人名節處。輒稱歎不置。所向慕在此。至諸儒語錄。猶未識旨趣。先生曰。喜名節便是善根。只恐喜之不真耳。名節豈容易。必是捨得身命。他時捨得身命。

梨林漫錄

學問

耕石齋

須眼前輕得嗜欲。懸空浮慕當不得。卽此一念。推求勘驗。莫令埋沒。待得名節真時。再與商量語錄。

余一生全得友樂。全得友力。少時習舉業。八九爲群。肝膽相對。形骸盡忘。寧可半載不近房室。而不可一日不見友朋。中年慕道。則有道友。字令談話。趣味尤爲不淺。花時月時風雨時。必得道友談道斯慰。愁時苦時病時寂寞時。皆憤時過候時沉溺時。一得道友談道乃開。後遇宗門之友。更自奇特。或以微言相挑。或以峻語相逼。一日問予如何是心。予以訓語相答。喝

之曰。奴才話。數日又問。予不敢答。止曰。尚未明白。又喝之曰。爲人不識自心。狗亦不直。時大衆中。面爲發赤。而心實清涼。無可奈何。而意實歡喜。歸來終夜不寐。參求不得。辛苦徬徨。而次日下床。又惟恐其會之不早集。語之不加厲也。余得友之樂如此。晚年于斯事頗能信人。不至終爲奴才爲狗友之力也。余得友之力如此。故余謂師之恩如天地。而友之恩如日月。非日月。天地亦不成。覆載師之恩如菽粟。而友之恩如水火。非水火。菽粟亦不能濟人。不亦說乎。人知在

總林漫錄

學問

耕石齋

不亦樂乎之先。而不知不亦樂乎。乃所以爲不亦說乎之實。

問晦翁言全放下如何是放下。先生曰。夫子浮雲富貴。顏子不改簞瓢。孟子不淫不移。此是境遇處放得下。則可謂云爾已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此而已矣。此是道理處放得下。境遇處放得下。人則易知。而道理處放得下。知之難矣。然道理處放不下。而稱境遇處放得下者。無有是處。

釋氏朝夕只理會此事。我輩在家在外。許多牽累。不願

師友夾持便要沉溺。然至于日用應事。風濤搖蕩時。須自家做主。又靠師友。不得不靠師友。亦不離師友。用自作方便。

或認道在天地間。須要超人頭地的方行得。先生曰。天地間有箇甚麼。只依本分平平行去。便是。卑污的。與道無與。奇特的。亦與道相懸。非卑污。即奇特。去此兩病。無別有道。

或問象山陽明之學。雜禪是否。先生曰。子還體認見之。抑隨聲和之者。夫禪與儒名言耳。一碗飯在前。可以

總林漫錄

學問

十七

耕石齋

充飢。可以養生。只管吃了。又要問是和尚家煮的。百姓家煮的。或曰。是飯便吃。將無傷人而不覺乎。先生曰。傷人者。祇恐不是飯耳。若是飯。豈得傷人。爾欲別其是飯不是飯。須眼看口嘗。始得。不可懸度。二公之學。若是棄君臣。離父子。一切與人不同。這便害人不。不是飯矣。今二公所舉者。孝弟忠信。所扶者。倫理綱常。朝饔夕飧。家常無改。試受用之。便自知味。何得隨聲妄度。只在門面上較量。不思自己性命。求個實落安頓處。真爲可憫。可悲之甚也已。

王調元述泰州唐先生主會。每言學問。只在求個下落。敢問如何是下落去處。先生曰。當下自身受用得着。便是有下落。若止懸空說去。便是無下落。

當初象山先生在鰲湖。爲諸生說。故從科舉處說起。然吾輩追思。實是一向汨沒。所謂自從上大人。丘乙巳時。便錯了也。回頭轉腦。正在今時。若更向書冊中討聞見。博名高。不推窮到自已着實處。則是汨沒中。又汨沒深爲可惜。

道本無奇。功惟見在。爲士子則習舉業。爲農夫則事耕

總林漫錄

學問

太

耕石齋

田。爲比丘則誦經課。爲宰官則修政績。各素其位。各安其心。而道存乎其間矣。此箇工夫。做上徹下。知頭腦者。便得休歇。未知頭腦者。自堪寡過。已上周海門。平居無是惡念。夜有是惡夢。只緣別樣惡根多。改頭換面。形現出來。錄啓新。望重朝紳。不若信于寒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若使閨門之內。與我同心。顧涇陽。凡諧俗者。畢竟是有欲。準初下手。只用顏冲宇兩句。一念回頭。萬火自降。後又

得王陽明兩句。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
一無欲省了多少力。

新立齋赴謫石城。蔡虛齋贈以詩。此行如游學。十年觀
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方游志。周。到。惻。怛。受。用。不。盡。
主人翁纔出門。一家人便放逸混擾。

思一出位。此身即無頓放處。虎入市。人縛之。龍離淵。人
醢之。

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箇貞節婦人。做
樣子。便不難了。

魏林漫錄 李問 九 耕石齋

一歲有春夏秋冬。一月有陰晴風雨。一日有晨昏子午。
人一生。寧無吉凶禍福。必欲苟免趨避。愚且陋矣。
賀叔文

人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享大位。而顛蹶傾危。回想
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人布衣糲食。妻子相保。
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
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耳目聰明。手足強健。則恨
命不如力。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
聰明強健。天上矣。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自

在法門也。屠赤水

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怪人添杯。自己吃素。嫌
人用葷。只是胸中欠大。

以石激水。水更清。以雪壓山。山愈潔。以火鍊金。金益精。
尋常體貼。千激處。壓處。鍊處。不要忙亂。討出一片虛。

明境界。方不枉了因折一場。
已上朱平注

君子與小人。就形跡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
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
善惡懸絕。全然若黑白之相反。故孟子曰。君子所以

魏泰漫錄 李問 三 耕石齋

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愛敬衆人。即是愛敬聖賢。能通衆人之志。即是能通聖
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願斯世斯人。各得其所爲。
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是即爲聖賢而安之也。

古之聖賢。因人物而起慈悲。因慈悲而成止覺。大學云。

明明德于天下。舍天下。則吾亦無明明德處矣。
已上

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晝夜乞食。猶然貧賤
也。其幸而爲君子。則其自取也。小人而富貴。命也。使
其爲君子。焉。進禮退義。猶然富貴也。其不幸而爲小

人則亦其自取也。張堉

吾在此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念之。靜功非三四十。年靜不來。何者。精神一向外馳。不爲汝收拾矣。事多苦。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汝輩急做工夫。受些口訣。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傳之子。與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卽終日言之。如不聞也。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安頓二字。大有害。儒者不徹。

槐林漫錄

學問

主

耕石齋

性命大率。跡此於搖動處。正好下工夫。尋向上去也。言動一差。虛明無事中。如水着鹽。如麪着油。欲靜而不可得。人生無穿窬之事。卽無穿窬之夢。非禮不動。皆如不爲穿窬。心自靜矣。

學無動靜。其初靜心澄之。至不緣境而靜。不緣境而動。乃真靜也。

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既得後。須放開。蓋性體廣大。有得者。自能放開。不能還只是守。不是得。蓋非有意放開也。

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吾靈府。庶幾日就月將。粹然于光明。

矜細行。最得力。

講學者。講其所行者也。不行。則是講而已矣。非學也。

人不思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于學也。

人要于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着落。所謂困心衡慮。

槐林漫錄

學問

主

耕石齋

也。若於此。踴躍便是困而不學。

爲學之人。何處非學。但入耳目。便非閑事。增何限觸發。何限警省。更無不關已事也。

讀書如啖飲食。啖得又要消得。凡人有一副知見在胸。最難得入道。

動時工夫。要在靜時做。靜時工夫。要在動時用。動時差。了。必是靜時差。譬如吾人靜時澄然無事。動時一戚。

卽應只依本色。何得有差。

學者靜坐。是入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

曰節嗜慾。定心氣。靜坐却是定心氣之法。

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淺。

雨露霜雪。總是造物玉成至意。須善承受。

人心能疑。便是能知痛癢。下正好當下發憤用功去。嘗有豁然自信。安然寧謐之日。不可悠悠忽忽。錯過了。

一生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亂。上

高張

總林漫錄

學問

荃 耕石齋

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體未真。動中作主不得。

孔無私憤。因爲人而發憤。乃憤其人之未成。顏無私怒。

因好學而發怒。乃怒其學之未進。大空中春雷憤動。

平地上草木怒生。情足樂而怒成。好正氣乃和氣矣。

天有四時之行。必有四孟之立。世無不立而能行之人。

亦無未立而適行之天。四孟既立而四季之氣。惟天

所行矣。三十既立而四十五十六十七之學。惟孔

所行矣。

人怕人。健天不怕人。健以天之行。健尤健於人也。人怕

天。健君子不怕天。健以君子自強爭健於天也。

受痛言者。必能忍痛。又能忘痛。爲匠石之運斤削鼻。難

爲郢人之以鼻受斤。尤難。夫斤加于鼻而立不失容。

鼻神全也。爲華陀之刮骨。難。爲關公之伸臂受刮。尤

難。夫刀加于臂。而飲奕自若。臂神全也。受忠告之痛。

卽不善道。視猶善道。受切偈之痛。卽不怡怡。視猶怡。

怡。逆耳犯顏。痛于刀斧。逆而喜受。毅勇也。犯而不較。

沉勇也。

總林漫錄

學問

荃 耕石齋

世界皆學者。磨石也。世間好人。不磨人。惡人乃磨人。好

鬼不磨人。惡鬼乃磨人。磨人者。磨之使做好人也。夫

子以擇不善之改。見不賢之省。隱隱自磨。卽公山佛

脰。皆不磷之磨。衛武賓筵抑戒。以箴傲之。國人爲磨

屋漏。不愧以屋漏之鑒。格爲磨。卽屋漏中有魔鬼。尤

磨石之絕細也。故神光映發。稱有斐焉。

無學問人。寒胸儉腹。索然無味。心無可放。真學問人。聞

然退藏。無聲無臭。心無敢放。惟假學問人。盜聚世之

虛名。忘不狎侮之盛德。三戒不持。三畏不守。自恃學

問包天心粗氣盛居之不疑悍然縱橫六合小放爲
鷄犬大放爲牛羊又極放爲虎豹如此學問又不如
無學問者有所忌憚不至得罪天命也凡民放僻邪
侈之放尚望學問人收之乃學問人且自放誰收民
放也故學問之道須操危微小心賢者勿喪惟勿放
故勿喪也人失本心惟放本心故失本心也

達道之賢多經險阻古來無不險阻之聖賢舜遇頑嚚
之親傲狠之象則父子兄弟險阻矣文王遇商受之
囚崇侯之譖則君臣朋友險阻矣周公蒙流言之疑

勉齋漫錄

學問

精石齋

陸三監之壽則兄弟險阻矣聖人皆勉強而行故化
險阻爲安利而其道漸達至夫婦居室祗席戈矛其
險阻尤爲不測故聖人閑以有別訓以親刑不令婦
處傾城馴致險阻也達道造端尤不敢不勉焉

謀國事欲老成做學問欲新不欲老欲進不欲成夫子
無所成名不知老至今潦倒折北乃諱言朽鈍而曲
諛之曰老成但可謂老不可謂成也日新之明德新
老成老則不成矣

聖賢明憂患之故并明安樂之故憂患則歸其故于已

恐有故而致憂患憂患非不幸也安樂則歸其故于
天恐無故而致安樂安樂非幸也隨憂患安樂皆尋
生活雖天不得而滅之已上張尚綱

人世福緣無如富貴能輕富貴者必其胸中受用有甚
于富貴者在然則起世之識非即起世之福耶劉孟
天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一聞人之善而終
身不聞吾輩律人當以二言爲則趙清獻公無一字
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字不可以對人吾輩自
律當以二公爲則笑致虛

勉齋漫錄

學問

精石齋

習名勇功舍已從人倫常綱紀違衆獨立君子各有所
主欲並行而不悖焉他人獨立則有我謙退則依阿
集衆忘我不器之人分猷宣力器中之人必自居能無
用之人

德盛故無盛氣才高故無高言有主氣者必能使衆安
之有真才者先能自處之

愛人者見小過憐之見大過戒之自愛者見人小過忘
之見大過省之

求吾是不知同異往而持世行吾法不知巧拙退而居

業已上陳得龍

凡人識見須從自己心性上透出方有受用。若從口耳中傳得書冊中拾得幾有七伶八俐到臨時俱用不着。

徒時常作病想可以保身。祇時常作妄想可以守家。少時常作老想可以力學。活時常作死想可以進道。今之講學者率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至於修德徒義敗過都不說起。不知舍却修德徒義敗過更有何學可講。已上錄純中

總序

學問

二 耕石齋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顏子不試一官不病其缺於事業。不著一書不病其缺于文章。

世情太濃以淡字對治全不得力。直窮濃處作何究竟。

自然當下消第

居心

心本是沒有的。須於事上尋。如鏡子上影。怎麼教他無影。其實裏面無影。

每日習靜一日忽覺天地萬物總是吾心。惟求此心不昧。即天地萬物在其中。又何必致力于天地萬物。前日做了事苟且。今日遇不愜事來。乃始動心。怎麼得寧靜。政是凡夫在果上用心。今後須於因上謹慎。一毫不可遽然干預。

至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

總序

居心

二 耕石齋

今人于晝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沒沒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學人未能即造無念。當從善念始。惡念繁善念間。間者無之漸也。

人與一邪念。則氣血俱來助之。如食色遊戲之類。忻然而作。不可遏也。與一正念。則助者甚寡。已上學道紀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皇極經世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

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的。不可悲也。
人於外物牽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却
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
先不好了也。已上明道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思曰。庸庸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
清者。出來人思慮始得潤澤。久自明快。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已上伊川
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箇和樂才。整肅。自和
樂。居心

樂。

非全放下。終難奏泊。

或問求放心。愈求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覺心也。
才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自然念失。
此用力甚不多。只要常知提惺耳。惺則自然光明。不
假把捉。

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
去之藥。但當堅持。常自覺。不必妄意雄求。欲捨此
拙法。別求妙解也。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

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此一境
閒說話矣。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講日用之間。痛自歛。乃知敬字
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心。徒以
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
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已上明道

一宿覺云。初修心。人須識五念。一放起念。二串習念。三
接續念。四別生念。五即靜念。得此五念。停息之時。名
為一念相應。予以為照。見五蘊皆空。如服藥去病之

觀林漫錄

居心

三 耕石齋

始得其一念相應。如覺藥勝病之初。觀練純深心地。
安適。又如藥力漸勝。厥疾頓瘳。

照見五蘊皆空。可破妄情矣。能令一念相應。可辦大事
矣。若于身外。前求此。則悠悠忽忽。

心足則常足。道勝者自然而足。心樂則常樂。道勝者自
然而樂。道力清壯。物無以敵。

意為心之足足。達穰地皆。即時而避。意涉欲境。當即時
一而超。內習之心。大率如此。

翼翼小心。求處世之多福。恢恢大心。辦出世之勝緣。小

心猶可及。大心不可及。此理尤爲要切。孰能知而思之乎。

身心之法。舉要而言。一真是本。名之爲道。萬緣是末。名之爲累。不可棄本逐末。以累妨道。如此達觀。謂之初學。

唐陸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予又以爲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耳。

維摩經云。舉足下足。皆從道場來。予因自思。晝心夜心。魏林漫錄 居心 四 耕石齋

常遊法苑去。

外身雖見。而元無。譬如水上之泡。暫起而還滅也。內身不見。而元有。譬如木中之火。求之而可得也。

垢淨念無容起滅。善惡事都莫思量。內不覺其一身外。

不知其天地。予詳入道。此語最親。

初學道人。念念須有所法。觸正念如不及。涉智地也。如

此。觸邪念如探湯。避諸趣也。如此。

我願心如河。直貫于高天。其上達也。如此。又願心如海。旁吞衆川。其并容也。如此。上達欲以精妙道。并容欲

以消苦惱。克踐願言。何往不可。

正其定心。北辰之不動。均其慧照。南日之方中。妙覺之尊體。用如是。

學道之人。雖曰有心。心常在定。非同猿馬之未寧。雖曰無心。心常在慧。非同株塊之不動。理性體用。至論如

此。已上見又元

心爲身之主帥。所以嘗自點簡。此身與心。若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揣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

魏林漫錄 居心 五 耕石齋

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

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許魯齋曰。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俱不

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公餘日錄

胡敬齋先生曰。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

無事時不教心。生有事時不教心亂。胡敬齋

寡欲是吾人金剛杵。慎獨是吾人鐵門限。只寡欲吾心

之本體便明只慎獨吾學之職分便了。楊天爵

恕是順心法我有真心如而達之可以迎祥忍是逆心法我有妄心刃而制之可以避咎。

行善之人雖在蓬蒿堯夢安閑眾人讚嘆便是福相將現行惡之人雖處尊貴心神顛倒人眾怨恨便是罪相將現自作自受何說之詞。

聖賢立言處凡曰性曰命曰才曰情等以至種種百千名目皆是一心之別號聖賢設做工夫處如六經論孟中種種百千方便皆只爲此一心而設。

槐林漫錄

居心

上 耕石齋

念塘言世界缺陷吾人當隨分自足心方寬大先生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足不干世界事。已上王陽明

操存正是養心之法操是操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人心虛明湛然其體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礙斯謂之存若不知練習借於旦晝之所爲斯謂之亡譬之操舟中流自在原是舟之活體善操者得此舵柄入手游移前却隨波

上下順逆縱橫自無所礙若執定舵柄不能前却舟便不活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指活潑之體神用無方以示操心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

隨身有無隨家豐儉安分量力以見在日履隨緣順應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別之求能了心則身之事一時俱了若不能於了處了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個不動心學者只是學個不動心

槐林漫錄

居心

二 耕石齋

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

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于你以爲責飾雖揀盡世好題目轉盼盡成空華。已上賀叔安

殺身者不是刀劍不是冠簪乃自家心殺了自家。呂叔
心要如水之淡又要如水之平。

洗心終日與天交。

小心翼翼詩人何其善言文王之至此也鳥之飛也必翼其翼既無所緣又無所據翱翔空中一刻懈惰便墜于地可見文王之小心一瞬息不敢忘者此乃盡

出文王之心與人看。已上賀叔文

聖人生無他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而已。其沒也在帝左右。歸平生之所通。

欲立言先立心。

嗜慾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已上王龍溪

問臨事倉皇。心中不得安帖。此是養未至否。曰固然。或是養未得法耳。蓋因汝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意。後而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覺衝動。不寧也。曰孟子亦云能不動心。靜定之意如何可不

親林漫錄

居心

八耕石齋

要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則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以主意當事。以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

心氣纔暴戾。便似于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於父母忤逆了一番。

目受光于明。心受光于暗。受明光者。易爲氣揜。受暗光者。不爲氣揜。晝日紛鶩。目光明而心光反暗。夜氣澄清。目光晦而心光反明。若當晝時。而目光與心光俱不晦。則知通夜晝。若琉璃之光。表裏洞徹矣。

晝夜之道。縣人自造夢夢昏昏。雖白晝長夜也。明明昭昭。雖黑夜白晝也。昧與不顯。天之其尚昧聖之顯已。

不故夜以繼日。天雖不日而聖心如日。坐以待旦。天雖未旦而聖心常旦。且而後起者。衆心之後天未旦而待者。聖心之先天也。夢人之心無晝覺人之心無夜不通晝夜之形。而通晝夜之道。故能以先天覺後天。已上張尚綱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

親林漫錄

居心

九耕石齋

心無一事之謂敬。

整齊容貌。心便一合內外之道。

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

性不可言。聖人以仁義禮智言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

言之

人心放他自縣不得。

須知動心最可耻。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爲賤役。不以天明。心心不可得而明也。不以心明。天天不可得而明也。

至靜中凡平日行不慊心者一一顯現故主靜要在悔獨。

惡念易除雜念難除惡念盡是誠意雜念盡是正心持志之象如猫捕鼠如雞抱卵

心復于性則無饑渴之害已上高景遠

昔有二僧聚論初談佛法卽有天人拱聽已而泛言天人皆去漸及利養則有惡鬼隨之既去仍掃其跡可見人身前後左右天地鬼神無時不森羅雖下劣之鬼亦得而伺察人也惟得道至人方寸湛然有如太

魏林漫錄

居心

十耕石齋

虛諸天善神但有欽聞而不可得見如土地神欲德山數年不得是也王叔士

規家

正一泉云入其門聞誦讀之聲可以知其子之賢聞機紡之聲可以知其內之賢

顏氏家訓曰嬰稚之時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諭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無教而有愛者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誠譏笑應訶反獎驕慢已習乃求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兄弟相顧當如形之于影聲之于響愛先人之遺體惜

魏林漫錄

規家

一耕石齋

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墜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顏之推云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打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打不能無過婢僕又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他人打之

子弟不得自打僕從婦女不得自打奴婢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

家法也。

袁氏訓云。人之有子。必使各有所業。貧賤有業。不至於饑寒。富貴有業。不至於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群小爲伍。以致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肯。終無業以消日。遂起爲非之心。小人贊其爲非。則有哺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贊成之。

袁氏世範云。奴僕天資多愚。作事乖舛。如頓放什物。必以邪爲正。若此之類。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于應對。

槐林漫錄

規家

二 耕石齋

不識分守。所以主多叱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辯。顧主愈不能平。於是箠笞加之。或失手而至於殞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以教誨。則僕者可以免罪。主者胸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至于婦人。既多褊急。復暴忍。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于平昔常委曲開喻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屣。使人知之。不可然。

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況其間有不曉事之人。好伏于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與爭之人。豈可久與同居。然人之居處。不可謂僻地無人。而輒譏議人。必慮或有聞之者。俗謂牆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有甚嚴而有失者。蓋百日之嚴。無一日之疎。則無失。百日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嚴同也。有甚節而終至于匱乏者。蓋百事節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于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也。

槐林漫錄

規家

三 耕石齋

寧不節同也。

大抵曰。貧曰儉。自是賢德。又是美稱。切不可以此爲愧。已上袁氏世範

婢僕宿臥出處。皆爲點簡。今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致牛馬猪羊。猫狗雞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牢圍棲息之處。此皆仁人之用心也。

欲得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看他真性。待他大來。自然完得些本性。明道語錄

草木子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

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

張文節爲相。自奉如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公嘆曰。蘇儉入奢易。蘇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儉。豈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皆美事也。饒裕之家。當量力爲之。規家日益

魏林漫錄

規家

四 耕石齋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迺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包拯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盜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拱刻石於堂東壁。以詔後世。

彭公思永嘗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天下之寒者矣。

宋黃文節公庭堅。常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

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後。但因舉困頓。遂潦倒如此。實思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會以來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幸深念之。

若人子事父母。如今之東。奉監司。便可稱申生伯奇。

范文正公語諸子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疎。然吾宗祖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

魏林漫錄

規家

五 耕石齋

瑣言曰。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

骨肉之失。惟。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于不可解者。有能先下氣。則彼此耐復。遂如平時矣。醒心格言

敖英曰。古人家政。貴異不貴同。蓋慮夫恩之或狎而倫之或潰也。是以父子不同宮。兄弟姊妹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男女內外不共井。不共溫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通梳架。不同巾櫛。不親授受。不通乞假之類。皆防之以禮。截然所不容以或苟者。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嚴之云者。以禮爲防者也。

陸象山曰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禮義。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財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為家興。

陸放翁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業重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切不可迫于衣食。為市井小人事耳。

親舊假貸。須只量力捐助。以盡我心。勿出本圖利。以生後隙。孤嫠婚喪。誣枉困甚者。尤必懇惻援濟。但能施

魏林漫錄

規家

不耕石齋

慎母德色。

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于此。而孜孜于彼者。非計也。

善作家者。閉門而為生之具足。由辭錄

王陽明曰。舜能化得象的。做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便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做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書言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於乂。不致大為姦惡。舜微庸役。猶日以殺舜為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于乂。以

又去薰他。不去正他姦惡。大凡文過掩惡。此是惡人常態。若只指摘他的。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起來。舜初時致象要殺已。亦只舜要象好的心。腸太急了。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工夫只在自已。不去責望人。所以使得克諧。此是舜的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不是自家親身經歷過來。如何見得他許多苦心處。

昔人謂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學者可以自悟矣。就世間舉業。亦有兩般。有上等舉業。有下等舉業。吾

魏林漫錄

規家

七耕石齋

人講學者。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功。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偽為。言之精者為文。若時時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于肺肝。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舒徐操縱。沉着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半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信。自已天聰天明。只管傍人學人。為說遇之計。譬之優人學孫叔敖。改換頭面。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王龍溪

湛甘泉曰。貧賤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父兄宗族者。誰乎。故曰。收拾人心。必原於廟。世降俗偷。人忘其祖。邸第之雄。田園之美。肥甘黠麗。以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爲伍。其鄙陋汗穢。可勝悼哉。

張我網。袁祖和丁光祖。孕淳夜侍。先生曰。此往書房中。須勤修舉業。來科得發幾人。乃可。我網曰。恐有必得之心。則不可。先生曰。有必得之心。固不可。然亦不可謂全不欲得。而漫然爾爾。蓋士人職業。不可不修。修而得之。亦以完吾職業。士以文課爲職業。猶農以

槐林漫錄

規家

耕石齋

耕種爲職業。士之遇不遇。農之收不收。固皆聽之在天。不當熱中動念。然而習文課。則將以中式也。勤耕種。則將以有收也。此本然之事。亦自然之理。若士以爲不必中式。而姑玩愒。農以爲不必有收。而且由養。則舍此何爲。職業不盡于德業。亦非矣。只是吾所謂勤修者。不與鑽故紙。襲陳言者同。要從根本着力。從根本發生。吾所謂願發幾人者。亦不爲汝輩自身榮顯。要令人人知此學。與進取不礙。假此鼓舞。興起接引人故耳。此意則當知之。宏甫曰。網于舉業進取。常

常有意棄去。世路嶮巇。不樂於處選。而明農樹。以爲不可也。先生曰。吾人處世。各安其遇。見在爲士。則當素士之位而行。不可復萌出位之想。若論世路嶮巇。則退處亦有嶮巇。爲士固難。爲農亦不易也。古人有舍富就貧。舍貴處賤者。俱是時世所遭。流行坎止。非厭彼取此。而有意揀擇。揀擇便非學問。只據見在調服自心。因緣到時。或出或處。自然難違。隨遇而安。與擇便而處。徑路差別。不可不辨也。

仁義禮知樂是名。事親從兄是實。只事親從兄。加個仁

槐林漫錄

規家

耕石齋

義知禮樂之名耳。豈另有所謂仁義禮知樂乎。孝弟亦是名。故只言事親從兄。而孝弟之名。亦不立。一切俱掃。皮膚脫落。惟有真實。

十四日。會於欽之開化寺。諸友請教。先生曰。昨在葵源也。只講得一心之法。各于心上用功。心功又要升實頭。在家庭內做。不必務高慕遠。各人試看。若父母前心低不下。更說甚降心。兄弟間心捨不得。更說甚輕利。以至待奴僕處。心忍不住。更說甚忍性。家庭中不踏實。外面粉飾。一切是假。若從家庭中做得實。外

面自不須言。能如此用工。肯要毫不放過。則舉足住足。無非道場。治生理務。皆為其訣。父兄妻子。即成師友。奴僕下人。俱吾砥礪。綿密做去。必然欲罷不能。此是入聖正路。不然。一切空談虛見。於道絕不相關。縱有聞見。徒增意識。且是傲慢。成個醫不得之病。終身耽閣。可惜也。已上周海門

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拾。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于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
槐林漫錄 規家 十 耕石齋

不廢資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

宦家子弟。凡居屋器用。僕從典馬之類。俱貴雅淡。不宜使俗氣。撲人。
鄉俗有父子異居者。或有不得已之情。乃亦有同居異爨者。獨不思吾之身。吾父母之身也。顧與分爾汝。析七箸。各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人然。可乎。不可乎。假當食時。親猶未食。吾能下咽耶。當親食時。不知肯否。

於心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子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間。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為細故也。

人只一不孝。便百行俱不必言。人只一不孝。便五刑無出其上。

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便不可輒自入口。

祖先忌辰。誠慮有遠而忘之者。忘生于不可知。不可知。則雖有其心。而無可自盡。於是有飲食燕樂。適值吾祖先之忌。而為吾上世先公所呼號。擗踊之日者。而

槐林漫錄

規家

十 耕石齋

其子若孫。反以行樂。如路人然。各悲各笑。了無相關。皆鮮不可知之誤也。宜歷考先人忌日。序刻為單。附以生辰。揭諸祠壁。用惕示子姓勿忘。

仕宦居家。被人侵侮。固亦常有是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其為人可知矣。

范文正公為子娶婦。則焚其羅幔于庭。曰。吾清素家風。不因此壞。蓋古人之為其子女如此。沈龍江

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禮老少異禮。童子

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于蒙也。

僕從衣履。不可與主人相疑。所以正名分而尊其主也。凡鄉宦猶有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故。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傲。豈不薰塞。邑里無復有空閒處所耶。矧復有兄弟子侄。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于鄉人何堪矣。夫一身之人。而人之藉我爲用者。若此其多。林漫錄

規家

主 耕石齋

衆吾兩手兩目。既不能徧載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

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于我者。侈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侈也。夫公家不堪侈。况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飲慾。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窳也。此詎我役彼而實彼役我也。奈何役

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吾嘗責奴婢。則推吾愛子女之心。吾婚嫁子女。則推彼爲父母之心。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卽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事耶。

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虧。有七不買。何爲三不虧。寧虧富不虧貧。寧虧明不虧暗。寧虧人於無事之時。不虧

槐林漫錄

規家

主 耕石齋

人于急難。此所謂三不虧也。何謂七不買。老年之父。孀居之母。有不才子不能管教。或少孤子蠢愚子。不識好歹。而聽信姦人撥置。所鬻之直。十不償一者。不買。已絕之產。未有着落。相持之產。未經倒斷者。不買。宦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爲宦家者。不買。業師契友之遺產。不買。墳塋中房屋木石。先賢祠廟。不買。與勢相爭。自知不敵。以來投獻者。不買。累世之鄰。非十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不買。此則七不買而就中惟欺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爲尤甚。凡置

產爲子孫長久之計者宜致審于斯焉。

珍寶重玩是謂尤物人見之無不垂涎而傳家至寶其與人必多吝情求而不與禍且立至何者凡有求此等物者必皆有氣力能禍福者也而蓄此物爲人所求者必門祚已衰可中之以禍者也平泉醒酒之石至不能保其佳子弟非所謂匹夫無異懷璧其罪哉亦可爲千古明鑒矣。

人各賴常業以生然不謂生業而謂生理者以循理則生不循理則不能安其生也蓋本分之外無所營求

堯林漫錄

規箴

南耕石齋

方始爲循理者也。

僕從不可隨主姓久之則彼迷其姓而我亦噴吾姓乃遂使彼忘其祖而我亦噴吾祖也蓋一舉兩失矣上已俱沈龍江

自古人倫賢否相繼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食或夫流蕩或妻暴悍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

陳白沙曰父兄不以其言爲子弟師業修于身子弟習而化之今父兄愛其子弟教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誦之也惟恐其肯之不明似矣不知身之

所以教與其所誦所習者同與否邪

童蒙之就學也見于面者皆清和潤澤若處子然者何也有禮義以養其心故也其曠廢也見于面者皆枯槁憔悴若夏畦然者又何也無禮義以養其心故也然則禮義之在人其魚之水乎其燈之膏乎

家之子孫國之賢才爲祖父者不可不善養

顏路之家筆瓢陋巷而其子乃從師遠遊履宋衛陳蔡

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衆人所能識哉今之學者誠

使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則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

堯林漫錄

規箴

圭耕石齋

異于親膝下也。

秘語云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

太祖建奉先殿于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卽往拜

奉先然後臨朝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一草一木至微渺也其托體者地之土膏也其資養者

天之雨露也是此至微渺之物固天地之所生者也

矧以人爲萬物之靈獨非天地之所生乎顧天地之

勢不能以生而寄之人之父母以生則人之父母固

卽天地也爲人子者烏可不以視天地者視父母又

可不以事天地者事父母乎。

世人以君臣大義獨縉紳者爲急。嗚呼。何其日用不知。主于此也。古之人有言曰。食我者君。今人強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暴寡。居處之安。阡陌之連。有無之遷。無適不可。何以得此哉。皆君也。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開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意。馮訥之演虞。必曰刑於二女。文王之太姒。必曰刑于寡妻。齊御刑皆以嚴爲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悔厲吉。婦人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于寬。寧過于厲。

槐林漫錄

規家

去 耕石齋

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則縱逸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肅正之中。自然雍睦。

陸象山家居時。每值令節。朱衣象簡。北面稽首以拜。一以盡禮。一以教家。吳康齋亦然。

呂蔡兩姓子孫。堯舜皆不及。

祖父書生。子孫遇試。終不能助一字。九原朽骨。可知。子弟不修業。冀風水廕庇。誤之矣。

象山云。夫子爲摘珠擇師。獨于質魯之曾子。真萬世祖。

父教子孫之式。

子孫卽不甚明。亦無害。但令之謹守。苟足延祀。後當自有明者。

養正錄云。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

劉元城曰。人家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若爲繼嗣娶矣。宜選朴實。惟璞孕玉。

槐林漫錄

規家

去 耕石齋

貧者賢妻。比亂國良相。容可漫視。已上賀叔文。

成周以稼穡開國。選士必起於農。農桑正屬古物。今子姓或賴祖父遺澤。一切耕夫織女之所汗血艱辛而成者。吾皆坐而享之。視古人已越分矣。乃不推有餘以濟不足。而甘積古玩無益之物。何爲哉。雖有商羹周鼎。饑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卿士之家。又可以陳於宗廟。況此窳一開。必將以分毫之物。飾千金百金之價。欺心欺世。胸中豈復有光明乎。

詩本儒家分內事。所以戒子孫。濫入詩社者。特爲詩社。

中多不檢之士。詩亦無復古風。使以陶柳風韻。敲率杜音律。不失幽人本色。則何惡於詩哉。唯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戲文。貴遊子弟。庠序名流。甘與俳優下賤爲伍。羣飲酣酒。俾晝作夜。此吳越間極澆極陋之俗也。而士大夫恬不爲怪。以爲此魏晉之遺風耳。豈知遊風煽於外。淫風煽於內。閨門慙德。必從此起。始作俑者。其有帷薄之變乎。管東溟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個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

槐林漫錄

規家

大耕石齋

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智賢豪傑。只于此見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吾爲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

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餘于此。

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入于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着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安吾一生于此得力。已上高景逸

槐林漫錄

規家

左耕石齋

士君子逐日在五倫上周旋。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俱能勉強行事。矯飾支吾。只到了夫婦間。醜態便盡露了。夫不能喝婦。婦不能隨。以妻而制夫者有之。爲妾而棄妻者有之。夫婦遂無別矣。閨門慙德。皆緣內行不修。蓋夫婦間是我獨知之地。此處不苟。則餘皆可推。此處一苟。餘無可推矣。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吾儕求道。先于夫婦處要正。其始而善其則也。

冢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聞言。便是大經。

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

古之人父母之恩重。今之人夫婦之愛重。可以占世道。可以定人品。

酒肉之氣勝便不是好人家。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子曰。富家之子。非有見焉。亦弗宜與友。

人家兩字要細心體貼。有成了家壞了人者。小人也。有成了人廢了家者。不失爲君子也。已上于元時

吾輩既爲男子。雖處困阨。然而朋友可以開心。詩書足

魏林漫錄

規家

三

耕石齋

以娛意。後婦女輩無一焉。若使井臼之間。有愁嘆之聲。亦非丈夫事也。

八節。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也。李

傳云。但凡合炁之流。每至是日。各有變化。爾飛蠕動。

草木飛沉。隨緣感應。改故易新。善惡同機。炁象之運。

自然而然。上學之士。每于此日。當存想祈謝。因變行

化。習吉除凶。進善黜惡。尤不宜行刑。

佛經有言。王者以旛爲幟。火者以烟爲幟。婦者以夫爲幟。婦可不敬其夫子。

議居而反爭者。其相疾有甚於路人。前日之美事。乃甚不美也。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

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

佛典以人生現前產業爲五家所共。五家者。一曰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凡人辛苦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常爲此五家負之。而趨故曰共也。夫尋常家業。猶不免共之者。況得之橫求者乎。已上王叔士

魏林漫錄

規家

三

耕石齋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皆有些不足處。便是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以讀書通世事。

孔見盛饌而作盛饌之不可久。如迅烈之不終朝。對需

雲之宴。如感迅烈之威。斷不爲公養際可淹也。且國

運家運盛衰相乘。饌非始乎盛。從衰變盛。非終乎盛。

盛必變衰。明皇一盤費數百金。饌非不盛。及開關蜀道。日中不食。民進麥飯。皇孫輩爭手掬之。須臾而盡。

故盛饌之暴殄必干天怒風雷之變倚伏于几席矣知盛饌中之有風雷真知味哉

客問世家何以易發主曰寒士無福可享須備極苦心天方鑒之世家有福可享而不享但習常課天便鑒之故世家之循常可並寒士之苦心均獲天報朋友散在四海聲氣各別故聖人係之以交夫婦近在同室朝夕密交故聖人訓之以別合者受以分分者受以合此聖人大經之經綸也能于合處知交則尚友可羅今古能于交處知別則夫婦可成造端已上

魏林漫錄

規家

三

耕石齋

制

萬事一五倫也五倫一言行也言行一人心也

丈夫行誼自孝心生澹于親其餘無可求也已婦人仁孝自取心生輕于恥其餘無可求也已陳惕龍

為人祖父者必教訓子孫爲傳家第一要着間有不肖子孫不率教訓者不必責備子孫亦惟自省而已子孫之悖逆必自己不能孝順者也子孫之爭鬪必自己不能友愛者也子孫之癡愚懦弱受人弄受人侮必自己用智用術使勢使強憤討便空不肯吃一分

虧者也類此而推種種不爽然則欲子孫之賢必先自己修德修德若何亦曰孝親敬長睦族和鄉恤窮急難忍辱吃虧而已能如是者方不愧爲人祖父爾此好樣與子孫謂之真教訓

看世上人都是父母養其子者也若子能養父母者千萬人中一人而已每思及于此堪爲痛哭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須是從寬一分自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綿遠

魏林漫錄

規家

三

耕石齋

縉紳中往往有自己清謹醇厚而父兄子弟奴僕倚其勢以多行不善諸人之惡卽是自已之惡蓋諸人無官勢其惡當不至是縉紳正不得辭其責也就人論感化其父兄難約束其妻子奴僕易而今之縉紳畏妻愛子庇護奴僕者十人而四五可爲慨歎已上條中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遊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

小兒嬉戲殺蝶蠅蟻蟲之類宜禁之非唯傷生亦壞其

殺心。長大不知仁恕。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落驛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陳君公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歿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譬家群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一有瑕類。衆皆指之。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

魏林漫錄

規家

苗 耕石齋

願僅可比他人耳。

富家子孫不肖。不過自取覆敗。貴家子孫親近羣小。侵害良善。偽作簡書。干懸州縣。以至知交側目。行道咨嗟。顧其歸來。殆非一日。爲祖若父者。可不防哉。

服一縷當憶織女之勞。食一粒須念農夫之苦。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我却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

觀朝夕起臥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人家須常放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快意。須隄防有不恰

好事出來。

鄭亭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必萎。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盤飧風味。長久也。

寧使僕從得罪于己。無使僕從得罪于人。

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知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蓋此輩多窺探人意。搬弄是非。其爲長舌。餽于利刃。却又無形之可防。卽同宗至親。彼此婦嫌。往來通問。

魏林漫錄

規家

重 耕石齋

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二言。而家不和睦者鮮矣。僕從有過。第當薄懲。毋得過督。以至寒暑饑飽。疾痛勞佚。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皆當一體恤。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

人家關防內外。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爲尤甚者。亦宜貴簡。海國雜記

酬世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人以料事爲明。便疑疑入逆詐僥不信去也。

聖人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已上明道

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

堽林漫錄

酬世

一 耕石齋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

鄭善夫曰。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

能成得相業。吳道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

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荷銜于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加來。則刎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

俱傷矣。

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饑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

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賍。一物也。已上邵康節

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趙清獻

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陳希夷

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

尋常事。

堽林漫錄

酬世

二 耕石齋

羅大經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簞笠。但居官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簞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然則謹守常法。

要惜取那無事底時節。閒時收斂定。做事便有精神。

或勞先生人事之繁。先生曰。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得。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

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

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

魏林澤錄

訓世

王耕石齋

親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

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骨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美至于荷職不厭。

凡事不可著個且字。鮮有不害事。

康節詩云。閑居慎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已上聯卷。

伊川先生曰。閑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閑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魏林澤錄

訓世

四耕石齋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已上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以爲爭訟之資。至於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恨。大抵忿怒之

際最不可指其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

司馬君實

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

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

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開

工夫。枉用却關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蔡

或問處事當何如。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
如平心。

于東漢君子無所容中。方見一黃叔度。于武后用法湯

魏林漫錄

關世

五 辨石齋

沸火熱中。方見一婁師德。平時言德字。寬洪亦難以

指名。非有養者。不能至此。

或問凡人如何處窮達。先生曰。能處窮。即能處達。

好勝必愚。智者必不爭。好辯必暗。明者必不言。好使必

貪。廉者必不苟。好怪必僻。通者必不異。

小人樂聞君子之過。君子耻聞小人之惡。樂者生刻薄。

耻者存忠厚。

孔子曰。不怨天。不怨人。能容天也。人能容天。則無入

而不自得矣。

已上張子韶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
異時可復相見。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已上象山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

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

不竊笑我為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尤發

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已暗合者。亦小人之

最姦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

又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料也。此雖大賢亦甘受其

魏林漫錄

關世

六 辨石齋

悔而不悟。奈何。

袁氏世範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

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糟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

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

世間人都有令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

此理。愚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命也。又人

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於

天理人心。欠闕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

你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

所欠多矣。如何得安。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返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爲愛便宜者之戒。并發一切顛逆得喪。毀譽愛憎。要知宇宙古今聖賢凡民都有的不必輒自驚異。

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遏。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醉以混俗。醒以行獨。醒易于醉。醉非易于易者。不能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康節善醉也夫。

魏林漫錄

明世

七 耕石齋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終脫。薛敬軒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

或問客氣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責。而安心居於早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犯而不較。如大明律。懸法設科。人自犯之。必致全無不是處。彼全無是處。然後謂之犯。如此而又不較。方是

好學。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次自然涼爽。此降火最速之劑。已上王陽明。

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之智處。

王心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有心害我耶。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耶。疑之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然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魏林漫錄

明世

八 耕石齋

禮義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未嘗有異於人。但古人所論利害。與後世不同。故曰。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情。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之學。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賤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

處世不可太生揀擇。麒麟鳳凰虎豹蛇蝎。蕃然竝生。只

如一身清濁。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今人惟肯降心。都是縱心做事。如人毀斥打罵。盡是送禍。如人面諛稱揚。却是送禍。

吾人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勾當。此須以不了了之。隨身有無。隨家豐儉。以見在日履。隨緣順應。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妄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不能於了處了。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龜林漫錄

關世

本耕石齋

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日有月。月有虧。造化且然。吾人苦苦要求滿足。亦惑矣。已上王龍溪。

聞人不善樂道之。此卽謂之痿痺不仁。那痿痺的人。只緣血脉不流貫。故不知身上痛癢。你若是知痛的。則人之過猶已之過。方將顧人之改過。以已其疾。而免其痛。豈忍向人前說他。

凡見人惡。只是已未盡善。已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已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通天下之故。已上羅念庵。

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殺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于事前疎忽。事後點檢。點檢後。輒悔吝。閒時慵懶。忙時急迫。急迫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着耳。肯把點檢心。放在事前。省得點檢。又省得悔吝。肯把迫急心。放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

龜林漫錄

關世

十耕石齋

掛大率。我輩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一謹之不能。而謹無益之謹。一勤之不能。而勤無及之勤。於此心倍苦。而於事反不詳焉。昏懦甚矣。

雨澤過。萬物之災也。恩寵過。臣妾之災也。情愛過。子孫之災也。

將事而能預。當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休不嚼就嚙。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

思就說事休不笑就傲。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一槩而積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圖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于光天化日之下已上言叔簡時諸子皆赴試先生曰為學正在遇境時磨鍊卽如諸子應試若便以此着忙則雖平時言出成經亦是空談譬之治家者聚積家資凡爲衣食受用爾若無益於用卽千倉萬箱何益良甫曰此工夫全在平時先魏林漫錄翻世生曰無時無處不是工夫當對境時如三軍對壘正是我見功之日。

一友論萬物一體誠然但偶遇猛虎在前力既不能制避又避不及既是一體畢竟何如一友曰道德高者還能騎虎豈遂聽之而已先生曰若能騎虎固見一體之意然看來尚隔一層皮倘聽他喚在肚裏豈不渾成一體耶似這個汝可捨得那個道德高者之事汝一時難到且莫希冀友人笑而有省。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透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回生之

靈丹于生萬劫不致墮落者全靠此不忍禍從外至不遣病從內出

初仕正宜假此磨鍊精神閱歷世故過此一關終身受用矣閒時不隨他閒則閒逸豫我不得忙時不隨他忙則忙困頓我不得此大有力人是世間法卽是出世法是玄學卽是聖學已上周海門

患難卽在富貴貧賤夷狄內衮衣居東微服過宋持節海上昭然可見

莊周云人不難聚舉之則至正是世俗牢籠計

魏林漫錄

翻世

三耕石齋

去驕盈卽是驅禍患

閉門守靜士人至榮

自己實方纔認得別人

奇峰峻嶺止可偶一登之國都皆寬平廣大者

大凡世事勿論巨細險夷成就遲速自有一定之期一毫人力決着不得制事者主張既定又要得事外之意方不受累

言惡不及人言善不及身夫子訓伯魚者

屈原追狄伯夷待天下之清又甚寬假

文侯問狐卷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奮然變色曰寡人問子五可恃子皆以爲不足易視寡人耶曰不然父賢莫如堯而丹朱廢子賢莫如禹而伯鯀廢臣賢莫如湯武而桀紂伐兄弟賢莫如周公而管蔡誅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自身始人何足恃乎嗟乎此猶不足恃况世之所恃又非此之倫者乎

凡卑賤所立或德或功反有加于尊貴者皆爲小過行

龜林漫錄

訓世

三耕石齋

過恭用過儉喪過哀正是聖人教他自全之策必如是尊貴之心始安已上賀叔交

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

王一庵棟曰古人好善惡惡皆在自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止作障礙

人但知雲雷過時虛空無恙不知正當雲興雷震時彼自馳驚於虛空何礙屠赤水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書小

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上薄士大夫止做得一項陸樹聲

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徒泥于迹取人之善惟據其迹不必深求其心王鏡水

對人多言則一席之是非得失俱不見了

財貨是毒物小聚小癰疽大聚大癰疽君子有散無聚止是消毒于未萌耳毒發而後消十九無及錢啓新驚凌諍詬者是易口而自毀也忿氣疾爭者是貸手而自敗也

龜林漫錄

訓世

車耕石齋

聞謗而不怒雖說烟蕪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已上袁了

逐物則憂反躬則樂

安莫安于知足危莫危于多言貴莫貴于不求賤莫賤于多欲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爲所累共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

話不可勝快說事不可勝快作

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待人之法也終身行善一言敗

之此持已之戒也。

聖人見得事事無能。是躬自厚也。見得人人有善。是薄責于人處。

患難中容易透性。患難中一切萬緣都斷。

人決不肯自殘其肢體。有許多忿疾暴戾。加於人。總未聯為一體之故。

山木不幸。當大國之郊。人生不幸。處適意之境。

已上高景造

清名清福。造物所吝。如何消受。惟橫逆毀謗。庶可解之。

燒漆漫錄

謝世

主 耕存齋

獨恐不來來。則當以歡喜心領。

江海中任魚龍出沒。何至些須拂逆。腔子內便安着不得。

怒時言語都忘體。怒後思之。自家鄙陋肺腑。全被人覷

破了。

眼光落地。任蟻蟻侵去屍骸也罷。如何生時便睡過一毫不得。

與君子以情。與小人以貌。與平交以禮。與下役以恩。

女子小人之差。愚而可矜者也。親戚交與之忤。過而可

平者也。里閭攘訴之辱。鄙而不足較者也。一以為悲。一以為便。宜一以為輕。薄無乎不可。已上與安主內典曰。聞是非之交。攻訐不如。雙見傾奪之相。圖智不如愚。

過去事。丟得一節。是一節。見在事。了得一節。是一節。未來事。省得一節。是一節。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已上醒心語

同功不難。同過為難。君子寧身受惡名。不可使人有過行。好潔已者。常不顧人。此天下之大惡。鬼神所不祐。

燒漆漫錄

謝世

主 耕存齋

也。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

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諉掖。

而成就之。或為之獎借。或為之白其誣。而分其謫。務使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善者少。不善者

多。故見一善事。幸非而其毀之。善人在俗。亦難自立。

且棄餘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謫。惟仁人長者。能匡直而輔翼之。在一

鄉。可以同一鄉之元氣。在一國。可以培一國之命脉。

其功德最大。息龍其註

快意之事便是失意之時。急足之行便是失足之地。人當平居亦知自反而不責人。一旦聞誹謗之入。怒激氣涌。忘其舊志。肆其新忿。必求報復而後已。故曰學至于不責人盡矣。蓋功深而心平。識定而量宏。譬之千仞之淵。豈石所能激而鳴乎。

德業常看勝我者。則愧恥自增。壽祿常看不及我者。則怨尤自息。

凡人正當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是增人之過也。待氣平時。方緩與說。更于無人處。私自化之。尚可冀改。

姚林溪錄

辭世

七

據石齋

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荷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

中黃先生云。明不燭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

人之于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

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

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肉以不

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已上唐開元語。

宇宙在手。天下運掌。總謂之持世。凡持杯者。必手在杯外。若將五指放在杯內。則杯不爲所舉矣。凡持世者。必身在世外。若將全身混在世內。則世不爲所運矣。巍巍之高。天下不得而與。蕩蕩之大。天下不得而名。故天下可有天下之成功。文章皆有也。聖人把握六合。如手持一杯。三聖授受。杯酒勸酬耳。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吾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

姚林溪錄

辭世

七

據石齋

寬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寬業。天殛之。人有不爲。或勢不得爲。或力不能爲。或時不及爲。或迫于公議。而不敢爲。故不爲必根不忍。不忍爲乃是良心。不爲必根不欲。不欲爲乃是真心。無忍所不忍。無欲所不欲。則雖得爲能爲。及爲敢爲。而斷斷不爲。此嘖。龍伸洗心退藏。大有主張人也。卽未嘗爲。可以有爲矣。

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

俗人已未有不入于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
暱。與君子爲警。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
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臨事讓入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
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

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

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

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

塊林漫錄

附世

尤耕石齋

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已上要內初

上慈惟守模範下愚專學澆漓

君子反無可反。卒不尤人。曰命而已矣。小人尤無可尤。

卒不反躬。亦曰命而已矣。君子吝幾絕。小人悔幾絕。

君子凶幾絕。小人吉幾絕。

戒人之詞過激。則聽弗信。自警之迹太銳。則守弗嚴。

山若此其凶。弗信之前車也。焚珠玉錦繡牙殿前弗

嚴之先徵也。

暗者多蓄疑。明者常推誠。然推誠于君子。可與共功。樂

之奸人。則以媒敗。推誠非其人。是爲輕洩而已矣。在

知人。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

小人。則益難。

凡事無不有上中下三策。苦各執一。無不有前今後三

端。苦惟見今。

不密則害成。過密則失正。當密而不密之。使人敗。不當

密而密之。使人疑。

塊林漫錄

附世

三耕石齋

生者之惡。不可言也。死者之惡。不忍言也。

言人過于君子之前。何益。言人過于小人之前。有禍。

涉而不有于財。易于色。難。輕如鴻毛。于生。易于名。難。

色氣貪。王者盡人之疾矣。君子有三戒。常在事前。凡民

有三悔。常在事後。

意氣不濫。使人歸依。然諾不輕。使人倚賴。

古之益友三。今之益友三也。亦三友用心于內。友閉戶。友

寡辭。不求其益。而益至。古之損友三。今之損友也。亦

三。友名士。友多往來。友藏不人物。不受其損。而損至。

已上陳發交

勢利之交固不當委曲以相承亦不必驕亢以自異平
居交際笑語相歡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在我自有定
論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
而以方便爲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于入畏于已者不制於彼
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人
事畢矣

魏晉漫錄

耐世

圭

耕石齋

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終事而人情俱順上也必不得已利無十全則寧拙已
以求利乎人毋貽害於人而求便乎已已上胡大初

君子懷刑粗讀過若但爲一句畏法話耳仔細看來懷
刑是思慕他一念差錯即有國法絕其後此念常存
免我日造罪業是刑乃我大恩人大慈父也安得不
懷

世間之財人所共見聞者取之猶可享用何者以其無
廉名也人所不見不聞私取之必不可享用且反有

禍何者以其無貪名也既享厚利又得顯名決無上
理好名而未經敗露者其後人必不昌

凡待人接物須是自家作主切不可因人起見如人薄
我我亦薄之人慢我我亦慢之甚至人謗毀我我亦
謗毀之則與彼同一識見有何差別所謂悟人反被
迷人轉也須是彼薄我厚彼慢我敬彼謗毀我不謗
毀方能轉人不爲人所轉也江表龍中

以耐事丁天下之多事以無心消天下之有心劉玉受
只一個俗念做錯了一生人只一雙俗眼錯認了一世
人

魏林漫錄

耐世

圭

耕石齋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
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面諛之詞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啣之者常刻骨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
難有禮陳眉公

惠我者小恩誘我爲善者太恩害我者非譬引我爲不
善者大譬試通三世觀之

終日鳴。卽非祥瑞。虎豹終日叫。亦不驚人言。當毋寧減之。

余於載籍間。感功業之多。多在古人。過失之多。多在後人。則喟然而深求其故。蓋古人未嘗無言語之差。意見之誤。而不勝糾正者之斬其萌。故雖某事受某人之益。而受益者都未知之。受益焉而已。若夫有一念之善。一事之善。則勸勉之。輔相之。相與歌咏而讚嘆之。其人安得不善。其善安得不著。聞於天下。後世功業安得不多。過失安得不少。後之君子。善則塗抹之。

壘簪漫錄

辭世

圭

耕石齋

未已也。粉碎之。過則宣揚之。未甚也。則添畫之。未過也。則弓影疑之。是以人人有過。人人無善。已上唐宜勝我者下之。同我者求之。道我者從之。規我者樂之。知我者報之。譽我者副之。託我者忠之。容我者愧之。異我者置之。忌我者忘之。背我者憐之。毀我者聽之。伺我者避之。忤我者寬之。迫我者緩之。不利於我者順受之。在在坦途。人人益友。無須避世安事。絕交。子青仲

在位

張忠定曰。事君者。廉不言食。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公餘日錄爲人上者。只是澹。無嗜好。靜不多事。便是生民無限之福。

魏公當危疑間。苟利國家。知無不爲。或諫之。公歎曰。人臣盡力事君。外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

爲政通下情爲急

壘簪漫錄

在位

耕石齋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程明道

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

四方奏請。廷臣面對。建置更革。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

輕于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已上

醒語

或問當官臨事何如。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公言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耳。

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務。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正。

眞宗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間降麻士大夫莫

魏林漫錄

在位

二 耕石齋

不歡慰朝望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倚注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自淑稱

參政歐陽文忠修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誠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修理

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無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爲苛急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議者以爲知言

魏林漫錄

在位

三 耕石齋

人才易令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何如耳

游園雜語

呂正獻公公著所薦士後改節嘗對明道有悔薦之意明道曰願侍邸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挫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或問法未嘗不便于民而吏每至于害法者當如何先生曰仕宦者往往多以私意處法故吏得以私

意欺之。稍能以公心守正理。則人情所在。即是法意。吏亦安能欺之。

或問近日士大夫奔競益甚。如何可抑。先生曰。既謂之士大夫。必自識廉恥。往往僥倖者得之。故有以啓其風耳。本朝文彥博對曰。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則奔競躁踈求者。庶知廉恥。其要在君相愛惜名器。不可輕付。占人行黜陟之法。嚴綜核之方者。正恐有一僥倖以啓其門。

賢人君子立人之朝。不敢苟進者。先觀宰相如何。人然。

魏林漫錄

在位

四 耕石齋

後可以卜吾之進退。已上張子都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寇萊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之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一例。卽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此耳。

徐仲車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爲我。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已上仕學規。觀盧王溪曰。聖賢千言萬語。論道只在過人。欲以存天理。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呂文靖公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言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謝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詞。此取怨之道也。

魏林漫錄

在位

五 耕石齋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者。廉謹知耻。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固不少矣。且人旣解奔競。又何須舉他。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以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

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貼。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已上論國運

前日嘗言吏人不怕嚴。則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待嚴明也。

後生乍到官。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

周子曰。公生明。廉生威。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蘭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警語類抄

楊林澤錄 在位 六 耕石齋

真西山曰。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是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

木石子云。居官而多領家屬。厚饒鄉里。雖欲不貪。不可得也。居官而飲食若流。服飾過侈。雖欲不貪。不可得也。居官而善事上官。廣通賄賂。雖欲不貪。不可得也。居官而多置田宅。高廣室宇。雖欲不貪。不可得也。無是四者。則不求廉而自廉矣。

兒孫從官。聞貧乏。不能自存。是好消息。若聞貨資充足。

馬衣輕肥。是惡消息。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東萊

士大夫居家。嘗思奉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挽時政。居官。嘗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剛愎暴怒。而貽人怨。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詞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食肉。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如此。不為我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撈妻子之任。或嘲之。胡笑。

楊林澤錄 在位 七 耕石齋

曰。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為累耳。

同民好惡。固為政大要。同賢者好惡。尤同民大要。薦賢于朝。與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于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含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

有攻毒破壘之功。但混于參苓膏木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王陽明

范文正生平俸資。未嘗秋毫自存。然曰一日事不稱祿。明日必補之。蓋受祿以周人。亦同於身享矣。前哲之不見有我也如是。若夫立業自謀。未嘗及物。而且謂勤于閉居者無算也。古人以祿周人。視爲已享。今人謀其身。世視爲有功。何相越哉。

世衰道喪。功利之毒。決于人心。健士鮮以豪傑自命。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一生幹

魏林漫錄

在个

八 耕石齋

富。古今人所見不同。大抵名浮而實下。古之所謂功名。今之道德。古之所謂富貴。今之功名。若今之所謂富貴。狗偷鼠竊。競競刀鋒。之利比於乞墻。穿窬有儀。素所恥而不屑爲者。其視一怒安居之氣象。何如也。吾子看得功名題目太淺。所以如此自信。若觀其深。必如百里奚之不入爵祿于心。王會之。不事溫飽。始足以當功名。達如伊傅。窮如孔孟。立本知化。經綸而無所倚始足。以當道德也。

先師嘗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渾泥中。脚起脚陷。

有超逸之足。始能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已上王龍溪

使民田疇有禾黍。不必有醴泉芝草。使民伏臘。有雞豚。不必有麒麟鳳凰。

地方風俗美惡。處處不同。但美中有惡。惡中有美。又事理必然。在上者似宜見其美。不見其惡。見其美者。時時有獎成之意。不見其惡者。非能廢法。特哀矜之。不更加一惡心。爾人家父祖待兒孫心腸。亦大率如此。豈弟君子視百姓。豈更有二心耶。

魏林漫錄

在位

九 耕石齋

今之大老。勳云後生浮躁無前輩風範。不知前輩老作者。事可觀。立朝有法。居鄉有度。見後輩多少。接引誘掖。心腸今却不免忌嫉心。在挾長挾貴。要後進依附爲用。有志之上。寧甘疎遠之嫌。耻作趨炎之態。正好自責。未可歸後輩罪也。

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歛定靜。與解閑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諧俗相似。中間不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且害人。鄭南阜

今人做忠臣的。只聽得忠臣有名頭。便就去做。若真其

有愛君之心。便思量君是如何。相是如何。時勢事機如何。生怕有傷國體。決不胡亂去說。鄭聚所

聖人平天下。不是夷山填海。高一寸。還他一寸。低一分。還他一分。呂叔簡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群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

濫准株連。差拘監禁。保押淹久。解審照提。此八者。獄情之大忌也。仁人之所隱也。居官者慎之。

槐林漫錄 在官 十 精店齋

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責任負荷之義。任者任也。令其便安。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束縛。非任矣。

世上沒個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上小篇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卒陷險。寧用破綻人。不用尋常人。雖豪悍之魁。任俠之雄。駕御有方。更足以建奇功。成大務。呂叔簡

國強兵陋爲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其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疲聖人。歟。地聖人耶。

勿謂鄉官過客。口大難犯。不可不厚。小民口小。卑不得。上聞而不恤小民。題目張大。不能實落下手。不謂興革。

今人居官。且莫說太有手段。爲百姓興利除弊。止是不察。分一文。禁左右人不得爲害。便出時套。中高

槐林漫錄 在官 十 耕石齋

者矣。

以獄訟文移。催徵爲末。以教民耕桑。轉移風俗爲首。已上兩則

居官要朱子旁通歷時時寫記一字不可遺。

聲名洋溢。施及凡在位者。頃刻間皆可致。每驗之析一

獄公道。樹質成者。尚未抵家。頌聲已載道矣。

每作一官。卽以一官爲止。庶無越思。

任事者。寧使吾才有餘。寧使吾分有餘。

一稔山一朱泚。致二天子播遷。天下雖大。朱可以一人。

之微而少之。

我諫無形。君失無迹。燕閒穆清。誠意懇款。先養所長。姑置所短。

官聲至濁。爲君象。居上者。藏垢納汙。

九經之事。六個勸字。聖人非以法制把持者。

六部尚書。一人是一部書。

歷觀古人。不尋事。亦不避事。事到面前。順以應之。卒之緒就而名立焉。已上賀叔共。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

地林漫錄

在位

三 耕石齋

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已不可太峻。于穀山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至祝尼。媼空疎絕。至于工

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于署。

與之親狎。皆能變易是非。箴弄聽聞。儒士固當禮接

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詞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

卽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王庭蘭出入門

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此類當審察疎遠。亦清

心省事之一助。游園雜語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

得作個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那屋田。夫牧子。老灰。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藏于室。大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會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身爲士大夫。則此身便爲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不慎。

欲做好人。則是欲得好官。則非始做好人以博好官。卽

地林漫錄

在位

三 耕石齋

是穿窬之心。既得好官。便改節易行。做不好人。則穿

窬情狀。必甚于落脚。就做不好人者。何也。數十年慾

火。鑽而未伸。原有所待。一旦官階已極。權柄已歸。貪

婪恣肆。病國殃民。靡不爲矣。他日敗露。人固無論官

亦不保竟兩失之。此歷有據。

做秀才。不可便做舉人。事做舉人。不可便做進士。事做

舉官。不可便做尊官。事常甘淡泊。常處恬退。自有無

窮意趣。京邸一友人。以高第自滿。好聽謔言。身在翰

林。官纔五品。其家規模舉動。僕從之輩。整交際之聯。

蕃儼然相府矣。予度其必敗。未幾彈章交上。詔詆不
堪卒以是去。

學問要有入手處。有了入手。却要看做手處。有了做手
方可驗其得手處。居官者亦然。功名到手。若做得卑
污狠狠。則可知其生平無得力處矣。眼前科第之人。
誰不自夸得手。攷其立身行已。謂之得手可乎。

每見農家入城。必滿載具穢而歸。今之貪官。滿載而去。
者。視農家何異也。然農家滿載能自生。貪官滿載必
自禍。

魏林漫錄

在位

齒 耕石齋

士子喜聞諛言。學問必不進。精神喜聞諛言。晚節必不

終

終綱目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内。請致仕者。惟唐

杜佑一人。請老者。惟漢疏廣。受二人。甚矣。見幾者

之難也。已上高景逸

文理密察。自有大樞妙用。而精神畢竟不露。乃謂之包

荒。與蘇味道之模稜異矣。

大臣做大事。故是要才識宏遠。還須要硬脊梁。纔得來

公澶淵之役。魏公定策之勲。此時若回頭一顧身家。

便做不得矣。

馬伏波慷慨忠烈。髮革捐軀。為世英雄。乃其訓教子弟。
拳拳以輕俠為戒。孔光張禹。雖長老成。稱國家黃髮。
而柔滑諂媚。風節蔑如。君子奚取焉。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常見一
走卒。稍敏捷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以是知
為官者。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作官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眾必諧已。
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

魏林漫錄

在位

齒 耕石齋

當大任如登高竿。膽欲大。心欲細。膽不大。亦墜。心不細

亦墜。

高允之事魏太武。伏仁傑之事武曌。直是降龍伏虎手。

段。已上屠赤水

當事者不辭遠簡。易削去邊幅。恐無以得家餘之心。過
坦率。無備。泛愛。不戒。又恐生意外之變。已上屠赤水

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若謂之自家。不知孰為
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

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

唐諸帝之于郭子儀也。功成則奉其兵。有變則命之將。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已上王淑士。

客羨少年早發。真是大福。主曰。福不以獨享為大。以其享為大。蚤發者。驟受不苦之甘。只安心享福。晚發者。備嘗甘前之苦。方勞心造福。有幸無造。一人福。萬民災矣。滿屋遮蓋。福乃禍胎。夫何足羨。

國有竊盜之律。不為士大夫設。今夫子於穿窬之盜。而曰。譬曰。猶以大夫比律。孟子於是皆穿窬。而曰。類以。

魏林漫錄

在位

左

耕石齋

士比律。正律。嚴於小人。比律。嚴於君子。今宰官坐堂上。詰某盜某竊。宜坐不應。上帝又臨宰官頭上。詰某日殺無罪某。日取非有。反坐宰官不應。宰官每日要。

對

上帝畫幾張供狀。此刑深可懷也。

為身家計。欲有功名。為社稷計。不欲有功名。有功不若無功。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此功不忍居也。有名不若無名。語云。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此名不敢好也。辟之人身。一番疾疫。一番調治。醫師雖收功取名。而元氣已傷矣。國醫雖奇。未若不用醫。

尤神奇

富貴浮雲也。乃聖人兢兢常守富貴。豈戀浮雲乎。蓋已必守其富貴。則衆小民乃得各自守其貧賤。若一人之富貴不守。則四海之衆貧賤者。求為貧賤而不得。是貧賤受富貴波累也。其始不受富貴之益。其後乃受不守富貴之損。故聖人辭祝富而讓貴。而尤謹守富貴。非為一己富貴計也。為衆賤貧地也。已上張尚。

魏林漫錄

在位

主

耕石齋

聲色攻之。惜奸人不惜民瘼。亦有國者之反也。

朴者易聞。王陵汲黯溫公近之。智者易巧。陳平呂夷簡近之。去聞去巧。惟學能之。朴忠以君事。神智以成務。立良法。不如植人才。法不得人。民不蒙利。使長有賢才。居高位。出其美意。潤澤以時。寧憂法不良也。保子孫。歸諸好善。故國本諸世臣。良相之謀國也。以植人才為最速。

大智與邦。不過集衆思。大愚誤國。不過好自用。武侯王安石足以觀矣。

子曰殷因夏周因殷大革之際無非因也聖人之作用如此故萬民不驚管仲治齊因山因海因國俗無非因也豪傑之作用如此故下令如流水王安石純用革遂致天下囂然其學果安本乎憚革者凡愚喜革者下愚出乎二者之外然後可與講學可與肩治智者務安靜愚者喜更張不矜其智故不敢輕變前人不知其愚事事欲翹然見奇也智者不得已而後動及其動也又行所無事焉愚者于其可已皆紛更之及其動也無功而害衆

在位

大

耕石齋

于事不過安之于民不過安之安之未得故且勞之勞之亦不至于煩騷也安之未得故且更之更之亦不至于張皇也

已上陳惕龍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

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陳眉公

士君子有扶世道之心者。須待時。地。到。方。可。出。身。全。擔。

若時地不到，躍冶自任，未必有補。早自速禍。

天下之亂庸庸者釀成之皎皎者激成之兩項大率相半嗟乎庸庸者何足貴皎皎者又托于君子而不可

責。可若何

人立朝。匡主恤民。辨奸擊邪。不得已而有言。非尋一
好題目做了。終身受用不盡也。近時諸臣。纔上一疏。
便以風節自居。雖在林下。聲勢益張。長吏率奉下風。
不敢執法。稍拂其意。輒相排詆。必極力去之。苟能迎
合。雖污吏亦游揚薦拔。此近來所號風節者也。

臨民者寧可于法之內減一分。不可于法之外加一分。

官府聽訟。如身在兩造之中。不得已而用刑。亦如身當
在位
 魏林漫錄
尤 耕石齋

其痛庶無妄刑。賄賂囑託。自不能乘間而入。

訟宜少准速問。然後士農商賈得安其業。准多而問遲。徒與隸胥作牛馬耳。不聞不見之中。號哭之聲。徹鬼神矣。唐宜之

不刑者五

老不刑禮堯不刑恤老也詩美令則老翁犯法
 罰酒過醉太傅曰老翁可念何可作此

幼不刑。轉博不刑慈幼也。况不教而刑謂之虐乎。大明律老幼不拷訊嗟乎仁矣。

病不刑唐太宗讀醫書背繫五臟禁笞人背况病者五臟受傷血氣未平其可刑乎

衣食不繼不刑。案人乞兒餓寒切身受刑之後無人將養能不傷生乎。

人刑我不刑或與人同氣猶未定或公官刑

且緩刑者五

我怒且緩刑盛怒之下刑中必失程子曰非于怒時遽忘其怒徐觀理之是非

我惡且緩刑人雖有罪我毋作惡孔子曰治獄以寬歸于察察歸于義

我醉且緩刑酒能亂性今人心在醉刑必不當當亦不免于吏議不服乎民心

我見不真且緩刑事理未透遽用刑是非錯亂甲乙倒置冤抑多矣

我不能處且緩刑難了結反費區處又作何結局若浮氣粗心遽加刑責終加調停所損多矣

勿就刑者五

龜林漫錄

在位

耕石齋

人急勿就刑彼方急迫無聊刑則適速其憂

人忿勿就刑民自執已見自負理直責之愈并宜加曉諭使知理屈則不忿矣

人醉勿就刑醉醉之人不曉天地寧知禮法倘醉後其酒醒訓戒而後責之必心服矣

人隨行遠路勿就刑刑之人隨行遠路跋涉艱辛無人將息多致損命

人遠來喘息勿就刑多操人犯代遠奔馳喘息未定若或用刑亦致損命

勿妄行者五

宗室勿妄刑

天淵之淵即無殊者俗王承爵或請上官處分正直忠厚亦無他處

職官勿妄刑

彼為官吏職司職民宜有其體即會驛資官慎勿輕刑彼既為官妻子僮僕指歸家

類且體以威德之不如以善教之

生儒勿妄刑王安石曰觀捷客越以立威名非致理之大則行學誠誠必不可已申究如律士必服矣

婦人勿妄刑婦人不使出官端風化也必不可已坐其制之耳

上司人勿妄刑非恤此輩投鼠忌器有大體也必不得已審申上同聽其處分

憐不刑者四

盛寒酷暑憐不刑盛寒裂膚酷暑燥骨若被刑楚勢難稍息必致損命

佳辰令節憐不刑佳辰令節曲體人願願養天和即有違犯憐而恕之

痘疹漫錄在位

耕石齋

人方傷心憐不刑或有新喪卒當大故哀泣傷心即有應責憐而恕之

實頑惡慝憐不刑愚頑之人非刑可化惟哀憐之庶幾衆皆怒之惟憐不一顧徐曰無念朕于頑然有當小懲而大誡者又未可長養民之悍也

應刑不刑者五

尊長應刑與卑幼訟不刑倫理名分風俗尤關尊長理屬惟公惟恕唐宜之云此亦

百姓應刑與衙役訟不刑衙役理直百姓從寬當稍參情理不然草率者

工役舖行應刑為我修私衙辦官物不刑即彼可惡亦有辭于我而我之心不光明量不寬洪矣

下司吏書應刑爲我供應不備接送不齊不刑吏書作
盡者則應治之若供應檢送有不齊備亦當體
悉倍加客忍既驗克已之學亦存有不司之體棘胥玩
左右棘胥應刑爲我承事不周過誤失檢不刑法爲衙
門盡者則應治之若趨承未歸不以統提見庸謹誤
小失亦宜原情宥罪韓魏公起銅碎玉杯吏夏忠靖
公恕汚穢金賜承吏是吾師也若
有意嘗我誤乃公事者不在此論
已上樊致虛敬刑訓

地林漫錄

在位

三

耕石齋

積德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
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皇極經世

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自去年得罪下獄始
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蜊
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煎烹也非
有所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
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
味食自灰物也

地林漫錄

積德

一

耕石齋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
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
之可也

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爲心晦菴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喻于祿則雖盛
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仙經云人能起一生不殺之心一切衆生見之不生恐
怖

曾武惠王所居堂屋敝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隆冬

牆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凡人爲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羨此乃天之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旣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踈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憐

槐林漫錄

積德

三 耕田齋

溥者皆所獲之福也已上表氏世範

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詭乎

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

士有寬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孰能偏愛之哉骨肉則於

服屬戚疏交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彊也

心施者身雖不能濟物之心佛以孝養父母亦爲布施是凡施于外者皆爲布施故爲下而忠勤事上爲長而仁慈安衆爲師而謹于教導爲友而誠于琢磨一言一語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已上胡大初

入于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槐林漫錄

積德

三 耕田齋

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侈而壽長者何也曰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奢侈則愈促矣貪奢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已上潛園醒語

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

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

於苦修福其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

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縑褐不

如散糜以活饑民

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心術不可得罪于天地已上諸

朱葛紫爲鎮江守行事每以利人爲心或問曰何以爲

利人事紫指座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

予爲正之若人渴子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

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人

而已公餘目錄

姚林漫錄

積德

四 耕石齋

心術隱微間種下殺根不殺其身必殺其子孫

苦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善

耳不聞人之非以察視爲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爲

君子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省心錄

城堤四周趨頗之處塚壘疊然尤復有塚上壓塚者皆

貧人無地以葬不得已而葬之此也此不但其情可

惻即萬一水薄隄下乘虛衝嚙不無可虞而郡中

田之家有荒蕪崎零不在所算者各施數畝以

塚夫豈不澤及枯骨乎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卽與

掩埋之而權奉新樞爲草舍或卽此稍遠另卜穴或

過去此處另卜地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

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事須我費事無

遠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得真

穴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若營域左近

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鄰人墓有

鄰鬼其理一耳

姚林漫錄

積德

五 耕石齋

春月造蒼頭數人各負畚鍤分行原野掩骼埋胔亦一

善事

不佞數年來每當嚴寒之候私料郡城中貧人裸體者

大約不過二百人如同社五人協力周濟計每人止

可費綿祆四十領每祆一領該銀三錢總費銀不過

十二兩而國中無凍死者矣抑又有不費之惠秋七

八月蒲葦方茂秋葉正青可及此時僱簍衣百領募

薦百領或陸續收買毛淺甲百個施與貧人皆可禦

寒大約以上諸物每件止值銀二分每百件不過二

而如五人治二百件則每人止費銀八錢此又爲不費之惠也。仁人君子肯惜此小費而坐視此輩寒凍而死乎。

孀居守志無所依倚而家貧不能自給者歲終助給粟帛以堅其志但同所親識與之。

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携杯盃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杯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

不爲一時耳目之玩即可全人之性命與人之骨肉此

魏林漫錄

積德

太 耕石齋

高世義舉也以施于談議則可傳以省于深夜則自得以爲天下之可玩好者無佳于此矣夫豈必幽池臺館魚鳥花竹之類而後爲快乎。

吾多積厚蓄貫朽粟陳終吾身不盡用以遺諸子孫則賢者不恃此足用愚者雖得此不爲用將遺之不知名何人乎亦卒歸無用何不及吾身而施之朝不謀夕者之猶爲有用也。

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終無濟人之期也。

日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餓者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乎。已上俱沈龍江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聞不可開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閒談酒譁慎勿形言。

有益于人則毆人晉人皆善也有益于已則禮人敬人皆惡也。表了凡

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不可徇世人之耳目當從隱微處

檢點之。

魏林漫錄

積德

七 耕石齋

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若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受金于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已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子路拯人于溺其人拜之以牛子路

受之孔子喜曰。今魯國多拯人于溺矣。自俗眼觀之。子貢之不受金。爲優于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而論永久。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逾年其人犯死。利入獄。呂公悔是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于厚。不謂養成其

總林漫錄

積德

人

排石齋

惡。哀了凡

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携數千金復入寺施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二文。錢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以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二文爲滿也。

鍾離授丹于呂岩。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岩問曰。終變否。

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岩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俱滿矣。

以財濟人。內不見已。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德。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不忘。雖施黃金萬鎰。福不滿也。

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僅如筋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

總林漫錄

積德

九

排石齋

輕而如筋者反重。仲達因問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嘗大興二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于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官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少。

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溪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溪潭厚

澤相讓矣。夫以舜之濬明。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証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痼瘵之在躬。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百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

求絲。煮蠶。鋤地。殺蚕。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于手所候傷。足所候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

魏林漫錄

積德

十一 耕石齋

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之薄也。袁了凡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于善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爲子孫計哉。管東溟

十善業與十惡業。俱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下中品之善業。不能勝多生之惡業。下中品之惡業。不能勝多生

之善業。唯上善上惡。微有現報耳。管東溟

苟無三世因果。則顏之夭。賤之壽。鄧伯道之無後。張湯之有後。皆不可得而解矣。管東溟

天生賢者。所以教愚者。賢者而自私其善。子孫必愚昧。更甚。天與富者。所以周貧者。富者而自私其財。子孫必饑餓。更甚。鄧南阜

褚伯王之居。以溪僻而愈顯。戴安道之琴。以不鼓而有聲。破壞之硯。荒墟之壺。以沉埋而益重。物有晦極而

彌光者。在質有其內耳。語有之。避名名歸。逃名名隨。

魏林漫錄

積德

十二 耕石齋

詎不信哉。周海門

清議酷于律令。清議之人。酷于治獄之吏。律令所寬。賴

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寬。萬古無反案矣。

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寬之也。惟此事得罪于天。甚

重。報必及之。呂叔簡

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帳。加于其上。無

一怨心。一峯先生着新衣。遇道上殮人。脫以掩之。古

人用心。大率如此。賀叔文

廣厦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居遠道。負者不

言勞而乘者言勞屬赤水

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獲蹂治。春磨淘汰。炊煮乃成。用功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昔雪峯出頭。欽山三大禪師。自湘中入江南。至吳山下。欽山濯足洞前。見一菜葉順流而下。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吾輩可沿流尋之。雪峯曰。彼不惜福。住山奚爲已而尋之。果無名衲。前輩于少食尚爾鄭重如此。王淑士

佛經云。求報故施。名不淨施。若求報施。名爲施者。商賈

魏林漫錄

積德

主 耕石齋

之人亦可名施。王淑士

宋王博文爲政。平恕。嘗謂子曰。吾生平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本朝屠襄惠公。謫爲太宰。每註還至煙瘴地。停筆久之。曰。吾嘗經其地。官多以瘴死。必擇宜其風土者。因奏著爲令。此兩公者。真仁人之心也。王淑士

種下生根。生氣感。未有不生者。種下殺根。殺氣感。未有不殺者。殺氣不能殺生根。生氣不能生殺根。造化何心。人自取之爾。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賣菜傭持本換利。幾束菜。幾文錢。左手交右。斤斤不爽也。故談及報應。夫子不答。蓋不教舉世作賣菜傭也。世提一雙空手。要圖僥倖。去拿錢。曾傭不若。

梁武捨笠。蓋如來。便得爲帝。善報及爲天子。捨身同泰寺。反得餓死。惡報。豈笠重身輕耶。捨笠無望。報心便是真佛。故佛報以善。捨身時有求報心。便是佞佛。故佛報以惡。天堂餓鬼。判于心之有無。作聖作狂。判于念之罔克也。

魏林漫錄

積德

主 耕石齋

善類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進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好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送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計。存些贏餘。

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
爲善中一大功德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
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

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人心乎供

客勿多餽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

便省之省殺一命于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

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德也已上張

問積善曰陰也故于坤見之積之如何曰積于小也小

魏林漫錄

積德

耕石齋

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則所爲皆小惡矣古曰矜

細行曰勤小物矜細勤小積之謂也俟大而爲虛日

不旣多乎惟小與細日有之故可以用積泰山河

海積斯成矣矜于細勤于小安有遇大而不爲者乎

陳揚龍

一窮士勤善念必有曲成焉一達士勤善念必有弘濟

焉獨爲善者孤使人爲善者裕成人善事功視已倍

動人善願不可以數計陳揚龍

德皆氣清福皆氣厚厚不可學勿斷之斯已矣清可

不變化不已矣陳揚龍

出一箇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陳眉公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

奇窮陳眉公

凡陽德不如陰德之厚陽惡不如陰惡之毒何也陰者

人之所不見不聞也若所見所聞則或感或怨分數

已減損過半矣錢純中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自謂巧

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

魏林漫錄

積德

耕石齋

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

則巧于射人殺人者乃巧于自射自殺耳錢純中

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卽以所爲不善之事報之

而或于別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

禍甚酷天公總前後算來未嘗差謬矣錢純中

槐林漫錄

海虞瞿伯略甫輯

讀書

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于瞑目而無見也。顏之推

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顏之推

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

槐林漫錄

讀書

十一 耕石齋

精。疑矣。三五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此誠讀書良法。

王魯直答王雱子云。古人有言。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冊游息時。書味猶在胸中。久之迺見。古人用心如此。則盡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而解。

呂獻可常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程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

二人。使其子端取兩漢左氏諸書。授以句讀。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讀于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使退。卒亦自喜。不為難。

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及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同。同日而語。呂東萊父詩話

槐林漫錄

讀書

十二 耕石齋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師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曰。然。歸曰。心如椰子大。子萬卷書。從何處著。落。李言下有悟。宋玉荆公有詩云。盡書之所知。譬史之所業。載事必百兩。獨以方寸攝。亦此意也。

榮陽公教學。教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聲重。則記。張仕學規範。

柳公綽自舉進士至京。而嘗鈔書不輟。九經三史一鈔。南北史再鈔。澤公手鈔諸子。名曰微言。所鈔自國語

而下大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端惜無一筆不謹
黃山谷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
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言語無味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
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
孰爲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會圓
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
之于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或問獨學無友當何如曰讀古人書不可作死法看如

魏林漫錄

讀書

三

耕布齋

此則便是益友張子韶

或問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而去病乃曰不至學古
兵法顧方畧何如耳唐明皇示韓幹以御府圖而幹
乃曰不願觀也請以底馬爲師用兵畫馬二子皆無
所取法而自得妙勝然則學者讀書亦當如此否先
生曰古人妙處古人自不知如何又却按古之陳跡
去索去病胸中有活法韓幹胸中有全馬學者當置
古人在胸中則自然與古人合矣

或問觀文字如何觀先生曰先自家于所觀事理中具

一見不可隨其語去恐古人亦有見不盡處亦有用
意深處意在語外則不爲語奪

或問看古人書有入意處便覺與古人無異先生以爲
異否曰凡古人書中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何問古
今只爲今人作用多不自胸中流出與紙上遂不同
或問不爭者未必不得而人多好爭欲速者未必能達
而人多欲速行險者未必僥倖而人多行險冒進者
未必見用而人多冒進其故何也先生曰人貴讀書
讀書則有思慮又往往不苟不讀書與讀書不識理

魏林漫錄

讀書

四

耕布齋

趣者所爲便可見

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不然雖
有秫有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
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雖然列
于胸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秫稻也醴醴既久則
凡發滕文集亦可不觀也已上俱張子韶心傳錄
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陸象山

孟光曰讀書以智竟爲先

王克著論衡戶牖牆壁各置刀筆左思賦三都門庭藩

落皆著紙筆。朱子言歐陽永叔作文枕上。路上。廁上。三處思量古人之著作精勤如此。

呂伯恭有以古書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書。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于我者。切于我者。看之足矣。人一日讀幾句古人書。省却多少至念頭。然可爲會讀書者言耳。

士人不讀書。便是失業之人。流蕩無歸。

朱子曰。今世之人心。不在軀殼裏。如何讀得聖人之書。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

魏林漫錄

讀書

五

耕石齋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

朱子謂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三年。無不進者。嘗驗之一兩月。便不同。學者不作此工夫。虛過一生。

殊可惜。

朱子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程子言心要

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今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耶。

又曰。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期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朱子亦曰。凡讀書。須看上下。不之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楊子千仁也。柔于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

魏林漫錄

讀書

六

耕石齋

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故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思。便自不相礙。

鄭德元告村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好。渾身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思不進。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

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

堉林漫錄 讀書 七 耕石齋

皆若出於吾之心。

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仔細是第一義。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

到無可看處。恰好好看。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後。反覆玩味。用力深。便見意味長。受用

牢固。

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

讀書遺亡。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

其意味淡淪。當稍見功耳。

讀書須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洗灌胸腹。漸漸盈溢。夫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

西山李氏曰。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朱子曰。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戰。爭得些兒小子。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捷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

堉林漫錄 讀書 八 耕石齋

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裡。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別無閒雜說話。方是得個人處。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

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水。那邊熱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

讀書須純一。如看了一般米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

向時讀書方讀上句不知有下句讀上章不知有下章又曰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于書胸中如此做事全不得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看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

大凡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

趙林漫錄

讀書

九

精石齋

擣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擣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攷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讀書不可不先立一程限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又曰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

朱子嘗言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合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裡熬坐徹曉直恁地勇力做得又言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下無安着處王荆公作字說

時只在禪宇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折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眠者先正辛苦工夫類如此

朱子曰人須是于這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胸中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

朱子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

趙林漫錄

讀書

十

精石齋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先生曰凡看書培養自家心體他說得不好處我這裏用得着俱是益只要此志真切鄙人夜寫書與燕園適因倦曉叫舉燭就寫舉燭二字在書上無人誤將舉燭二字認解燭者明也他是教我惟賢明是用遂舉賢人其國大治此志真切因錯致真

學者看書只要歸得身上用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已上俱廢卷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基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

魏魯漫錄

讀書

十二

耕石齋

又曰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個字方好

又曰讀書先有立說之心此念已外馳矣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裡

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朱子

老者更事既熟見理自明開卷之際如行舊路而逢故

人也梁溪漫志

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西山

凡讀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西山

讀書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原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西山

古人

觀書當如猛將用兵臨吏治獄直是鏖戰一陣直推究到底始得真西山

此來頗得治經觀史書否治經鉤其深觀史欲融會其

魏魯漫錄

讀書

十三

耕石齋

事理二者皆須精熟涉獵而已無此功也士朝而耕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西山

越向正的人方好讀書胡敬齋

讀此書無如他書心乃有人清園醒語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

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

上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

得書亦何益于吾事耶陽明

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汰其滓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瘠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履而略

游談始能稍遠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所謂無益而反害也。王龍溪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為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思索。呂叔簡

道理出自古人之書從中偶發新知便自以為妙悟議論起自今人之口從中微加裁剪輒自以為獨得此

橫林漫錄

讀書

三

精神

孔子所謂器小也。曾東溪

一開卷便有無數好人相交。賈叔文

象山云精神一日不用則愚若無事用在衙處只空著

書作詩讀書掃地。賈叔文

食食宜細而緩方得其正味以滋益此身若躁急粗舉

則但填塞一飽而已讀書者反覆玩味與由弄筆

其損益亦殊相類。賈叔文

讀書有味各曰精神。李若實

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

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程石村

友問讀書何部最切答曰凡書不論部之大小各有一片真切心腸書無不切但讀者心有切不切耳以切心讀之無書不切以泛漫不切心讀之無書是切

以踐倫為主則讀書有所歸思亦不蕩讀其書如履其事則識其矣履其事如讀其書則心平矣。陳參父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意思收攝故也

陳參父

橫林漫錄

讀書

四

精神

究竟

宋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瘡。於大寒大熱中。通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就爲善事。虛度流年。真可惜乎。

洛中老僧答歐陽文忠公書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

僧問。如何是今時人着力處。道吾禪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同頭。方有少分相應。

要得臨命終時不顛錯。便從如今作事處。莫教顛錯。

塊林漫錄

光音

十一 耕石齋

常以生不知來處。必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茶裏飯裏。靜處鬧處。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百萬貫錢。債無所從出。心胸煩悶。迴避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當恁麼時。善惡路頭。相欠絕也。覺得如此時。正好着力。

大凡涉世有餘之士。久膠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示。令靜默處做工夫。乍得胸中無事。便認著以爲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絕消息。根株猶在。要得真正寂滅現前。必須于熾然生滅之中。著地一跳。跳出。

不動一絲毫。便提長河爲酥。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自繇。利他自利。無施不可。

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况復與人抽釘拔楔。救濟他人也。已上徑山語錄。

臘月三十日。到來思愛也。使不着。勢力也。使不着。財寶也。使不着。性氣也。使不着。官職也。使不着。富貴也。使不着。眼光落地時。惟有平昔造善造惡兩路境界。一現前。

塊林漫錄

究竟

二 耕石齋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道楷禪師曰。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著屑。無始以來。此等不是。不曾經歷。何須苦苦貪戀。大慈云。自念此身尚存。睡時已無主宰。况四大分散。求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絕時。自到寂寂恒一處。後忽參悟。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雁居士云。心王總是依真智。一切有無俱遣棄。身隨世流心不流。夜來眼睡心不睡。天堂地獄總無情。任運隨空到此地。

雲藏禪師東廚有一大蟒長數尺張口呀氣毒酸穢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汝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自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究親一揆。言訖。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便語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

人能善避大權利。如避網羅。擅窺而行。坦夷道路者。此名初修安樂行也。人能善避大嗜慾。如避園園湯火。而遊清涼園沼者。此名初入禪定門也。了達之士。必

槐林漫錄

究竟

三

精研

信必果

古人古事過去空。今人今事即今空。未來人事決定空。不悟則已。既深悟之。豈可于此大虛空幻妄之中。一執爲有法。執之爲有。則有礙。有礙則有害。視之爲空。則無礙。無礙則無害。以理斷之。何者爲勝。外護其身。如惜干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刃。伐傷內護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鋒。穿破真修妙道之士。當知二護之法。

無始終。無邊際。世界中賦象在人者。有身而後有名。人

人各以身名自執爲我。秀出岷岷者。就我倍深。已之身名。自無始來。生化出沒無數矣。不知定以何時何處之身。執爲我耶。定欲何處之名。乘之不朽耶。靜思好身後名者。不亦悠悠哉。

人皆以卽時稱我者爲己。身夢中亦然。一生之中。其夢無數。定以何者爲我。身是以古人有作普示道俗用心偈云。莫認紛紛境。唯觀了了心。知身不是我。煩惱更何侵。又以卽時所居之宇爲己家。或士或庶。改卜經營不定。果以何處所居之宇爲己家。又以先世相

槐林漫錄

究竟

四

精研

承生育之地爲己鄉。亦有遷移隔絕。別成故里者。果以何處之地爲己鄉。復有舟居之民。舟中生子。其子但以舟爲家。舟之往來不停。亦有改造易換其舟者。此舟中所生之子。果以何舟爲家。何處爲鄉耶。故白樂天有自悔之詞云。無長喜。無浪憂。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又有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

人生一世中。其夢無數。無數之夢。一一稱我。一一之我。豈非空乎。歷劫之中。其身無數。無數之身。一一稱我。

又非空乎。夢既是空。身亦如夢。何以迷著。念念爭空。一生夢想。自信同是一我。自然歷劫。性相同是一我。

此乃不空之空。無我之我。故心經以照見五蘊皆空。為樂智入道之要。樂天詩云。未悟病時須去病。已知空後莫依空。

童北日謂人曰。世間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死之際。後

在山谷中入定。水暴漲。形將沒。然怡端坐。忽然水退。

獵者曰。身命可重。何不避耶。荅曰。吾本無生。安用避死。

慧可初師事達磨。告其師曰。我心不安。達磨曰。將心來。

慧可曰。我

究竟

五 精石齋

與汝安。慧可曰。我心不可得。達磨曰。吾與汝安心訖。

子謂人之心也。若此。其身乃是至真至親之處。然亦

無物可得。况乎虛名至假至疎。而乃自矜其有。不亦

謬哉。諒有人曰。我得好官。子當告之曰。將官來。與汝

看。彼或曰。我官衆緣所成。強名曰官。亦如數與無與。

不可得取而看之也。子當荅曰。吾與汝看官訖。已上

見文元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敢為。聖人於傷生事。不敢為。到臨死。却不怕。謝上蔡

公曰。張文定公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切。又曰。吾得。不做宰相氣力。胡大初

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楊慈湖

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

錢塘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僧坐禪三年。不語。

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尚終日巴巴說甚麼。終日眼。

睜睜看甚麼。僧驚。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

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

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王陽明

增補遺錄

究竟

五 精石齋

世人妄認四大為身。故有生歿相。一念偏塞。便是地來。

礙。一念流浪。便是水來浸。一念躁妄。便是火來焚。一

念掉舉。便是風來飄。若一念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

脫。不為四大所拘管。本無離合。寧有生歿之期。方不

負大丈夫為此一大事。出世一番也。王龍溪

平時一切毀譽得喪諸境。纔有二念。便是生歿之根。毀

譽得喪能一。則生死一矣。苟從軀殼起念。執吝生歿。

務求長生。固佛氏之所呵也。列子云。五情苦樂。古猶

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况又生平。

應緣而生。是爲原始。緣盡而滅。是爲反終。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忘機委順。我無容心。憑任之而已矣。

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慈嶺借路過來。是否。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管香嚴童子問。爲山西來意。馮山曰。我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證悟。始禮謝禪師。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爲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堯林漫錄

克竟

七

耕石齋

非得之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即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虛定。原是入聖真路頭。虛寂之旨。義皇姬孔相傳之學脉。儒得之以爲儒。禪得之以爲禪。固非有所得而慕。亦非有所得而逃也。

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得此棚柄入手。方能獨往獨來。自作主宰。不隨人悲笑。方是大豪傑作用也。

人之有生。必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識

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必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于心。至人無心而念息。自無輪迴。識變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于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道無死生。忘必生而後超之。吾人見在得喪稱譏。榮辱好醜。有一毫忘不盡。還有分別心在。總是未聞道。未堯林漫錄

克竟

八

耕石齋

可以必也。無閒忙。即無死生。不待三十日到來。始見所謂見在也。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說。不得已而有言。若論父母未生已前。本無汚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誦。六經亦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着言與聽也。哉。夫教有顯有竅。凡有言可答。有思可得。列爲六經。散爲百行。種種色色。可倪可象。所謂顯也。父母未生已前。玄玄淨淨。言思路絕。不可執。不可汚染。所謂密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墮於相。

則淪於空非善教亦非善學也。

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

會須脫去莊嚴氣象。渾同世出世法。卽五濁世界爲道場。從衆生心行作佛事。坦然平壤。入于神化。無佛可成。無魔可遣。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已上王龍溪

中甫問曰。此事究竟如何。先生曰。心安穩處是究竟。

思位問佛說放光現瑞。謂何先生曰。此是本有的。夫子溫良恭儉讓。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都是放光處。思

燒林漫錄

究竟

九

耕石齋

位曰。釋迦明說百千億萬劫事。何孔子不言。先生曰。夫子言百世可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嘗不言。思位曰。夫子只言可知。若釋氏則明言汝前劫是何人。今劫是何人。來劫復何人。此事不同。先生曰。始終不離當下。佛言千百億劫。卽言須臾事。汝但返照自身。適一念迷。便前劫是衆生。今一念覺。便卽今是佛。再迷則來劫復是衆生。常覺則來劫常是佛。各各可言。不待佛也。

孟剛問。鈺只是放不下。先生曰。莫是境上打不過麼。孟

剛曰。然。先生曰。雖聖人不能無過。只改便了。然此等

疑懼。皆緣不識自心故耳。孟剛曰。只是常有昏擾擾時。先生曰。當昏擾擾時。知得昏擾擾的是甚麼。于此識得。何怕他昏擾擾。此體毫無虧欠。與聖人無二。只要信得及耳。孟剛恍然有悟。起曰。此便是究竟否。先生曰。何爲問我。孟剛禮拜。

有友問儒生中有深信佛法出家者。如何。先生曰。此等母論儒道。不該卽佛法未之許也。佛原說治生產業。不相違背。宰官身。居士身。比丘身。各各隨緣。不相混

燒林漫錄

究竟

十

耕石齋

濫。此如來之教也。壇經言。若欲修行在家。亦得。故其偈云。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此祖師之教也。大慈言學道。就從塵勞中打出。不須毀形易姓。棄妻子。滅宗祀。作名教中罪人。佛不教人如此。此大善知識之教也。然則必欲出家。豈真知佛教者哉。凡一切做作。棄此就彼。俱是取捨心。奇特心。此心調伏。消化不去。更說甚麼依佛法。凡此皆是初入門時。導師所誤。故師承不可不審慎之哉。

論孟子格之反覆。先生曰。此語最可做省。今人在世。真似枷鎖一般。卑者名利。高者意見。自縛自縛。終無出頭。誠可憐愍。所以象山云。我只與人減擔。釋氏曰。我只與人解縛。

與其虛過。成萬過。却似不會生一般。

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或問鬼神于謝上蔡曰。我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天下事無一不繇我。于此須斷然信得過。

客有持齋念佛。不合于家人父兄之心者。先生深示之。

槐林漫錄

究竟

十一 耕石齋

曰。學術不外尋常。舍了家庭。更無所謂學者。故吾儒以堯舜之道盡孝弟。六祖謂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不用修禪。可見所重有在。豈徒喫一口齋。便足爲究竟法耶。因喫齋素。使父兄家人盡成乖戾。是何佛法。此雖謂之尊佛法。實是背佛門也。可深思之。古德云。萬法無過方寸。此心不明。終靠佛力不得。已而先生又示之曰。萬法總是調心。如釋中放人布施。所以破慳心。禮拜。所以破慢心。持齋。所以破殺心。種種方便。總不出調理自心。豈外有功德。可希冀耶。

或問曰。某終日尋求。只撈摸不着。奈何。先生曰。元是無可撈摸的。要撈摸個甚麼。

指示在我。領略在人。言易言難。亦只是說話。若真切用功之人。言易易上得力。言難難上得力。若就說話承當者。于言易處。不能入頭。卽言難時。亦終不着緊。個中人難得。但盡吾接引之心。待之而已。

學問不在講解也。近一禪者。自謂通宗。而又說漸。說頓。說圓。牽纏混濫。生竊笑之。人貴開眼耳。豈在分疏字脚。必欲了漸頓圓三義。譬如大日輪昇天。從東過西。

槐林漫錄

究竟

十二 耕石齋

是漸一出。便明是頓。光無不徧。是圓。開眼一見。便了何用。更言種種。彼不見日者。與語徒增鶻突。故大宗師只令人開眼。別不放半毫出路。近世阿師。刀下不曾見血。只管牽繞解疏。埋沒人家男女。使千生萬劫。不得出頭。良可歎也。

只就病中仔細驗看。正當病時。何者可以倚靠。得此時不但功名富貴倚靠不得。卽平日一切聞見。可倚靠得耶。不但一切聞見倚靠不得。卽平日做的工夫。如前書所云。收拾靜坐。提起放下等。可倚靠得耶。恐病

到危急一切皆用不及倚靠不得矣。既病時一切倚靠不得生死到頭可知矣。此言之倚靠不得的。皆不是真實于此盤桓終無到家之期。還當密自覷捕。求個生處到頭用得着的。必是自己出個消息。豈須問人也。

古語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思位全以妄為精進。精進安能久。求個不妄。是精進之妙訣也。欲得不妄。先須辨妄。聲色貨利因之而動。妄也。動無覺照。妄也。覺了不休。妄也。一時忘却。

魏林漫錄

究竟

三

耕石齋

一時便要事事停當。妄也。一時同流。一時便要超人。幾倍。妄也。不求悟入。妄也。心希頓悟。妄也。認個無事。妄也。徒事揣摩。妄也。思前。妄也。論後。妄也。無主。妄也。執主。妄也。但求不落諸妄。綿密做去。不然如癡疾一般。冷一回。熱一回。憊亂一生。便了。可惜可惜。努力努力。已上周海門。

先生問軫何時進步。何師開示。軫曰。丁酉南都。參訪祝師。認心不真。無可撈摸。坐間日影正照。祝師祝師。指日。爾認此日影為真日。不知彼陰暗處。也是真日。因

此有醒先生因點軫曰。爾道認心不真。無可撈摸。不知無可撈摸處。便是真心。

問世人講學。參究不到。機緣未熟。動輒以罪性本空。煩惱即菩提。以至流而為無忌憚。先生曰。煩惱即菩提。是點人尋菩提。非教人一任煩惱去也。軫曰。煩惱性空。真菩提。非知罪性空而故犯之謂也。先生曰。菩提性空。煩惱亦性空。故曰煩惱即菩提。

問屠兒立地成佛。先生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叫人回頭話。不說擎着屠刀。立地成佛也。今時流弊。割豬

魏林漫錄

究竟

四

耕石齋

兩句話。屠兒立成佛。煩惱即菩提。甚至嬌房酒肆。俱是道場。軫曰。有個笑話。與先生道之。昔有一妓喜談禪。人笑之曰。爾既禪。仍何耽于花柳。妓全無慚色。笑而答曰。我色身與交。我法身未嘗與交也。今之學者。卽此之類。先生大笑曰。此笑話極有警醒。伏思見不拿屠刀。更好。若只管殺人。放下立地成佛。還是半路修行。與不殺者有間。此是提醒人轉殺機為生機語。

軫問曰。若離塵絕俗。却非吾儒在世出世正學。幾流于

二氏居塵不染方是出塵先生曰超得世然後經得世若不能經世而曰出世是壞世間相也且爾猶有個二氏見在

問佛家輪迴信否曰奈去者不回無從討實信子只信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日間無禱念夜間焚香清旦問憧憧夜來擾擾舍生前輪迴譚死後輪迴愚矣先正云縱使有地獄不應吾輩入信然

四隣日日見有死者常于此做省自無下手處耳已上 鄒南阜

槐林漫錄

竟克

圭

精石齋

億萬世從一瞬始齊叔文

自古大忠大孝之士一毫無所沾帶者類從多生透過性宗鍛過習氣而來所謂生寄也死歸也原非生死中人何用更出生死雖或性宗未透習氣未鏤而能勇于自克死忠死孝亦是菩提正因諸佛最重苦心危行必以超劫之緣界之何患生灰之不早出管東念佛者假以攝心不亂口念千佛心想萬端何功之有真靜閒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古教云我見他人成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又

到我

心定珠現故能入道身坐心馳求定反亂故空心打坐不是身打坐知心打坐則行住坐臥皆坐功也

第一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又次爲家火所累這三種累累殺天下人忙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下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累起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

母腹中投胎之時單單只是一個識神何曾有身體來因識神着在一血塊之中從此有知出胎之後索性

槐林漫錄

竟克

未

精石齋

認着喚作我身向這臭皮袋上用了多小恩愛情義種種保養護惜醫治安排他但看盛夏一壯漢忽於黃昏死了半夜時分便覺臭穢逼人近傍不得急用棺盛却等不得鐘鳴天曉急扛出燒了縱是至親至愛的眷屬也不容停殯矣以此觀之昨日晚間猶是一個健漢今日早起便做一撮骨灰知他一個識神又向何處去了如此急變並不絲你既是你身體今當絲你管既不由你管如何妄認他是你身

眷屬彼此拖個臭皮袋彼此不自絲彼此管不下無常

到來。彼此替代不得。平日眼前。彼此被一種恩情。纏繞。噴作眷屬。眼光一閉之後。彼此不相識了。如何妄認他爲眷屬。遭他所累。

問。今生不知前世。現在不知後來。造物何故不令人知之。則不敢爲惡。曰。是衆生之障重也。知則不敢爲惡。累劫之業在。何緣得此。人偶有入地獄而再生。轉今世而宿債。力修正果。遂脫沉淪者。此皆宿植善根。業盡福至也。

有人解罪僧。僧醉之酒。覺其首而遁。其人醒。自摸其首。驚曰。僧即無恙。我安在。世人逐功名文字。而忘却自己者。何異。

嘗與高僧登城望。一大家歎曰。可惜蒲團上數十年坐。

來底如此。斯喪盡了。

一日十二時。萬事紛紜。萬念起伏。作惡造業。利卽之間。不知凡幾。况經數十年乎。一生之中。胎數世之業。劫愈轉則業愈多。業愈多則劫愈深。歷萬生而不脫。遭累劫而莫超。以此已上層未水。

無陰私可摘。方始是人。不然皆鬼物耳。

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成也。特脫其閹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常動也。

人想到成時。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撒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每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煅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滋味入口。經三寸舌間耳。自喉以下。珍羞醢餚。同于冥然。奈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腹百年。

光景。三寸滋味耳。有以須臾之守。垂芳百世。有以須臾。

馳林沒錄。竟竟。太。耕石。

史之縱遺臭萬年。亦可思矣。

富貴貪賤患難夷狄諸境。禪家云。一切惟識。性中無富。

貴貪賤夷狄。

臨深淵。履薄冰。禪家過獨木橋。並着不得第二念。已上。

是。

十二時。茫茫萬緒。亦知閒世界。何存。百千念。滾滾六塵。

須識真主人自在。要安主人。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於還閒廢。皆仕宦善知識。不。

有憂。安知樂可爲哉。有心。無。

從久遠以來。因緣和合。假名為人。無實人法。誰可瞋者。是中但有骨血皮肉。譬如壘塹。又如木人。機關動作。有去有來。若罵冒時。是罵冒字。不一時生。初字生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復滅。直是風聲。云何成罵。我若瞋者。是為愚癡。王淑士

智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于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怪妬。瞋詆妖穢。鬪諍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小人心淺智薄。唯欲是親。不觀富貴智德名聞。專行欲惡。破人善

龜林漫錄

究竟

九

耕石齋

根。桎梏枷鎖。閉繫囹圄。雖曰難解。猶尚易開。女鎖繫人。染著根深。無可得脫。眾病最重。如佛偈言。寧以熱鐵。宛轉眼中。不以染心。邪視女色。含笑作姿。嬌慢羞慙。迴面攝眼。美言妬瞋。行步妖穢。以惑於人。姪羅稱網。人皆沒身。坐臥行立。迴盼巧媚。薄智愚人。為之所醉。執劍向敵。是猶可勝。女賊害人。是不可禁。玩蛇含毒。猶可手捉。女情惑人。是不可觸。有智之人。所不應視。若欲觀之。當如母姊。諦觀觀之。不淨填積。姪火不除。為之燒滅。

問人之善惡。必俟二世三世而後熟。何也。曰。此非大善也。謂善惡雜染者言之耳。凡善惡雜染之人。善多則先受善報。惡多則先受惡報。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其未受者。以次而受。

釋迦往捨身飼虎。父母眷屬漠不■得無倒置乎。答曰。六度非一生可滿。當其專修施度。不容復以他念參之。然此是得忍大士所為。非初心學道事也。已上王淑士

靜坐苦不得力。因題國清語于壁云。有入門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國清淨上座曰。如或

龜林漫錄

究竟

十

耕石齋

夜閉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念佛念至數百。省之與第一句不相着者。往往而是。提心念佛。心苦不住。此際宜帶參。勘行人念佛。參念佛是誰。極為緊要。

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公惺惺否。又自答曰。惺

惺

本寂上人云。妄想不息。只是生心不切。

無學與王性海大行契厚。稱其利根密行。使人心折。偶述性海云。出使琉球。最爲險惡。尚帶得家中從人。臨歿時却帶不得一人。余曰。出使琉球。何嘗帶得從人。無學未會。余曰。琉球泛海。利那生死。須是全提起。主人公。方有巴鼻。略動一生。歿念。卽家中從人。非主人也。便被業識牽引去矣。無學爲之願解。

面羅匡湖先生云。頃過浙晤姚羅浮。自云病劇入冥席。

姚羅浮錄

竟克

王 耕石齋

見馮具區爲閩羅王。姚公自訴在臺中。曾有救荒一疏。活數千人。馮公爲查案簿。當時草疏者。一秀才也。止登記秀才名下。因姚公之疏。乃令兩人分受善果。姚公遂得生還。又郭次公云。徐念東生時。每云欲爲大護法。須生帝王家。嘗瞻禮阿育王鄧山塔。見金龍捧舍利。此願力已成之證也。今作已數年。近南昌有一寺。忽見潞王府差一中使齋二百金來。云王所生次子方五歲。自知前生爲光祿。今捨金以還前願。王涂公南昌人。次公會說寺名。余偶忘之。此二事二公

親見親與余言。因果之不可擬信矣。

靈潤禪師。嘗與法侶登山。望火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云。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避。寧能免火。及火至。潤潛然息滅。因悟人世。非但苦樂盡繇心造。卽現前眷屬。及萍水相遭。親愛怨憎。二輩皆是此心。現在化相。一切眷屬。皆只爲我傳神。

雲栖大師見兩人對奕。云。識神已全在棋枰上。坐間只見兩肉柱動搖耳。此語偶借對奕者。發其實滿世間。只見肉柱動搖耳。已上劉玉受

姚羅浮錄

竟克

王 耕石齋

嬰兒落地。未笑先哭。豈非大造苦我以生。纔一出世。便入哭境乎。嗣後笑事少。哭事多。笑時少。哭時多。到鐘鳴漏盡。畢竟大哭一場而散。非我哭人。卽人哭我。往往來來。交相哭也。

吾人一年只有一個生日。必待生日而始賀其生。則非生日。皆不生矣。吾人一世只有一個歿日。必待歿日而始泣其歿。則非死日。皆不防死矣。日新又新。卽非生日亦生。且盡特亡。卽非死日已歿。生而逆計其夕之可歿。是其知死。死而長留其萬古之可生。是其知

生以生知死以死知生此之謂天壽不二已上明
了然生歿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爲曾孟者流與然生歿
之故從而觀之所以爲莊周者流既以求樂也慎則
何求然而樂莫大焉陳惕龍

譚楞嚴至十交報悚然汗下凡我衆生未離情識大抵
與地獄畜生餓鬼三道相隣舉足便入其中良可怖
畏而大士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則畜生餓鬼之
中皆有大士焉可見十方諸佛與十方六道衆生體
性一如假使我與衆生不同體何至一念而墮入若
地林漫錄究竟

佛與六道衆生不同體何緣隨類而示現可見吾輩
爲畜生餓鬼之因卽成佛之因可畏可憐亦可喜但
同此餓鬼畜生之中凡夫從業往惟見其苦菩薩緣
慈生故顯其慈豈可恃本性之同謂當下卽是哉宜

醜石云靜坐中散亂沉昏卽山中多年修行老衲亦所
不免若與之對戰徒自勞苦莫如從頭做去問何處
是頭石云每見宿衲教人做工夫如何做起轉爲可
笑人餓極喫飯豈必教之如何喫如何喫乎行路倦

極倒地便熟睡有何睡樣可指示但使生死念切千
頭萬法無非入手唐宜之

世皆錯認讀佛爲念佛所以無痛癢處念佛者歸心而
念也初不期發乎聲音而意念存切不覺其口之鳴
焉斯誠有迫切于中油然而不能禁者忽一聲出淚如
珠下求其故而不得蓋慈憫之心忽然相遭非可執
例以求復如是也唐宜之

難造殺業故不免一刀而我不殺雞則固已省已之一
刀耳是故佛氏見殺如割自身不獨爲受殺者代其

地林漫錄究竟

見時之痛又爲造殺者代其將來之痛衆生未及知
而慈父如眼數雨見之了了矣唐宜之

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生
聞聲凡人俱應承不得凡人見雞行于地日望其長
而食其肉則時時見其死耳何嘗見其生哉禽獸將
死其聲慘怛酒肉之徒方執箸以候豈復理會其聲
音之痛苦哉人只思食衆生肉命自家有目有耳而
早入盲聾他年之變相可知可不省察耶唐宜之

袁小修云楚中一大老供養二僧一老僧常入定冥遊

大老欲同往觀之。老僧云：吾攜小僧往候渠還。述之。二僧同冥遊。小僧先回。甫醒，即向門外走。大老追之云：我正欲問地獄中形相如何。遽去。小僧云：地獄中你這輩人多。我這輩人多。如何還有閒工夫與汝講話。

凡人之心，每日只在外面馳騁。凡外面許多機變巧捷，俱是神之光影。可見此神一向只照了外邊，自己一個身子，却反不曾管顧。學人只放下外面許多機巧，屏除許多思慮，將照外邊這神收拾回來。這個便是。 魏林漫錄 尤亮 王 耕石齋

返觀內照其實，觀無所觀，照無所照，而未嘗不觀照。欲求自度，無自度處。為衆生，所以自度也。願為衆生，無為衆生處。但求曉了為衆生根由，則一切致納自然。痛癢必知，乃能為衆生，乃能自度耳。

衛嗣君云：嘯有為嘯，笑有為笑。此語甚可味。試反入身來。吾人日用間，要當視有為視，聽有為聽，言有為言，動有為動。若半意泛應了，無着落，只成一個孟浪去。是所謂行屍走肉也。 唐宜之

攝生

唐柳公度年八十九，有強力。人問其術，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程明道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門人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曰：吾

魏林漫錄

攝生

耕石齋

以忘生相，欲為溪耻。程明道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死王以至日閉關。』

林英年七十致仕，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文路公致仕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路公對曰：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却好，即止，上以為名言。

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
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大慶
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
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
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
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
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
廢矣。

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陽

魏林漫錄

攝生

土耕石耨

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祿
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
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
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
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
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
謂至言不繁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鍾始
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崇齒其罔玄爲

冬直爲春榮爲夏齒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
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手兩外腎兩足
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
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
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
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
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煖之以
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
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

魏林漫錄

攝生

三耕石耨

某平生于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于床上安置
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
有些小倦癢處畧按摩便瞑目聽息既勻宜用最
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癢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
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適睡思既
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于五更初起梳髮數百額面
盡服裳衣畢須于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
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既集一
呼卽興冠帶上馬率以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

其趣慎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悟覺者也。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猪魚蒜。遇着便吃。生老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常云。定國瘴煙宿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爾愚却過之。

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遺。要不能細說。大畧祇似靈隱。

魏林漫錄

攝生

四 耕石齋

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搗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家問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嚙真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祇運沂流法。令積久透徹。乃效也。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荅曰。子宜置一卷曆。晝日之所爲。莫夜必記之。但不

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効。既無諸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便多嚙不下。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贏狀。吾平生求醫。必于平時。默驗其工拙。至于有病。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脉。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求之。脉虛實冷熱。先定于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病愈而已。豈以因醫爲事哉。

魏林漫錄

攝生

五 耕石齋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潜剛克。世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爲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邪僕嘗傳此咒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我祟。吾亦不如苦。

隨息之法。與息俱出。與息俱入。隨之不已。真心自往。或覺此息從毛竅中雲蒸露散。病除障滅。自然明悟。已上蘇東坡。

劉元城云。某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自念不幸。使老親入炎瘴地。然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耳。遂絕意。

姚林漢錄

攝生

本耕本齋

至今故未嘗有一日之疾。陳確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故絕慾是真絕慾。心不動矣。公曰。然某自絕慾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熟寤在心。猶時之秋冬春夏也。

泉山先生登鬼山。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

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有此健。諸人皆因不堪。

華陀常語吳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人身常搖動。則氣易消。血脈流通。百病不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養生總序。

息者。不出不入之義。朱子調息銘云。靜極而虛。如春沼魚動。極而吸。如百虫蟄。春魚得氣而動。其動極微。寒蛰含氣而蟄。其蟄無朕。調息者。須似之。綿綿密密。幽幽微微。呼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出。吸則百骸萬竅。隨

姚林漢錄

攝生

本耕本齋

氣以入。調之不廢。真氣從生。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此中求之。

或問孟子日夜之所息。與呼吸之息。何如。曰。此息非呼吸之息也。而亦未嘗非呼吸之息也。生息曰息。滅息曰息。群動于夜焉。歇一元于夜焉。復生。生滅二義兼而有之。嬰兒未離母腹。官神俱寂。一氣綿綿。不鼻而鼻。隨母呼吸。是爲胎息。雲時墮地。如夢忽醒。目開而視矣。耳開而聽矣。口開而啼矣。息不干鼻。而于鼻。鼻開而息矣。及其習與。心爲形役。獨賴。嚮入安。

息不視不聽不言不動。一呼一吸。依希乎在母腹中。名爲夜氣。有氣無心。無心心存。滅息息已。生息息生。騷曰。一氣孔神。今于中夜存虛以待之。今無爲之先。蓋息之時義大矣。

心之所以爲妙者。以氣服其竅。而精從其召也。故盛喜怒而氣逆者。喜怒不如心也。精從其召者。如男女形嬌而精蕩者。亦心使之然也。心清則念清。念清則精止。已上晦卷。

斷際禪師曰。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爲患。隨順。魏林漫錄。高生。

給養不生。貪着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惟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食之爲法。本欲資身進道。食若過飽。則氣急身滿。百脉不通。令心閉塞。坐念不安。若食過少。則身羸心懸。意慮不固。此二者非得定之道。若食穢濁之物。令人心識昏迷。若食不宜之物。則動宿病。使四大違反。此爲修定之初。須深慎之。

調身之法。初至繩床。卽須先安坐處。每令安穩。久久無妨。此當正脚。若半脚坐。以左脚置右脚上。牽來近身。

今左脚指與右脛齊。右脚指與左脛齊。若欲全脚。卽

正右脚置左脚上。次解寬衣帶。肩正。不令坐時脫落。

次當安手。以左手掌置右手上。累手相對。頻置左脚

上。牽來近身。當心而安。次當正身。先挺勁其身。并諸

支節。作七八反。如按摩法。勿令手足差異。已則端直。

令脊骨勿曲。勿聳。次正頭頸。令鼻與臍相對。不偏。不

邪。不低。不昂。平面正住。次當口吐濁氣。吐氣之法。開

口放氣。不可急急。綿綿恣氣而出。想身中百脉不通。

處。放息隨氣而出。閉口鼻納清氣。如是至三。若身調

和。但一亦足。次當閉口。唇齒纔相拄著。舌向上。嚮次

當閉眼。令斷外光。端身正坐。猶如莫石。無得身首四

肢。忽爾搖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

爲調相。云何爲風相。坐時鼻中息出入。覺有聲。是風

也。云何喘相。坐時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

也。云何氣相。坐時息雖無聲。亦不結滯。而出入不細。

是氣也。不聲不結不滯。出入綿綿。若存若忘。資神安

隱。情抱怡悅。方是息相。守風則散。守喘則結。守氣則

勞守息則調

調心之法初入亦有二義一者調伏亂想不令越逸二者當令沈浮寬急得所何謂沈相若坐時心中昏暗無所記錄頭好低垂是爲沈相爾時當繫念鼻端令心住在緣中無分散意此可治沉何謂浮相若坐時心好飄動身亦不安念外異緣此是浮相爾時宜安心向下繫緣臍中制諸亂念心卽定住則心易安靜舉要言之不沈不浮是心調相

魏林漫錄

養生

十 精石齋

凡人病發多途畧舉不過二種一者四大增損病相若地大增者則腫結沉重身體枯瘠等百一患生若水大增者則痰陰脹滿食飲不消腹痛下痢等百一患生若火大增者則煎寒壯熱支節皆痛口氣大小便痢不通等百一患生若風大增者則身體虛懸戰掉疼痛肺悶脹急嘔逆氣急等百一患生故經云一大不調百一病起四大不調四百四病一時俱動二者五藏生患之相從心生患者身體寒熱及頭痛口燥等心主口故從肺生患者身體脹滿四肢煩疼心悶鼻塞等肺主鼻故從肝生患者多無喜心憂愁不

魏林漫錄

養生

十 精石齋

樂悲思瞋恚頭痛眼闇昏悶等肝主眼故從脾生患者身體面上游風偏身瘡痒疼痛飲食失味等脾主舌故從腎生患者咽喉噎塞腹脹耳聾等腎主耳故治病之法亦有多途舉要不出止觀二種云何用止治病師言但安心止在病處卽能治病所以者何心是一身之主譬如王所至處群賊迸散臍下一寸是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經久卽多有所治有師言常止心足下莫問行住寢卧卽能治病所以者何人以四大不調故多諸疾患此由心識上緣故今四大不調若安心在下四大自然調適衆病除矣云何用觀治病師言但觀心想用六種氣治病何謂六種氣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噓六咽此六種息皆于唇口之中想心方便轉側而作綿微而用有師虛若能善用觀想運作十二種息能治衆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滿息四焦息五增長息六減壞息七緩息八冷息九衝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補息此十二息皆從觀想心生今畧明十二息對治之相上息治沉重下息治虛懸滿息治枯瘠焦息治腫滿增長息治羸

損滅壞息治增盛。煖息治冷。冷息治熱。衝息治壅塞。不通持息治戰動。和息通治四大不和。補息資補四大衰耗。已上天台大師

善用藥者不治已病。止乎其未散。觀乎其未昏。方止方觀。而未嘗昏。未嘗散也。陳堂中

但用意卽是不忘。但忘卽不能以意照。然則二者不可兼乎。曰。中峰本禪師曰。心無不存之謂照。欲無不泯之謂忘。忘與照一而二。二而一。纖毫不染。徹底清明。未嘗不忘。未嘗不照。

魏華漫錄

新生

主

耕石齋

夫欲修道。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疑空心。不疑住心。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定觀經

上機之士。念苟不起。連息亦不必照。但覺念起。只用調息。晷照一照。無念卽止。不可太着急也。性空禪師

所呼者自己之元氣。從中而出。所吸者天地之正氣。從外而入。若根源牢固。則呼吸之間。可收天地之正氣。若根源不固。則所吸天地之氣。隨呼而出。身中之元氣。反爲天地之所奪。傳道集

真隱之深者。身心俱隱。身隱之深。則人倫不能見其迹。

心隱之深。則鬼神不能察其意。

凡修煉之士。七世祖父之前。曾用兵用刑。有傷人之一命者。天律甚嚴。其往返報復之理。尚不可免。况丹道乎。是以陰陽未著于神天。功行未及于人世者。未可言丹。

四百四種病。宿食爲根本。

精滿不思色。炁滿不思食。神滿不思睡。已上真諦

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采上屬于心。心君火也。怒則傷肝。而相火動。則疎泄

魏華漫錄

新生

主

耕石齋

者用事。而閉藏不得其職。雖不合。亦暗流而潛耗矣。是故欲保元精。當知息怒。

人在胎中。不以口鼻呼吸。惟臍帶繫于母之任脉。任脉通于肺。肺通于鼻。故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其氣皆于臍上往來。天臺謂識神托生之始。與精血合根在于臍。是以人生時。惟臍相連。初學調息。須想其氣出從臍出。入從臍滅。調得極細。然後不用口鼻。但以臍呼吸。如在胞胎中。故曰胎息。

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

身者。母令身中之氣有所違。詳如行人欲坐。此從動入止也。將就坐時。先徐行數步。稍申其氣。漸放身體。止氣稍來。動氣漸去。從此而坐。則粗不忤細矣。如坐久欲行。此從止出動也。必稍動其身。或申手足。如按摩狀。然後徐行。不然。細氣在身。與粗氣相忤矣。其餘種種。依此推之。

人未交感。精涵于血中。未有形狀。交感之後。慾火動極。而周身流行之血。至命門而變為精。以泄焉。故以人所泄之精。貯于器。并少鹽酒。一宿則復為血矣。左

地素漫錄

攝生

直耕石齋

有腎屬水。右有命門屬火。一水一火。一龜一蛇。互相牽。勝。膀胱為左腎之腑。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而出。夾脊而上。貫于腦。上焦在膻中。內應心中。焦在中。腕內應脾。下焦在臍下。即腎間動氣。人身之血。散于三焦。晝夜流行。各有常度。百骸之內。一毛之小。無弗貫徹。及慾事既作。命門火動。翕撮三焦。一身之血。至命門化為精。而輸將以去。人之血盛。則周身流溢。生子必肖其父。血微。則形骸有不貫之處。生子不能相肖。血枯。則不能育矣。已上

息觀真詮

髮宜多。梳齒宜多。叩。液宜常嚥。氣宜精煉。手宜在面。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耳。黃庭內經

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者常屈伸。養股指者常步履。

儉視聽以養神。儉嬾嬌以養壽。儉虛詐以養德。儉服食以養生。華子心經

寢卧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飽則傷肺。饑則傷氣。

魏林漫錄

攝生

直耕石齋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僊訣了。已上千金要方

旌陽云。太陽移在月明中。余以為即天施地受之意。即心氣下交之意也。子木子

人之元氣。藏于腹。即萬物之氣。歸于根。用此一念。神潛腹中。即天氣下降于地。氣與神交。猶地道之承天也。天地由此而生物。吾身由此而產藥也。此道至簡至易。再無他訣。只要降念。頭入于氣穴耳。至道心傳。神氣自然。如子母相愛。只為塵情相隔。不得相見。若

了一分塵情即有一分升降劉赤脚
命之蒂在乎息何仙姑

人之未生也居母之腹隨母呼吸無視無聽惟有一息
存焉及其生也剪去臍蒂則一點真元之氣聚于臍
下日復一日神出氣移遂不復守胎中之一息矣
清胎息論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謂之生神去
離形謂之死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超生神
氣相住不出不入無來無去勤而行之是真道路胎

魏林漫錄

攝生

主耕石齋

息經

食穀者智慧聰明食石者肥澤不老食芝者延年不死
食元氣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殺丹經

王叔和常謂人曰食不欲雜積久爲人作害因肥膩餅
饅之屬與酒食瓜果相妨耳高洪養生論

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裏頭縮故風霜亦摧落之人精神
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
行充實雖遇禍患不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間充實無
受患處如何有害

理性如調琴絃緊則有斷慢則不應緊慢得中則琴可
矣又如鑄劍鋼多則折錫多則卷鋼錫得中則劍可
矣全真集

夜之子也善養者披衣起坐靜守其微陽至寅卯而用
之其力不匱使于夜分擾擾興事非第違時少功至
日出而蚤衰矣奚業之就

天資用老不如少學問用老勝于少

凡食當留餘不盡之意蓋人無壽夭祿盡則已未見
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達生錄

魏林漫錄

攝生

主耕石齋

怒後不可便食食後不可發怒達生錄

厚生訓云高年之人骨肉踈冷風寒易中若窄衣貼身
煖氣着體自然氣血流通四肢和暢雖遇盛夏亦不
可令袒露其頸項乃風府督脉所過中風人多從風
府而入須常用紫軟夾帛貼巾幘中垂于頸下着肉
入衣領中至背胛間以護奏理爲妙

夏月尤宜保輔當居虛堂靜室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
有清涼不可當風納涼飲食勿令太飽九戒生冷粗
硬油膩及勉強飲食渴飲果米湯宜煮熱水爲妙

冬月最宜密室溫淨。余服輕軟。仍要煖果肚腹。早晚起。以避霜威。朝宜少飲醇酒。然後進粥。臨卧服涼腸化痰之劑。其炙煇燥毒之物。尤切戒之。

老人之食。大抵宜溫熱軟忌粘硬。生冷其應進飲食。不可頻飽。但頻頻與食。使脾胃易化。穀氣常存。若損令飽食。則多傷胃。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運。故易成疾。然尤大忌雜食。雜則五味相挽。要易生患。已上厚生訓

一日之忌。暮毋飽食。一月之忌。暮毋大醉。一歲之忌。暮

婦遠行。古語

王爾張衡馬均俱胃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無恙者。飲酒病者。食死者。考廢。博物志

念不可起。念起則火炎。意不可散。意散則火冷。

學透性宗。精神命脉自然凝萃。年雖高。丰神華麗。與衆不同。及其至也。機神俱妙。否則必是學未透。精神與

漁光相爲。賴敗。危廡病苦。難以支持。鄧和渠

究其微妙。不出于心息相依之一言。心之依息。以神而取氣也。氣之依心。以氣而攝神也。神爲性。氣爲命。神

氣渾融性命合一之宗也。身心兩字。是火是藥。故曰近在我心。不離已身。抱一長生之訣也。

人之一身。魂與魄而已。神。魂也。體。魄也。學道之人。能以魂載魄。雖登十仞之山。面前止見一步。不作高山欲速之想。徐步輕舉。耳不聞履革之聲。是謂以魂載魄。不知學之人。欲速躁進。疾趨重跨。履聲鏗然。如石委地。是謂以魄載魂。魂載魄。則神逸而體舒。魄載魂。則體墜而神滯。

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宴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

後天渣滓。厚自培養。方教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

睡熟。方能休息。不知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宴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

見。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思慮。一點元神。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

所養。奚啻什伯。是謂通乎晝夜而知。已上王龍溪

人患疾病。百物不食。俱無害。只不食稻穀。便不好。瀕死

奄奄。雜食進。進皆無補。性一吸米汁。便可救。正味。關人生。死。有如此者。賀叔文

生死人間大事。亦人間常事。知其爲常。則不可有畏死之心。知其爲大。則不可爲傷生之事。

病者所繇適于死之路也。欲者所繇適于病之路也。通聲色者所繇適于欲之路也。塞此三路。可以延生。于元時。

發怒則氣外揚而精不固。蓄怒則脉上攻而神愈昏。一旦無常。四肢百骸。且化爲今風。蕩爲飛煙。誰爲氣主乎。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長敢爲。聖人于傷生之事。不敢

魏林漫錄

攝生

三 耕石齋

爲到臨死却不怕。

一念凝滯。便隔斷天地之氣。便是死法。

十二時茫茫萬緒。亦知閒世界。何存百千念。滾滾六塵。須識真主人。自在。真主人。

依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塲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膾。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殽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晴曙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

魏林漫錄

依隱

二 耕石齋

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仲長統樂志論

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覽北堂之明月。記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時之令。奉以周旋。荷簑笠。白屋黃冠之侶。夕談穀稼。露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悅兮愜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盧思道先生論

惡永與遠公居廬山。鎮南將軍何無忌守潯陽。因集流

溪請永及遠。遠侍從百餘。端肅有序。永納衣草履。執錫持鉢。松下飄然而至。神氣自若。無忌謂眾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千遠師也。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遊。石室巖龕。拂手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各花香菓。蜂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毼。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倘有寸陰。願垂相訪。朗禪師召立覺山居書

魏穆漫錄

依隱

二 耕石齋

吏此事遂乖。高祖與何鳳書

嚴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過潯陽。詔舉逸民。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束身王朝。如非山之雲何。南康志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襄陽。率爾休暢。盛弘之荆州記

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蒼

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松柏而蔥蒨。時一寒雲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祖鴻勳與陽休之書

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曠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靈。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異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張繼謝東宮資國啓

魏穆漫錄

依隱

三 耕石齋

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陶隱居集

生平愛嗜。不衣人中。林壑之歡。多與時奪。澄懷清嘯。結宇東郊。頗寄風心。時得休偃。沈休文上陶隱居書

野人幸得托形崇阜。息影長林。對月臨風。事累可辭。舉世孰云同此。陶隱居答虞仲書

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遶火。明滅林外。溪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童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當待春仲。卉木

蔓發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草麥雉朝雛僕能
從我遊乎。王摩詰與裴迪書

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兒既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

坐者皆和互趣所奏雲去日沒梵天月出萬里如練

松陰依依狀若留客。獨孤及虎丘山夜宴序

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

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

陲當今以九疑爲南嶽以崑崙爲西嶽衡華之輩

逸者占爲山居封君表作苑囿耳但若當世識者均

魏林漫錄

依隱

精

限常情率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創也。元結九疑山圖記

白居易曰余自幼追老凡所止驛一二日聊覆黃土爲

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今廬山以靈勝待我幸

獲所好待余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

書終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

言。

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

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曉

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

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

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

恨春歸無處覓不知轉入此中來。白居易遊大林寺序

山樹爲蒼巖石爲屏雲從洞生水與塔平坐而玩之者

可濯足于床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于枕上矧又潺

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土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

垢不待盥澣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白居易冷泉亭記

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杖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

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

魏林漫錄

依隱

精

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已有

踞踞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

也。明馬光獨樂圖記

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履放

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

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東坡真王慶源

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似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

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

林舊遊未見讓優劣也。東坡詩言上人

依山臨壑，隱蔽松櫟，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復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涼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蘇子由九曲亭記

江山寥落，居然有萬里勢。老夫髮白矣，對此使人慨然。古之得道者，以為逃空虛無人之境，見似之者而喜矣，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會當摩挲雙井。

地林漫錄

依隱

巖間苔石，告以此意。黃庭堅跋山水圖

繫馬石背，相扶携而上，篲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蹣履來迎，與之語，勝而頷如。康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蠅鼠緣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鐺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于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隱聞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髻之狀，二三子又相顧。

眠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北山記枕山而立棟宇，因流而蓄池，沼沼結軒，軒明拔拾景象，軒之外有嘉木數株，修竹千挺，蒼鬱蒼翠，嫋嫋瀟瀟，播為疎林，舒為濃陰，舞清風，搖蒼煙，影明月，漏山光之窈窕，蔭碧沼之漣漪，禽鳥宅其幽，龜魚息其陰，左右青山環合，映帶藍黛之色，與天連碧，四時不凋，眼界常清望之宛然，如在圖畫中。蓋此軒之佳致也。主人與客日飲于其間，寒光入座，秀色可掬，明瑩不勝冷。

地林漫錄

依隱

襲襟宇，魂清氣爽，後杯不能發其醉情，舒興遠高歌，不能寫其逸觀者在旁，疑其壺觴几席皆圖畫中物，賓主僕從皆圖畫中人也。王十朋錄畫軒記

僕誠不自意，乃于寒舍千步外得一坡陀，溪山泉石四妙畢具，委曲周遭可十餘里，蓋其景趣兼盤谷環滁而有之，而其曠遠縹緲或謂南樓劣焉。騎馬囊飯朝往夕還，率以為常，而山外事一毫不接耳目矣。文天祥與

朱太傅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

風送水聲來耳邊。張晉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簾愜
昏眠。取簾各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
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妨。須臾客去主人睡。一半
西牕無夕陽。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肩稜重。就枕方
欣骨節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牕殘日已無多。果僧
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
瓦枕虛堂坐。臥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石
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
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

如林漫錄

卷八

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輒哦此以自解。然每

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

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

知睡味。未易語此也。

癸辛雜識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
常隸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其
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域。胸
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按足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
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

亦涼矣。

孫尚書尺牘

閒居勝于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于暑月見之。自
早燒香食罷。便可岸巾。袂袒。裙軟從事。藤床竹几。展
轉北牕。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
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
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適而止。其爲樂殆未可以一
二數也。

經鉤堂雜志

一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岩山。覽觀天地石壁之勝。尋
姑胥臺古跡。若司馬子長。蘇長公。悲世憤俗。

如林漫錄

依隱

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跡觀以

不肯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指點。數螺

芥。舟泛泛。杯水。中者。當以銅官離墨。因並吾寄止。公

政着白雲滅沒處。杜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

表見于當世。真爲之泣下沾襟也。

倪瓚與介石

愧林漫錄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瞿式耜撰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萬厯丙辰進士

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進文淵閣大學士兼

兵部尙書

大兵下廣西抗節死之事迹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

一年

賜謚忠節是編成於崇禎丙子襍抄諸儒之言分爲學

問居心規家耐世在位積德讀書究竟攝生依隱

十篇儒異兼陳蓋林居時錄以自警大旨歸於爲

善而已非辨別學術之書也

掌錄二卷

〔明〕繡雲居士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福申

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掌錄無卷

數》提要

昔人云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幼覽斯書以為解語比
稍長知書未嘗不笑其言之鄙也夫談古誅今嘯長吟哲人
所謂清修慧士目為瓊府何當復與轅下齷齪較洪纖耶予僻
愛古文奇字顧貧無所得又不能如古人備直讀書徒抱桑生
之恨間從親友假觀亦往往得異語而性又善忘因以涉獵之
餘隨筆錄存暇日開篋讀之意欣然樂也居平嘗作妄想願得
於林泉勝處開葦菴數楹候曉映日椒園守戶環瑯環羣玉之
瑤而以身穴處其間不履不衫行歌寤答吾老此足矣則且仰
而笑曰碧翁翁其相許乎哉客聞而謂之曰子薄南面百城不
足為而斤斤於匏瓜之繫日而月之星而辰之飢斯渴斯吾界
子之殆已

歲庚戌六月既望繡雲居士序



易者虛煙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易者取其變也。象者茅犀之名。佈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祥。象者取於幾也。象者大荒之獸。人希見生象。按圖想其形。故曰像。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狀也。木經曰。爻者交疏之窻也。其字象窻形。今之象眼窻也。爻取於旁通。卦者應有大小也。卦爻名義

請易者知有先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令古文。而

不知有中。文。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李氏曰。啟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合為一。故李白母夢長庚生。白字太白。鄭樵云。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東。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西。故日將沒則西見。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相近。當有舛誤耳。詩輯

元鳥生商。元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元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于意。簡狄以元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事作頌。以神之耳。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日。值始電虹見之候也。帝俊

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亦將曰黃帝生於虹。帝俊之子。生於十日。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值箕也。蕭何為昴星。生之日。值昴也。古毛詩注

齊燕平之月。注此年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注此年月。子產

立公孫洩。古書傳多有明年明日。若明月。僅見此耳。左傳注

禮記言玉之德。白乎尹旁達。古注。乎尹。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

膜之膩也。與今注不同。元植出門行咏。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

如言。剖則浮筠膩。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周禮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

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節。恭黃山谷云。豈今

細民棄妻手摹者耶。

周禮司膳。氏主夜覺者。疏云。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

之夜覺。

秋官有屋誅之文。當是漢人下蠶室之類。鄭元疏為夷三族。大

非。

水潦降。不獻魚鱉。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為魚鱉。故不獻。

內則卵齒讀作鯢。國語亦云。魚禁鯢鮪。皆以鯢為魚子。莊子乃

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旨也又以目通指曰瞻瞻與瞬同史云頭指氣使亦是以前通指也陸佃易文觀我朵頤注云以前通指曰朵劉敞漢書補注躡足附耳以足通指曰躡

詩夏屋渠渠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屋也以爲屋室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蓬豆大房注大房主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矣

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齋拜以爲先屈

一膝如雅拜即今拜也

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祥雪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通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遜責在人公

一陽生於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故北爲陽一陰生於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故南爲陰

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然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合九辨二章爲一以協九數亦可笑也古人言數多止於九

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曰行李使人通聘問者按古文使字從山從八從子豈誤以李字爲李字耶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于酒食坎樽酒簋二困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酒食

經史中宋注音甚顯而傳訛不諱如魁梧梧字去聲見西漢枝梧梧字音梧見項羽傳膠生聲見莊子權酤酤字上讀切見武帝紀餘如此類甚多

史記前漢莫頤侯莫音郎史游急就章莫本與房裝糖爲餅地理志潁川郡定縣有東不義襄城有西不義即封地也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世但以古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爲露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翻翻蘆蘆貧鬼相責无有歡怡一日九結又如幽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帶如帶長尤爲奧妙帶短即毛詩首如飛蓬也解我胸吞即毛詩憂心如擣也酒爲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文山鴻豹肥脂多脂鴻名鴻豹以鴻善食鴻爲鴻之約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兩如且飢即詩起謂飢據韓詩作朝飢言朝飢難忍也又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焉遊暑

避暑也。此即用詩甘棠事。避暑想甘棠。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
聽訟于甘棠之下。似非。夫成周制度極備。豈以召伯之貴而致
里老爭難訟事乎。其曰辟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
村之事。皆有神經史。不但為修詞一助而已。

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元注曰。鋤者里宰治處。
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即今之

春秋感精符。冬至雲迎送日來歲美。故冬至多用書雲事。

婦娥。字始淮南。其實誤。常儀為婦娥。耳常儀官名。左傳有常儀。
靡其後也。訛為娥者。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皆音娥。

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元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漢
碑凡藝義皆作藝儀。可見。

羅泌云。日月為易。而文正為勿。勿者月影之散者也。故曰散于

日下。則為易。散于日上。則為留。相對為明。相對而虧曰昃。昃即
昧字。史記昧真作昃。莊子昔吾昭然而合。物然。

周禮輸人注。鯉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漢氏之苞。王褒洞簫賦。
常得謠為洞簫。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蕭名而稱謠。亦甚

奇。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宗嘉。案音森。姓構見。

漢食貨志。臨苗人姓。傳其姓也。傳其名也。

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鄢人。呂覽高
誘注。

髮姓見賈誼引髮子。閻參複姓。見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閻參。斑
濕姓見佛圖澄碑。澤本姓濕。

史記注。仲雍字熟哉。以哉為字。僅此。

司馬遷父名談。史記改談為同。以古音談與同同音也。急就棄
以談叶桑是也。明帝諱莊。改莊為嚴。以嚴亦音莊。殷武詩叶音
是也。宣帝諱苗。改苗卿為孫卿。亦然。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為第一。唐時重族系。雖帝系之
貴。亦屈居第三。而隴西第一。則隴西之與唐室不同族也。明
矣。

楚有兩莊路。漢有兩王莽。樂府有兩莫愁。南朝有兩劉琨。文人
有兩王褒。兩蘓子卿。五代梁有王彥章。吳亦有之。

張平子。西京賦。上辯華。以交紛。下刻削。其若削。辨古班字。又音
訛。

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隄。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山亭序。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尸子曰。鴻鵠在上。杆弓矟弩倚之。若發若否。問二五弗知。非二

五難記欲鴻之心切也

苛，小草也。今但知苛刻字。藐，紫草也。今但知藐然字。葦，染草也。今但知志葦字。

瑟與索同。蕭索一作蕭瑟。
作正
概字

北方謂水曰沉。猶南言潭也。沉亦音潭。

男子曰白哲。女子曰白晳。草曰白葩。雪曰白皚。羽曰白皠。霍。

說文。縹青絲綬也。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綬之綬。後

漢有犂犛郡一作歐歌字從戈犛犛也繫船木也江水迅急難濟立兩犛于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渡也

天文織女主壽女須女主賤女貴則嫡賤則側
魑魅字漢碑作禱祿字從示亦山神也

杜牧之詩浮生長匆匆忽遽也 顧氏家訓

水衝岸，杜曰：埤，俗作埤，非。

孔子曰。以一合十曰士。以一貫三曰王。

嘯一作歔 唉一作歔 咄一作咄 咄一作歔 嘆一作歔 歔一作歔 歔一作歔

嘔
一
作
歐

刺斷草也

兩桂交陰曰樹

韓詩內傳東西耕曰從南北耕曰由。呂氏春秋管子言考農使
稷為由錢謙神農幣文農作由蓋二字通也

古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木。春木

也南方之孤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孤以桑桑者

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

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
是棗亦可稱草語。出青史子。按青史子漢志五十篇。今僅存胎教一

早 王

列子云永生伯子名出行經垆外宿于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五行志立五更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宜作更誤矣

楊龜山云、逍遙遊一篇、予思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叱聲謂之高、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嗶嗶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戲戲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胡胡吁吁然、五音解

變宮變徵史謂之閏宮、閏徵、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之上為旦。日入一之下為可。可古昏字。

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始此。以其朝夕近君也。世誤為宰相號。據此則射音故。不當音夜。朱公語錄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驚濤奮滿。辭而不流。若長鯨蒼虬。偃而不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皓月明星。雲霧蒙蔽而不得出。

古義三畫均為玉。二畫近上為王。王加二曲于旁為玉。音治玉之工。周官玉人是也。

辛璋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并書。非義之也。

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寮窻也。古人謂同官曰寮。以齊署同寮曰義。

說文。緡青絲綬也。音閏。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緡之綬。爾雅。緡似緡。組似組。東海有之。皆草色也。堦水埒也。一作塋。剗斷草也。

離字音楚。去聲。齒怯也。玉篇不載。

古者字未有反切訓釋者。但曰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宋周永始作四聲切韻。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為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恢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各

自名家。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之廢。本朝景德時陳彭年。晁迥。咸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著為格。又景祐四年詔以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畧。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單聲與疊出字皆於字下注之。蓋令所行禮部韻也。舊永錄越絕當作越。紐論衡曰。吳君高作越。紐錄即絕字之訛。書以紐名。猶漢傳例也。

爾雅廟中路曰唐堂塗曰陽詩不入我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猶下堂

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

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既去孟子不遷以隱語作銘

越絕隱語見作者姓名在篇末曰以去為姓得衣乃成隱衣厥

名覆有米覆之以庚隱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隱鄉人不直自斥

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言同以口為姓承之以天隱天

楚相屈原與之同名隱平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

著者也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滸匿方云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

魏伯陽以妾時去宮與鬼為隣云云隱其姓名於參同契

范子有計然姓辛名文子因其善計算而精研故號曰計然又

作研又作計倪漢碑作荅研

扶風縣夫子廟碑字地作墜三作式道作衡子作塢光作光唐

作發天作元善作善遊作選曹作春作碑者唐大歷二年丁未

駕部郎中程浩

老子盜案韓非解云字者五聲之長字唱則衆樂皆和太盜唱

則小盜和故曰盜字

冬至賀古無有也其始於漢乎漢雜事曰冬至陽生君道長故賀也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與歲除夜為對蓋閏音

也余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項傳是夕冬至除夜乃知

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處反則

所謂冬至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吳門風俗多重至節謂之肥冬瘦年

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見莊子釋文易牙名垂見孔穎達

左氏疏達家之弟名鴻起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園公姓周名

乘字宜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麻字少通見崔氏譜

司馬彪莊子注莫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伯樂星名掌天馬孫陽善御故名

黃帝史術人蒼頡作古文家姓族剛氏術音

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

東京賦云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注小人與君子為隣堅如

金惡如虎何祖敬詩云望館離金虎五臣注云望館月御也西

方金也七宿昂畢之屬皆金虎也星經云昂西方白虎之宿太

白金之精太白入昂金虎相薄主有兵亂兩字異解

唐書載鄭虔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為管、取、碎、小之義今說

為會粹義取純粹失之遠矣補真子錄

煙人之世天下多水教人以漁

夏少康作箕帚為曹氏作碑伯益作井

太子率更令秦官知宗族禮樂刺漏之事

唐置侍御史六人取其長一人知雜端謂之端公

後魏立監福曹又改為昭元司掌僧道二教百官舉要云隋有

慶善監唐改為功德使

今人但言東道主人不知有北道主人事出彭寵碑

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其一也主泰無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建辰之月祭

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讀書偶

後苑視苑事有大主管使臣謂之暖蓋官又有煎煑使臣白簡

愁憂也集韻音曹揚雄有半字愁音

梁四公子一人姓蜀音名閻反孫元一人姓魏音名杰天

齊人一人姓魏音名顯浩湮人一人姓仇音名齊魏五阮人

蜀出揚雄蜀記闕出公羊傳世本字作簡魏出三齊記然出竹

書魏出隴西人物志讀出世本及廣雅仇出太一符臂出史記

孫元焚山名浩澤洮湟之門二水名五阮鴈門也文品雜錄

山海經曰夏后開土三墳於天得九辯與九歌注云九辯九歌

帝樂名離騷本此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為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

後世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文士騁奇可盡信哉

晉代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

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矣然裴之欲而無厭自貽伊

戚徒能言之耳坦之忠鯁殆不愧云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

復者乎

嚴僊與許由為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見蜀本紀應曜居淮上

與四皓同徵而不出見海錄碎事擊虞字伯陵隱於沂山司馬

遷以書招之不從見高士傳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其

風節又峻于莊光事僅見於寰宇記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楊津自楊惜曰

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千里外駒齒未落

已是龍文騷衷之中更齊飛兔

王良字子期見韓非子

辛甲為射太史七十五諫而去。後周人封之著書一篇見漢書藝文志。

戰國策人名有董之紫紫董姓也之紫著名也。

伍負負字音選見唐負半十傳。

符堅以應圖識文改姓其字從草音蒲左傳符苻亦音蒲。

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金猶以為難神

武乃指屋角令識之陸渭南晚晴詩屋角明金字漢流作穀紋

用此事也。

七十三歲揚雄擬經六十三齡平津封策。

茂歷職去見晉書華庵漁父見廣異記。

山海經稷之孫曰叔均始作耕牛。

田蚡罵實嬰曰一禿翁北齊武成帝小字禿翁唐盧從愿帝稱

為多田翁實嬰人稱曰禿翁陸羽自稱曰桑苧翁杜牧自號

曰幾川翁。

張師雄人嘲之曰塞翁桓沖小字霸得暇元結曰溪明石崇曰

齊奴潘岳曰檀奴皆小字也後漢古弼帝目為筆頭奴梅聖俞

呼謝師直曰錦衣奴。

五代李愚為相非經濟才廢帝謂之痴飯僧。

有人讀書把卷即墮梁人因呼書卷為黃嬭謂其怡神如嬭也拾遺。

隋煬帝作景陽井銘隱隱尚可諷有云前車既覆負乘將沒

唐明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

者皆以新戒刻石。

癡宰相楊再貳宰相楊再貳宰相楊再貳宰相楊再貳宰相楊再貳

曲子相公五代本傳看馬僕射唐李德雅伏獵侍郎本傳

斗酒學士唐王績朱儒侍郎唐李德雅

博陵王崔元暉曾孫熙大和八年九月中因熱疾死王追去至

到官廳有一大樓入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貴人姓名將

相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僚姓

名河東記。西京雜記作崔暉。

昆明池曰神池靈沼堯治水訖停船於此蓋堯已有池漢特因

而深廣之關中記。

不夜城在陽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城故名齊地記。

海邊有鮑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多得異物番禺雜記。

匡谷先生姓匡名谷商周之際避世隱居廬於廬山故號為匡

廬廬山記。

張儀樓、張儀築城時、以城勢稍偏、建此樓以定南北、又海棠樓

李白所建、以會僚佐議事、裴坦為記、成都古今記

名山大川、登臨之勝、多在於西、故汝陰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

嘉之峨嵋、岳陽樓、齊安之臨臯、金陵之心賞、白雲揚之平山臺

蕪之姑蘇、荆楚之雲夢、鄧之白雲、滁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

庚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彼東北南未必無勝地、恐不多數耳

武林之西湖亦然

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而行不蹉跌、人

謂睡仙、續仙傳

虎邱舊名海湧山、閩閩昇後、金精之氣化為虎踞其巔、上故名

伽藍列于東西、樂天有東武邱西武邱詩、避唐諱故曰武海虞

山、有名室十所、即太公避處、楊修郎中嘗作詩記其事

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獸、北名冰井

大溪山在廣州境內、山有一洞、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人士預

備墨濡紙刷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跡、隙若鐫刻者、以墨刷

其上、以紙覆之、將暮而出、洞亦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兄語或藥

方、亦有不咸字者、然所得皆不同、用無不驗

五峰寺大木多栗、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著處

必生蟲、久則偏身瘡爛、以至於死、故五峰寺在萬山中、而獨无

虎

陝西鳳州妓女不畫眉、而手皆纖白、境內柳色尤可愛、與他處

不同、又公庫中多美酒、故世言鳳州有三出、曰手、柳、酒、

徽宗築壽山艮嶽中、有屋外方內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

八館、屋圓如規、有御製艮岳記、及蜀僧祖考作華陽宮記

金陵圖志有遊笛步、乃王微之遊桓伊吹笛處

天街兩畔多槐、俗號槐街、曲江池畔多柳、俗號柳街

崑崙山一名崑崙君山、一名崑崙宮、武當山一名蒼嶺、普陀山一

名梅岑、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復山一名胎、管街山一名卷、周襄

海一名岱洲、陸子

巫山、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師、生為尊公、死為貴神、封于此山

因以名之、郭璞巫山賦

齊有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管仲法也

海濱人曰、遠望海水似高於地、如岸焉、楊帝望海詩、遠水翻如

岸、這山倒似雲

李錫之為崖城令、變苦水為甘泉、凡水之性、味色香皆地之異

脉、有所產、與惠州之佛疏院東熱泉、西冷泉亦奇

鴈宕志、西谷龍湫如井狀、檻中作凹、石壁數仞、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邪斜、正、變化不一、或如散珠、或如驟雨、或如飛雪、或如輕烟、或飄轉中斷、或左右飛流、或直下如注、雷、或屈曲如蛇、蜿蜒觀者每立於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向人、亂洒、衣帽濡濕、或大注如晴雷、或為風所逼、盤桓不下、皆奇態也、匡山不及遠甚、彼以名聞天下者、路當要區耳、

十七阮子胥諫吳王曰、齊晉豈能越十七阮以有吳哉、

王勃寺碑、高臺與鴈塔俱平、曲岸與猴池共盡、即鴈江

海船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烟、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峯、若壑、見黑

氣水也

滿山一名天柱山、三峰鼎峙、蔽日拒雲、

梁宣帝七山寺賦、神靈岳出而獨立、仙的皎皎以孤臨、壑之四

回者曰、巖峰之尖射者曰的

庚信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呂氏春秋、猛獸以尾為城、以角為城、

說苑、蠃者宜禾、汚邪者滿車、蠃螺之背微高、原田形似之、班固所謂原隰龍鱗也、汚邪隰田也、

宋國有梅社、蓋北社也、太社松、東社桐、南社梓、西社柏、

王韶之始興記、云連州水下流有縣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竭、貴州城外有漏汭、一日百盈、百涸、應漏刻焉、

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深澗、中翻石見解、散之、南康記、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冰、去而平理、彈之、有好聲、筆歸

崇陽、費錢六十萬、崇崇道嘗以錢三百萬買之、虞世南夫子

廟初刻碑、

紹興一士人家、有一異石、峰之趾有穴、中有水、應潮自生、可供

研滴、

東坡之小、有洞天、石下作一座子藏香爐、引數竅、正對岩岫

間、每焚香、則烟雲滿岫、今在山谷家極珍之、嘗與告身同置、

元章相石之法、曰秀、曰瘦、曰皺、曰透、

北人打圍、一歲各有所獲、正月釣魚海上、二月三月放鵝、號海

東、青打鴈、四月五月打麋鹿、六七月於涼淀坐、夏八九月打虎

豹、直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使遠錄、

海邊有魅、市夜半而合、鵲鳴而散、人多得異物、昔為雜記

富洞以九月為年、及三年一犒、名大設、漢書、東夷、

漢傳載蘭子豫言終今有續續細白磨以旬月而成者名模子布

中國以月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滿謂之白月自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為額沙茶月即鬼宿名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為室羅伐梨月即柳星名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即翼星名黑月或十四或十五月有大小故也

勿斯里國每二年必有一白髮人從江上出坐石上國人拜問吉凶其人不語笑則年豐悲則飢疫其國百年不一雨止有一大江不知其源水極甘滋浸田四十日水退而耕又有紐葛尼建廟頂上有鏡如他國盜兵來先照見之

晉書載記紫角端掩月步搖翹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還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此為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為步搖後訛為慕容因以為氏西南夷人自稱曰場徒陽方言巴濮之人自呼阿陽陽之言我也爾雅引魯詩言陽如之何我奈之何也

西域一歲分三時以寅卯辰巳為雨時午未申酉為熱時戌亥子丑為寒時八節以風分八各四十五日也

元裝西域記凌山蔥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夏不解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出山有一清池亦曰熱海以其對凌山不凍故名其水未必溫也

西域以六為伊字最尊如中國天子也蒲曰伊蒲蘭曰伊蘭皆加以尊稱伊蒲塞即優婆塞中國譯為近住伊蘭即中國塞蘭香也塞蘭通

董子推陰陽術雨多則開北門旱則開南門

雷多作於戌巳日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亢壁二宿直日則可免餘俱不免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請書偶見水星春見奎妻夏見東井秋見角亢冬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晨見候之於東方夕見候之於西方

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不見耳太陰元精石皆六棱是其證也

俗語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

好晒麥非無據也。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和，故無雨。驗之風電亦然。

內典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傳名，為陽談。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為流水。

天文織女主貴，須女主賤。女貴主則嫡女賤則側。

洪邁老圃賦：織女耀而瓜薦，大昂中而芋食。春秋元命苞：織女

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仲冬昴星中收芋菹。

蕭雲宋符瑞志：蘭雲南齊書：雕雲自威粉雲，為提詞紛鱗雲山谷詞集。

皂雲東方朔占：雲漢書：波水而雲散，紫雲如亂髮。漢書：覆車雲易：赤

繒雲韓

韓雲如布，蜀雲如困，齊雲如絡，周雲如輪，宋雲如車，魯雲如馬。

趙雲如牛，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衛雲如天，楚雲如日，秦雲如行

人一作其人

元好問詩：映而東南來，自注：映與快同。見魏志：子昂有映雪帖。

快今作

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

唐小說：中霄諒有輕瓊冷絮舞長空之句。

渤海碣石之間，雲氣正黑色。華山河南，氣色上赤下黑。幽薊之氣如長蛇形，濟水之雲如黑猪。東齊之雲如青龍，淮海之間氣如瀑布，渭水之氣如白狼尾。東海之氣如懸燈，附漢亦如圓蓋。江漢之氣如掛杵，東齊吳鄭之間謂子氣如絳衣。趙冀之氣如黑牛尾。唐郭守望氣經

千歲靈龜上有白雲常聚，雲氣多黑潤者，其下有潛龍，鬱鬱蔥蔥，隱隱隆隆，佳氣也。綿綿絞絞，條條片片，兵氣也。澤澤皦皦，女子氣也。如藤葉掛樹者，寶氣也。紫氣如樓者，主氣也。絕氣有銅紅氣有瓊，為璘褐色，為鐵赭色，雲氣下垂，不可以掘。

蜀西南多雨，名曰漏天。子美詩：鼓角漏天東，自秋分後過去，環之入雲，吳下白入液。

漢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木、鳳火、麟土、白虎金、神龜水。其五行之序，則木焚生火，火化生土，土生金，金溲生水，水液生木。五者修其母，則致其子。

宋人秋日書啟：金鰲扶序，玉宇剪涼。又金鰲平分，碧虛如拭。皆奇語。雜興

呂氏春秋云：五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注云：昔終也。三葉，蒼芣、蓬蒿、蕒也。三葉死，則大麥可獲矣。

器用謂之什物。蓋成周軍法以五人為伍，二伍為什，供其器物，故通謂什物。漢書

今人謂拙直者為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縑白紵衣。

今之屋翼謂之搏風，又謂之榮。本斯干詩：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為榮。故云榮也。

白人呼少年子弟曰妙子。

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為所。

南朝呼食為頭，以魚為斗。梁斜律生魚若干斗，呼筆為奴，為材。

簡文答徐摘書，特設書帳，乍置筆牀，四管為一牀也。以墨為螺。

為量，為圓。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斜律御墨一量，十二圓。以紙為蠶，為枚。簡文答湘東王：紅箋二十番，送色紙三萬枚。北戶

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故沈約云：謝元暉善任，秀升工筆。約兼有之。又庾肩吾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謝朓沈約之詩，任防陸倕之筆，任防傳有沈詩任筆之語，往時諸兒謂詩為詩，筆非也。

詩句多用未渠央，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讀，按庭燎詩：夜未央，注：夜未渠央也。渠其據反。當呼遠，謂夜未遠央也。古樂府

王融詩：調絃未遠央。史記尉佗傳云：使我居中，何渠不若。漢書作何遠，蓋可驗也。野客叢書

京兆尹新上任，老吏多於石橋看行馬，以下其行事。若上橋馬行速，此尹必善。若馬行遲，尹必嚴惡甚惡。西京雜記

九齡當國，李林甫欲陰中之。九齡作歸燕詩，贈之。海燕何微眇，東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但見玉堂開。樓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知其意，恚怒少解。明皇雜錄

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卮酒。家前常成泥滓，大中末有諫官奏請賜諡，曰：上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諡，後敏

中相為奏立神道碑。河南尹盧真為刺傳于墓側。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步金，洪水壞之。今復葺於旁里許。

彭澤縣在江東崖山，峻峭，但有西照，無東日。

杜二丈和叔說：往年史沈都下鞠獄，取水精十數種，以入初不諭，既出，乃知案牘故關者，水精承日照之，乃見。暇日記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憚家居。賓客少間，必至弟學舍，與門客燕笑。蔡元度稟氣弱，見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有客則病。燕語

李泌謂盧杞奸邪，德宗稱其小心，泌曰：「小心乃奸臣之態，泌未相時，宿內院，人竊其鞋，送德宗，帝曰：『鞋者諧也，當為邪說事宜諧矣。』」郭家便傳。

米元章喜潔，金陵人段佛字去塵，登第，元章見其小錄，喜曰：「觀此名字必潔人也。」亟遣議親，以女妻之。軒渠錄

退之謂京師富兒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樓，然予觀退之亦未易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所謂出二得一合彈琵琶者也。又有詩云：「銀燭未消寢送曙，金釵半醉座生春。」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陶隱居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而無欲往之心，望南巖，暇大澤，知難久止，常欲就之。」

歐陽文忠公問杜祁公何以禦暑，曰：「惟靜坐，可以禦暑。」玉潤雜書

徽宗宗室錢上字榮京，所書紫字自山字一筆下，字字無心，當時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蓋書識之詞也。

皮日休詩：「白日半寫抄本序，道藏仙經載紫微。」夫人撰本序，唐制曰：「未明七刻，一鼓為一。」嚴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五刻，二鼓為再嚴，侍中奏請五品以上官皆集朝常二刻，三鼓為三嚴，侍中以下俱詣西閣奉迎，鑾駕出宮，詣太極殿。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戰武門，豈其先已名戰武耶？」

鼓不預五音，是為五音主，申子錄俱生于蠶，銅寄出於石，作繒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小，鑄鐘則大。

東海之魚，陸一鱗，昆侖之木，陸一葉，聖人知之。志林
食穀都田，衣帛笑露，豈不惑耶？要言

首澤浮鐵，取頭中垢塞紙孔，置水則浮，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筆用羊青，作心名曰羊柱，以兔毫，按羊青使中心高，並去其纖毛，使不聳茹也。筆墨法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蝗蟲，謂需田園而食，次變為蠶，謂貨書食之，又變為大蟲，謂賣人而食。就日錄

陳無已云：「世人以鹿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蓋碑官小說凡九百四十三篇，西漢虞初以其書事漢武帝，其書亦名九百，類。

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調笑拋打曲名，卷波白浦名。又有名者

漢高祖封許負為鳴咄亭侯是婦人亦有封邑也

林謙之詩驚起何波理殘夢自注何使君蜀人以波稱之猶丈人也范氏吳船錄記嘉州王波云蜀中稱尊老為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皆尊稱也宋景宗嘗稱之謂當作嵯魯直貶涪州自號涪翁取嵯魯黃髮義也愛日齋叢鈔

孝宗初臨御留心經術有三過者蜀人宰相薦之上殿驟問之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猶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嘉遂除密院編修米元章字無為秋與僚佐燕集遙望田間青色如蘇元章曰

秋已晚矣劉獲告功而田何復青也亟呼老農問之農曰此稻孫也劉餘復抽餘穗故維色如此元章曰是可喜也而門樓無額即大書曰稻生今大安門是也詩補錄

尤延之表自號錫山胸中甚富時人目為尤蠟燭言能破暗故也

雪川月河莫氏嘗言其先以春秋名上庠偶過酒樓見壁上題云春王正月公與夫人會于此樓蓋輕薄子携妓題此莫即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飢寒也宜哉見者無不大噱

張崇節廬州好為不法士庶苦之常入覲江都廬人幸其改任相語曰伊必不來矣崇歸計口微渠伊錢明年再入覲不敢指實道路以拊膺為慶後果他徙人共徵拊膺錢錢之一本云復

潘孟陽初為戶部侍郎母夫人憂曰以爾人才而居大位禍無日矣戶部解諭再三乃曰當會爾同列吾姑觀之客至夫人於門隙視之既罷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末坐衣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為有名卿相幽閑鼓吹舊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之類為妙偶然亦有經前人紀載者

如三州太守四日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人翁泥肥木尚癯晷短夜甚長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船皆工絕者雅故閑談腹不飽詩書甚於饒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不逮聲利甚於寒骨不脫俗氣甚於癩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飢餓為進道居恒以無事為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為久要理到之言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以致吾老饑信粗旅信奴病信藥老信書後耳日誌

東坡嘗言靜似懶。達似放。余以為拙亦似懶。俗亦似放。新語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八字尚可讀其文云僧盡

烏巾尼多綠鬘。蓋會昌中汰僧碑也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下出玉牌有文曰丙午昌期真人

當出上覺以為異乃御製詔書陳夢事揭於寶籙宮今天下尋

訪異人至乙巳冬乃禪欽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次年金人

犯順始悟曰豈丙午是福祚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

乙巳冬徽宗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

臨天宇王乾坤意頗自得次年金人亂華亦先兆金世界也宣

政雜錄

高展為并州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塗一老吏面

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展謂必神藥問一道士答曰此名地脂

食之不死及發碑無所覩方鎮編年

有士人越牆犯室女事覺到官勒令當廳面試馬光祖出踰牆

樓處于詩題士人吟曰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

處于有心樓謝砌應潛越韓香許暗偷多情還愛欲無語強嬌

羞不負秦樓約寧知漢獄囚玉顏佳若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

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債一本作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為妻也不妨

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翁因就
嫁之成佳話焉

包宏齋年八十九為樞密精神老健賈似道問曰包宏齋必

有術養之術恢答曰服九子方乃是不傳之秘賈欣然欲受其

方恢徐徐笑曰予喫五十年獨睡丸

散樂高崔龜善弄癡態帝令給事捺頭下水良久帝問之對曰

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乃沉汨羅水汝逢聖明君何為亦來此

帝大笑賜綵物百段

王輔運勾骨立有風味朋從目為風流骸骨金陵有官奴極瘦

府尹朱世昌顧余曰亦識生色骷髏否余欣然為得對

楊文公億草制為執政者塗竄意甚不平因取藁本塗抹處以

濃墨傅之就加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問其意曰

此是它別人腳跡由是被點抹者相誑曰又遭鞋底能改齊漫

東坡海外工梁文為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章子厚

見之以為安穩遂再耽僂耳蘇軾詩話

東坡平生詩學劉夢得字學徐李海而晚年妙處不減李杜顏

楊

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應對不廢南史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兄弟讀書精數明風角尤邃于兵書一日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與一老人語甚奇老人勸予勿仕可隱去予問何地可隱老人遂引予入山有大穴焉隨入久之穴漸小匍匐以入約三四十步即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居人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人欲來能相容否答曰此中地濶而居民鮮少常欲人來敢不容耶出酒相飲味極醇而香郁烈殺鷄為黍意甚歡語予曰邇來不幸天下亂一丸封穴不得至矣又曰此間民性雖異和厚同氣不若凡衣服飲食與眾共之子果來勿携

金珠錦繡等物俱無用處但起爭端耳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穀珠璣共眾焚之所享者惟米薪蔬果物此殊不闕也惟計口受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幸邇來遽即封穴矣楊謝而許之迨暮與老人俱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從否于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箱囊所有易絲與綿有布絹先寄穴中後開可試葛巾幅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俟天下果擾亂即共入穴自是不聞先人當令人訪之而屋已三易主三楊所向不可知也及紹興和議成金人歸我三京

予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乎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云予居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予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如先生不忘先人再能寄聲以附諸孤則可訪先生于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通音問宗康舉之昨舉錄

陳留蔡少霞性恬淡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新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屋為終焉計居深處僻水石雲烟境界殊勝一日沿溪獨行忽

得美蔭因就息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為褐衣虎帽人召去隨之遊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矓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惆恍即被導余前歷門堂深杳莫測遙見五人當軒獨立少霞修敬至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不知所謂復為虎帽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下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過良因少霞夙不攻字書即極辭讓虎帽人曰但按文而錄俄有二清童自北至一捧牙箱內有二幅紫絹文書一齋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皆記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師撰良帝西麓源

澤東墮新宮光先崇軒鐵鐵雕玳盤礎鏤檀疎榮壁瓦鱗差瑤階昉哉閣凝瑞霞棲橫祥霓騶虞巡徽昌明捧闥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龜退集聖日俯晰太上遊諸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室互發妙樂竟臻流鈴間撥天籟虛徐風蕭冷徹易遠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于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為虎情人促之憤遽而醒急命紙筆錄記由是充豫好奇人多訪其事有鄭還谷者為之傳用弱亦嘗至其家親見其文筆跡宛有書石之狀殷雲小說

劉繪善為詩文亞於張融而過於周永時人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張融有文集數十卷行于世自名其集曰玉海

芳訊良書慶粉蘭訊宋人四六多用之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素武備誌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嫫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惟劉孝威云錦車勞遠駕駘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堅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繡寶帳至老未嘗敗八十而終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可對與李全戰者見全史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之也安石嘗作曹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誅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子婿門生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人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光諸人為魑魅呂惠卿載入諸謝章曰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至戎馬南驚赤縣成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

李耆卿評文曰韓如海柳如泉歐如淵蘇如潮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鈞答牛享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塘清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春鵲始轉必具籠筐秋蟬載吟必鳴機杼前四句勸耕後四句勸織孟昶文用也

衡山縣志遺逸門一段載云唐寇約與謝觀同在崔喬孫門下以文藻知名約謂觀曰若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

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十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亦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於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文山效之作。黑賦曰。孫賁銜枚之際。半夜失蹤。達摩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連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沙。舍夕照。文山評明月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跡。且燎原事與田單不相涉。一客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高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曰。靈均之嘆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吸菊英。霜清彭澤。信勝舊矣。黑賦亦

非佳。況今別擬一聯云。周庭之列畢。振震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鬚。似鴉翎。五色賦記

三國典略。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撫。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王勃紫電青霜。主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

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以陵顏。繼謝。舍任吐沈。

唐詩雲。仍王謝並。風貌阮何雙。南史。宋孝武選中四人為侍中。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籍何偃為一雙。

韓文公陸渾山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嬌。董彥遠曰。元冥之子曰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芋俱學水仙。是為溫泉之神。

杜少陵何將軍山林詩。苔卧綠沈槍。薛氏補遺云。綠沈精鐵也。侯鯖錄。謂綠沈為竹。非也。綠沈乃畫工色名。鄴中記。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沈色。或木難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沈瓜。以色言也。

唐荊州。涉此寺。齋壁有張璪畫松。符載讚之。衛象詩之。僧元覽悉加聖焉。曰。無事亦吾壁也。覽有詩名。其作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朱文公嘗書之。且跋之曰。大丈夫處世。不可無此等氣象。

陰鏗詩。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上句用張華燭化灰事。下句水煙注。載之。魏受禪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而晉代之。又賈逵祠前碑生金。干寶以為晉中興之瑞。南史。隱逸傳。桂山。蓋湛。非止素琬碧潤清潔。翻成麗場。宋人以麗場名亭。本此。

宗賈黃中幼聰敏。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得意。買此好光景。商君曰。蔣餗。吳起曰。校尉皆素餐意。

草木子曰得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紫姑黃梁也情感巫峽也

妬女廟女介子推妹也在并州壽陽縣也可配洛水妬婦津

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水而死名妬婦津

元制婦人妬者乘驢牛徇部中北齊妬婦賣帚及皂莢

沙漠織寒長風節雪譯子

楚王亡其珠而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而池魚為之殫

掌錄下卷

繡雲居士輯

宋于京修唐書夜令侍婢夾侍和墨仲紙輒得佳句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詰則使婢遶山磨墨運筆措詞宛若圖畫

郭元振落梅妝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驚裙奉參曲終則賞以糖雞卵明其聲也宴罷散九和香敘開錄

揚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株每爛開張宴一株令一娼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罷夜闌人或云花有數聲揚州舊跡

陳元咎宴客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斟而後引滿以盡敬

何克妓于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充知之歎曰此物洞仙

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急以蠟燭燭之妝樓記

周光祿諸妓掠鬢用金油傅面用龍粉染衣用沈水香月終人費金鳳凰一隻傳芳錄

鄭源令婢萱草浣衣萱草報云郎君座多令人手皮俱脫三筆

李紳相時俗尚輕綺染蘇碧為婦人衣紳乃自為小君裁剪池編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以綵綵記印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果清以桂紅膏色永不退史記錄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華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焉
驚社 清異錄

宗是語常帶華藻李儒安曰時方三月坐間無數牡丹花鄭郡名錄

虞松方春謂極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容輕過春江宴錄

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中開七井以雕鏤木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雲林異景錄

呂邱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荀緯克州記

袁利見性頑穢方索謂素生已封三虎郡公蓋識其太蠢也西燕記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羲之鬼字錦

元順本平棋聲與律呂相應蓋用響玉為盤也棋天洞覽

琴愛耕鳳嶺之田以虎綾錦裹犁推之曰勞吾躬耕山神必以豐年相報已而果然述耕傳

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買春錢承平舊集

薛績為宰封九錫文拜墨曹都護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龍巖志

又封墨九錫拜松烟督撫元香太守兼亳州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隣里來看食頃乃滅集異記

又封紙九錫拜諸國白州刺史統領萬宇軍界道中郎將事畢又封硃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部墨軍事長史兼鐵面尚書公前

陳訪得蜀糖餹以蜜投之曰與蜜本莫逆交傳芳畧記

伊處士求人尺寸之帛聚而服之曰飽衣格首集

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二食具遇發火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別傳

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稻水雜之曰少延清歡數日別傳
平洞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盃投之號為換酒文錄

蘓晉作曲室為飲所名酒客每一磚鋪一甌酒計磚五萬枚日與朋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爾仙園記

龍門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于門邀賓客不住者贈過門錢

日費酒錢紙紙二十故懷集

孝經緯曰酒者乳也梁張率對酒詩似乳更堪珍杜子美詩山城乳酒下青雲本此清無底柱于香銀光雲露曲酒舊聞

琥珀酒。蘇皆古酒名。群芳日。玉井秋。香薷林秋露。向茶山酒。

金陵話。中酒曰酒。惡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蕊。鳴。

唐傳載云。時有常茶之家。陶為陸羽之象。置于煬器間。云。宣茶足利也。因目曰茶。臣有交易則祭之。無則以沸湯沃之。近事會元。

陸龜蒙自云。有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

陸季。阮撰茶譜。釋皎然撰。李廌即陸羽也。別作李廌

北苑焙茶之精者。名曰乳頭。金蠟面。

女觀小觀也。蘭糖。紫絲糖也。自然。蔡為餘種也。齊民要術。

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得五斗為穀。得四斗為糲。得三斗為糲。

精字古文作品。象三米形。尤見義意。

干寶周禮注曰。祭用麴。晉呼為環餅。又曰。寒具。今日餛子劉。

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

輕重。壓匡佳人握臂金。則以寒具為餛子。林和靖山中寒食詩。

有客初嘗寒具罷。則又為寒食之具。宋人小說如此。

鹽有五色。漢鹽池賦。燭然溪明。晃爾霞赤。太白詩。盤中只有水。

品鹽。金樓子。胡中謂之玉華鹽。東坡紛紛青子落紅鹽。恩州有。

如絳鹽。蔡邕牧羊月書。自城以西。惟有紫鹽。續漢書云。天竺國。

出黑與黃鹽。

浙西以牛乳為素食。黃子甲向在黃中。見韶陽屬邑乳源民。訟。

於漕司。與民爭乳田。親問何謂乳田。曰。鄉中有地種乳。先掘地。

成窖。以糲米粉鋪窖內。用草蓋之。用糞壤擁之。候雨過氣出發。

開而米已化成。蛹如蠶。蟬狀。取蛹榨汁。以米粉漬而蒸成乳食。

之。韶陽乃六祖顯化道場。而彼處却為此。不知其始。

漢傳載蘭子條言。紉也。今有績織細白磨。以旬月而成。名娘于。

布。漢書載矣

帛幅兩頭縫斷。側足而入。蘭班厚重。下一塊純以紅。范史所謂。

獨力衣是也。雖盛暑不去。去則犯鬼名。訖德帶。同前。

楚王靈夢使人造紅白二墨為戲。及書寫衣服。紅白相配自成。

一家。大唐龍體記。

唐人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耳衣。今之煖耳也。

伏琛齊記。青州有一種桃花。盛開時採之。煉以松脂。遞相纏織。

成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為何物。

飛雲履。白樂天。造元綾為窰四面。以素絹作雲朵。染以四和香。

振履如烟霧。燒丹廬山。著示道友曰。吾足下生雲矣。見樵人真。

此。

成都絲帛鋪有翠色真紅、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縷，微流於翠。」

燦取鮮明也。又東坡牡丹詩：「一朵妖紅翠欲流。」隨筆

宇文氏粧臺記：婦女畫眉，有倒暈粧畫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牡丹、東坡詩：「檀暈粧成雪月明，本此檀色淺赭也。」見畫譜七十二色。

唐有一粒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肉色退紅嬌。」又倡榘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蓋退紅若今之粉紅，今無之矣。紹興末，綠色有一等卑而淡者，謂之不買，卑亦退紅類耶。

銀凡十七：水銀、銀、白錫、銀、青銅、土銀、銀、生鐵、銀、生銅、銀、硫黃、銀、雄黃、銀、雌黃、銀、硫、銀、石、銀、惟有玉、銀、山、澤、銀、草、砂、銀、丹、砂、銀、黑、鉛、銀、五者為真，餘則假也。青霞子曰：丹砂伏火為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火，鬼神畏之。

今之秘色磁器，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造，民間不得妄用。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月越宮，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沈澹，共嵇中散開遺杯。

謝侍郎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以珠急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采月華，經兩秋，即成真珠矣。

蕭子雲雪賦：「輪囷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屠蘇庵也。」廣雅曰：屠蘇，平屋也。魏畧：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屠蘇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庵以名酒，後遂以屠蘇為酒名矣。

文選：「冥火夜火也。」楚詞：「懸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施於雲梯之上者。」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類宮言象廣之半也。」今書作贊宮，非。

古鼎不一禮圖有牛羊豕，惟牛鼎最大，可受一斛。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橫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其

紀黑者云：前、無、稍黑者云：後、黑、紀、稍俱黑而弓面白者為玉腰。

嘗雜犀角以市人莫能知。

鼓不預五音是為五音主。申子

客鼓之節不一，有暗前鼓，集人鼓，鼓設鼓，饗客亦以之，遠近聽

以為準。酒酣少有參商，則鼓聲自變，終夕無他者名客鼓。西域

空侯，樂書云：師延為空國之侯，所製今作笙簧，加竹贅矣。其器

絲木二物，與竹了不相干也。

方四聚五，花六持七。國棋

玉壺銀臺，車箱并闌，皆棋勢名。漢武

棋枰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也。自崇寧後，權茶葉，私販者多

抵罪，乃目茶籠為草太監，言其傷人如虎也。

藝經云、擊壤古戲也、釋名曰、野老之戲也、皇甫謐十七歲、從姑子果柳等擊壤于路、則晉時尚有此戲也、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寸四、濶三寸、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為戲、分部如隨博也、經曰、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擲之、賦曰、因風托勢、罪一殺兩、

韓熙載居戚家山、嘗有蒼頭擊龍水圖、貨于韓、韓愛而不受、為隣家所得、翼日將練、為服忽見釜中浪湧雲蒸、有二物若蠟狀穿物而去、里人咸集、謂為延火、相將撲滅、及視之、惟烟霧而已、韓甚追惜、江南別錄

顧光寶能畫陸湛患瘧經年、光寶以筆圖一獅子于尺牘之一、久獅子目中、臆前有血淋漓、病乃愈、畫怪錄

陳寵曾稽人天寶間、妙于畫、嘗寫明皇御容二圖、妙絕一時、韓子蒼詩、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門前待貴妃、尚覓君王一回、金鞍有意故教遲、程子山題、並轡春風禁御遊、外間底事生心、頭騎驢後日嘉陵道、料得君王始欲愁、

米南宮多遊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畫、後以目所見日摹仿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蔗汁、或以蓮房、皆可、紙不用罽、不畫絹、今有持米絹畫者、皆偽作、

米元暉嘗題自畫瘦馬圖曰、一從雲霧降天闕、空進天光朝十二、開、今日有誰憐瘦骨、夕陽沙岸影如山、畫鑒

子家舊臣楊妃土馬圖、乃幸驪山故事、侍御之前無他仗、但有兩瑞各挾彈前導、意其祇遊戲具、後乃聞與燕遊前以擊彈、代鳴鞘、始知有據、

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而畫講寶鑑竟不知遠公善畫也、遠公禪學之外、能畫工詩、又注詩、殆隱于禪者與、

後魏立監福曹、又改為昭元司、掌僧道二教、百官舉要云、隋有慶善監、唐改為功德使、

僧家所謂戒蠟者、謂剃髮之後、即受戒、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夏、驗之念定者、輕重無差、若氣血耗散、則必散為蜡人矣、

梁沙門寶誌銅牌、記多識未來事、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其文云、僧畫烏巾尼皆綠、鬚蓋會昌中沐僧碑也、

佛言菩薩二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誦律云、人有四種、一粗、二濁、三中間、四上人、

參寥子妙總大師墨潛也俗姓王幼不茹葷即出家以童子誦
子法華經於內外典無所不覽尤喜為詩秦少遊與有支許之
契嘗在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
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為罵而刺諸石宗婦
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人爭寫影蓋不獨寶其畫也
黃門每稱參寥子此釋子詩無一點蔬筍氣體制絕似儲光羲
非近世詩僧所能比也欲集其詩序之不果而卒今有參寥集
盛行多有佳句然以類儲似未堪北面
滿山和尚欲謀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不相離

言人不當離山也

關士開士皆僧撰

婺州僧清蘭園中葦葦變為蓮與晉時長安僧寺忽化為蓮事
相類太平御覽豐年則蝗化為蝦

皮日休詩白日半憲抄木序仙經載紫微夫人撰木序

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粧枕紫玉函

仙藥有太極泉蓋神漢蓋漿之類百陽雜俎

有神降于鄭洛察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
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藥壺于城中賣藥得錢則轉濟貧
乏日惟飲淨水得其藥者無不立愈或自遊江岸瞻眺水日又
或登高引領移日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
一國人之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內輔也外張孔竅即外臣
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又何異君亂于上臣下不可聞說乎
凡欲身之無病必先正其心不使他求不使枉思不使嗜慾不
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內輔之臟腑無難療之也外亦無由受病
也況藥有君臣有佐使君臣定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不然
先自亂也何能救病此又如國家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

為念每見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內以至良醫自
逃名藥無效悲夫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還一丸
藥自吞謂眾人曰老夫罪限已滿今却歸島上俄化白鶴飛去
衣與藥壺並沒于水求尋不得

王暉種黃精虎為之耕豹為之耘出入乘之亦具驕轡行鞭
杜蘭香降張碩家碩問禱記何如香曰消磨自可愈疾淫祀無
益蘭香以藥為消磨別傳

宗人紫芝贈李道士一聯云教人知適甲笑客問勾庚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嘆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吾平生
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踰年終既斂通身透明肝膽筋骨歷
歷可數自昔醫書不載此症坦齋筆

張夢符說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忘雅堂雜抄

馬好啗人取僵蠶塗其上唇即瘥

取門東赤黍漬以狐血陰乾飲酒者取一丸置舌下以酒吞
之令人不醉淮南萬畢術

金刀傷用獨元大栗研末傅之立愈或含容用生葉嚼傅亦有
驗

齒腫痛用黑豆酒煮取汁漱之

鄭鶴臚有杖瘡方用水蛭為末和朴硝少許調于瘡上屢驗潘然齋視聽抄

用向南桑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成瓶
中遇渴飲之治嗽

病眼生赤瘻者取田螺一殼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于露中曉
取則肉化為水以水滴之赤瘻自消

用田螺犬蒜車前草和研為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小便旋而出
數日即愈治水腫

白錫能治魚鱗試之果驗

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研之易為細末

香白芷為末入鴨嘴膠香膠各少許洗盡患處敷之治蛇傷
最驗後集

蟲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丹之或合服之不吐
則下范石湖集

王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薑金鹽母又曰寧得
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
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即五加皮也

明蔓草折以為炬能照見鬼物亦曰洞冥草採以藉足入水不
沈

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曾
塔最多彼人呼為黃金間碧玉

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中高不盈尺細僅如鍼
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正如削堅勁可以為杖

羅浮山記云第三峰有竹大徑七尺圓節長丈二葉若芭蕉名
龍公竹

玉篇曰箐竹可為舟篋長二百餘尺

后稷樹藝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記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木乃登故曰見死而獲死也

男青木名見羅浮山記女青亦木名道藏有女青鬼律

柳謂之絲柳謂之線夢書

古樂府云道傍見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獲言虛名無用也

樓欄一名鼠葵又名蒲葵

棉有三種一絲棉二木棉出交廣名斑枝花三草棉

佛經謂柳曰尼俱律陀木謂覆盆子花曰藏密那花

宣和八芳金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

黎舉常云欲念梅聘海棠子臣櫻桃以芥嫁節但恨不同時

耳然牡丹醉醺梅楊桃杞幸為執友金城記

柳花柳絮不同生于葉間作鵝黃色者花也花既褪就蒂結實

既熟而亂飛如綿者絮也杜工部詩雀啄江頭黃柳花又生憎

柳絮白於綿猶有分曉下此則不辨矣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後晉趙瑩家有橘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云合有

登台輔者後瑩出將入相

祥瑞圖雙蓮為華即華華也

流甘露于苑木扇惠風于陳詩言施恩衰朽也

菱葉日舒夜斂芙蓉盡合宵恍故菱寒芙蓉暖

五代邵陽令胡崎陷虜記崎于回紇得瓜種以牛糞實結大如

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也

潘章有美容楚人王仲先慕之與同學一見相愛情若伉儷同

食共枕死亦同葬羅浮山塚上生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名為

共枕樹

慈月龍烟竹團香弄粉梅梅竹軒

唐人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竹

瑞香花即楚詞所謂露甲也一名錦薰籠又名錦被堆韓魏公

有詩又唐人詩云誰將玉膽薔薇水新濯瓊肌錦綉輝音早

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景遲遲半

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古詩淺為玉茗深為都勝大

白山茶小曰海紅

新添花客二十圖。芍藥為嬌客。鳳仙為汙客。紫葳為高調客。水仙為雅客。杜鵑為仙客。萱草為歡客。橘花為雋客。梔子為禪客。來禽為親客。山礬為幽客。棟花為晚客。薔薇花為隱客。枇杷花為粗客。玉繡毬為市客。茉莉為神客。李花為俗客。凌霄花為勢客。迎春為僭客。月丹為憂客。菱花為水客。共二十客。又改蓮為溪客。蘭為楚客。蠟梅為久客。瓊花為尊客。木槿為莊客。石榴為大客。棟棠有兄弟之義。不可稱客。改木筆為書客。

後草北堂謂妻也。今皆作母事。

伯趙即百勞。鳩鵲食母之精。乃能飛。又有破鏡獸。食母。黃腰亦

然。

有還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跡。四海嘗銜桂枝之實。歸于南山。或落地而生。高八尺。眾仙奇愛之。剡以釀酒。名曰桂醪。祝雞公善養雞。得還飛之卵。伏之。名翻明。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洞冥記。

雞能動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鳩能正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蟲穴。能以嘴盡。字成。符蟲自出。鷓鴣有隱巢木。故鷓鴣鳥莫能見。鷓有養水石。故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雀欲奪燕巢。即即艾置其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鷓鴣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鴻。禽經。

燕以狂貯。鶯以喜鳴。今前。

雖上無尋。鷓鴣上無常。雉上有丈。鷄上有赤。土言飛而上也。鷓雉子。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亦古與尺通。今上。

尸子詩詠流離。史書泉鏡流。離鳥名。少好長醜。出毛鄭舊註。螢有草螢。水螢。蝶有草蝶。水蝶。

鵲愛陰。故汲冢書目為陰羽。鴈愛陽。故禹貢篇稱為陽鳥。

吳越春秋。越燕向日而照。丁仙芝詩。曉暮紅襟燕。

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漢武帝時。孝康郎終軍既辨豹文之鼠。

人爭受爾雅之業。郭璞爾雅注序如此。又摯虞三輔決錄。為雷攸辨鼯鼠事。攸光武時人。

梁棟隆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不來。康叔度。脫却布袴。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眾人皆醉我亦醉。湘江喚起醉三閭。提葫蘆。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荆公嘗與客飲醉。取經中語作禽言。今燕云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久之無酬者劉貢父應曰吾摘句取字可乎因作鵜鴂吟曰沽不沽沽不沽坐客大笑附掌錄

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生角

熊于山中行數十里皆有路伏之所山民謂之熊館係游熊館

凡六畜皆能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友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怪

古術有三十六禽子鼠蟻燕丑水牛黃牛兕牛寅虎豹熊卯兔狐貉辰龍蛟虬巳蛇蚓蜺蜃午馬鹿獐未羊犴鈴申猴猿伏酉雞雉烏戌狗豺狼亥豚獐猪陶隱居本草注畧引之

于午卯面立行死處其屬躬皆有虧氣無膽氣無唇馬無胃雞無肺免無腎水死甚明餘三物尚未合耳鐵國山食技

龍出沒海上吐涎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添沙三曰魚食紀聞

漢高皇廟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二異甚三如常一邊鱗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行差緩無撥刺之狀觀者雖異之而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潛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邊有五內皆無方大異之復置井中至今尚存俗傳高祖食鱗危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置于井中而遁語似難信然此魚大可怪也南朱新錄

魚生流水背鱗白生止水背鱗黑

李淳風感應經云河有怪魚名之為鰐其身已朽其齒三作即

鰐魚也南州志斬其首乾之極去其齒而更生

係背海錯名如龜生海洲欲先捕之必祭不信者風波覆舟

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蝦圖凡十二種一曰蝓蟬二曰撥棒三曰

擁劍四曰彭蟬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

石烟十曰蚌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蟾蜍

天祿即大蝦蟇漢人多刻石肖之

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無白鳥蚊

江山黃借庵作驅蚊賦謂虎可德化鱷可文驅蚊最不靈為血

肉喪軀楊慈湖反其意作譽蚊賦詩謂其傍耳皆雅奏觸面皆

深機勝于人之耳提面命而頑銅莫曉

俗傳燈蟻螢火所化故慕光

秦謂之蚋楚謂之民紫姑神蚊賦

瓊州地名胸臆胸臆者蛭蚓也其土多此蟲常至夜半出其身

半跳于空中而鳴隋唐嘉話

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土然故俗云醉如泥

李義山詩只知有金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咸案世詩話

東坡評浩然詩如內麻法酒却是上尊規模但欠酒才耳

東坡平生詩學劉夢得字學徐李海晚年妙處不減于李杜顏揚直

劉昭禹為詩刻苦嘗語人曰覓句如掘得玉匣子底有蓋但精心必得其寶

教陶孫器之評詩有絕唱者評陶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章蘇州如園客獨幽暗合音徽王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白

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言言蒼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數其歸存恍無定處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空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酬獻扶如時有詆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晚霽孤吹王荊公如鄧艾挺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黃山谷如陶宏景如官析理談元而松風之夢故在唐人云潘緯十年吟舌鏡何涓一夕賦滿湘言遲速不同也東野詩花燿媚泛春泉竹燿媚籠曉烟雪燿媚不長妍月燿媚真可憐今改雪為燿非也

莊定山早有詩名晚尤入細五言律如野暝微孤樹江清著數鷗與君真是厚不比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瑯琊寺偶立蓬萊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又秋燈小榻留孤舫疎雨寒城打二更又北海風高帆腹飽長河霜冷岸痕深又寄劉東山詩塵外有人占紫氣鏡中疑我尚朱顏又封題雲卧東山圖歌詠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舊屨橘洲歲月有殘茶石橫流潦潛蚪角梅進垂簾屈鐵枝自笑野人閒袖手雲烟濃淡忽交馳又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不獨為窮愁妙有唐人風俗

范文正守饒春妓藉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界曰慶明堂前花自裁為移官去未嘗隔年年憶著成離恨只托春風管領來又以綿綢暗寄其人題曰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至今墨跡在鄱陽官家吹刺錄

張確嘗遊雲上白嶺溪見二綠衣女子攜手吟詠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別去幾時逢藕飲玲瓏花藏綠柳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遂之化二翡翠飛去謝靈運

明妃詩有楊渥一首甚妙漢宮眉無恙遠度功塵繞鉢十萬人好把深閨舊脂粉艷粧顏色玉麒麟

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盡。留著伴梨花。又寒食少
天氣。春風多柳花。又小桃知客意。春盡始開花。杜工部詩舊集
不載。見合璧事類。

施肩吾閨情詩。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繫勝線。

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爛斑却是花。
馬渡急流行小岷。柳絲如織映人家。人管茅作屋。幾家局雲碓。
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公湖南僧
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名家不過如此。
元次山詩。有修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東坡常書之。

陳文惠先佐吳江詩。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燒熟楊柳黃。扁舟
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後人于其地立鱸香亭。和者百
餘。皆不及也。又碧蘭堂詩。苔溪清淺雲漢斜。碧玉光涵一萬家。
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二詩曲盡東南之景。
張旭以書名。罕傳其詩。近見數首。其一。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
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又三詩。桃花
磯。云。隱隱飛橋隔野烟。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
在青溪何處邊。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態弄春輝。莫為輕陰便擬
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霑衣。春遊值雨云。欲尋軒檻

列清楊。江上烟雲向晚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却待入華園。
皆妙。

劉駕詩。體近平。獨馬上續殘夢。一句絕唱也。東坡改作。瘦馬兀
殘。便無味矣。

許真人詩。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言。妻孥之曰。兒家
只在深山裏。除却白雲誰到門。

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翠微人間一。隨手猶愛梅花未歸。黃
野人。

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不見見空花。極狀老態。二老堂詩話。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勇。恃功不堪雙。淚濕東。願
百年南渡斜陽外。千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輩去。楊花飛
後鳳樓空。倚筇曾向西泠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日月並明。皆天子所敬事。而詞人墨客。以姮娥之說。吟詠押玉。
有云。一二初三四。娥眉天上安。待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
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注。置琴于風中。令其自鳴。謝元暉注
詩注。

張載四愁詩。美人贈我芻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流黃為黃色
之間。蓋黑入黃為流黃。

進士夏渥在太學夢歸見妻在燈下披牋握管為書寄渥渥曰
我已至矣何用書為妻但揮涕不答又於別幅見詩一首云淚
濕香羅袖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鴈送與薄情看既覺以語同
舍後旬日得書及詩與夢無少異雲齊廣錄

士人郭暉因寄妻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寄一絕云碧紗
窗下啟纖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
言中隽永集

李黨學卿大女適巴長鄉巴氏貧甚李亦安之嘗戲作詩云誰
道巴家舊已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

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驛富新月掛銀鈎

張士傑客壽陽被酒歷淮濱入龍祠見後帳龍女塑象甚美乃
於桐葉題詩投帳中曰我是夢中傳彩筆書於葉上寄朝雲忽
見一舍有美女士傑竟詣置酒女吟曰落帆且泊小沙灘霜月
無波淮上寒若向江湖得消息為傳風月到長安士傑昏醉既
醒孤坐于廟門之右小女奴曰娘子傳語還君桐葉勿復置念
來異記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杜牧之
題其廟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

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杜詩不嫁惜娉婷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粉施朱
學後生不吝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閩于迷場有士子容止儒雅
滔問曰何業曰業詩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詩
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
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羞回日畫眉都又令作妻代寄詩
答曰蓬鬢荆钗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
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故曰

唐人詩洛長安女兒雙髻雅隨風起蝶學天邪又錢塘蘇小小
人道最天邪天音至

韓翃詩柳柳滿把能消酒阮子同心好贈人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搖青柄水宮仙子
闌紅粧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
檀粉不均香汗濕一陣風來碧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劉美中
夜度娘歌菱花烟烟垂鸞結嫺學宮裝勻膩雪風吹涼鬢影蕭
蕭一抹疎林對斜月冠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
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不減唐風

孫光憲採蓮詩。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濕。更脫紅蓑褰鴨兒。李羣玉釣魚詩。七尺青竿一丈絲。菰蒲葉裏逐風吹。幾回舉手拋芳餌。驚起沙灘水鴨兒。

羅隱詠紅梅詩。天賜胭脂一抹腮。盤中風味笛中哀。雖然未得和羹用。曾與將軍止渴來。

唐崔道融詠梅詩。數萼初含雪。孤標盡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瑟。容易莫摧殘。

樂天賦永豐柳曰。一樹香風幾萬枝。嫩如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流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傳入內。有詔取兩枝。植于禁苑。

天台縣有宋氏家。本富後貧。寓于鄰。賈且寄。以詩自笑。年來剝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門前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賈讀之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價。鄉人嘉其誼焉。柳陰舊

楊柳于昭應寺讀書。見一紅裳女子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牽幃照孤影。問其姓氏曰。遠祖無忌名宋姓。十代祖在漢。因顯揚。拜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為楊妃立。經幢。封妻為西明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已而寂然。驗之乃。

經幢中燈也。異聞錄
元武伯英詠燭剪詩。啼殘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

垂緜垂花比芳樹。隨風隨水俱難駐。秦娥歡舞陳中來。吳姬夜績光中度。燭龍潛耀城烏啼。陰陰臺鼓朝天去。度肩吾燭影詩也。

玉墀清露羅幌已。依霜逢秋每先絕。爭春欲羨芳華伯。文楚妃引也。風閣晚翻露。月殿夜凝明。願君早流盼。無合春華生。徐孝嗣白雪曲也。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張文收舖樂也。別前花照露。別後露垂華。歌舞須及時。如何坐悲嘉。孝李淑怨詩也。詩皆絕妙。而諸選皆不收何也。

詩膚如凝脂。凝音安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詩。落絮無風疑不飛。又舞翻紅袖凝。歌切翠眉愁。又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徐幹臣詞。重省別時淚。清羅巾猶凝。柳著柳詞。愛把歌喉當筵送。過天邊。亂雲愁凝。今多作平音誤矣。

陸龜蒙詩。花匠礙寒應束手。酒龍多病尚垂頭。又詠茶諒思量北海。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
杜子美父名閑。故詩無閑字。

少陵詩不及前人。更無疑。述祖述竟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此示後人作詩法也。太白論詩。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束于聲調俳優也。故集中七言律絕少。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

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師曠事見晏天

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綠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也蔡氏雅

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有一

弄山之東曲嘗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洞東冬夏常綠

故作綠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遠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

高岩猿鳥所集故作坐愁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

示焉融甚異之琴歷

妓女用鹿角治為爪以彈箏曰紫介梁簡文箏詩傳絃時紫介

又名紫甲唐劉言史詩送却玻璃義甲琴

箏多撥琵琶多撥空侯多撥柳琴多擊

古樂府朱鷺曲朱鷺魚以鳥鷺何食食茄下鳥古與雅同叶音

作雅魚以雅者言朱鷺之威儀魚雅雅也

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樂府失其名

易拔字彥章漳州人以優為前人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之

云染疾修書寄彥章介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

做心腸鐵作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

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怕對鴛鴦老學庵筆記

王廣洋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猶今婦人

言萬福也勝字原讀平聲

丙子之變宮娥多北遷有王昭儀下張璠英題滿江紅於夷山

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常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

名播蘭簪妃后裏暈生蓮臉君王側忽一聲驚鼓拍天來繁華

歇龍虎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巾血客路幾

驚塵夢宮車曉轉開山月問嫦娥垂顧肯相容同圓缺文山見

而嘆曰誤矣因反其意和之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

隸也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

三絃空侯箏謂撥彈家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今諸女衣五

色衣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撥彈家彌月不成

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為首尾撥彈家在行間合學其舉止

左右兩教坊左善歌右工舞外有水泊俗號月陟形如又妓女

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得幸者謂之十家教坊北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呈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否名道點

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半轉半社渠借席鳥啼之屬謂

之舞阿連拓枝黃鸝拂林大渭州連磨之屬謂之健舞

李建勳授司徒不起有詩云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

趙牧對酒歌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養白鳥手接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

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樂府失其名

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鵲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

樂天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曲白雪梅花處處吹又樂世一絕云管急絃繁拍漸稠錄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

病人軀未免起注云樂世一名六么此曲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樂天又謂之樂世元微之又謂之綠腰

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采其聲翻為曲子左右皆聞而悲之客談

拍板初本無譜黃幡綽造諸畫兩耳進曰但有耳道即無失節奏

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侍郎當俗言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製雨淋鈴曲

雜漫志

內妓與兩院人歌舞更代內妓歌則黃幡綽讚揚之兩院人歌輒管詬之標弄百端呼天子為崖公以歡喜為蜺斗以每日長在上左右為長入故有今日崖公甚蜺斗之語教坊記

明皇內宴場記使宮妓佩七寶璫珞舞霓裳羽衣曲此曲一終珠翠可掃

蒲中逍遙樓楹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為霓裳譜字訓難莫知非是筆談

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為名如涼州伊州甘州曲邊聲繁名入破又詔與胡部節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

唐師古意采絕句為歌曲如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皆是太白清平調亦然白傅守杭微之贈云休違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詞自注樂人高玲瓏善歌能歌予數十詩又李益每一詩成樂工以賂爭得之被于聲歌俱奉天子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被之管絃蜀王衍每宴命工人李玉簫歌其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蘇子瞻赤壁賦協入聲律此皆合孫吳耳薛道衡昔昔鹽十韻眾范以為羽調曲元怪錄遠徐三娘唱阿鵲鹽曲又有哭殿鹽黃帝鹽白鶴鹽神雀鹽疎勒鹽滿坐鹽歸

國鹽唐詩嬌賴吳娘唱是鹽即行吟曲引之類

玉女行勝神仙留客皆煬帝曲名

王江魏之巧城人常舉周易學究不遠慨然有高超之志醉則卧衡路或值雪則選者戲以雪埋之其氣蒸然消釋盡去或值其宴坐竊聽之潺潺然有流水之聲此蓋仙經所謂飛烟入腦晝夜之間潺湲不絕者是為金丹第二轉之應也方外志

三昧梵語也此云調正直又云正定亦云正受圭峯疏云不受諸受是名正受又達法師云三昧者專思寂想之謂也

古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

戶部侍郎王仁裕知舉時年已高有數子俱早亡諸孫並幼侍諸門生極厚甚于骨肉一日出于客次懸一詩板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已長羽毛成御金換得天邊桂鑿井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盛世偶將疎網罩羣英衰翁漸老孫兒小異日知誰畧有情談錄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薛仁貴著周易新書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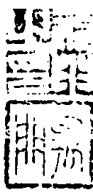
紹聖中蔡京館選使李儼一日儼方飲忽將盤中牛肉來未開花如今多幸京即舉樂謂之曰去雖落菜未可輕鄙

余幼即喜靜稍長好涉獵羣籍故架上所度多小說家及考據分類諸書而性善忘非手錄不能記每見異書必百計購覓典衣質器弗惜也或覓之不得則宛轉謀借隨手刊謄其精粹者必摘錄之寒暑不綴法帖反置高閣非不自知拙樸然好火成癖不能革矣早未入詞館聞有四庫書藍本貯署之東西庫其未入四庫而僅存目者分藏講讀編檢二廳心艷羨之恨不獲一見乙亥受職後辦理院事適曹儼笙秀楚翹二夫子有查書之命遂得徧閱奇書覺滿目琳琅目不暇給雖紛紜殘蠹不及細觀而無如愛不釋手欲罷不能僅借卷帙之少者質

書備分寫如詩故高貢圖註春秋地考地名辨異左傳人名辨異純正家求姬侍類偶同姓名錄經籍異同金鑿退食筆記玉唾壺皆是問有友人祥雲章代書者如新加九經字樣資暇集禮記稽疑三種此書則余之三伏中揮汗而錄者也原本二卷與驪珠隨錄相類毫無次序余析為二卷暗以類從為便翻閱耳書竣聊記數語以見余之不急非敢誇多識云

嘉慶乙亥年立秋前一日誌於茶半香初之室

長白福申



掌錄

無卷數 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繡雲居士撰不著姓名時代其抄書格紙邊頁刊繡雲居字蓋猶其手稿卷首小序之末有私印曰李輅而卷中天台陳剛中一條下有自注亦稱輅少失吧恃則李輅所作又上闕有一條云吾邑顧升伯入丁未會場特落一人名而登所善門生李光元考文秉定陵註畧載萬厯丁未湯賓尹爲同考官有陰燬申時行子殊卷而改中江西李光元事非顧升伯所記爲誤然可知輅爲萬厯以後人也其書襍抄故實漫無體例多取之於說部亦無異聞其曰掌錄意其取拾遺記蘇秦張儀事也

檢蠹隨筆十卷

〔明〕楊宗吾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王尚修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檢蠹隨筆

三十卷》提要

檢蠹隨筆序



國朝著述之富咸推崇

太史楊升菴公而師宗憲

佞嘗閱丹鉛總錄鈔本摘

隱繅以析擇思博洽者資

檢蠹隨筆

卷一

建安開元之際以及釋良言

家無不漁獵其著述之書

遂已矣蓋作者悅者謂先

生才固曠世而自非遠竄

夜郎霜棲沒齒無以極生

所見聞之論職鉅圖弗仿載

而不加斧藻間以己意解釋

剖質洵足為稽古證今之助

而羽聖矣夫丹鉛總錄也已視容

態總筆不索過之目錄已

棟梁陳筆

二

蓋能讀父書而上繩祖制者

太史公其有後乎

聖天子重權操之公卿

命而來持應秉正多所寬恤宛

隸前賴有恬恃敢不當以此

久稽

倘從之由又不患戕斯民以為溝

中瘠引病求去異然豈然

恆

若心而於其上章十數語而求

棟梁陳筆

今序

三

俞所請杜門多暇乃出甚平白

所難能彙而付剞劂反自命

其名而為之引不敢顯附乎

此者蓋以淑家學淵源所自云

不佞素以耦事之程量窺豹

文之一斑日修焉

朝立幅陞新畫新所學以潤色

鴻業當更育大者述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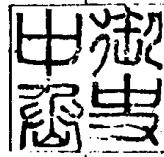
垂琬琰

萬曆乙巳秋杪西吳胡心得

檢靈隨筆

四

屬學子鄭之仕學軒



檢靈隨筆引

余自展卷以來凡誦讀所睹記事物所考索或朋
友所稱說及道路所聽聞悉付毛穎氏紀之不問
人之棄取而惟余意是採今古駁雜積成數絹偶
以觀之友人王季高季高曰此足稱楮記室矣當
授之梓人余不能謝其請然亦以好翻譯者或有
資于一二焉若曰提要鉤玄以附于多聞多識則
吾豈敢

萬曆乙巳七夕日成都楊宗吾伯相父識

檢靈隨筆

檢靈隨筆卷一

成都楊

上海王尚修

天文類

杵臼說

天文有杵臼星曰四星而方杵三星而直宛然春形聖制器天啓之天垂象聖名之一理貫串何後何先

天網

北斗名天網為天之網維

玉衡

古詩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補注為冬字乃是秋字後觀擣素賦有云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則知玉衡指孟秋為是

十日並出

養生篇云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十日以喻重明猶易明兩作也後世遂有十日羿彈之語

乘雲氣騎日月

養生篇乘雲氣騎日月○騎日月猶楚詞所謂凌倒景也

織鳥

織鳥日也往來如織也

婺女織女

婺女星為嫁女織女星為處女

日食

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彌亂當致日食之實而史不書告之不悟譏之何益天人交棄之矣

女潰星

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名曰女潰星生彭祖世本

吹雲

陳思王有吹雲贊云吹雲吐潤浮雲翳鬱○吹雲字甚新文人罕用也

淞雲

呂氏春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淞雲波水淞雲雨雲也

颶母楓人

唐子西詩雲黃生颺母雨黑長楓人○楓人卽楓樹上寄生名楓人以泥泥之則雨降是也颺母如新虹欲大風卽見

時雨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水甘滑不可名潑茶煮藥皆美又二分二至日取水儲之後七日輒生

雷耕

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耘田中必有開墾之迹

赤雪

赤雪者赤青也○孫甫論赤雪地震疏○赤雪亦異哉○晉朝雜事云大康七年雨赤雪二頃唐五行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雨赤雪于京師

滕六異二

滕六雪神名異二風神名滕六降雪異二舞風

五行

正月至四月為歲之朝五月至八月為歲之中九月至十一月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

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

二月為天門

卯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說文

行夏之時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夏以寅為人正得天道之中故以寅為歲首屬春之孟夏秋冬四時之序定矣或謂今夜之子時卽為明日之初何不以今年之

檢書隨筆

四

子月卽為明年之首乎曰冬不可先於春是固然矣子嘗稽之古人參之曆數蓋一主於太陽之度次也太陽每日隨天運轉周於地之十二方而為十二時地道右旋是以太陽次子方為子時次午為午時順行十二方而為十二時此所以今夜之子時卽為明日之初宜也太陽每歲立纏天輪之十二星而為十二月天道左旋是以太陽次子纏虛宿之度而立春為正月逆行次亥為二月次戌為三月次巳為四月此所以今年之子月不可以

為歲之首也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一陽更新皆屬於孟春之月其有以哉

徂龍

徂龍指日也沈約詩馳蓋轉徂龍

客星

客星入杓曰四方兵起天下聚米星經

天有四時

文子云天有四時五行九解謂一月有三十日一

檢靈隱筆

朱十

主

時有九十日也春曰九春秋曰九秋夏曰九炎冬曰九寒又曰冬至後有九九八十一日夏至後有九九八十一日俗云數九是也

夏至冬至數九

一九至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喫水如蜜汁四九三十六爭向露頭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夜眠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打炭墜冬至後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

十七籬頭吹簫簫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襦兩襪九七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爬一齊出范公吳人不免用鄉語今人但知冬至數九不知夏至數九也特表出之

游翳

游翳雨師名一作屏翳今作柄音非

王女投壺

神異經東王公與王女投壺設有不接天為之笑

檢靈隱筆

朱十

太

開口流光金電是也

太白

太白入畢口馬駛人走天文

七星

李長吉詩七星貫斷姮娥死七星北斗也貫相連屬也姮娥指月而言其意謂七星不斷姮娥不死猶云太山如礪黃河如帶耳吳西泉以七星為劍名失其旨矣霏雪錄

劉歆鍾律書

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
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玉井星

天文要集曰玉井星主粥厨

金星躔月

金星將婺女爭華躔月與嫦娥競爽。玉臺集序

五帝座星

文耀鉤曰太微宮有五帝座星蒼帝曰靈威仰赤
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

檢靈隨筆

卷一

七

曰汁光紀春秋

太白行

太白病渴入東井華林長生醉不醒誰言天道玄
且幽穹窿塊圪如形影投壺生電玉座傍霄奔仍
要玉清梁月宮冷落蹲白兔疎疎桂樹倚吳剛

明星

甘氏星經太白金妻曰女嬃女嬃居南斗食屬
天下祭之曰明星

檢靈隨筆卷二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地理類

麗江災異

成化庚子五月內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
雲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
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
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淪沒
檢靈隨筆 卷二
田苗蕩折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太監等官具
聞諸朝時雲南屢有邊報此山之兆也

水閘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鬧蛙池相
近前後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
聲益大居人闔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逼坐以
伺旦其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閘吾不知其何
怪也 樵野記

粉水

皮日休梅詩合傍蕭家粉水開○雍州記蕭何夫
人漬粉於房山之水鮮潔異常今丹江是也俗呼
粉清江在浙川縣

茗雪二水

茗雪二水名其滙處茗清雪濁了不相混物理有
不可曉者

五嶽

稍得正云泰山如坐華山如立嵩山如臥衡山如
行恒山如闢此五岳真形也

神靈圖

卷二

二

太湖名

太湖在蘇州其名不一禹貢曰震澤爾雅曰具區
國語曰太湖吳越春秋曰笠澤地志曰洞庭王公
濟之以震澤為號修地志曰震澤編先曾太師覽
之謂李文正公曰震澤者洪水未治時名也書既
云震澤底定矣謂之定澤亦可也文正深然之退
謂人曰石齋公相業於定澤二字見之矣

佛蒜國水銀

元延祐間佛蒜國使來朝備言其城當日沒之處

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
於近海十里掘坑并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皆貼
以金箔迤運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滾沸
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回馬疾馳水銀隨後
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為水銀撲没人馬既回
速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
水銀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草同煎則花銀
矣水銀中國亦產固非奇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為
藥銀然畢竟是假若彼國煎而為花銀是殆其草
藥之靈異也

神靈圖

卷二

五

池水不涸

崇寧年西都脩大內惠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骨
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類元慶

女媧山

覆碑倉頡象登賦女媧山太行山即女媧山也

上池水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
地水○本草謂之半天河

伏兜山

夾江縣之伏兜山有仙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已其山雲常五色黃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

清冷淵

北人無樗不受舜之天下自投於清冷淵○清冷之淵在南陽郡西嶧下○南都賦耕父揚光于清冷亦此地也

紫塞長城

秦築長城土皆紫色故稱紫塞○燕築造陽之郊

秦塹臨洮之險此長城之始也

交河

交河即古烏孫國車師王南庭之地非今之交河也

姑射山

逍遙篇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按藐遠也姑射山有三一在平陽一在會稽名姑的此在北海中故名藐姑射

嫁衛

國不足將嫁於衛○按旅行曰嫁蓋方言耳

函谷關

余往來都下屢過新安縣見城東半里許爲函谷關相傳即老子乘青牛關令尹望紫氣處丁酉歲余以察關外務至靈寶會司隸公許鑑湖云地理古蹟境內有古函谷關其實在靈寶今在新安者非也靈寶有說經臺即老子著道德經之所合縣境內無老鴉是其靈異且與陝州接壤州中鴉頗多不入靈寶疆界此亦異事後閱新安志漢武帝

檢遺事

元鼎三年始置新安縣屬弘農郡雍州又徙函谷關于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大曰徙于新安則知古函谷關之在靈寶無疑矣今人但知在新安耳姑表出之

一柱觀

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惟一柱衆梁皆拱此柱故云一柱觀

望鄉臺

望鄉臺在成都北隋蜀王秀所築

蒸土

史稱赫連勃勃蒸土築城蒸非甑蒸也春首聚土陽氣蒸之築必堅固 見貢父詩話

彈箏峽

平涼有弦歌山彈箏峽峽口水流風吹滴崖響如彈箏之韻故名彈箏峽唐詩彈箏峽東有胡塵

長卿山

長卿山在梓潼縣南五里○圖經云唐玄宗幸蜀遙見山上有窟近臣奏此司馬相如讀書之窟勅檢書處筆 卷上 太 改爲長卿山○按玉篇注引相如梓潼山賦則相如讀書之梓潼山中益可證矣

午道

戰國策韓守成臯魏塞午道○按午道一縱一橫交午之道今俗云十字路是也近見俗本不知午字之義妄改作其道

八數

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汧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此八數也

三會水

中江源從漢州彌牟雒水毗橋合為一江名三會水今名三渡水

銅盤山

銅盤山在金堂縣西北二十里北接雒縣南連新都山形如盤洛水彌水毗江三水經此山下合中流

白狗黃牛

白樂天詩白狗次黃牛灘如竹節流○白狗峽黃牛峽也 檢書處筆 卷上 七

繁陽山

繁陽山在新都杜光亭詩四世三真住繁陽

天洞啼猿

天洞閣啼猿閣在褒斜見顧非熊詩今失其處

施甸

陸游詩亂山落日葭萌驛古渡悲風桔栢津○葭萌今之施甸俗舛而為店

江南

唐詩行盡江南數十程江南指蜀江之南長安志自蜀望長安爲北蜀爲南也

北海南河

北地有水率名之曰海小而大之也南地有水率名之曰河大而小之也

交趾

以唐交州貢荔枝長安只七驛約八百里乃自南平取涪州達州以入于午谷乃知夔峽一踰與交趾近馬援平交趾亦自關中入涪入南平黔中一

檢靈蘭筆
帶以往

聖止廟

唐垂拱四年十一月少華山側飛土掩谷爲山擁水爲池群峯競起後立聖止廟

三峯

名山記云華岳有三峯直上數千仞基廣而高峯峻壘迄於嶺表有如削成今博山香爐形實有之

三隅山

三隅山益州記云東隅西隅南隅三隅相對山去

陵井各一里 今在井研

爛柯山

九州要記王質爛柯山在嵩州昆明縣本漢定祚縣地周武帝天和三年定祚鎮唐武德二年於鎮置昆明縣天寶中置昆明軍

射江

射洪有射江故曰射洪字一作紅土人謂江曰紅○按嶺南周憬碑曲江作曲紅是其例證也

內江

涪陵一名內江○杜詩百丈內江船指此

蛾眉磧

蛾眉磧在萬縣磧形如眉多細石班璘可以遊戲

青山石

青山石在遂寧縣九州要記云此山天下青石無佳于此可爲鐘磬

紫陌山

紫陌山在梁泉縣西其山兩頭高如龍形今在鳳縣境

大丙小丙

大丙山小丙山在沔南其山峻峭山衣石髮被於崖際有丙穴嘉魚所出也

修史亭

畫扇峯荊州記云修史亭西一峯迥然西映落日遠而望之全如畫扇

大秦國

大秦國在西海之西其國以珊瑚爲枕栴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

蘇秦墓

蘇秦墓在新安縣西二十里廬院保秦洛人師事鬼谷子後佩六國相印卒葬于此唐張巡詩沙埋古篆折碑文六國存亡事係君今日淒涼無處說亂山秋盡有寒雲○余以升務曾經其地有詩云六國連衡事若何歸來兄嫂畏金多只今惟有餘丘壠覆雨翻雲聽鳥歌

妲己墓

妲己墓在乾州西五里莫谷河西半崖坡內隴山

下望秦川如帶極目泯然墟宇桑梓與雲霞一色

山高水低

人言水最低不知雨從天上下何其高也人言山最高不知海中有山何其低也

浮天載地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

孤雲雨角

巴州險峻處謂之孤雲雨角諺云孤雲雨角去天一握

杜宇

杜宇驚靈二墳在郫

滾湯泉

滾湯泉冷泉在嵩縣百里外名大章地方兩泉並出一山下上有古刹滾泉沸如也冷泉雪如也詢之僧人云寺內經月不舉火每欲飲食懸釜而炊少頃即熟余丁酉歲以察閱升務曾目稽焉兩水交流寒熱既濟灌稻田數百畝亦異產也

寄徑

牛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猶云假涂俗云借路是也東周

棧道

史記蔡澤謂范雎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几席謀不出廟廊坐制諸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據此則棧道之始由于范雎也

地乳

河圖云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

海有五德

海有五德謂澄清不受尸多出奇妙寶受大雨不溢風日不能竭淵深難可測

五谿

五谿者雄谿橫谿辰谿酉谿舞谿也

鴻山關

唐縣有鴻山關昔項羽于此見群鴈曰我當南面射中其一及射不中時人知其終不能濟

吳城

闔閭築吳城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象地八卦吳都賦重城結隅通門二八劉禹錫詩二八城門通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

鼉磯島

蓬萊縣鼉磯島與沙門島相連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上生石芝草木奇絕多不識名又多美石見東坡北海十二石記產金星雪浪硯

地網

地網在秦州吳璘所開平地縱橫鑿爲渠每渠闊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網金兵始不敢犯

三條四列

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

瞿浮渡

瞿浮渡在朝邑縣○韓信木罽渡河

草涼

唐明皇幸蜀至棧道中苦熱乃命結草爲樓以避暑至今地名草涼驛

光石

光石出蜀之義眉山如指長寸許色白如玉
觚稜如削每窓櫺孔隙受日光處照之則五色光
彩反照二室煥然炫目蓋亦名山精靈之所結也

繪綾

山不平貌○王文考賦則繪綾以龍鱗言山文如
錦也

檢靈隨筆

卷三

十

檢靈隨筆卷三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地理類

星橋

李膺益州記云星橋上應七星一曰長星二曰員
星三曰機星四曰夷星五曰尾星六曰冲星七曰
曲星皆在蜀中

紫陌橋

紫陌橋在鄴都魏武帝造浮橋跨漳水接紫陌號
紫陌橋橋下有天井堰十二塏魏賦云塏流十一
同流異口唐人鄴都引隱隱都城紫陌開迢迢分
至黃星見

相山碑

相山碑銘云巍巍相山盤紆穹崇上應房心與人
宵冲興雲播雨稼穡以豐在泗水

上霄田

樂府詩有上留田其義○中華古今注作

田注曰上雷地名蓋如戰國策成阜石雷之地同義

英石贊

英石出廣東英德縣峯巒聳秀巖竇分明無斧鑿痕有金石聲

撒寶砦

地志秦始皇慕廣成子遊幸至撒寶砦在崆峒山下

乘軒里

乘軒里○洛陽里名蘇秦所居

檢靈隨筆

卷三

十

銀江

杜詩銀海鴈飛沉銀海亦曰銀江秦始皇陵以水銀爲江海

龍角

史苓武昌記云武昌有龍山欲雨則其上有聲如吹角桓玄製龍角其推本而爲之乎

石樓神鉦

郡國志洞庭山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有聲所謂神鉦也晉孝武帝樂章云神鉦一震九域同來

漫生塩

夏月塩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塩

井火家火

臨邛井火煮塩水一斛得四五斗塩家火煮之不過二三斗塩耳

蜀語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吁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宋景文筆記

檢靈隨筆

卷三

三

干芥

干芥渡名漁父渡子胥處

孔子問津處

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萊縣西南聖賢家墓記云黃城山卽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

查山

查山在灌縣五里有古槎○查古槎字同

繩橋

系橋在灌縣一名珠浦橋造橋之法先立兩木於水中爲橋柱架梁於上以竹爲絙乃密布竹絙於梁係於兩岸或以大竹落盛石繫絙於上又以竹縋布於繩夾岸以木爲機繩緩則轉機收之此橋之制也智猛法師所謂水崖皓然百千餘仞飛絙爲橋乘虛而過窺不見底仰不見天寒氣慘酷影戰魂慄是也又有度索尋橦之橋大江水峻亟如箭兩山之脇繫索爲橋中剗木爲橦拴繫行人于上以手自緣索到彼岸則旁有人爲解其系尤爲危險自灌縣至茂威皆有之陸游詩度索臨千仞梯山躡半空

檢遺集

卷五

申

相如岬

岬音病

相如岬在南充縣相如之別業也

○其宅今爲縣治○寰宇記

天池

天池在安居縣之崇龕鎮陳希夷所生之地也鐵山棗崇龕梨天池藕皆希夷所種

石照

石照又名石鏡在合州涪江之岸上有字刻云此

石出時兵甲息黎庶歸六氣調五種熟大唐大曆十三年三月三日刺史兼侍御史王珽記

鵝溪

鵝溪在益亭縣其地產畫絹

高都山

高都山在梁山縣北山中民以種薑爲業有古驛路乃天寶貢荔枝之路也

龜山鶴水鐵匱鑑湖

地有龜山鶴水之奇境有鐵匱鑑湖之勝

治州圖經序

檢遺集

卷五

申

深渡驛

王全斌以蜀斷筏議取羅川路康延澤謂羅川路險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大軍由羅川深渡○深渡驛名唐張說有深渡驛詩一首○深渡今之問津

石橋槽溪

凌石橋之莓苔越橋溪之紆縈

○注石橋槽溪地名

鹽綠

龜茲國出益絲雌黃。益絲卽青鹽。

琉璃城

唐李德裕築琉璃城於漢源在今黎州

新婦峴

新婦峴在新都縣北七里。元和郡國志

竹筴橋

竹筴橋筴俗作担非

思明府土產

思明府土產有錦地羅金汗木寒住藥皆不知爲

何物也

不灰木生火石

開山圖云徐無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徐無

山在順天府玉田縣生火石卽然石也。○今北京

市賣火石大者如鷄卵以向太陽照之少頃熱如

火以紙近之輒然余所親驗者

帝臺漿

山海經翼望山東南五十里有高前山上有池寒

而清乃帝臺之漿也飲之愈心疾。今在內鄉縣

三鴉路

三鴉路在南陽光武失路得鴉引于馬前故名三鴉路。○可對五鹿沙

偏道

唐貞元初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道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道

蘭芎

山名葛洪常隱此在上虞

星牖穴

縣寶蓋山有穴名星牖

山囊海匱

襄山帶江唐史言岳州形勝。○山囊可對海匱

入蜀二路

宋中興四朝志云虜旣得和尚原或自梁洋經米

倉山入巴閬或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是入

蜀又有此二路在劍門之外

檣橋鈔道

太平廣記檣橋鈔道。○檣建也鈔除也

圃澤東里

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東里皆鄭地可對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玉河

玉河在于閩國一曰白玉河二曰綠玉河三曰烏玉河其源雖一隨地而變色五六月間水暴至則玉隨流而下水退乃取之謂之撈玉

河橋

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

津議

卷三

八

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與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成也○元和志曰河陽浮橋架黃河為之以舩為脚竹簰互之○可見黃河嘗有橋矣詩人稱河橋指此

玉膏

龜茲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餽餬甚臭服之齒髮已落者皆更生癘人服之皆愈○疑即山海經之玉膏也

襄陽形勝

趙鼎言襄陽左視川陝右視湖湘下瞰京洛真帝王之宅

白虎黃龍

古文苑云白虎之俗難安黃龍之盟不定○皆巴蜀邊夷事○嚴白虎○黃龍盟見後漢西南夷志夷與漢人盟曰漢犯夷罰黃龍一雙夷犯漢罰清酒一鍾

沉釀川

檢遺隨筆

卷三

八

漢鄭弘從宦入京逢故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沽酒無處情抱不申乃投錢水中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名其地為沉釀川博物志今本無

琅璫驛

琅璫驛因明皇聞鈴事命名也

鬼築城

宋泰始中成都市橋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碩有術數見之曰洲生近市常有貴王臨境○始康今蜀新都

城在十里外名鬼築城

鈎陳壘

河南有鈎陳壘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

紫陌浮橋

石勒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唐詩紫陌字本此

丹花嶺

沽水出禦夷鎮西丹花嶺下○卽今黃花鎮在古北口丹花山丹花也

猷畝

龍上曰畝龍中曰猷

松栢塞

松栢塞

松栢塞卽函谷關○道形如函

棧閣

穴山架木而行曰棧閣棧如馬棧閣如樓閣

雷翁海

雷翁海卽西海也在安息之西犁軒之東東南連

交州海

打鼻

彭山縣有地名打鼻周鼎淪於此見其鼻

帝帝河

帝帝河卽伊利河南庭北庭分界之處○可對娘

娘嶺

虎丘

褚彥回云見凡人所稱山川常過其實及見虎丘則過其所聞

諸葛初踪

磨山在南陽之西萬曆十八年間有土人湯姓者因雨洗開獲一洞如室中可容十餘人四面皆石

上鐫諸葛初跡四字有石臺臺上有磔數器兵書

一冊書太守李實軒索去王季高爲余談甚悉李諱芳山東人王上海人

溫泉

秦始皇初與神女而忤其旨神女唾之遂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洗滌後人以爲驗金華清

宮溫泉是也

東曉

交南地名曉與施同

潘吾

潘吾山名韓非子云趙主父使匠人施鈎梯刻巨
人跡於潘吾勒其上曰主父嘗遊于此

南屯

南屯地名孔子宿南屯見明日遼行注

香醉山

香醉山佛經博迦所居之地○山谷詩香醉山中
萬木陰

申庚溝

檢靈隱筆卷三

申庚溝在涓水可對子午谷

梅社

梅社在宋國北以梅樹爲社也

五茸

五茸吳中地名○三泖淙波魚鼈動五茸春草雉

媒驕

涓盤

涓盤水名宓妃所浴處○楚

武當山

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

空青岡

空青岡在衡山有天津玉池

不勾

不勾山名旱魃所居

嶷嶷嶷嶷

嶷嶷嶷嶷二山名在交趾海中○古詩嶷嶷嶷嶷
山萬頭是也

鴈漢

檢靈隱筆卷三

鴈漢在池州卽長風沙也○太白注

山湧地裂

陝西臨洮府狄道縣萬曆己亥年八月十八日城

東地名毛家坡官路北高山二百餘丈午時忽崩

裂一半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溝人往聽之下有簫

鼓之聲山南舊有居民耕地忽湧出大小山五座

高二十餘丈地方撫按交章奏聞

朱或可談

鷓鴣堰鷓鴣洲此的對也

赤珪碧珪

開山圖曰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

勾絲挿繭

灰界勾絲地雲乘挿繭天○演和尚誄巴州詩勾絲挿繭皆巴俗也

虎頭狼尾

虎頭岩山名在漢中馬道驛○可對狼尾灘夷陵灘名

黑虎白豹

白豹城見通鑑可對黑虎岩岩在武當

虎牢

虎牢地名在鄭穆王園虎於此得名今河南成皋縣

匡

匡在長垣縣子畏於匡即此地也○潁川新汲縣亦名匡非子畏之匡也

南陵北陵

南陵北陵俱在峭○峭澗池縣西此道在二谷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環欽故可以避風雨魏

武帝西犯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正義

曰俗名土殷石殷其後轉為石濠今日乾濠杜子美有石壕吏詩

三燕

析津為北燕遼析津府本北京胙城為南燕昌平為東燕

東昏

開封蘭陽縣始皇東巡至此昏霧不能進故稱東昏王莽改為東明

金沙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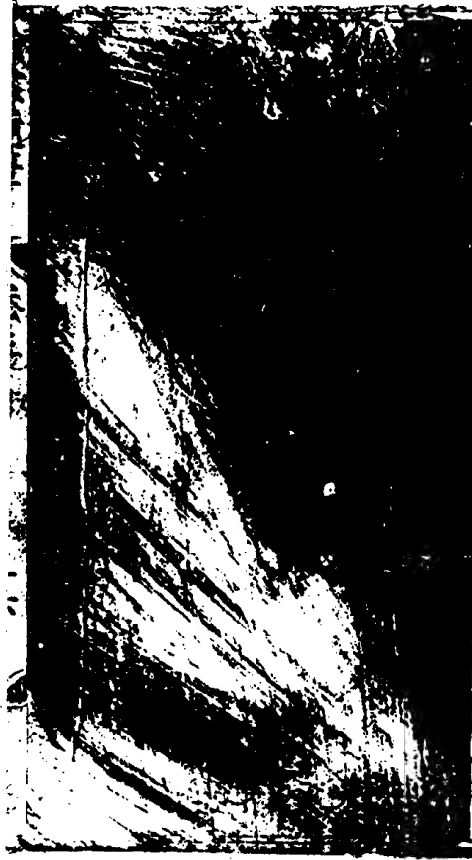
張君房脞說云湖州長興縣啄木嶺金沙泉每歲造茶之所也泉處沙中常無水湖常二郡守至于境會亭具犧牲拜教祭泉具夕清溢及造茶畢水即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即瀾守或還旆稽晚即有風雷之變○泉之神如此

三造里

秦宓宅漢之名儒蜀先守見侯慕三謁不見因名其里為三造里

北隰

北隰見三國志注亦可作號



松靈隨筆卷四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李高甫校閱

帝后類

象碁詩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曾子榮先生應制詩云兩君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

影滿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著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御製瀟湘詩

太祖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首落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睿藻豪宕英邁有如此尊文錄

彭印山神童

彭印山神童寓京歸

上御奉天門觀燈召彭對句云燈明月明大明一統彭云君樂臣樂永樂萬年

任福

京城正月上元諸人皆登樓買酒挾妓喧譁樓有內外兩廳

太祖出遊亦買酒在樓外寥寥獨酌任福登樓跪伏

檢遺集

卷四

上

上握手令勿言既問爲誰福曰某國子監生四川

重慶府巴縣人

上出聯云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福云一人

是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上悅次日除浙江布政使

太祖幸寺

太祖幸多寶寺見幡幢盡書多寶如來佛號

聖制一聯云寺名多寶有許多多寶如來翰林學

士江懷素對曰國號大明無更大大明皇帝

太祖嘆曰善陞學士吏部尚書以彰其才

豫章

豫章士人兄弟同入太學夜夢人語曰七竅比干心如是者數次翌日言夢兄弟不殊時五日競渡諸生皆出觀惟二生讀書不出

太祖微行至號舍見諸舍一空而二生讀書不輟甚喜指案上藕命之對曰一彎西子臂二生齊應聲曰七竅比干心

上大喜曰必忠貞士也命銓部並授御史

檢遺集

卷四

上

劉三吾

劉三吾侍

太祖微行入市小飲肴核俱無

上出聯云小村店三盃五酌無有東西店主對曰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明日早朝召至欲官之店主辭不受蓋元末不願仕者自斷其指店主斷指人也

錢福

弘治三年會元錢福狀元及第

上遂爲句曰春闈得士狀元元是會元詞臣應制
曰曉殿遷官少保保爲太保十月頒曆

上爲句曰鳳曆初頒春意遠孚於四海詞臣應制
曰麟經繼作聖心遠契於百王

衛靈公

仲宜問夫弑伯常寒稀韋曰夫靈公飲酒湛樂不
聽國家之政田獵畢戈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
靈公者何耶大弑曰是因是也伯常寒曰夫靈公
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

檢書隨筆

卷中

中

翼其慢若此之甚也見賢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
爲靈公也○余謂此說太謬焉有國君與妻浴而
令臣下見乎雖倡家不至是也○近閱四明沈相
公莊子通云此二事非一時事舊解失之可破千
古之疑矣○則陽篇

漢武帝

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
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耶節食服藥差
可少病耳

宋太祖太宗

宋太祖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世賦及山澤
上加侵削下益剝敝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人之
利自今桂陽銀課宜減三分

宋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出銅并定州出
銀并請置官掌其事上曰地不受寶當與衆庶共
之不許并字或書作并蓋篆文并字今俗書從石

逆藩

初宸濠之謀爲不軌也嘗作秋懷詩有曰莫向西

檢書隨筆

卷中

五

風問彭蠡盤渦怒欲起蛟龍又作早行詩有曰欲
買三杯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其悖逆之氣已
露萌芽妻妃探知其意嘗泣諫之不聽後宸濠兵
敗成擒群小皆鼠竄獨妻妃投水死之宸濠檻車
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輒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
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又作詩曰池臺
春色知何在紫燕黃鸝各自飛噫凶德然會自底
滅亡何悔恨之晚耶

隋文帝魂誅楊素

楊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語不移時素死迷樓記

金雞赦

三國典略司馬膺之曰案海中有占天雞星當有赦故帝王以金雞赦

漢順帝

阮嗣宗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鳴鳥而

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命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此豈不樂哉此以悲爲樂者也○晉書樂志楚王升輕軒于彭蠡漢順聽鳴鳥于樊衢本此

長夜之飲

紂爲長夜之飲惟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韓非子

正寢燕寢

周禮云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爲六宮夫人以下分居焉光武知此制矣

王雞銜珠

昭靈后名含始遊于洛池有王雞銜赤珠刻曰吞此者王含吞之生漢祖劉季出帝王世紀

尺一

尺一天子詔也坡詩尺一東來喚我歸今人以書爲尺一

宋太祖宋徽宗詩識

宋太祖微時詩月云未離海底千山黑總到天中萬國明見後山詩話又宋徽宗初有詩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海宇玉乾坤後有金人之變金世界不其識乎見通鑑

世廟

上一日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西苑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入上謂嵩浹曰朕偶得一對句曰閣老心高高似閣可對之嵩浹聞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

上曰若不能對朕代爲對曰天官膽大大於天乃的對也嵩決惶悚益甚伏不能起

上曰朕偶以此相試何意焉笑而遣之甫二日即有復

召夏閣老言之

旨

坑儒

衛宏古文奇字序曰秦改古文以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

檢靈隨筆

卷四

个

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硯谷之中溫處冬

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

公主

帝女爲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

漢書

金主垂意文士

金主泰和丙戌春試進士躬出日合天統爲賦題試問進士楊奐聞殿樞間異香俄有紫衣人出問

與題之難易及其姓名年齒既退喧傳適駕至蓋

紫衣者即金主也與既及第以詩紀其事曰月澹

長楊曉色清天題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出

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鑪縹渺翠

煙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虜主

亦垂意文事如此

天后任人

唐明皇問天后時任人如何李白曰如小兒市瓜

棟其肥大者

檢靈隨筆

卷四

九

王莽爵人

王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繫之憂愁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安其身則是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以爲辱矣

徐幹論

牖里玉門

戰國策文王拘于牖里武王羈于玉門

玉門未見所出

嫪秦

古語悠悠嫪秦上天不寧○按嫪秦猶戰國策稱

強秦暴秦漢書稱無道秦也

藏已獨斷

藏已獨斷○謂深居不見群臣也論衡

那庚

中宗獵鳶斃之帝稱那庚從臣皆呼萬歲那庚本
詳或此

孝和謠

唐咸亨已後人皆謠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特
笑殺人後果則天卽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
檢遺筆卷中

銀槽

魏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駿馬十餘疋皆以銀爲
槽函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珮謂人曰不恨我
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三代皇戚

獨孤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
文后至唐亦爲外戚三代結姻皇家自古未有
也

淇溪洄溪

紂爲天子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洄溪淇水竭而洄
水不流災異文獻通考失引此一條

吳蜀

先主所恃者惟關張之闔將耳自得孔明始於基
枰之一隅旋成活計惜乎得孔明之晚也欲與吳
爲援者孔明之正也玄德旣背借荆之德復懷吞
吳之志先主殂而孔明始得行其志抑又晚矣夫
孫權以妹妻先主又以荊州借之非惟孔明欲與

吳援吳亦欲與蜀爲援也惟周瑜有吞蜀之志君

臣異趣瑜死先主殂吳蜀方合而孔明卒矣天也

鬼兵

姚萇登位八年符堅領鬼兵白日入宮刺其陰出
血一石

宋高宗

宋高宗字君虎見高宗親筆有此圖記

岩郎

唐德宗小名岩郎

勞心勞力

後魏高祖子名恂愉悅澤崔光名子勵勗勗帝謂光曰朕子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光對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悅

以鳥名官

元魏以鳥名官郵亭長號曰鷺言延望如鷺也巡夜連更者曰鵠鵠言鵠鵠夜能撮蚤也其衣亦飾以鵠鵠之羽○鳧鴨亦魏主置官名

檢書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留心經術

孝宗初臨御萬機之餘留心經術無所不涉百官奏對時有顧問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甚著雋聲猶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驟問之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嘉遂詔改令入官除密院編修

呼萬歲

呼萬歲始于宋王偃

方中

百姓苦役方中○天子之葬掘地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曰方上謂覆坑方石上○柳文以方中對斥上

詐言皇子

魏胡太后以女詐言為皇子其後立為太子

煬帝

隋煬帝每巡幸以陳後主沈后自隨幸之於宮亦已甚矣又行幸隨輦辱之又甚矣其後蕭后為宇

檢書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文化及所妻又為突厥闕氏天之報施如此唐太宗於其卒合葬於煬帝雷塘九原有知何面見煬帝也

雉奴狐媚

高宗小字雉奴可對武后狐媚

武后

史以武后為哲婦先公謂二字不足以盡之聲如鴟梟心如蛇蝎淫如狗彘暴如狼虎

高洋有人君之度

裴謂之上書極諫高洋洋曰我且不殺尔尔焉得名又笑趙道德曰天下有如此痴人乃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釋之

晉文公

晉文公反國至河舅犯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榼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驪而盟于河韓非子

太公金匱

檢靈隱筆

卷中

十四

太公金匱曰黃帝居人上惴惴若臨深淵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故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

漢武

漢武思李夫人臥延涼殿夢夫人遺帝薺燕之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帝因製曲名遺芳夢又賦落葉哀蟬曲

唐太宗朝

唐太宗朝將相固不可及至技藝之士醫有孫思

邈陰陽有李淳風相法有袁天綱後世不及也集

五始之文

春秋緯曰黃帝坐于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中篇五始之文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東宮

太子常處東宮者四時春為東萬物生長在東西為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太子在東也又

檢靈隱筆

卷中

十五

西北為乾乾為君父東方震震為長男故太子在東也春秋

檢靈隨筆卷五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身體類

睡訣

花竹幽窓午漏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
相見不覓仙方覓睡方此宋無名氏詩也然則睡
亦有方乎遺教經云煩惱毒蛇在汝心睡蛇既出
乃可安眠千金方有先睡心後睡眼之語

檢靈隨筆

卷五

天馬仙源

手爲天馬鼻爲仙源真語

船礮

船礮謂箕踞也又曰箕坐

噀

楚人謂啼極無聲爲噀

幽憂

我有幽憂之病○幽憂猶今言暗疾也莊

眼黑

眼黑猶言貪墨也

槁頂黃馘

槁頂黃馘○言其老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槁頂
瘦而無肉也莊

蒼華

蒼華髮神名白樂天和祝蒼華詩末云蒼華何用
祝苦辭亦休吐

粉犀

人氣粉犀以犀寸許置人懷之候熱搗之如粉

檢靈隨筆

卷五

扼臂

和凝詩玉腕重燠金扼臂○扼臂今之鐲頭也又
古樂府何以致拳拳約臂雙金鐲又皓腕約金鐲
康伯可詞臂銷不奈黃金杓

重研

百舍重研而不敢息研音蘭足生厚皮也

六根

六根眼如蒲桃朶耳如新捲荷鼻如雙垂瓜舌如
初偃月身如腰鼓額

銜枚規瑱

舌銜枚漢書耳規瑱國語○皆喻不言

治瘰

以錫或鉛入水瓮底能消瘰○一說川益川茶亦能消瘰驗之信然

簪短帶長

簪短帶長○簪短髮不梳也帶長身瘦也

口方舌圓

口方舌圓○佛經云舌頭無骨言語貴圓也

額頰

額頰

額頰音料弔人長之貌

聖賢異相

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額項髀骭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武王齟齬孔子返字顏回重瞳臯陶鳥喙

丈人

人形以一丈爲正人壽以百歲爲正故謂男子曰丈夫稱公嫗曰丈人

重瞳駢肩

虞舜重瞳顏回重瞳項羽重瞳王莽重瞳○晉文駢肩張儀駢肩

瓠犀微齟

茶山梅子詩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齟遠山顰○齟初去聲齒怯也

舌澁

南史劉義宣生而舌澁舌澁口吃也

顰白

顰白

白須髮顰去消蠟點孔中卽生黑者又云胡粉石灰以水和之塗髭鬚不白

人形象天

姚信旰天論云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多臨胃而項不能覆背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

檢靈隨筆卷六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冠履類

繡領

傳玄詩顧繡領兮含暉梁簡文帝詩忌跌行衫領
梁張率詩方領備蟲彩曲裾雜駕鶯古者婦女之
衫領多繡作蟲蛻之形教坊優人戲衣謂之紫花
領蓋古之遺制

葛衣之始

葛衣之始

韓非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則服食其葛薇
逃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世知之矣採葛以
爲衣所未聞也

下宮

田需對齊王曰下宮繹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
爲緣○下宮後宮也繹羅紈素也下宮字亦新奇

國策遂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以傳王
子○按注武靈王貝帶翎翻而朝翎翻注曰私紈
未詳一讀犀毗○毗者臍也犀牛皮堅而有文其
色光潤西域人割取以爲腰帶之飾曹操以犀毗
一事與人是也

華冠緹履

原憲華冠緹履○華冠以木皮爲冠緹履履不着
跟也卽今靸鞋是也

白帽

古人首服多用白如皮弁白接離白侖巾白緹巾
之類但以粗細爲吉凶之別耳霏雪錄云白帽隱
者之服管寧不應州縣之辟故常着白帽老杜亦
云常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南史和帝紀百姓皆
着高屋白紗帽再考杜少陵集因嚴中丞枉駕詩
云阜帽應兼似管寧夫曰阜帽則又似有邑非白
帽矣且與前常念着白帽之句自相矛盾或者白
字誤爲阜耶○今齊魯間人尚以葛巾爲帽亦白
帽之遺意也

資章甫

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資字奇甚謂販貨也道遙篇

象紗

象紗今之斜文是也

開裝帶

先太史公集謂開裝帶起於唐時引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開裝近見樂天詩集一本作親王纓開裝○又薛田詩九包綰就佳人髻三開裝成子弟鸛鵲馬飾也是則鸛亦有之矣

袈裟

袈裟

袈裟

袈裟三色青色者銅青染黑色者雜泥染木蘭色者樹皮染也教乘法數

一撒素積

博雅褌祓謂之褌今之一撒也又作一褌○素積今之細褶布衫見俞玉吾腐談素積出荀子

狗冠犹服

狗著進賢冠○漢靈帝事○東觀漢記靈帝寵用便僻子弟賣關內侯直五百萬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略

不類物真狗而冠也犹衣元聖服莊子取猿犹而衣以周公之服

九壁錦

成都有九壁村出美錦

機

至魏文帝吳妃乃改樣以羅爲之後加以綵繡畫至今不易至隋煬帝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朱錦襪

霓裳羽衣

霓裳羽衣

霓裳羽衣

霓裳五色紅綠黃相間唐人謂之五色暈裙今彰德府虎班絹其遺制也羽衣以鳥之翠毛飾袖口

貂蟬

漢侍中皆戴貂蟬冠貂取其溫蟬取清潔也

檢蠹隨筆卷七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人物類

將相事業

裴度科舉鑄劍戟爲農器賦云寰海鏡清方隅砥
平驅城中盡歸力稼穡示天下不復用兵其後平
淮西入相天子以致太平已見于此文矣宋范仲
淹試金在鎔賦云分別研礪願爲藻鑑削平僭亂

請就干將異日出將入相以成大業亦先兆此時
二事相類

口脂面藥

令狐綯謝口脂紫雪表云靈膏有瓊液之名仙散
擬雪花之狀職當喉舌匪效魯國之三緘任在變
調請獻謝莊之六出○令狐綯令狐楚子

湛元明

湛元明作京闈武舉錄序曰文經天武緯地文出
神武沒鬼上二句可也下句神出鬼沒是何言與

師滑稽者戲其所取士曰尔輩一槓皆鬼也其
年武進士多死者亦不祥哉元明爲白沙門生講
學京師人爲之語曰前門講道學後門賣真珠歸
廣州欲強占士人宅一日來視其士人凡門戶皆
帖隨處體認天理六大字元明見之內愧不果買
又與方西樵爭娶一寡婦得財數千兩噫今之所
謂道學乃如是乎

阮籍

阮籍謂士之處今世如蠹處視中○嗚呼籍附司

馬昭乃蟲之尤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毋丘儉得
志籍尚有餘命哉

東坡三養

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

霍渭先評蔡京

霍渭先家訓曰蔡京位宰臣上稱之曰公相蔡攸
執政上稱曰相公同在宮中秘宴上戲之曰相公
公相子京對曰人主主人翁徽宗幸京宅京表謝
曰主婦獻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繞留而不却

時以爲榮會幾何時父子祖孫分散死亡家宅荒蕪魂骨無歸作姦臣何益也

蘇武

蘇武牧羝北海上其節凜然固不可及矣然娶胡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不周苦之者無所不至娶婦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瘞虜廷豈不辱哉坡謂色慾之心雖武不能免不知武矣一婦奚足以汙其清風大節耶日新要錄

傳玄

傳玄天性峻急不能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坐而待旦于是責近攝服臺閣生風

古今人改名

歷考古人無改名惟有弒君者三人楚公子圉弒君而改名熊虔吳公子光弒君而改名闔廬楚公子棄疾弒君而改名熊居

刑子才

地齊以犯大辟奴婢百口及貲與辛術二三辭不受刑子才遺之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鮑焦

鮑子名焦周末人汙時君不仕探蔬而食子貢見之謂曰何爲不仕食祿曰無可仕者子貢曰汙時君不食其祿惡其政不踐其土今子惡其君處其土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遠也焦遂棄其蔬而餓死

謝靈運

謝靈運有云天下才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餘得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

范純仁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頃更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張子韶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玷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泊處不幸之列可悲也已

生員奇對

雪消獅子瘦月滿兔兒肥 一文宗出一生員對者

樓臺隨筆

五

林環

林環赴試試官出聯云尚書二典三謨臣謨君典林云大學一經十傳賢傳聖經至夕各給燭一仍出聯云一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林云三幅文成驚破試官之膽

傳咸

傳咸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十八學士

唐太宗初封爲秦王時開館延賢人得十八人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本此

陳后山

陳后山扈從南郊不肯服趙挺之衣因凍而死陽節潘氏以爲却衣凍死寔陳三之細事夫身者親之遺也子全而歸之孝之終也故曰死生亦大矣孰謂凍死而爲事之細耶夫挺之人品固可鄙而其衣固可却矣然當時班行故舊中獨無一綈袍可假之禦寒耶易曰苦節貞凶后山之謂也

先文忠公作對

先曾大父文忠公三齡時提學高祖命對曰小子名斗以夢北斗而生斗對曰孔聖諱丘由父禱丘而降丘

文人之短

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貴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楊雄敗德美新阮籍無禮敗俗稽康凌

物凶終此文人之短也

正楊

先太史公博極群書著作百數十種

國朝以來宇內無兩卽如近代王元美先生謂先公才情蓋代未嘗少有指駁而獨不滿于一汝南陳晦伯故有正楊一書云其山引舛正無非皆洗垢索瘢余不暇條辨枚列姑舉其橫逆不通者一二於左以告大方之家云

先太史異魚圖贊云鯢卑魚了細如蠶茸莊周寓言蠶蠶檢蠶圖筆卷七

言鯢化爲鵬譬彼詩頌雅育批蠶千古言詮誰發其矇注云北溟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萬里此寓言也按內則卯晉卯音鯢國語曰無禁鯢鮒皆以鯢爲魚子至小之物也莊子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後人皆不得其言詮雖郭象之沉思亦誤况司馬彪輩乎

陳晦伯正楊云晏子春秋載橘枳狗門之說史滑稽傳紀叔敖葬馬之詞乃云滑稽開端豈周在楚莊齊景前耶

宗吾按滑稽二字其來古矣非因滑稽傳而始有也先公言莊周滑稽蓋以周放達詼諧開端謂鯢化爲鵬在逍遙篇首故云滑稽開端耳今晦伯拘定滑稽傳謂周豈在楚莊齊景前則膠固不通古今矣

先太史公云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製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檢蠶圖筆卷七

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旣滅卽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諧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乃影傳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旣又自笑曰范蠡

不幸遇社牧受誣千輩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陳晦伯正楊云唐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觀此則逸篇寧非影傳耶

王元美云楊陳之證西施各有所出難以臆斷

檢書

卷十

九

弟陳引吳地記云大有可笑夫蠡必不爲此事語兒者就李也陳之駁楊可謂夢中說夢矣宗吾按公之引證詳矣陳晦伯所云裨官小說不足憑信勾踐棲于會稽夫差雄據姑蘇相去十餘舍不過五百里而遙豈有在路潛通三年生一子始達于吳之理道路傳聞蠡豈不懼况吳王精雄之主必不爲蠡所愚即使吳出于不知不疑而納之焉有臥薪嘗膽之越王遣一死士五百里之內三年始得報命乎縱不畏吳

豈不畏越此事理之所必無者元美云語兒就李也此乃溪名一名語兒中涓在吳越時爲吳栖兵之地今俗舛爲女兒溪彼不觀統志乃謂先公逸篇爲影傳何耶昔二程先生有云學不貴博貴于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于當而已矣若晦伯者其學之不正而言之不當者乎先太史公云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爲獨冠諸

檢書

卷七

十

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董諸名人文章以爲楨榦也五代書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亦萎靡不振不足爲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陳晦伯正楊云罔人可耳迺云欺天豈天亦讀書耶如此之類令人絕倒余一日舉此以問汝南閻汝用汝用曰無傷也有非國語者有非非國語者有反離騷者有反反離騷者有正楊者

又有正正揚者矣相與大噓非國語乃柳子厚非國語真樂元

趙綽

趙綽為大理文帝妄殺人綽諫之不聽帝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望回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綽跪復前曰會有涼時

龍頭

魏略曰華歆與邴原管寧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龍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余謂華歆

檢書隨筆

卷七

上

手刃母后伏氏狗彘不如安得稱為龍頭乎

二玄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為會稽內史張玄之為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為南北二玄

徐履

徐履省元秦檜欲以女妻之及廷對乃佯狂不答一字

薛元都

薛元都單騎斬曹爽人以此之關某刺顏良○此

乃南宋曹爽非魏曹爽也

奚康生

東魏奚康生彎弓十石祈雨不應鞭石季龍像取西門豹舌

扁鵲

扁鵲河南府廬氏縣人姓秦名越人故名廬醫扁鵲封神應王

作者七人

孔子曰作者七人今列于後○儀封人○荷蓀○

檢書隨筆

卷七

上

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蓀丈人○

一說伯夷○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檢靈隨筆卷八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李高甫校閱

人物類

曹操

初操爲司馬建公所荐及爲王召建公至鄴謂曰
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對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
耳魏紀

介之推

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龍爲輔龍已升天四蛇
各入其宇一蛇獨怨遂隱不見○故世言龍蛇之
章嘆恩之薄也

呂與叔

呂與叔陰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
德

羅舍

羅舍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人以爲德行之

竹軒

譚用之送友人歸青社詩云莫學袁生老竹軒
○又文選應據書云幸有吉生時步玉趾推蘇不
止清淡而已

滕王○王安石

先太史公曰滕王貪淫之杜公稱之遂得末減
王安石亂政朱文公稱之淨薄其惡聲

天隱注

天隱注云唐詩人之達者惟高適而已先太史謂
唐詩人之達者李嶠李百藥蘇頌張說武元衡權
德輿豈獨高適乎

劉滄許渾

先太史云劉滄與許渾同時而詩過渾遠甚劉滄
脫洒許渾黏帶觀長洲懷山首勝許渾百倍

塞翁

塞上翁姓李名翁字子真（此叟即塞上翁也）
縣官

漢之時稱天子爲縣官○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管子

蝸牛廬

焦先楊沛並作小廬形如蝸牛殼故曰蝸牛廬隱居自放之意焦先魏人

半面之識

漢應奉善識人一見輒不忘常訪友人不遇其家有造車匠自門出半面窺之奉後於路識而呼焉

章子之母

章子之母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此事不見於孟子及他書而僅見於國策特表出之

煮白石

韋蘇州云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讀者謂其寓言耳○按晉書鮑靚爲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

鳥中曾參

獸中有汲黯鳥中有曾參○鳥中曾參見白樂天

慈烏夜啼詩獸中汲黯未見出處

末品幽人

緯簫末品拾文幽人言貧賤也

太守

戰國策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按太守之名始此

期門郎

漢職官名期門郎卽今之錦衣也

孔奮

漢孔奮爲姑臧長清儉自持人或譏之曰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言地腴而已瘠也

薛宣

漢薛宣爲臨淮太守民有持纁者出遇雨因以自蔽有一人後至求分蔽其半旣別遂爭之聞于宣宣命斷爲二而分之因罪求分者駱賓王詩爭纁非易辨

六卿

世傳光祿爲飽卿衛尉爲暖卿鴻臚爲睡卿司農

為走卿宗正為令卿暖卿謂其管儀鸞供帳之內
令卿謂其管玉牒所謂玉牒宗室世譜也

李刑

臯陶為李李者理也刑官也漢書曰黃帝理法

同姓之婚

同姓之婚夷狄之俗也而韓忠獻之長女適韓忠
憲億見于墓碑非誣也二公皆名臣而婚姻之際
不辨姓如此吁可慨也又何恠於蠻夷之人乎

李宓答王商

檢書廣筆

卷八

五

宓答益州治中王商曰亮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
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僕得曝背于
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
于深林與沮溺等儔聽玄猿之悲鳴察鶴鳴于九
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
之戚焉

判花詩草

劉後村詩判花人共羨詩字世爭傳國初有士

謁縣令正值歲除請寫春帖乃書云煙雲動色呈
詩草桃李先春入判花令大喜厚馮之蕭蕭伯事

錢癖

和嶠有錢癖○吝嗇也

壽過百年

北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唐香山九老有李元爽
年一百三十六歲又嶺南楊維寔老翁年二百餘

王安石

王安石新法毒流寰宇晚歸鍾山乃買魚放生與

檢書廣筆

卷八

六

梁武窮兵嗜殺而以麪為養生何異羅鶴林詩曰
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
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邵子說

邵子云希夷說持身之術云得便宜事不可再作
得便宜處不可再去

李陵

蕭子顯曰匈奴女名托跋以妻李陵胡俗以母為
姓為李陵之後而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殺

之而自謂黃帝之後魏收作史乃從而實之以欺後世

孤蘆中偉人

南唐查文徽以策干李後主主奇之曰孤蘆中偉人

堆黃塗堂

英雲白雪雄律鳴春畫戟清香堆堂麗曉賀太守黃塗堂也

左生

文翁弟子左生遂寧董朗字玄明蜀志○左生如

時謠

韓朝為王蜀偽相徇私鬻官時有謠云嘉眉叩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郎自留巴蓬涪壁侍郎不惜

古人所好

葉公之好龍支遁之好馬衛懿公之好鶴王右軍之好鵝杜季揚雲林石譜序

張允

允為吏部侍郎家貲鉅萬而性吝常自係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

東省西臺

張震字東甫號鑑軒遂寧人為諫官宋孝宗稱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時有語云張震去而東省空王十朋去而西臺空

執獸子

漢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執獸子獸子褻器也魏言茂調蘇則曰仕宦不止執獸子○虎子曾見不校書隨筆

呂溱

呂溱江都人嘗賦鵬詩云九霄離海嶠一旦到天池仁宗見之曰此當作狀元後果然

趙與夔

南康名宦有趙與夔夔字當考

六部侍郎

六部侍郎不與政諺曰在朝阿兩阿在部拖兩拖

三九

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亦猶稱元凱爲二八

麋角鷁羽

崔謀求麋角鷁羽於季繪繪答書云鷁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下海下官身體疎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神門

宋世良爲東郡太守獄內稽生每日衙門虛寂謂之神門

檢書隨筆

卷八

九

鈞陳

孫騰在闕下妻昭處鈞陳薛孝通

冷語諷諫

煬帝大業十二年帝問侍臣盜賊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

白芳子弟

文彥博論討瀘夷只是本處白芳子弟白芳子弟不知何解乃草筆也

王著

王著成都人其先右軍之後善攻書筆跡甚媚太宗效諸家字體洞臻精妙以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再問如故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及也智永千文一半著所補也

晁迥義命

晁迥字明遠謚文元喜質正經史疑義標括字類有以術命問之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

檢書隨筆

卷八

十

子由著書

蘇子由著詩傳春秋傳今不傳

劉安世異人

劉安世字器之元祐全人金人伐其墓貌如生歎曰異人也蓋棺而去

立地書厨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號立地書厨

南園記

韓侂胄屬楊萬里作南園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

可棄記不可作也

子胥兵法

伍子胥兵法首云天無陰陽地無險易人無勇怯主有道德國有富強將有智謀此數言者孫吳不及也

錢神錢愚

曾褒錢神論王綜錢愚論

梅磻蠖居

胡三省號也

檢靈應筆

三臺

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侍御史侍書御史尚書曰三臺

飛豹

王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

古人破敵

羊祐輕裘緩帶諸葛綸巾羽扇謝艾輅車白帽以破大敵

善射

賈堅善弋牛拂其脊毛養由基弋蜻蜓拂其左翼

龍頭蛇尾

任肇諫楊軌曰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

主疑之

王疑之爲會稽內史孫恩兵至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曰我已借鬼兵數萬矣恩陷會稽執疑之殺之疑之妻謝道韞寡之女也聞寇至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疑之右軍不肖子也

杜黃裳

潘孟揚母問末坐少年何人曰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貴人陳后詩云絳帳未經親宋母綠衣猶記識黃裳

張亮

司農卿張亮素怯懦敵至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爲勇乃勒兵鳴鼓擊高麗破之○余謂張亮直視不言彼時必破膽癡矣近年一客自

邊塞來謂余言一兵備聞達虜至遂閉門堅壁不出後以虜逼近將吏強之扶掖往視彼蒙以眼罩方敢登城余曰如此兵備可謂目中無虜矣客乃失笑唾紙

李迥秀

李迥秀身居臺閣乃奉武后命為張易之母臧氏私夫夜宿張氏晨入鸞臺其人又褚彥回之不若也史猶以出妻叱媵婢為孝贊之大節已虧小善奚贖

檢書隨筆

卷八

十三

翰林之始

翰林之名始于天寶十三載

敲冰掃雪

王休敲冰煮茗陶穀掃雪烹茶

王休逸人其事相類

陳嬰韓信

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豈其薄帝而不帝知帝王不可以力爭也

孫萬拜

孫浚上賈似道書稱浚萬拜號為孫萬拜

太守事

金龜結紐銅虎分符○又金魚虎竹亦皆太守事

邵陵王陶弘景碑

平章風月組織煙霞○又云坡老批風抹月陶公

組織煙霞

莊子

莊周婦死而歌夫通姓名者以早及尊死生不悼不可論也夫象見死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御覽

檢書隨筆

卷八

十四

陶侃

陶侃嘗語之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傳游說夢

傳游執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下獄死

○史戒人說夢

瞽叟

瞽叟伴五絃之瑟為十五絃瑟事見呂氏春秋

書不載也此瞽史當別爲一人非舜父也



靈隨筆卷九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人物類

楊彥瞻

宋楊彥瞻守三衢以書答狀元劉夢炎略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旣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嫺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

檢書隨筆

卷九

一

茹恥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隣居一室局鑄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恠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隣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焉

星星字字

程篁墩舉神童至京有試之者曰星星二字何對
蓋二十八宿首曰角星亢星至柳星二宿曰柳星
星星也程應聲曰字字此雖二字而更無他可對
也漆器有名朱紅二彩色字或以翠碧對之切當
翠碧水中捕魚鳥名陸魯望詩云紅襟翠翰兩參
差徑拂煙華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莫辭風雨
坐多時

牛牢侯馥

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其風節又峻於嚴
檢事隨筆 卷九
光矣而世不之知也沒世之名亦有幸不幸哉其
事僅見于寰宇記○侯馥晉代瀘州人不屈于李
雄史亦失紀而見于地志其事類此

王右丞畫

王右丞畫有苔磯靜釣水閣閑碁二圖人言右丞
畫中有詩此畫不必觀圖見題即詩矣

文虎詩龍

古人謂曹子建爲文虎鄭厚目李白爲詩龍正可
作對

老聃

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信斯言也
是二老聃矣

曾子介生

名臣奏議云曾子孝於其親而沉乎水介生忠於
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
恃○曾子沉水事罕聞

銀杏金桃

陳垣字和仲年四歲長者使屬對指案上銀杏桃
檢事隨筆 卷九
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以杜詩鸚鵡武啄金桃爲對

老子父

老子父爲上御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老子○
出太平 廣記
○沈瀛詞云清徹雲璈歌益壽

三字四字姓

自復姓之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阿史那是也中
國亦有之潛夫論有白巴公氏四字姓則有自死
獨膊并疆六斤皆夷狄之姓夫中國無衍語一言
見一義夷狄多侈辭數言見一義或曰中國用文

字有定形夷狄用聲音有長短

陽堅

戰國策云嚴氏爲賊而陽堅與焉○陽堅卽陽聖
聶政之副猶荆軻之秦舞陽也西周

樊冒勃蘇

樊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由一卒
也○王元美四部稿云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
爲申包胥戰國策以爲樊冒勃蘇此非二人戰國
策之誤也○余曾見先太史公批國策簡端云樊
冒勃蘇卽申包胥蓋方言耳四部稿止云非二人
亦未明言爲方言也楚

刺客

余考古之刺客曹沫唐睢功成而生專諸聶政成
功而死豫讓荆軻身亡而名立

潘江陸海

晉潘安仁人稱其才如江陸機人稱其才如海○
二人俱爲縣令故有潘江陸海之說

阿買

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或問黃魯直

阿買是退之何人魯直云退之姪也必有所據

稽機

唐譚用之寄閨記室詩云織錦歌城下翠微豈勞
西去問稽機○注稽機嚴君平也未見出處

三李杜

漢書靈帝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
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焉又有李固杜喬亦齊名
一時并唐李白杜甫是三李杜矣

碧山學士

杜詩碧山學士焚銀魚註碧山學士張褒梁天監
中不供學職御史劾之褒曰碧山不負吾廼焚章
長嘯而去○先公云張褒無此人亦無此事乃偽
蘇注所編捏以誑人者洪容齋嚴滄浪劉須溪已
發其謬而邵公猶信之信乎博雅之難也

常琮

焦弱侯筆乘言詩有就用成語爲句者隋常琮侍
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煩到

上頭杜子美香積寺詩遂用之○先公會云隋亦無常琮此亦爲僞注所誤

韓湘

韓文公宿江口示姪孫湘二首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一首皆言姪孫而今傳奇者皆名爲姪何歟○按湘祖諱介生二子百川老成百川無後老成生二子曰湘曰滂滂善爲文見文公撰滂誌銘今人且曰韓湘子多一子字不曉何所從起○又見唐登科記韓湘字北渚

檢書

北渚

七

驥子

杜詩驥子春猶隔○余考驥子卽宗武熊兒卽宗文皆公子也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

阿戎

杜公守歲杜位宅詩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宋王思遠勸其兄晏自裁以全門戶晏不從思遠後爲世祖佐命臣謂思遠曰阿戎昔勸我若從之豈有今日洙注曰晉宋人多呼從弟爲阿戎

甘羅

世傳甘羅十二爲丞相誤矣○按史記云羅事相呂不韋因說趙有功封爲上卿不曾爲丞相也相秦者茂羅之祖也又戰國策甘羅說文信侯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余往來新安見城東五里道傍豎碑云秦上卿甘羅墓又曾見宋子虛詠甘羅云函谷關中富列侯黃童亦僭上卿謀當年園綺猶年少甘隱商山到白頭後見新安志云羅十二相秦卒葬於此詳見鄉賢

檢書

卷九

七

國朝劉元凱詩云聞說甘羅十二時已登丞相世爭奇至今三尺墳前土也許閒人任意犁想志書及劉元凱俱誤耶志云詳見鄉賢但未見鄉賢記耳余亦有詩云三尺碑題甘上卿道傍指點最分明世傳十二爲丞相千載胡然浪得名又云憶昔甘羅說趙時上卿十二亦稱奇可憐皓首窮經者不及當年說客詞

享阿封卽墨

齊世家卽墨大夫毀言日至阿大夫譽言日至而

不載毀譽者爲誰○按列女傳齊威王卽位諸侯共侵之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而反日譽之齊虞姬者名損之威王之姬也謂王曰破胡謾佞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

孫濟

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注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之○先太史公謂孫濟無此人亦無此事

牛哀

牛哀人名病七日化而爲虎搏其兄而殺之方其爲虎不知曾爲人也見淮南子

盧充

晉盧充以鬼子世族相承歷顯位

夷齊

仙夷姓墨名允字信先一說姓姜後有稱爲姜夷者

鬼谷

鬼谷子楚人隱鬼谷不著名氏續仙傳曰鬼谷子卽王詡也得道爲地仙

王宗衍

王宗衍禁錦綺珍異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謂之入草物莊宗聞之怒曰宗衍寧免爲入草之人乎

同姓名

漢有兩張敞兩王成兩徐幹皆賢兩朱買臣一漢會稽太守一侯景之臣沉梁主棟于水

金匏銀鹿

金匏曹子建僕名銀鹿顏魯公僕名

宓子賤

韓非子云宓子賤西門豹不聞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于市○按此事不經見也

子胥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邊候釋之

魏卯

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于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但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乘而履蹻

酒令

檢書

卷本

十

楊大年行酒令李耳生摘李樹為姓生而知之黃宗旦曰馬援死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

寇豹謝觀

寇豹謝觀同入崔裔相公門下觀嘗作白賦有曰晚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作赤賦云田單破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

嚴續

嚴續在中書備位而已無學術為朋列所輕江文

將蟬賦以譏之曰口裏雌黃每失途而相照中兵甲嘗聚眾以橫行又云外視多足中無寸

諸葛亮

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與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知蜀弱而危故特重以鎮之

一人二名

騶曉即渾敦共工即窮奇鯀即檣杵三苗即饕餮

平原信陵

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諍矣平原君可謂輔矣信陵君可謂拂矣○夫以平原信陵配伊尹箕子荀子之取二公子至矣

檢遺隨筆卷十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婦女類

卞壺夫人靈異

太祖嘗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服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婦人之被服如此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吾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坏草木森鬱及掘地數尺見其誌則卞壺之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共指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太祖以其爲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傳聞錄

婦人娠戒

婦人覺有娠男卽不宜與接若不思主半產蓋女與男接欲動情勝亦必有所輸泄而子宮又悶固多致半產牛馬之類受胎後壯者近身則蹄之謂之護胎所以無半產者人惟多欲而不知忌故往往有之產寶論及婦人科書俱無此論可謂擴前人所未發矣

妖女

平涼府靈臺縣古密源之國妲己生於此其地有妲己川褒姒生於褒城縣武后生於利州其地有則皇菴楊妃生於灌縣之蒲村其地浴妃池皆妖女傾人國家者也阮嗣宗詩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蓋指趙主父幸姬吳妣之事應龍沉冀州之說不可考見清暑錄

一產四男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陸文裕公外集

漆室女

晉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傍柱而歎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國策

柳枝

白樂天妓有樊素小蠻所謂柳枝者即樊素爲善唱柳枝詞非別是一人也

使仔

方言豐人楚謂之仔漢女官名使仔言其豐滿而便捷也○又女面曰龐兒言其豐滿也

檢書廣事

卷十

王

明妃村

余向讀杜詩生長明妃尚有村查虞註亦不注爲何地人近讀白樂天過昭君村詩白黑旣可變丹青何足論竟埋代北骨不返巴東魂始知昭君乃蜀巴東人也

竹王祠

漢夜郎國初有女子浣於水濱見大竹三節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聲取歸剖之得一男子極長有材武自立爲侯以竹爲姓今夜郎縣有竹王祠

嬌艷輕盈

古詩嬌艷輕盈香雪膩○先公云輕而不盈是粉骷髏盈而不輕是母篋子

楊貴妃

楊貴妃被召入泣別父母天寒淚爲紅冰

桃根

白樂天閒營詩云桃根知酒渴晚送一甌茶○桃根乃婢子名也

畫簪序

檢書廣事

卷十

四

陳思王畫簪序曰昔明德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如此爲君帝顧而笑

陽阿

陽阿○古妓名足躡陽阿之舞是也

明妃五弄

琴集云昭君五弄辭漢跨鞍望鄉奔雲入林凡五弄焉

蔡琰

蔡琰字昭姬一說字文姬

婦駟

每歲荒及節迫往往使老婦駟携書畫出售○婦駟今賣婆也。元章書史

妓稱錄事

妓稱錄事謂為酒料也○相臺之東有錄事巷名妓崔小紅所居

薛濤

成都薛濤者營妓中尤物也元微之使蜀屢陪燕笑元公後於松花紙上寄詩云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干浣花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沙紙流沙紙彩霞紙金粉紙龍鳳紙近年皆廢唯十色牋尚在牧豎閑談

單氏

成都妓單氏送陳搏先生詩有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想亦薛濤之輩但單氏失其傳矣李昭儀

劉後主昭儀李氏遷于魏魏以宮人賜諸將昭儀自殺噫劉禪不能背城死社稷不止有愧其子北地王諶有愧於李昭儀多矣

鴛鴦圻

魚津在南溪縣津南有鴛鴦圻益部耆舊傳云樊道有張具者娶黃氏女名帛真因乘船過河船覆設帛求夫尸不得遂自沉焉積十四日帛乃挾夫屍出於灘下因名為鴛鴦圻

君廬屋妾

君廬屋妾廬女自稱卑下之辭也廬廬通

浮磬石

高琳字季珉母於泗濱得一石光彩朗潤夜夢人曰此石浮磬之精寶之必生貴子

香雲膩雪

張泌詞雲采輕盈香雪膩○香雲膩雪可為妓名

綰妓

劉靜甫戲友人綰琴妓○綰者開房上頭號為郎婿今云梳櫳

陶蜀二后

前蜀徐公有女美而奇艷初王太祖搜求國色亦不知徐公有美女為徐寓其二女直以感之遂納焉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妃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祀頻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殺令亟戮重臣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至境為名恣風月煙花之勝駕輜輶於綠野擁金翠於青山僭役生靈頗銷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宮皆有篇章刊于玉石自秦漢已來妃后無方未有富貴如斯之盛也

張麗華

張麗華髮長七尺其光可鑑進止詳華每瞻視盼睇光彩溢目○唐詞七尺青絲芳草綠絕世難得

女將軍

革命記李商胡母竇氏善騎射號女將軍○又見河洛記

漏月

秦始皇彈琴女子名傳意於秦王果脫荊軻之難

李白後裔

范傳正廉問宣池訪李白子孫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鄭勸之妻皆編戶之賾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閒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真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往父存無官父歿無名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棄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人任布樞樞食何所仰給僂于農夫救死而足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

檢彙隨筆三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楊宗吾撰宗吾字伯相成都人官錦衣衛指揮
大學士廷和之曾孫修撰慎之孫也是書爲類二
十有四採掇瑣碎分條編載近類書而當時邸
報及其祖父遺事亦間附焉又有數條乃駁陳耀
文正楊之非及陳建通紀載楊廷和事之誤又麗
句瑣語二門專取詩文詞藻與全書體例皆不相
類殊爲猥褻自序稱不問人之棄取惟意是採今
古駁襍積成數卷蓋亦道其實也